

列宁全集

10
100

列 宁 全 集

1917年

列 宁 全 集

第二十六卷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印张 17 $\frac{1}{4}$ ·插页 3·字数 381,000

1959年3月第1版

195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1·410 定价(四) 2.15元

“列宁全集”中文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依照“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译出的。“列宁全集”俄文版是根据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和苏联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出版的，其第四版是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辑、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于1941年开始出版的。

第二十六卷說明

第二十六卷包括列宁的从1917年9月到1918年2月这一时期的著作。

編入本卷的有很大一部分是論述布尔什維克党准备十月武装起义問題的著作。其中有：“布尔什維克必須夺取政权”、“馬克思主义和起义”、“危机成熟了”、“布尔什維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嗎？”、“局外人的意見”，給党的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的几封指示信。在这些写于地下的著作中，列宁發揮了馬克思認為起义是一种艺术的思想，拟定了起义的具体計劃。

本卷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列宁在苏維埃代表大会、在党的和苏維埃的工作者的會議上的报告、演說和发言以及告人民書，这些著作說明了列宁作为党和劳动群众的領袖，作为苏維埃国家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在苏維埃国家存在的最初几个月中的活动。

本卷包括了由列宁起草并以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簽署的苏維埃政权的第一批法令草案和法令：“和平法令”、“土地法令”、“工人監督条例草案”、“罢免权法令草案”、“关于实行銀行国有化及其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解散立宪會議的法令草案”等等。

反映列宁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和“左派共产主义者”在簽訂布列斯特和約問題上的挑拨性的叛卖政策的斗争的有下列著作：“和平談判綱要”、“談談不幸的和約問題的历史”、在1918年1—2月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各次会议上的发言以及其他文件。

編入本卷的有許多論述召开和解散立宪會議問題的著作：“关于立宪會議的提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維克)党团在立宪會議會議上宣讀的宣言(1918年1月5日〔18日])”、“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物”等等。

編入本卷的还有下列著作：“被旧事物的破产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怎样組織竞赛？”和“关于消費公社的法令草案”，列宁在这些著作中闡述了社会主义建設的問題，全面地論証了开展社会主义竞赛的必要性。在这些著作中，列宁提出当前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在国民經济中实行最严格的統計和监督。

第二十六卷发表了 14 篇第一次編入“列宁全集”的著作：“关于出版自由的決議草案”、“給全俄农民代表苏維埃非常代表大会布尔什維克党团的声明”、“論彼得格勒公共圖書館的任务”、“和平談判綱要”、“关于立宪會議開幕的問題”、“关于布尔什維克立宪會議党团临时委员会的決議草案”(第一次发表)、“在直达电报中的談話”、“給赤卫队司令部的命令”、“海河商船国有化法令草案(1918年1月18日〔31日])”、“对全国人民，特别是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談代表团的广播稿”、“对全国人民的广播稿”、“給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俄国和談代表团托洛茨基的电报”、“列宁、斯大林同得文斯克苏維埃委員在直达电报中的談話”、“列宁在直达电报中答莫斯科苏維埃問”。所有这些著作都是列宁在十月武装起义以后写的，它們反映了布尔什維克党爭取巩固苏維埃政权、爭取确立公正的民主和平的斗争。

目 录

第二十六卷說明XIII—XIV

1917年9—12月

布尔什維克必須夺取政权 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的信	1—3
馬克思主义和起义 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4—10
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 有人用国内战争来吓唬人	11—25
論进行伪造的英雄和布尔什維克的錯誤	26—34
政論家札記 我們党的錯誤	35—41
革命的任务	43—51
同資本家妥协的危害性	44
政权归苏維埃	44
給各国人民以和平	45
土地归劳动者	47
防止飢荒和經濟破坏	47
同地主資本家的反革命势力作斗争	48
革命的和平发展	50
給芬兰陸軍、海軍和工人省委员会主席的信	52—56
1	52
2	53

3	53
4	54
5	54
6	55
7	55
8	56
9	56
10	56
危机成熟了	57—68
一	57
二	58
三	62
四	64
五	64
六	65
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嗎?	69—118
再版序言	69
后記	113
告工人、农民、士兵書	119—121
給中央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以及彼得 格勒和莫斯科苏維埃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信	122—123
10月8日在彼得堡組織代表會議上的报告以及決議草案 和給党代表大会代表的委托書的提綱	124—126
关于党参加預备議會的問題	124
关于“全部政权归苏維埃”的口号	125
关于“政权归苏維埃”的決議的附注	126

給彼得格勒市代表會議的信 請在閉幕會議上宣讀	127—130
論修改黨綱	131—158
一	131
二	135
三	138
四	141
五	143
六	148
七	149
八	153
九	157
局外人的意見	159—161
給參加北方區域蘇維埃省代表大會的布尔什維克同志 的信	162—168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會議(1917年10月10日(23日))	
記錄	169—171
1. 報告	169
2. 決議	171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會議(1917年10月16日(29日))	
記錄	172—174
1	172
2	173
3	174
4	174
給同志們的信	175—195
后記	194

給布尔什維克党黨員的信	196—199
我党在国际中的任务 (評齐美尔瓦尔得第三次代表會議)	200—201
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員会的信	203—207
社会革命党对农民的新騙术	208—213
給中央委員的信	214—215
告俄国公民書	216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維埃會議(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	219—222
1. 关于苏維埃政权的任务的报告 會議簡要报道	219
2. 決議	221
全俄工兵代表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1917年10月25—26日 (11月7—8日))	223—242
1. 告工人、士兵、农民書	223
2. 关于和平問題的報告(10月26日(11月8日))	227
和平法令	227
3. 关于和平問題的報告的結論(10月26日(11月8日))	232
4. 关于土地問題的報告(10月26日(11月8日))	236
土地法令	237
5. 关于成立工农政府的決定	241
同赫尔幸福斯的同志在直达电报中的談話(1917年10月 27日(11月9日))	243—246
一	243
二、同米哈伊洛夫同志的談話	244
三、同波罗的海艦队中央委员会主席伊茲馬伊洛夫同志的 談話	245
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团代表會議(1917年10月29日(11月 11日)) 會議报道	247—251

1. 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	247
2. 关于武装军队问题的发言	250
3. 关于建立城市秩序问题的发言	251
人民委员会的广播稿 (1917年10月30日〔11月12日〕)	252
职员守则草案	253
工人监督条例草案	254—255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1917年11月1日〔14日〕) 记录	256—257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央内部反对派 问题的决议 (1917年11月2日〔15日〕)	258—260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给少数派的最 后通牒	261—263
关于出版自由的决议草案	264—265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 (1917年11月4日〔17日〕)	266—273
1. 关于出版问题的发言	266
2. 答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询	269
3. 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询而作的两次发言	270
一	270
二	271
4. 关于诺根声明退出人民委员会问题的发言和决议	272
一	272
二	273
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前綫代表联席会议上的 演说 (1917年11月4日〔17日〕) 会议报道	274—276
答复农民的问题	277—278
告人民书	279—281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維克)中央委员会的信	282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維克)中央委员会宣言	
告全体党员及俄国一切劳动阶级書	283—287
“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欺騙人民,布尔什維克的新政府給了	
人民什么”小册子的序言	288—289
政府同大本营在直达电报中的談話(1917年11月9日	
(22日))	290—292
对全体士兵广播稿 告各团、师、軍、集团軍等委员会,革命軍队的	
全体士兵和革命艦队的全体水兵書	293—294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會議(1917年11月10日〔23日〕)記錄	295—298
1. 关于同杜鵑宁談判的报告	295
2. 結論	297
全俄农民代表苏維埃非常代表大会(1917年11月	
10—25日(11月23日—12月8日))	299—308
1. 給全俄农民代表苏維埃非常代表大会布尔什維克党团的	
声明	299
2. 关于土地問題的講話(11月14日〔27日〕)會議报道	300
3. 決議草案	302
4. 关于全俄鉄总执委会代表的声明的发言	
(11月18日〔12月1日〕)會議报道	304
5. 結論(11月18日〔12月1日〕)會議报道	306
人民委员会給軍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	309
論彼得格勒公共圖書館的任务	310
工人同被剝削劳动农民的联盟 給“真理报”編輯部的信	311—313
罢免权法令草案	314—315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會議上关于罢免权的报告

(1917年11月21日〔12月4日〕) 316—318

在全俄海軍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說

(1917年11月22日〔12月5日〕) 记录 319—324

“土地問題資料”一書序言 325—326

和平談判綱要 327—328

关于逮捕反革命內战祸首的法令 329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會議 (1917年12月1日〔14日〕) 330—333

1. 关于立宪會議問題的发言 330

2. 关于立宪民主党法令的決議 333

在全俄农民代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說

(1917年12月2日〔15日〕) 334—337

告乌克兰人民書并向乌克兰拉达提出最后要求 338—340

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維埃工人代表的會議上所作的

关于彼得格勒工人經濟状况和工人階級任务的报告

(1917年12月4日〔17日〕) 會議报道 341—343

关于立宪會議開幕的問題 344

全俄农民代表第二次代表大会告农民書草稿 345—350

給費·艾·捷尔任斯基的短笺 351—352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會議上的发言

(1917年12月11日〔24日〕) 记录 353

关于布尔什維克立宪會議党团临时委员会的決議草案 354

关于立宪會議的提綱 355—359

在全俄铁路工人非常代表大会上的演說

(1917年12月13日〔26日〕) 360—361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銀行国有化問題的 发言 (1917年12月14日〔27日〕) 记录	362—364
为了面包与和平	365—366
关于实行銀行国有化及其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	367—369
向为复員军队而召开的全軍代表大会的代表提出的 問題	370—371
人民委员会決議草案	372
人民委员会关于同拉达举行談判的決議 (1917年12月19日〔1918年1月1日〕)	373
被旧事物的破产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	374—377
怎样組織竞赛?	378—389
关于消費公社的法令草案	390—391
人民委员会关于拉达給人民委员会的答复的决定 (1917年12月30日〔1918年1月12日〕)	392—393

1918年1—2月

在欢送第一批社会主义军队大会上的演說 (1918年1月1日〔14日〕) 大会簡要报道	394
在直达电报中的談話	395
被剝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	396—400
給为复員军队而召开的全軍代表大会	401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 (1918年1月3日〔16日〕)	402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維克)党团在立宪會議會議上 宣讀的宣言 (1918年1月5日〔18日〕)	403—404
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物	405—407

解散立宪會議的法令草案	408—409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會議上关于解散立宪會議的演說 (1918年1月6日(19日))	410—414
談談不幸的和約問題的历史	415—423
关于立刻締結单独的割地和約問題的提綱	415
关于立刻締結单独的割地和約問題的提綱的补充 說明	424—425
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維埃第三次代表大会 (1918年1月10—18日(23—31日))	426—452
1. 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1月11日(24日))	426
2. 关于人民委员会报告的結論(1月19日(25日))	444
3. 代表大会閉幕詞(1月18日(31日))	449
給赤卫队司令部的命令	453
全俄鐵路員工非常代表大会(1918年1月13日(26日)會議) 速記記錄	454—470
1. 人民委员会的报告	454
2. 回答問題	467
彼得格勒苏維埃主席团和粮食机关代表联席會議 (1918年1月14日(27日))	471—474
1. 关于与飢荒作斗争的措施的問題的发言 記錄	471
一	471
二	471
2. 決議草案	473
海河商船国有化法令草案(1918年1月16日(31日))	475—476
1. 法令草案	475
2. 草案的补充	476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1918年1月19日(2月1日)) 记录.....477—479

1477

2478

3478

4478

5479

6479

对全国人民,特别是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代表团的

广播稿480

对全国人民的广播稿481

对派往地方的鼓动员的讲话 会议报道482—486

给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俄国和谈代表团托洛茨基的

电报 复电487

在全俄农民代表和土地委员会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1918年1月28日(2月10日)) 大会报道488—489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1918年2月18日上午) 记录490—491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

(1918年2月18日下午) 记录492—494

1492

2493

列宁、斯大林同得文斯克苏维埃委员在直达电报中的

谈话495—496

给德意志帝国政府的无线电报初稿497

列宁在直达电报中答莫斯科苏维埃问	498
注释	499—522
列宁生平事业年表	523—536
译后记	537—538

插 图

载有列宁的“危机成熟了”一文的1917年10月20日 （7日）“工人之路报”第30号第1版	59
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列宁写的“告俄国 公民书”	217
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工人和士兵报”第9 号第1版	225
1917年12月列宁的“怎样组织竞赛？”手稿第1页	379
1918年1月列宁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手稿 第1页	397

布尔什維克必須夺取政权¹

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
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的信

布尔什維克既然在两个首都的工兵代表苏維埃中取得多数，就能够而且必須夺取国家政权。

布尔什維克能够夺取政权，因为两个首都人民中大多数积极的革命分子已經足够带动群众，战胜敌人的反抗，打垮敌人，夺取政权并且保持政权。因为布尔什維克提議立即締結民主和約，馬上把土地交給农民，恢复受到克倫斯基糟蹋和破坏的民主机构和自由，布尔什維克也一定能建立誰也推翻不了的政府。

多数人民是拥护我們的。从5月6日到8月31日以至9月12日²这段漫长而艰苦的途程已經証实了这一点。我們在两个首都的苏維埃中获得了多数，这就是人民倒向我們这一边的結果。現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的动摇，他們中間国际主义者的力量的增长，也証明了这一点。

民主會議并不代表大多数革命人民，它只代表妥协的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决不要被选举的数字騙过去，問題不在于选举，不妨把彼得堡和莫斯科市杜馬的选举同苏維埃的选举比較一下。不妨把莫斯科的选举同8月12日莫斯科的罢工比較一下，这才是說明引导群众的革命分子占大多数的客观材料。

程上来。考虑一下，怎样才能在这一方面进行宣传鼓动而又不致在报刊上泄露出来。

要记住并且反复考虑马克思的关于起义的名言，如“起义是一种艺术”⁴等等。

* * *

等待布尔什维克得到“形式”上的大多数，这是天真的想法，没有一次革命这样等待过。克伦斯基之流也没有等待，他们正在准备放弃彼得堡。正是“民主会议”的可耻的动摇，一定会把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人弄得忍耐不下去！如果我们现在不夺取政权，历史是不会饶恕我们的。

没有起义的机关吗？有的，那就是苏维埃和民主组织，现在正是英国人同德国人单独讲和的前夜，这种国际局势对我们是有利的。现在向各国人民提出和平就是胜利。

应当立刻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夺取政权（从哪里开始都可以，这无关紧要，也许，莫斯科甚至可以先开始），毫无疑问，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

尼·列宁

写于1917年9月12—14日(25—27日)

1921年第一次载于“无产阶级革命”

杂志第9期

按杂志原文刊印并根据打字稿作过校订

程上来。考虑一下，怎样才能在这一方面进行宣传鼓动而又不致在报刊上泄露出来。

要记住并且反复考虑马克思的关于起义的名言，如“起义是一种艺术”⁴等等。

* * *

等待布尔什维克得到“形式”上的大多数，这是天真的想法，没有一次革命这样等待过。克伦斯基之流也没有等待，他们正在准备放弃彼得堡。正是“民主会议”的可耻的动摇，一定会把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人弄得忍耐不下去！如果我们现在不夺取政权，历史是不会饶恕我们的。

没有起义的机关吗？有的，那就是苏维埃和民主组织，现在正是英国人同德国人单独讲和的前夜，这种国际局势对我们是有利的。现在向各国人民提出和平就是胜利。

应当立刻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夺取政权（从哪里开始都可以，这无关紧要，也许，莫斯科甚至可以先开始），毫无疑问，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

尼·列宁

写于1917年9月12—14日(25—27日)

1921年第一次载于“无产阶级革命”

杂志第9期

按杂志原文刊印并根据打字稿作过校订

馬克思主义和起义

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現時占优势的各“社会主义”政党，散布一种机会主义的謊話，說什么准备起义以及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一般起义就是“布朗基主义”；这是这些政党对馬克思主义的最恶毒、也許是最流行的一种曲解。

机会主义的首領伯恩施坦由于誣蔑馬克思主义为布朗基主义，早已弄得声名狼籍，現時的机会主义者又叫喊什么布朗基主义，其实他們一点也沒有刷新和“丰富”伯恩施坦的貧乏“思想”。

竟有人因为馬克思主义者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而誣蔑他們是布朗基主义！难道有比这样曲解真理更令人气愤的事么？因为任何一个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否認，正是馬克思把这个问题說得最肯定、最准确、最无可爭辯，正是他把起义叫作艺术，他說，必須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必須贏得第一次胜利，并且趁敌人张惶失措的时候，不停地向敌人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等等。

起义要获得胜利，就不应当依靠阴謀，不应当依靠政党，而应当依靠先进的階級。此其一。起义应当依靠人民的革命高潮。此其二。起义应当依靠革命发展进程上的轉换点，即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現得最高，敌人队伍中以及軟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命朋友队伍中的动摇表現得最厉害的时机。此其三。在

这三个条件下提出起义問題，也就是馬克思主义和布朗基主义不同的地方。

在这些条件已經具备的时候还不肯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那就是背叛馬克思主义，背叛革命。

为什么应当承認正是目前的时机是我們党必須承認起义已經被客观事变进程提到日程上来，必須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的时机呢？要証明这一点，也許最好使用比較法，把7月3、4两日的情形和9月間的情形对照起来看一看。

在7月3、4两日的时候，也許还可以这样提出問題：夺取政权才是比較正确的办法，因为敌人反正是会誣蔑我們暴动，把我們当作暴动者惩办的，同时又不致违反真理。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当时必須夺取政权的結論，因为当时还没有具备使起义获得胜利的客观条件。

(1) 当时作为革命先鋒队的階級还没有拥护我們。

当时我們在两个首都的工人和士兵中間还没有获得多数。現在我們已經在两个首都的苏維埃中获得多数。这种多数只是經過了7、8两月的事变，經過了“惩办”布尔什維克和科尔尼洛夫叛乱才形成的。

(2) 当时还没有全民的革命高潮。而現在，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后，已經有了这种高潮。外省的情形和許多地方苏維埃夺得政权的事实都証明了这一点。

(3) 当时在我們的敌人中間以及在三心二意的小資产階級中間，还没有发生整个政治上的严重动搖。而現在却发生了很厉害的动搖。我們的主要敌人，即協約国的和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因为“協約国”是全世界帝国主义的首脑)，在究竟战到最后胜利还是实

行单独講和来反对俄国的問題上已經动搖不定。我国的小資产階級民主派在显然失去人民中的多数之后，也极厉害地动搖起来，放弃了联盟即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的政策。

(4) 所以說，在7月3、4两日举行起义就是犯了錯誤，因为当时我們無論在实力上或者在政治上都不能保持政权。尽管彼得堡有时也会在我們手中，我們在实力上还是不能保持政权，因为那时我們的工人和士兵还不会为占領彼得堡而死战，他們还没有这样“凶狠”，他們無論对克倫斯基之流或者对策烈铁里和切尔諾夫之流都还没有这样切齿痛恨，当时我們的人还没有亲眼看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参加迫害布尔什維克，从而受到鍛炼。

在7月3、4日的时候，我們在政治上也不能保持政权，因为軍队和外省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前是可能而且一定会向彼得堡进攻的。

現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

現在階級的大多数，即能够引导群众的革命先鋒队、人民先鋒队的大多数已經拥护我們。

現在人民的大多数已經拥护我們，因为切尔諾夫退出政府的举动，虽然远不是唯一的标志，但是极为明显的标志，它說明农民从社会革命党人所实行的联盟（以及从社会革命党人本身）是得不到土地的。而这一点正是革命带有全民性的关键所在。

現在我們的党所处的优势地位也對我們有利，这时整个帝国主义以及整个孟什維克同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都发生了空前的动搖，而我們的党却切实懂得自己所应走的道路。

現在我們已經有了胜利的保証，因为人民快要完全絕望了，而我們給全体人民指出了正确的出路，我們在“科尔尼洛夫事变的日

子里”向全體人民顯示了我們的領導作用，後來我們又向聯盟派提出妥協的建議，而且在他們始終動搖不定的情形下遭到了他們的拒絕。

如果現在以為我們的妥協的建議還沒有遭到拒絕，以為民主會議還會接受這個建議，那就大錯特錯了。妥協是由一個政黨向其他政黨提出來的，不然就沒有可能提出來。其他政黨已經拒絕了這個建議。民主會議只不過是一個會議罷了。千萬不要忘記，民主會議里並沒有大多數革命人民的代表，沒有又憤填膺的貧苦農民的代表。它是少數人民的會議，決不能忘記這個明顯的真理。我們如果把民主會議當作議會看待，那就犯了極大的錯誤，我們就成了不可救藥的議會迷。因為，即使民主會議宣布自己為議會，宣布自己為擁有最高權力的革命議會，它還是絲毫不能解決問題，問題只能在民主會議外面，只能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工人區內解決。

現在我們具備了起義勝利的一切客觀前提。我們所處的地位非常優越，因為只有我們起義的勝利才能消除一切使人民苦惱的動搖，才能消除世界上這種最令人苦惱的東西；因為只有我們起義的勝利才能粉碎用單獨講和的手段來反對革命的鬼把戲，才能公開提議迅速締結更全面、更公正的和約，有利於革命的和約，來粉碎這種鬼把戲。

只有在我們黨終於在起義中獲得勝利，才能拯救彼得堡。這是因為，如果我們的和平提議竟遭到拒絕，如果我們連停戰都得不到，那時我們就要作“護國派”，就要作各主戰政黨的首領，就要作最“主戰”的政黨，我們就要以真正革命的方式來進行戰爭。我們將奪取資本家所有的麵包和靴子。我們只留給他們一些麵包皮，

我們要叫他們穿草鞋，我們將把所有的面包和靴子都送到前綫去。

那時，我們一定能捍衛住彼得堡。

進行真正的革命戰爭的資源，無論是物質資源或者精神資源，俄國都還非常豐富。德國人至少會跟我們停戰，這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而在目前贏得停戰，就無異是戰勝了全世界。

* * *

既然我們意識到絕對必須由彼得堡和莫斯科工人舉行起義來挽救革命，來消除兩個帝國主義者聯盟通過“單獨講和”瓜分俄國的危險，那末：第一、我們應該使我們在民主會議上的全部政治策略適應于日益成熟的起義條件；第二、我們應該證明，我們不是只在口頭上接受了馬克思的必須象對待藝術那樣對待起義的思想。

我們應該立刻在民主會議中鞏固布爾什維克黨團，不要追求數量，不要不敢把動搖分子留在動搖分子的營壘中，他們留在那裏要比蹲在堅決忠誠的戰士的營壘里對革命更有利。

我們應該寫一篇布爾什維克的簡短的宣言，用最有力的詞句着重指出：冗長的演說以及一般“演說”都是不合時宜的；必須立即行動起來挽救革命；絕對必須同資產階級一刀兩斷，撤換現政府的全部官員，同準備通過“單獨講和”來瓜分俄國的英法帝國主義者完全決裂；必須使全部政權立即轉歸革命無產階級所領導的革命民主派掌握。

我們的宣言應當結合政綱草案，以極其簡短有力的詞句說出這個結論：給各國人民以和平，給農民以土地，沒收資本家的駭人聽聞的利潤，制裁資本家的駭人聽聞的破壞生產的行為。

這個宣言愈簡短愈好，愈有力愈好。在宣言中還必須明確指

出極其重要的兩點：人民已經吃盡了動搖不定的苦頭，受盡了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猶豫不決的折磨；我們必須同這兩個政黨徹底決裂，因為它們背叛了革命。

另一點是：我們要立刻提議締結不割地的和約，立刻同協約國帝國主義者以及其他一切帝國主義者斷絕關係，這樣做我們就可以或者馬上贏得停戰，或者使整個革命的無產階級轉到保衛國家方面來，使革命民主派在革命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真正正義的、真正革命的戰爭。

我們既號召解決問題而不是說空話，我們既號召行動起來而不是寫決議案，那末我們一宣讀這篇宣言，就應當立刻把我們整個黨團都派到工廠和兵營里去，那里才是我們黨團工作的地方，那里才是我們活動的中心，那里才是挽救革命的力量的泉源，那里才是民主會議的推動力。

在那里，我們應該作慷慨激昂、充滿熱情的演講來說明我們的政綱，並且這樣提出問題：要就是民主會議全盤接受這個政綱，要就是舉行起義。中間道路是沒有的。等待是不行的。革命正處在千鈞一發的時刻。

我們這樣提出問題，並且把我們的整個黨團都集中到工廠和兵營里去，那末我們就能正確估計開始起義的時機。

既然要象馬克思主義者那樣對待起義，也就是象對待藝術那樣對待起義，那末同時我們就應當不放过一分鐘，立即組織起義隊伍的司令部，配置力量，把可靠的部隊調到最重要的據點去，包圍亞歷山大劇院，占領彼得巴甫洛要塞，逮捕總參謀部和政府的官員，派遣那些寧可戰死而不讓敵人向市中心推進的隊伍去抵禦士官生和野蠻師；我們應當動員武裝工人，號召他們進行最後的殊死

战，一开始就占领电报局和电话局，把我们的起义司令部设在中央电话局旁边，用电话把它同所有的工厂、团队、武装斗争地点等等联系起来。

当然，这不过是大概地谈谈，以说明在目前这个时期不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就不是忠于马克思主义，不是忠于革命。

尼·列宁

写于1917年9月13—14日(26—27日)

1921年第一次收于“无产阶级革命”

杂志第2期

按杂志原文刊印并根据打字副本
作过校订

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

有人用国内战争来吓唬人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拒绝跟立宪民主党人联合⁵，使资产阶级惊慌起来，它唯恐民主派也许会排开立宪民主党人组织一个美妙的政府，违反立宪民主党人心愿地管理俄国，于是竭尽全力吓唬民主派。

尽最大的努力来进行恐吓，——这就是所有资产阶级报刊的口号。尽一切力量来进行恐吓！造谣，诽谤，一味地恐吓！

“交易所报”⁶捏造布尔什维克将要发动的消息来吓人。他们散布阿列克谢也夫辞职的谣言，德国人有冲向彼得格勒的危险的谣言来吓唬人，似乎事实还没有证明，正是科尔尼洛夫的将军（毫无疑问，阿列克谢也夫和他们是一路货）会对德国人开放掩护里加和彼得格勒的加里西亚防线，正是科尔尼洛夫的将军引起军队对大本营的切齿痛恨。

这些人大谈“国内战争”的危险性，企图使恐吓民主派的手段具有最“庄严”最令人信服的形式。在所有的恐吓方式中，用国内战争来恐吓也许是最流行的一种。人民自由党顿河岸罗斯托夫委员会在9月1日的决议中把这种流行的，即在庸人当中不脛而走的思想表述如下（“言论报”⁷第210号）：

“……委员会深信国内战争会毁坏全部革命的成果，会使我们幼嫩的、尚

未巩固的自由淹没在血流成的河里，所以委员会认为，为了拯救革命的成果，必须竭力反对在不能实现的社会主义空想驱使之下的革命的深入……”

在“言论报”的许多社论，普列汉诺夫和波特列索夫的许多文章，孟什维克的许多报纸的社论以及在其他文字里碰到过无数次的一种基本思想，在这里用最明确、最慎重和最详尽的方式表现出来了。所以，详细地谈谈这种思想不是没有好处的。

我们想具体地根据我国革命半年来的经验分析一下关于国内战争的问题。

这种经验同 18 世纪末开始的所有欧洲革命的经验是完全一致的，它告诉我们，国内战争是阶级斗争的最尖锐的形式，一系列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冲突和斗争，经过不断的重复、集中、扩大和尖锐化，最后就会变成一个阶级拿起武器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在一些稍微自由和先进的国家里，经常（甚至可以說几乎毫无例外）发生两个阶级之间的国内战争，资本主义的整个经济发展和全世界现代社会的整个历史造成和加深着两个阶级之间的对立，这两个阶级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同样，在我国革命所经历的半年内，我们经历了 4 月 20—21 日和 7 月 3—4 日两次异常猛烈的自发性爆发，这种爆发极其接近于无产阶级发动的国内战争的开端。而科尔尼洛夫暴动是地主和资本家所支持、立宪民主党所领导的军事阴谋，这种军事阴谋事实上已经是资产阶级发动的国内战争的开端。

事实就是这样。我们自己国家的革命历史就是这样。应当好好地从这段历史中学习，应当好好地考虑这段历史的进程和它的阶级意义。

我们准备把俄国无产阶级所发动的和资产阶级所发动的国内

战争的开端从以下五方面来加以比较：(1)运动的自发性，(2)运动的目的，(3)参加运动的群众的觉悟性，(4)运动的力量，(5)运动的顽强性。我们认为，如果现在所有那些不加分析地“乱用”“国内战争”一词的政党能这样提出问题，并试图实际研究一下国内战争的开端，那末对整个俄国革命的觉悟性一定很有好处。

先谈运动的自发性。关于7月3—4日的情况，我们有孟什维克的“工人报”⁸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人民事业报”⁹这两个见证人的供词，他们都承认运动自发性增长的事实。这些供词，我在由“无产阶级事业报”¹⁰印成单页的标题为“答复诽谤者”^①的文章中曾经引证过。但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由于十分明显的原因，为了替自己辩护，为了替自己参加迫害布尔什维克的行为辩护，而公然继续否认7月3—4日爆发的自发性。

我们暂时抛开引起争论的事实，而来谈谈不容争辩的事实。任何人也不否认4月20—21日运动的自发性。布尔什维克党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参加了这个自发性的运动。后来去世的林迭曾经把准备逮捕政府官员的3万武装士兵领上街头，他参加运动与我党毫无关系。（顺便说说，对于领出士兵这个事实还没作过调查研究。但是，如果在考虑这个事实的时候，把4月20日事件同事变发展历史地联系起来，即把它当作从2月28日到8月29日整个事变发展链条上的一个环节，那就可以清楚看出：布尔什维克的过错在于他们的策略不够革命，而决不象庸人们所指责的那样，在于他们的策略过分革命。）

总之，这个接近于无产阶级所发动的国内战争的开端的运动

^① 见“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5卷第199—210页。——编者注

具有自发性，这是毫无疑问的。而科尔尼洛夫叛乱迥近似自发性的地方都没有，它不外是指望靠欺騙和命令来带动一部分军队的将军們策划的阴谋。

运动的自发性是运动深入群众、运动根深蒂固、运动不可排除的标志，这是不容怀疑的。从运动自发性的观点来看，各种事实所表明的正是无产阶级革命有基础，资产阶级反革命没有基础。

我們再来看看运动的目的。4月20—21日事件非常接近布尔什維克的口号，而7月3—4日事件是直接由于这些口号，在这些口号影响和指导下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进行国内战争的主要目的是实行无产阶级和貧苦农民专政、实现和平和立即提出和平建議、沒收地主土地，关于这一切布尔什維克党無論在自己的报纸上或者进行口头宣传鼓动的时候都是完全公开、肯定、明确、大声地说出来的。

至于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目的，我們大家都知道，民主派中的任何人也不否認，那就是实行地主和资产阶级专政、解散苏維埃、准备恢复君主制。立宪民主党是主要的科尔尼洛夫式的政党（順便講一下，現在应当开始称它为科尔尼洛夫党），它比布尔什維克拥有更多的报刊和更大的宣传鼓动力量，但是它过去从来没有現在还是不敢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解散苏維埃以及科尔尼洛夫的任何目的公然告訴人民！

从运动的目的来看，事实表明，无产阶级进行国内战争可以公开向人民說明自己的最終目的，并且以此得到劳动人民的同情，而资产阶级进行国内战争只有掩盖自己的目的，才能設法抓住一部分群众；由此产生了在群众的觉悟性問題上的很大差别。

在这个問題上，大概只有和党派傾向及选举有关的一些客观

材料。其他足以确切判断群众觉悟性的事实似乎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是由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运动是由立宪民主党领导的，这是很清楚的，在有了这半年的革命经验之后，未必还会引起争辩。关于这个问题可以根据三个事实来加以比较。把彼得堡区杜馬的五月选举和中央杜馬的八月选举作一比较，可以看出立宪民主党人所得的票数减少了，而布尔什维克所得的票数大大增加了。立宪民主党人的报刊承认，哪里聚集着工人或士兵群众，哪里照例总会显示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力量。

其次，群众关心党的觉悟性，在缺乏党员人数变动以及会议出席人数等等的一切统计数字的条件下，只可能根据为党捐款的报道来查对事实。这些报道表明，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工人在为“真理报”¹¹和其他被封闭的报纸捐款方面表现了极大的群众性的英勇精神。捐款报告向来是公布的。我们没看到立宪民主党人有类似情况，非常清楚，他们的党的工作是靠富人的钱来“维持”的。在他们那里连群众积极支援的影子也没有。

最后，把4月20—21日的运动，7月3—4日的运动跟科尔尼洛夫叛乱作一对比，我们就会明显地看出，布尔什维克曾经向群众直接指出资产阶级、地主和资本家是他们在国内战争中的敌人。而科尔尼洛夫叛乱已经表明，跟着科尔尼洛夫走的军队是受到了直接欺骗，这种欺骗在“野蛮师”和科尔尼洛夫列车同彼得堡人一接触就被揭穿了。

其次，说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国内战争中的力量的材料是怎样的呢？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仅仅在于无产者的人数和觉悟性，仅仅在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下层”（即工人和贫苦农民）对布尔什维克口号的同情。而实际上正是布尔什维克的这些

口号，在4月20—21日、6月18日和7月3—4日吸引了彼得堡大多数积极的革命群众，这是事实。

我們这样把关于“議會”选举的材料和上述群众运动的材料来加以比較，就完全証实了今天在俄国也出现了过去在西欧多次出现过的情形；也就是从影响群众和吸引群众参加斗争的角度来看，革命无产阶级在議會外面的斗争中的力量，要大大超过在議會斗争中的力量。这是在国内战争問題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形。

为什么議會斗争和选举的整个条件和环境会縮小被压迫阶级力量，使它不象被压迫阶级在国内战争中实际上能发挥出来的那样，这是不难理解的。

立宪民主党人和科尔尼洛夫分子的力量在于财富。英法资本和帝国主义支持立宪民主党人，支持科尔尼洛夫分子，这已經为许许多多政治演说和报刊所証实。大家知道，8月12日召开的莫斯科會議¹²的整个“右派”曾經疯狂地拥护科尔尼洛夫和卡列金。大家知道，法国和英国资产阶级的报刊“援助过”科尔尼洛夫。这里有說明銀行援助他們的材料。

全部财富的力量都支持科尔尼洛夫，可是他很快就遭到了可耻的失敗！除富人外，科尔尼洛夫分子只有两种社会力量：“野蛮师”和哥薩克。前者仅仅是一种无知和受騙的力量。留在资产阶级手里的报刊愈多，这种力量就愈可怕。无产阶级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之后，就会立刻彻底鏟除这个“力量”的泉源。

至于哥薩克，它是俄国一个保留着特別多的中世紀生活、經濟和风俗习惯的特点的边区的富有者、中小土地占有者（中等土地占有者約有土地50俄亩）阶层。从这里可以看到俄国万第的社会經

济基础。但是，有关科尔尼洛夫—卡列金运动的事实表明了什么呢？甚至连卡列金这样一位为古契柯夫、米留可夫和列布申斯基之流所支持的“敬爱的领袖”，也没有把群众运动发动起来！卡列金发动内战远比布尔什维克“直接”，即远比布尔什维克直截了当。卡列金曾直接“到顿河去发动群众”，可是，他在“自己”的边区，即在远离全俄民主派的哥萨克边区任何群众运动也没有发动起来！相反地，在无产阶级方面，我们在反布尔什维克的全俄民主派影响和势力的中心，却看到运动几次自发地爆发起来。

现在还没有说明哥萨克各阶层、哥萨克各经济集团对民主派，对科尔尼洛夫分子采取什么态度的客观材料。现有的材料只能说明，大多数贫穷的和中等的哥萨克比较倾向于民主派，只有军官和富裕的哥萨克上层才是彻头彻尾的科尔尼洛夫分子。

无论如何，从8月26—31日事件来看，历史已经证明，有利于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哥萨克群众运动是非常脆弱的。

剩下来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运动的顽强性问题。关于布尔什维克运动，即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一个证实了的事实，就是在俄国建立共和国的半年来，布尔什维主义的敌人对布尔什维主义进行了思想斗争，一方面凭借占巨大优势的机关报刊和鼓动力量（同时又冒着极大的“危险”把诽谤战也当作“思想”斗争），另一方面还对它使用了迫害手段，成百地逮捕人，捣毁主要的印刷厂，查封主要的报纸和许多其他报纸。事实所证明的结果是：在彼得堡的八月选举中布尔什维主义大大加强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中接近布尔什维主义的国际主义派和“左派”也加强了。这就说明，在共和制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异常顽强的。事实表明，立宪民主党人同社会革命党人再加上孟什维克的共同努力丝

毫沒有做到削弱这个运动。相反地，正是科尔尼洛夫分子和“民主派”的联合加強了布尔什維主义。而除了思想影响和迫害手段之外，也不可能再有其他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段了。

目前还没有說明立宪民主党科尔尼洛夫騷动的頑强性的材料、决沒有立宪民主党人遭到任何迫害的事情。甚至古契柯夫都被释放了，甚至连馬克拉柯夫和米留可夫都沒有被逮捕。甚至“言論报”都沒有被查封。立宪民主党人被饒恕了。克倫斯基政府在关照立宪民主党科尔尼洛夫分子。如果提出这样的問題：假如英法的和俄国的列布申斯基之流再成百万地資助立宪民主党人、“統一报”¹³、“日报”¹⁴等等作为参加彼得堡新的竞选的費用，在科尔尼洛夫叛乱后的今天，他們得的选票也許会增加吧？根据會議等等的情况看来，不得不对这一問題作否定的回答……

* * *

我們把对俄国革命历史材料所作的比較綜合起来，得出这样一个結論：无产阶级发动的国内战争的开端显示了运动的力量、觉悟性和頑强性，它是基础深厚、蓬勃发展的运动。而资产阶级发动的国内战争的开端沒有显示出任何力量、任何群众的觉悟性、任何基础、任何胜利的可能性。

立宪民主党人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維克結成的反对布尔什維克，即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的联盟已經經過了好几个月实践的考驗，这个暂时隱蔽起来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和“民主派”的联盟，事实上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布尔什維克，它使“联合政策”遭到了破产，使孟什維克中“左的”反对派增加了力量。

布尔什維克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維克結成的反对立宪民主

党人、反对资产阶级的联盟 还没受到考验。更确切些说，这个联盟只在一条战线上，只在 8 月 26—31 日这五天里，即在科尔尼洛夫叛乱期间 受到了考验，这个联盟当时最彻底地、比在以往任何一次革命中更轻易地战胜了反革命，它给了资产阶级、地主、资本家、协约国帝国主义和立宪民主党的反革命以致命的镇压，使反革命方面所发动的国内战争彻底破产，使这种战争一开始就烟消云散，没有展开任何“战斗”就垮台了。

而资产阶级的所有报刊和他们的应声虫（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等等）竟在这个历史事实面前拚命叫喊：正是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有“招致”国内战争惨祸的“危险”！

如果这件事不是令人十分痛心的话，那倒是一件可笑的事。令人痛心的是，象这样公然、露骨、惊人的谬论，嘲弄事实，嘲弄我国整个革命历史的喊叫，居然总能够找到听众…… 这表明资产阶级别有用心谎话还在广泛流传（只要报刊还被资产阶级垄断着，这种谎话就必然要流传），它正在压倒和淹没绝对无可怀疑、显然无可争辩的革命教训。

如果有一个绝对不容争辩、完全被事实证实了的革命教训的话，那就只能是：唯有布尔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的联盟，唯有立即使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才能使俄国的国内战争不可能发生。因为资产阶级发动反对这种联盟，反对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任何国内战争都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战争”甚至连一仗都打不成，资产阶级要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后 再一次发动反对苏维埃政府的运动，甚至连“野蛮师”、甚至连过去那么多列车的哥萨克也找不到！

任何革命的和平发展，一般說来，都是一件非常少見和极其困难的事情，因为革命是最尖銳的階級矛盾尖銳化的頂峰；但是在一个农民的国家里，如果无产階級和农民的联盟能够給被非正义的万恶的战争弄得疲憊不堪的群众以和平，給农民以全部土地，那末在这样的国家里，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时机，在全部政权轉归苏維埃的条件下，革命的和平发展是十分可能的。在苏維埃实行彻底的民主制，摺弃“小偷行为”和“盜窃”民主原則的行为，例如不再規定 500 士兵产生代表一名，1 000 工人选民产生代表一名的条件下，苏維埃内部各党派爭取政权的斗争可以和平地进行。而在民主共和国内，这种小偷行为是一定会消失的。

苏維埃会把全部土地无偿地交給农民，向各国人民提出公正的和約，英法和俄国資產階級，科尔尼洛夫、布卡南和列布申斯基之流，米留可夫和普列汉諾夫、波特列索夫之流結成的任何反对这样的苏維埃的联盟都是完全不可怕的，完全沒有力量的。

資產階級会进行反抗，反对无代价地把土地給农民，反对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实行类似的改革，反对公正的和約，反对同帝国主义决裂，这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要使这种反抗发展成国内战争的地步，那就多少要有一些能打仗并且能战胜苏維埃的群众。可是資產階級沒有这样的群众，并且它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这样的群众。苏維埃愈迅速愈坚决地夺取全部政权，“野蛮师”和哥薩克就会愈迅速地发生分裂，分裂成极少数有意識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和絕大多数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因为那时談的正是社会主义）工农联盟的拥护者。

在政权轉归苏維埃的条件下，資產階級的反抗就会使每个资本家受到几十个几百个工人和农民的“看守”、監視、監督、和清

查統計，因為他們的利益要求對資本家欺騙人民的行为進行斗争。这种統計和監督的形式和方法已經由資本主义，已經由銀行、大工厂、辛迪加、鐵路、郵局、消費合作社和工会这些資本主义的产物制定出来并且加以簡化了。苏維埃只要懲办那些逃避最詳細的統計或者对人民进行欺騙的資本家，沒收他們的全部財產，暫時逮捕他們，就完全能够通过这种不流血的办法粉碎資產階級的一切反抗。因为正是通过国有化的銀行，通过職員协会、郵局、消費合作社、工会等，監督和統計将成为包罗万象、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不可战胜的东西。

俄国苏維埃，即俄国工人和貧苦农民的联盟在自己向社会主义迈进的道路上并不是孤立无援的。假如我們是孤立无援的，我們就不能彻底地而且是和平地完成这一任务，因为實質上这是一个国际性的任务。但是我們有极其强大的后备力量，即其他国家更先进的工人大軍。而且，俄国同帝国主义决裂，同帝国主义战争一刀两断，必然会加速这些国家日益成熟的工人的社会主义革命。

* * *

有人談到国内战争中会“血流成河”。上面引証的立宪民主党人科尔尼洛夫分子的決議中就談到了这一点。所有資產者和所有机会主义者正在用千百种不同的腔調重复这种說法。所有觉悟的工人正在嘲笑这种說法，将来也要嘲笑这种說法，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后也不能不对这种說法加以嘲笑。

但是，关于我們現在所处的战争时期的“血流成河”的問題，可以而且应当根据对力量的大致的估計，根据对后果和影响的估計

提出来，并且严肃地对待它，不能把它当作一句人云亦云的空話，不能象立宪民主党那样，仅仅当作一句假仁假义的話，要知道，他們說这句话完全是为了使科尔尼洛夫能够把俄国淹沒在“血流成河”里，以达到恢复资产阶级专政、地主政权和君主制的目的。

既然有人对我们說到“血流成河”，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問題的这一方面吧。

假設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繼續动摇不定，他們不把政权交給苏維埃，不推翻克倫斯基，用稍微不同的形式（例如用“无党派的”科尔尼洛夫分子来代替立宪民主党人）恢复过去同资产阶级的肮脏的妥协，不用苏維埃机关来代替国家政权机关，不提出和平建議，不同帝国主义决裂，不沒收地主的土地。假設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目前动摇的結果是这样，“9月12日”的結果是这样。

我們俄国革命的經驗非常清楚地表明，这种情形的結果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更加削弱，更加脱离群众，难以想象地加强群众的憤怒和痛恨，大大加强群众对革命无产阶级、对布尔什維克的同情。

那时首都的无产阶级会比現在更接近于公社，接近于工人起义，接近于夺取政权，接近于更高级、更坚决的形式的国内战争；在有了4月20—21日和7月3—4日的經驗之后，应当承認这种結局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

立宪民主党人在喊叫“血流成河”。但是，这样血流成河会使无产阶级和貧苦农民取得胜利，而这种胜利又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能結束帝国主义战争，带来和平，也就是說这个胜利会保全正在为着资本家瓜分利潤和脏物（割地）而流血的几十万人的生

命。假如4月20—21日的事件的结果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和贫苦农民的联盟又在苏维埃内部取得了胜利，那末即使“血流成河”也是值得的，因为它会拯救必定在6月18日战役中牺牲的50万俄国士兵的生命。

每个觉悟的俄国工人和士兵，只要权衡一下、考虑一下目前到处都提出的国内战争问题，现在和将来都会作出这样的估计；当然，这种多少有些经验、多少用过脑子的工人和士兵决不会被“血流成河”的哭叫声吓倒，因为这样哭叫的人、政党和集团正打算为了君士坦丁堡、为了里沃夫、为了华沙、为了“战胜德国”而再葬送几百万俄国士兵的生命。

国内战争中的任何“血流成河”，远不能同俄国帝国主义者们在6月19日以后所造成的血海相比（其实当时只要把政权交给苏维埃，就有非常大的可能性避免这个惨剧）。

米留可夫、波特列索夫、普列汉诺夫之流的先生们，在战争时期提出论据来反对国内战争中的“血流成河”可得更谨慎些，因为士兵们都知道也看到过那种血海。

在1917年的现在，在使人痛苦无比的、把人民弄得疲困不堪的万恶战争的第四个年头的今天，俄国革命面临着国际形势是这样的，只要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俄国无产阶级提出公正的和约，就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能赢得停战，赢得和平，避免再流一个血海。

因为，互相敌对的英法帝国主义和德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反对俄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和国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英日美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反对我们也非常非常难以实现，并且单单由于俄国的地理环境，我们就丝毫不怕这种联合。同时，在欧洲所有的国

家中都有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群众，这也是事实，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和必然性也是不容置疑的，要認真支持这个革命，当然不是遣派代表团跟外国的普列汉諾夫或策烈鉄里之流玩弄斯德哥尔摩會議的把戏所能办到的，只有推进俄国革命才能办到。

資产者叫喊道，如果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那末俄国公社的失敗，即无产阶级的失敗是必然的。

这是出于阶级私利的騙人的叫囂。

俄国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完全可能保持政权，并且使俄国一直坚持到西欧革命的胜利。

这是因为，第一、从巴黎公社时代以来，我們学会了很多东西，我們不会重犯公社的致命錯誤，不会把銀行留在資本家手里，不会只对我們的凡尔賽分子（即科尔尼洛夫分子）采取防禦，而会轉为进攻他們，消灭他們。

第二、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一定会給俄国带来和平。在各国人民经历了三年多的屠杀慘祸之后，任何力量也不能推翻和平的政府，提出真誠公正的和約的政府。

第三、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会立即无偿地給农民土地。被我們的政府，特别是“联合”政府，特别是克倫斯基政府玩弄的“地主的把戏”所折磨和激怒了的广大农民，会竭尽全力、全心全意、奋不顧身地支持胜利了的无产阶级。

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先生們，你們总在談論人民的“英勇努力”。仅仅最近几天，我就在你們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¹⁵社論上一再讀到这句话。对你們來說，这只是一句空話。但是，讀到这句话的工人和农民却考虑这句话，而且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教訓，彼舍霍諾夫部长的“教訓”、切尔諾夫部长的“教訓”等等都

使他們每一次的考虑必然地得出这样的結論：这正是“英勇努力”，这只能是表示貧苦农民对城市工人、对自己的最可靠的同盟者和領袖的信任。这种英勇努力只能是为了俄国无产階級在国内战争中取得对资产階級的胜利，因为只有这种胜利才能摆脱折磨人的动搖，才能給人民出路，給人民土地，給人民和平。

如果能通过立即把政权交給苏維埃的途径，实现城市工人和貧苦农民的联盟，这是最理想的。布尔什維克会尽一切可能，保証革命发展的这条和平道路得以实现。否則，单靠立宪會議本身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在立宪會議中，社会革命党人还是可以繼續玩弄跟立宪民主党人，跟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婭、克倫斯基（他們什么地方比立宪民主党人好些？）等等妥协的“勾当”。

如果連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經驗都沒有使“民主派”学到什么东西，他們仍繼續奉行有害的动搖妥协的政策，那我們就要說：任何东西也不能象这种动搖那样破坏无产階級革命。先生們，別用国内战争来吓唬人吧！国内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們現在还不肯彻底清算科尔尼洛夫叛乱，清算“联合”，那末这场战争一定会战胜剝削者，給农民土地，給人民和平，开辟一条走向世界社会主义无产階級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

載于1917年9月29日(16日)

*《工人之路报》第12号

署名：尼·列宁

按“工人之路报”原文刊印

論进行伪造的英雄 和布尔什維克的錯誤¹⁶

所謂民主會議結束了。謝天謝地，又演完了一出滑稽劇。既然我國革命中注定要演出若干出滑稽劇，我們現在总算又前进了一步。

要正确地估計这个會議的政治結果，就必須根据客觀事实确定會議的真正階級意义。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的执政党进一步分化了，大家都清楚地看到他們丧失了了在革命民主派中的多数，无论克倫斯基先生或者策烈鉄里、切尔諾夫先生等人的拿破仑主义都进一步地結合起来了，暴露出来了，——这就是这个會議的階級意义。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丧失了了在苏維埃中的多数。因此他們只好进行伪造：违反他們所担負的在三个月后召开新的苏維埃代表大会的义务，逃避向选出苏維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人提出报告的責任，而去伪造“民主”會議。布尔什維克在會議召开以前就指出了这种伪造行为，會議的結局也完全証实了他們的話。李伯尔唐恩之流以及策烈鉄里、切尔諾夫先生之流，看到他們在苏維埃中的多数逐渐消失，因此他們要进行伪造。

他們提出这样的論据，說合作社“在所有民主机构中已經起着很大的作用”，而且城乡代表都是公平“合理”地选出来的。只有十

分虛偽的人才會鄭重其事地提出這種不攻自破的論據。第一、中央執行委員會是由各蘇維埃選出來的，它逃避向後者提出報告和履行職責，那就是玩弄拿破侖式的騙術。第二、蘇維埃是革命民主派的代表，那是因為願意從事革命鬥爭的人都參加了蘇維埃。蘇維埃也沒有對合作社派和城市居民關上大門。那些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也曾經是蘇維埃的主人。

誰要是始終僅僅留在合作社里面，僅僅進行城鄉地方自治範圍之內的工作，那他就是甘願退出革命民主派的行列，不是把自己列入反革命民主派，就是把自己列入中間民主派。誰都知道，現在參加合作社工作和地方自治工作的，不是只有革命者，而且還有反革命分子。誰都知道，把某些人選入合作社和地方自治機關，主要是為了讓他們進行不是一般政治方面的、沒有一般政治意義的工作。

企圖偷偷地取得“統一報”的擁護者和“無黨無派”反動分子的援助，這就是李伯爾唐恩之流、策烈鐵里、切爾諾夫之流偽造這個會議的目的。他們進行偽造的原因就在這裡。使他們同拿破侖主義者克倫斯基結合起來的他們的拿破侖主義就在這裡。實質就是，在虛偽地遵守民主的幌子下盜竊民主。

尼古拉二世是所謂盜竊民主的大盜，他召集過好多代表機關，但是他給地主的代表權，要比給農民的多一百倍。現在李伯爾唐恩之流、策烈鐵里和切爾諾夫之流是盜竊民主的小偷；他們召開了“民主會議”，不論是工人或者農民，都有充分的權利在會議上指出他們的代表權遭到了削減，指出名額分配得不合比例、不公平，偏袒了最靠攏資產階級（和最靠攏反動民主派）的合作社派分子和地方自治機關的人員。

李伯尔唐恩之流、策烈铁里、切尔諾夫之流的先生同工人和貧农群众决裂了，他們离开了这些群众。他們靠伪造来挽救自己，“他們的”克倫斯基也是靠这一套来維持的。

各階級的划分正在进行着。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的“領袖們”出卖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他們党內的抗議声日益强烈，直接分裂的危險日益扩大。領袖靠少数人来撑腰，是违反民主原則的。因此，他們必然要进行伪造。

拿破仑主义者克倫斯基，日益明显地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他过去被認為是“社会革命党人”。現在我們知道，他不仅是“为了作广告”而从劳动团分子变成的“馬尔托夫式的”社会革命党人，他还是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婭这位社会革命党人中的“普列汉諾夫太太”的信徒，或者社会革命党人的“日报”中的“波特列索夫太太”的信徒。所謂“社会主义”政党中的所謂“右”翼，就是普列汉諾夫、布列什柯夫斯卡婭和波特列索夫之流，克倫斯基也是这类人物，这个右翼同立宪民主党人并没有什么重大差別。

克倫斯基由于行动而受到立宪民主党人的称赞。他奉行他們的政策，背着人民同他們磋商，同罗将柯磋商，克倫斯基已經被切尔諾夫以及其他跟科尔尼洛夫的朋友薩文柯夫一鼻孔出气的人揭穿了。他是一个偶然同科尔尼洛夫絕交，而現在还繼續同别的科尔尼洛夫分子結成极亲密的联盟的科尔尼洛夫分子。这是事实，無論薩文柯夫和“人民事业报”所泄瀉的情况，無論克倫斯基同打着“工商階級”的招牌的科尔尼洛夫分子繼續玩弄的“更換閣員”的政治把戏，都証实了这一点。

偷偷地勾結科尔尼洛夫分子，偷偷地勾結“盟国”帝国主义者（通过捷列申柯之流），偷偷地拖延立宪會議并且对它实行怠工，偷

偷地欺騙農民，為羅將柯即地主們效勞（抬高糧價一倍），——這就是克倫斯基實際上所進行的活動。這就是他的階級政策。這就是他的拿破侖主義。

李伯爾唐恩之流，策烈鐵里以及切爾諾夫之流為了在會議上掩蓋上述種種事實，就不得不偽造這次會議。

布爾什維克參加這個可恥的偽造的會議，參加這出滑稽劇的理由，完全同我們參加第三屆杜馬的理由相同：既要在“牲畜欄”里捍衛我們的事業，又要從“牲畜欄”取得揭發的材料來教育人民。

不過這裡也有一個不同的地方，召集第三屆杜馬的時候革命顯然正在衰退，而現在新的革命顯然正在高漲。遺憾的是我們還不大知道這次高漲壯闊到什麼程度，迅速到什麼程度。

* * *

我認為札魯得尼的演說是民主會議上一個最典型的插曲。他說，克倫斯基“只要暗示一下”改組政府，所有的部長馬上就會提出辭職。天真的，象三歲小孩子一樣天真的（如果只是天真倒還好）札魯得尼接着說：“雖然我們辭職了，但是第二天就會把我們找去，同我們商量，最後還是把我們挽留下來。”

“全場大笑”，官方“消息報”是這樣描寫當時的情形的。

開心的人們，打着共和派的旗號，參與用拿破侖手法欺騙人民的人們！要知道我們都是革命民主派，別开玩笑吧！

札魯得尼說：“最初，我們聽到兩件事：努力加強軍隊的戰鬥力和促進符合民主原則的和平。關於促進和平，在這一個半月里面，我雖是臨時政府的一員，但是我並不知臨時政府在這方面做了些什麼。我沒有看到一點動靜。

(鼓掌，有人喊道：“什麼也沒有做。”——見“消息報”的報道。)當時我曾以臨時政府成員的資格問過這件事，但是沒有得到答复……”

根據官方“消息報”的報道，札魯得尼是這麼說的。民主會議默默地听着，容忍了這樣的事情，沒有打斷他的發言，沒有中斷會議，沒有一怒而趕走克倫斯基及其政府！那又何必呢！這些“革命民主派”竟極力庇護克倫斯基！

先生們，好極了，可是“革命民主派”的概念同奴仆、無恥之徒的概念有什麼區別呢？

無恥之徒在“他們的”那位極端天真或者極端愚蠢的部長向他們報告克倫斯基怎樣趕走部長（為了背着人民同科爾尼洛夫分子商談，“不讓別人看見”）的時候，竟哈哈大笑起來，這是很自然的。奴仆們在“他們的”那位似乎認真地談着和平的籠統詞句，而不了解這些詞句的虛偽性的部長，承認他自己問過關於爭取和平的實際步驟，甚至沒有得到答复的時候，都緘默不言，這也是不足為奇的。因為奴仆們本來就該這樣聽任政府愚弄。可是這哪里談得上革命性，哪里談得上民主主義呢？

如果革命士兵和工人產生下述想法，未必是奇怪的：“如果亞歷山大劇院的天花板塌下來，把這班卑鄙無恥的家伙統統砸死，那就太好了。這些卑鄙無恥的家伙，在人家明明白白地向他們說明，克倫斯基之流怎樣用空談和平來欺騙他們的時候，他們竟會默不作聲；在他們自己的部長清清楚楚地向他們說明，更換部長無非是一出滑稽劇（掩護克倫斯基同科爾尼洛夫進行勾結的烟幕）的時候，他們竟會哈哈大笑。上帝啊，讓我們擺脫這些朋友，讓我們自己來對付敵人吧！上帝啊，讓我們擺脫這些妄想充當革命民主派領袖的人物，讓我們自己來對付克倫斯基、立憲民主黨人和科爾尼

洛夫分子吧！”

* * *

現在我來談談布尔什維克的錯誤。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喝倒采，那顯然是錯誤的。

人民已經吃尽了动搖和拖延的苦头。不滿情緒顯然日益增长。新的革命就要到来。李伯尔唐恩之流、策烈鉄里之流等等反动民主派的用意就是用滑稽劇式的“會議”來轉移人民的注意力，讓人民也來“表演”這出滑稽戲，割斷布尔什維克同群众的联系，讓布尔什維克的代表去干象听札魯得尼的演說这种无聊透頂的事情！而札魯得尼还要比其他入誠实得多！！

布尔什維克为了不落入圈套，不讓人們用这次會議來轉移人民对重大問題的注意，本来应当采取抗議的形式退出會議的。布尔什維克应当从自己的 136 名代表中留下两三人做“通訊工作”，用電話通知什么时候結束了无謂的空談，什么时候开始表决了。但是，布尔什維克决不应当讓这种顯然无謂的事情，显然是为了削弱日益高涨的革命而用无聊把戏來欺騙人民的騙局纏住自己。

百分之九十九的布尔什維克代表都应当到工厂和兵营中去，那里才是这些来自全俄各地，听了札魯得尼的演說，看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已經腐朽透頂的代表們應該去的地方。在那里，最接近群众，應該召开千百次的會議，討論、座談这次滑稽劇式的會議的教訓。这次會議顯然只会給科尔尼洛夫分子克倫斯基一再拖延的机会，顯然只会使克倫斯基便于玩弄花样翻新的“更換閣員”的把戏。

布尔什維克在革命危机时期（不是“立宪”时期），对議會制、对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

产生这种錯誤的原因是很明显的：由于科尔尼洛夫叛乱，历史造成了一个非常巨大的轉变。党在这一轉变中落在非常迅速的历史发展后面了，使自己暂时陷入了可耻的清談館的圈套。

本来应当把百分之一的精力用在这个清談館上，而把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用在群众上。

既然这一轉变已經指明必須向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提出妥协的建議（我个人認為，这一轉变是指明了这一点的），那就应当明确、公开、迅速地这样做，以便立刻估計到拿破仑主义者克倫斯基的朋友們很可能拒絕同布尔什維克妥协。

在民主會議召开的前夜，“人民事业报”和“工人报”的一些文章已表示拒絕这样做。本来应当一分鐘也不迟延，尽可能正式、公开、明确地对群众說：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先生們已經拒絕我們的妥协的建議，打倒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在工厂和兵营高喊这种口号的情况下，民主會議是可能“嘲笑”札魯得尼的天真的！

这种迷醉于“民主會議”及其环境的气氛，显然是由各个方面造成的。季諾維也夫同志的錯誤，是在談到公社时含糊其詞（至少是含糊其詞），說什么公社即使在彼得堡取得了胜利，也可能象1871年在法區那样遭到失败。这是絕對錯誤的。公社在彼得堡取得胜利之后，也会在全俄国取得胜利。季諾維也夫还錯誤地写道，布尔什維克建議按比例組成彼得格勒苏維埃主席团，这样做很好。如果在这样的按比例的条件下允許包括策烈鉄里之流的先生，那末革命无产阶级在苏維埃里永远做不出有益的事情来，因为容許他們，就是剝夺自己进行工作的可能；就是葬送苏維埃事业。加

米涅夫的錯誤，是他在民主會議上首先作了純粹是“立憲”精神的第一次發言，提出了信任還是“不信任”政府這樣可笑的問題。既然在這樣的會議上不能說出“工人之路報”和莫斯科“社會民主黨人報”¹⁷早已說過的關於科爾尼洛夫分子克倫斯基的真實情況，那為什麼不引用這兩家報紙的言論，向群眾証實這個會議根本不願意傾聽關於科爾尼洛夫分子克倫斯基的真實情況呢？

彼得堡工人代表團的錯誤，是他們在札魯得尼發表了演說，局勢明朗化以後，派人到這樣的會議上去發言。何必對克倫斯基的朋友們白費唇舌呢？為什麼要把無產階級的力量轉移到滑稽劇式的會議上去呢？為什麼不把那些代表團十分和平地、合法地派到各兵營和最落后的工廠里去呢？這比去逛一趟亞歷山大劇院，跟同情“統一報”和克倫斯基的合作社派交談，要有益、迫切、重要和實在得千百萬倍。

十個可靠的士兵或者落后工廠的工人，要比各個代表團中李伯爾唐恩之流所偽造的一百個代表重要一千倍。利用議會制（特別是在革命時期），決不是把寶貴的時間浪費在這些腐朽的代表身上，而是拿這些腐朽的事例去教育人民。

為什麼這些無產階級代表團不這樣“利用”民主會議，譬如說，印兩幅說明民主會議是一出滑稽劇的宣傳畫，並且張貼到各兵營和各工廠里去呢？一幅畫着戴着小丑圓筒帽的札魯得尼，在台上手舞足蹈地唱着小調：“克倫斯基撤了我們的差，克倫斯基又把我們挽留下來。”台下是策烈鐵里、切爾諾夫、斯柯別列夫和一個跟李伯爾、唐恩手挽着手的合作社派分子，笑得前仰後合。標題：“他們真開心。”

另一幅畫：同一個札魯得尼對同樣的聽眾說：“我一個半月前

就詢問过关于和平的事情，但没有得到答复。”听众緘默了，摆出一副“办国事的严肃”面孔，其中策烈铁里特别严肃，他背着人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道：“好一个笨蛋札魯得尼！这样的傻瓜只配送大粪，哪配当部长！他是一个联合政策的拥护者，却比一百个布尔什維克更有害地破坏了联合！身为部长，却没有学会用部长的口吻說：一个半月以来，我一直注視争取和平的运动的发展，我深信在有了斯德哥尔摩的伟大思想之后，正是联合政策一定会使这一运动取得彻底的胜利，如此等等。那末‘俄罗斯意志报’¹⁸也会把札魯得尼当作俄国革命的英雄加以称赞的。”

标题：一群男娼的“革命民主”会议。

本文写于民主会议閉幕之前，例如第一句話是改动过的，原来是“实际上結束了”等等。

摘要載于1917年10月7日
(9月24日)“工人之路报”
第19号

署名：尼·列宁

按手稿全文刊印

政論家札記

我們黨的錯誤

1917年9月22日星期五

对所謂民主會議的意义考虑得越多,站在旁觀者的地位(据說旁觀者清)对它的意义研究得越仔細,就会越坚定地相信,我們党参加民主會議是犯了錯誤。本来应当抵制这个會議的。也許有人会說,分析这个問題有什么意义呢?过去的事情无法挽回了。但是,这样反駁昨天的策略本来是显然沒有道理的。我們向来都譴責,并且作为馬克思主义者也应当譴責“过一天算一天”的策略。我們不滿足于片刻的胜利。也决不滿足于一分鐘或者一天的計劃。我們应当研究許多政治事件結成的整个鎖鏈以及这些事件的因果关系和結果,来不断地檢查自己。我們分析昨天的錯誤,这样就可以学会避免今天和明天再犯錯誤。

目前在全国範圍內,新的革命,另一些階級(和过去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中的那些階級比較起来)的革命,显然正在增长着。过去的革命,是无产階級、农民以及同英法財政資本勾結在一起的資產階級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

現在成长着的革命,是无产階級和大多数农民,即和貧苦农民反对資產階級,反对資產階級的同盟者英法財政資本,反对拿破仑主义者克倫斯基領導的資產階級政府的革命。

現在我們不談那些證明新革命日益增長的事實，因為根據我們中央機關報“工人之路報”的文章來判斷，黨已經澄清了對這一問題的看法。新革命的增長，似乎是黨一致承認的現象。當然，把有關新革命增長的材料總結起來還是必要的，但是關於這一方面應該另寫其他文章。

目前更重要的是，充分注意新革命和舊革命之間的階級差別，充分注意從階級對比關係這一基本現象的角度對政治時機和我們的任務作出的估計。在第一次革命中，先鋒隊是工人和士兵，即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先進階層。

這個先鋒隊不僅領導了許多不可靠的動搖不定的小資產階級分子（我們試回想一下孟什維克和勞動團分子在共和國問題上發生的動搖），而且領導了立憲民主黨人的保皇派政黨，領導了自由資產階級，從而把自由資產階級變成共和派的資產階級。為什麼這種轉變是可能的呢？

因為對於資產階級來說，經濟上的統治高於一切，至於政治上的統治形式，那是極不重要的事情。資產階級即使在共和國的條件下也可以維持統治，資產階級的統治在共和國的條件下甚至更加牢固，因為這種制度不會使政府的成分或執政黨的成分和結構發生任何觸犯資產階級的变化。

當然，資產階級過去和將來都是擁護君主政體的，因為君主制的各種機構採用更粗暴的軍事手段來維護資本的利益，一切資本家和地主都認為這一點是更重要和“更合口味”的。但是，一旦“從下面來的”壓力加強起來，資產階級總是處處“遷就”共和國，只圖維持自己在經濟上的統治。

現在，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即大多數人民對資產階級和“協

約國的”(以及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采取了这样的态度,就是認為决不能再來“领导”资产階級了。此外,小资产階級的上层分子以及民主小资产階級中的比較富裕的階層,显然都反对新的革命。这一事实非常明显,因此現在不需要再加以說明。李伯尔唐恩之流的先生、策烈鉄里和切尔諾夫之流的先生都非常清楚地証明了这一点。

階級間的相互关系已經发生变化。問題的实質就在这里。

現在站在“街牽兩边”的,已經不是原来那些階級了。

这是主要的一点。

如果純粹从理論上推論,抽象地研究問題,那末,正是这一点也只有这一点才是談論可以合法地进行的(例如,如果资产階級召开的立宪會議讓反对资产階級的分子占多数,讓工人和貧苦农民的政党占多数)新革命的科學基础。

階級間客观的相互关系、各階級在这种代表机关內外的經濟上和政治上的作用、革命的高漲或者低落、議會內外的斗争手段的对比关系,这是必須估計到的最主要的和基本的客观情况。只有估計到这些情况,才能在決定抵制或者参加的策略时,既不是听憑自己的任性,也不是出于自己的“同情心”,而是根据馬克思主义的觀點。

我們革命的經驗清楚地表明,应当怎样根据馬克思主义的觀點來对待抵制問題。

为什么抵制布里根杜馬是正确的策略呢?

因为抵制符合发展中的社会力量的客观对比关系。它向日益增長的革命提出了推翻旧政权的口号,而旧政权为了引誘人民离开革命,設立了妥协性的、粗暴地伪造的、因此沒有开辟真正“走

上”議會制度的远景的机关（布里根杜馬）。当时无产階級和农民进行議會外面的斗争的手段比較强硬。就是根据这些因素才制定了抵制布里根杜馬这一正确的、估計到客观形势的策略。

为什么抵制第三届杜馬的策略是錯誤的呢？

因为这一策略只依靠了抵制口号的“鮮明性”，只依靠了人們对六三“牲畜栏”极粗暴的反动性的厌恶心理。而客观形势却是这样，一方面，革命十分低落，并且繼續低落着。議會里面的（即使是“牲畜栏”里面的）支柱，在当时对革命高涨也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当时进行議會外面的宣传、鼓动和組織工作的手段几乎沒有，或者十分軟弱。另一方面，第三届杜馬极粗暴的反动性，并没有妨碍它成为各个階級間的真正相互关系的机关，即君主政体同資產階級的斯托雷平式的联合机关。国家必須經歷这种新的階級間的相互关系。

就是根据这些因素，才制定了正确地估計到客观形势的参加第三届杜馬的策略。

只要仔細想想这些經驗教訓，想想馬克思主义者決定抵制或者参加的問題的条件，就会深信，参加“民主會議”、“民主議會”或者預备議会的策略是完全錯誤的。

一方面，新的革命正在高涨。战争愈来愈激烈。有許許多多在議會外面进行宣传、鼓动和組織工作的手段。目前預备議會所起的“議會”講坛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另一方面，这个預备議會沒有表現，也沒有“适应”各个階級間任何新的相互关系；例如，預备議會就不能象現有的机关（农民代表苏維埃）那样代表农民。預备議會完全是一种拿破仑式的伪造。这样說不仅是因为李伯尔、唐恩之流、策烈铁里和切尔諾夫之流的一伙卑鄙醜惡的党徒同克

倫斯基之流共同 伪造了这个策烈鉄里布里根杜馬的成員，而且更深刻的是因为預备議会的唯一使命是欺騙群众，愚弄工人和农民，引誘他們离开新的日益增长的革命，給旧的、人們早已領教过的破烂不堪的“联合”資產階級的政策披上新外衣（也就是資產階級把策烈鉄里先生之流装扮成可以驅使人民服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滑稽小丑），来蒙蔽被压迫階級。

1905年8月，沙皇对他的农奴主地主說：現在我們很軟弱。我們的政权动搖了。工人和农民革命的浪潮日益高涨。必須哄騙那些“愚昧无知的人”，用甜言蜜語来引誘他們……

現在的“沙皇”拿破仑主义者克倫斯基对立宪民主党人、无党派的齐特·齐梯奇、普列汉諾夫、布列什柯夫斯卡婭之流說：現在我們很軟弱，我們的政权动搖了。工人和农民反对資產階級的革命浪潮日益高涨。必須哄騙民主派，因此，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的“革命民主派領袖”，我們亲爱的朋友策烈鉄里和切尔諾夫等人从1917年5月6日就穿起来欺騙人民的那套小丑服装，必須換一換顏色。用“預备議会”的甜言蜜語不难把他們引上鉤。

1907年6月，沙皇对他的农奴主地主說：現在我們强大了。工人和农民革命的浪潮不断低落。但是，再按旧的統治方式我們就无法維持下去，单靠欺騙是不够的。要制定新的农村政策，要同古契柯夫、米留可夫这些人物以及資產階級建立新的、經濟上的和政治上的联盟。

为了更清楚地說明抵制策略的客觀根据，以及这一策略同各个階級的相互关系的联系，可以設想1905年8月、1917年9月和1907年6月这样三种情况。压迫者总是要欺騙被压迫階級的，但是，这种欺騙的意义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都各不相同。决不能只

根据压迫者欺騙人民这一点来制定策略；确定策略时，应当分析階級間的整个相互关系和議會內外斗争的发展。

参加預备議会的策略是錯誤的，这一策略不符合階級間客觀的相互关系，不符合当前的客觀条件。

应当抵制民主會議，我們沒有这样做，我們都犯了錯誤，但錯誤并不等于欺騙。只要我們能真誠地支持群众的革命斗争，認真地考虑策略的客觀根据，我們就一定会改正錯誤。

应当抵制預备議會。应当參加工兵农代表苏維埃，參加工会，到群众中去。应当号召他們进行斗争。应当給他們提出正确、鮮明的口号：驅逐克倫斯基这个拿破仑主义者的匪帮和解散他伪造的預备議會，解散这种策烈鉄里布里根社馬。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甚至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后，还不肯接受我們提出的把政权和平地轉交給苏維埃的妥协办法（当时我們在苏維埃中还没有占多数），他們又滾到卑鄙无耻地勾結立宪民主党人的泥坑里去了。打倒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同他們进行无情的斗争！毫不留情地把他們从一切革命組織中赶出去！不要同这些基什金的朋友，科尔尼洛夫的地主和資本家的朋友进行任何談判！不要同他們发生任何接触！

9月23日星期六

托洛茨基贊成抵制了。好极了，托洛茨基同志！

在参加民主會議的布尔什維克党团中，抵制的主張失敗了。

抵制万岁！

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容忍也不应当容忍參加的主張。參加一个會議的党团，不是党的最高机关，即使是最高机关的決定，也要根

据实际生活的經驗加以修改。

无论如何要做到使执行委员会的全体會議和党的緊急代表大会对抵制問題作出決定。現在就应当把抵制問題作为代表大会选举和党内一切选举的綱領。应当吸引群众来討論这一問題。应当讓觉悟的工人自己来解决問題，进行討論，并对“上层分子”施加压力。

毫無疑問，在我們党的“上层分子”中，显然存在着动摇的現象。这种动摇可能会招致灭亡，因为斗争还繼續发展着，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一定的时机，动摇会把事业葬送掉。現在还不晚，应当拿出全部力量来进行斗争，捍卫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路綫。

在我們党的“議會”上层分子中間，并不是一切都令人滿意的；工人們应当对他們多加注意，多加監督；应当更严格地确定議會党团的职权。

我們党的錯誤是很明显的。犯錯誤对一个先进階級的战斗的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坚持錯誤，虛伪地不好意思承認錯誤和糾正錯誤。

9月24日星期日

苏維埃代表大会延期到10月20日召开。在俄国现实生活迅速发展的情況下，这等于无限期地拖延。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在4月20—21日以后演过的滑稽戏，又要重演了。

1924年第一次关于“无产阶级革命”

杂志第3期(总第26期)

按打字稿刊印

革 命 的 任 务

俄国是个小资产阶级国家。大多数居民都属于这个阶级。这个阶级必然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只有当它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时候，才能保证革命、和平和自由的事业以及劳动群众争取土地的斗争顺利、和平、迅速、平静地获得胜利。

俄国革命的进程向我们表明了实践上的动摇。我们决不对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抱幻想，我们要坚定地站在我们无产阶级的道路上。贫苦农民的穷困，战争和饥荒的惨状，这一切愈来愈明显地向群众表明：无产阶级的道路是正确的，必须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

小资产阶级希望同资产阶级“联合”、同资产阶级妥协，希望能够“平静地”等待“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他们这些“和平的”幻想都被革命的进程残酷无情地打破了。科尔尼洛夫叛乱是最近的一次惨痛教训，是在各地的资本家和地主欺骗工农、军官欺骗士兵的千万个小教训上又添上的一次最大的教训。

在军队、农民和工人中间，不满、愤慨和怨恨的情绪日益增长。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同资产阶级的“联合”什么都答应而又不兑现，这激起了群众的愤怒，擦亮了他们的眼睛，推动他们走上起义的道路。

社会革命党人中间的左派反对派(斯皮里多诺娃等)和孟什维

克中間的左派反对派（馬尔托夫等）的人数增加了，他們在这两个党的“委员会”和“代表大会”中已經占40%。而在下层，在无产阶级和农民中間，特别是在貧苦农民中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大多数都是“左派”分子。

科尔尼洛夫叛乱教育了群众，使群众学到了好多东西。

現在还不知道：苏維埃会不会比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的領袖們走得更远些，从而保証革命的和平发展；或者苏維埃仍旧在原地踏步不前，从而使无产阶级起义的爆发成为必然的。

这一点現在还不知道。

我們的任务是尽一切可能保証不放过革命和平发展的“最后”一个机会，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解釋我們的綱領，說明它的全民性質，說明它是絕對适合大多数居民的利益和要求的。

以下各节就是我們解釋这个綱領的一次嘗試。

我們要尽量把这个綱領带到“下层”去，带到群众中去，帶給職員、工人和农民，不仅要帶給受我們影响的农民，而且特別要帶給受社会革命党人影响的农民，帶給非党的和愚昧无知的农民。我們要尽量提高他們的認識，使他們能独立判断問題并通过自己的決議，向民主會議、苏維埃、政府派遣自己的代表团。这样一来，不管民主會議的結果如何，我們的工作总不会徒劳无益。無論对于民主會議，無論对于立宪會議的选举或者一切政治活动，我們的工作都是有用的。

生活教导群众認識了布尔什維克的綱領和策略的正确性。从4月20日到科尔尼洛夫叛乱，“時間虽十分短促，而經歷却非常丰富”。

群众的經驗，被压迫階級的經驗，使他們在这段时期內学会

了很多东西，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的領袖們完全离开了群众。这一点正是在最具体的綱領上應該最正确地表現出来，因为这个綱領終究会交給群众討論的。

同資本家妥協的危害性

1. 如果照旧讓資產階級的代表（即使人數不多）掌握政權，讓象阿列克謝也夫、克列姆博夫斯基、巴格拉齊昂、加加林等將軍这样明显的科尔尼洛夫分子掌握政權，或者讓那些在資產階級面前軟弱無力但却善于摹仿拿破侖的克倫斯基之流掌握政權，那就是對飢荒敞開大門，對資本家故意加速、加深的必不可免的經濟崩潰敞開大門，另一方面，也就是對軍事崩潰敞開大門，因為軍隊痛恨大本營，他們決不會滿腔热忱地參加帝國主義戰爭。此外，如果照旧讓科尔尼洛夫的將軍和軍官掌握政權，他們一定會象在加里西亞和里加干過的那樣，故意給德國人讓路。只有根據下面的新原則建立新政府，才能防止這種陰謀。在有了4月20日以来的全部經驗以後，要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照旧同資產階級妥協，不管是怎樣的妥協，那就不僅是犯錯誤，而且是公然背叛人民、背叛革命。

政權歸蘇維埃

2. 全部國家政權應當根據一定的綱領並且在執政者完全對蘇維埃負責的條件下交給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的代表。各地蘇維埃應當立刻改選，以便總結最近幾個星期來全體人民在革命中取得的

内容极其丰富的經驗，并且消除有些地方一直沒有糾正的极不公正的現象（例如选举时不按比例、不平等，等等）。

有些地方还没有民主选举产生的机关，在这些地方和在军队中，全部政权应当完全交给地方苏維埃和它們选出的政治委員，或者交给由选举产生的其他机关。

全国各地应当在国家的全力支持下，把工人和革命军队，即实际已經証明能够鎮压科尔尼洛夫分子的军队，无条件地武装起来。

給各国人民以和平

3. 苏維埃政权应当立即向一切交战国的人们（即同时向各交战国的政府和工农群众）提出馬上締結符合民主条件的全面和約，馬上簽訂停战协定（哪怕停战三个月也好）。

民主和約的主要条件是放弃兼并（掠夺），这并不是說归还各个列强失去的东西，这样的理解是不正确的；唯一正确的理解是：無論欧洲或者殖民地的每一个民族，都应当毫无例外地得到自己决定成立独立国或者加入任何别的国家的自由和可能。

苏維埃政府既然提出和約条件，自己就应当立刻实行这些条件，就是应当公布并且废除那些一直束縛着我国的秘密条約，即沙皇簽訂的准許俄国資本家掠夺土耳其和奥地利等国的秘密条約。其次，我們必須立即滿足乌克兰人和芬兰人的要求，保証他們和俄国境内的一切非俄罗斯民族有充分的自由，直到分离的自由；对于整个阿尔明尼亚也要采取同样的原則，我們必須讓出阿尔明尼亚和被我們占据的土耳其領土。

这样的和約条件是不会受到資本家欢迎的，但一定会得到各国人民极大的同情，一定会激起他們的具有巨大世界历史意义的热情高涨和对拖延掠夺性战争的一致憤恨。这样，我們提出的停战和开始和談的要求就很有可能立刻被接受。工人反对战争的革命正在各地不可遏止地高涨着。因此，决不能空談和平（一切帝国主义政府早就用空談在欺騙工人和农民，我們的克倫斯基政府也不例外），只有同資本家决裂并提出和約，才能推进这个革命。

如果任何一个交战国連停战的要求都不肯接受（这种可能性很小），那末，从我們这方面來說，战争就是真正被迫进行的，就是真正的正义战争和防御战争。单是无产階級和貧农对这一点的認識，就会使俄国在軍事方面加强好多倍，特别是在同掠夺人民的資本家完全决裂以后；更不待說，在我們这方面战争不是口头上談談的，而是同一切国家被压迫階級联合起来、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进行的真正的战争。

在这里必須特別提醒人民，不要相信資本家的話。他們說：要是我們破坏同英国及其他国家資本家結成的目前这种掠夺性的同盟，他們就会使俄国革命受到严重的損害。这种話往往被一些胆子最小的人和小市民信以为真。其实这完全是謊話，因为“協約国的財政支持”是要使銀行家发财，它对俄国工人和农民的“支持”不过是絞索对被絞死的人的那种支持。俄国有足够的粮食、煤炭、石油和生鉄，不过要做到正确地分配这些产品，必須赶走剥削人民的地主和資本家。至于說到目前協約国方面对俄国人民的可能的軍事威胁，有人推测，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似乎会把他們的軍隊同德国軍隊联合起来进攻提出公正和約的俄国，这种推测显然是荒謬的；至于英国、美国和日本，即使它們向俄国宣战（这是它們万难做到

的,因为这样的战争极不得人心,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由于瓜分亚洲,特别是由于掠夺中国而发生了物质利益的冲突),也不会使俄国受到它在同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共作战时所受到的损失、所遭到的灾难的百分之一。

土地归劳动者

4. 苏维埃政府应当立即宣布无偿地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在立宪会议解决这个问题以前,把这些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管理。地主的农具也应当交给这些农民委员会支配,以便无条件地首先交给贫农无偿地使用。

绝大多数农民早在农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上和在各处寄来的数百份委托书上(在“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¹⁹所载的综合 242 份委托书写成的委托书中也可以看到)提出了这些措施,这些措施是非常迫切需要的。农民在“联合”内阁时期已经尝够了拖延的苦头,再不能容许丝毫拖延了。

凡是拖延这些措施政府,都是反人民的政府,工人和农民应当举行起义来推翻、打倒这样的政府。相反地,只有实行这些措施政府,才会是全民政府。

防止饥荒和经济破坏

5. 苏维埃政府应当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对生产和消费实行工人监督。5月6日以来的经验证明,不采取这项措施,一切改良的诺言和打算都会落空,而威胁着全国的饥荒和空前未有的灾难则一

星期比一星期迫近。

必須立刻把銀行、保險事業以及各个最重要的工業部門（石油、煤炭、冶金、制糖等）收歸國有，同時必須無條件地取消商業秘密，並且規定由工人和農民嚴格地監督一小撮資本家，因為他們一向靠供給國家商品發財，拒絕報告賬目，逃避合理的利潤稅和財產稅。

這些措施對於平均負擔戰爭的損失說來是絕對公平合理的，對於防止飢荒說來是刻不容緩的，因為這些措施並不剝奪中農、哥薩克和小手工業者一個戈比的私有財產。只有制止資本家的搶劫行為，禁止他們故意停頓生產，才能提高勞動生產率，實行普遍的勞動義務制，實行糧食同工業品的正常交換，並且使富人隱藏起來的數十億紙幣流回國庫。

不實行這些措施，就不能無報償地廢除地主土地私有制，因為地主的土地大部分都抵押給銀行了，地主和資本家的利益是不可分割地交錯在一起的。

在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經濟部最近通過的決議中（“工人報”第152號），不僅承認政府的措施（如提高糧價使地主富農發財）極端“有害”，不僅承認“政府下面附設的調整經濟生活的各中央機關完全沒有做事”，甚至还承認這個政府“違背法律”。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執政黨承認這些事實，再一次表明同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是十分罪惡的政策。

同地主資本家的反革命勢力作鬥爭

6. 科爾尼洛夫和卡列金的叛亂得到了以立憲民主黨（“人民自

由党”)为首的整个地主和资本家阶级的支持。这已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公布的事实完全证实了。

可是,在彻底镇压这次反革命叛乱方面,甚至在调查这次叛乱方面,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如果不把政权交给苏维埃,也决不可能在这些方面采取任何认真的措施。不管是什么委员会,如果它没有掌握国家政权,就不能进行彻底的调查和逮捕罪犯等等。只有苏维埃政府能够而且应当做到这一点。只有苏维埃政府能够逮捕科尔尼洛夫派的将军和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头子(古契柯夫、米留可夫、列布申斯基、马克拉柯夫等),取缔反革命组织(国家杜马和军官联合会等),把参加这些组织的人交给地方苏维埃监视,解散反革命军队,以保证俄国不致受到必然会有人一再尝试的“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灾害。

只有苏维埃政府能够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彻底地公开地调查科尔尼洛夫分子的案件和其他一切案件,哪怕是资产阶级起诉的案件也包括在内;只有这样的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才会号召工人完全服从它和协助它。

资本家利用从人民身上搜刮来的数百万金钱,霸占最大的印刷厂和大部分报纸,只有苏维埃政府能够有效地消除这种极不合理的现象。必须封闭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报纸(“言论报”、“俄罗斯语言报”²⁰等),没收它们的印刷厂,宣布经营报纸上私人广告的事业由国家垄断,私人广告应当交给由苏维埃发行的、向农民讲真话的政府报纸登载。只有这样才能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走(也应当夺走)这个用来任意造谣诬蔑、欺骗人民、把农民引入迷途、筹划反革命活动的有力工具。

革命的和平发展

7. 目前在俄国民主派面前，在苏維埃面前，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的党的面前，出現了革命史上千載难逢的机会，也就是保証立宪會議如期召开而不再拖延、保証国家不致遭到軍事上和經濟上的崩潰、保証革命和平发展的机会。

如果苏維埃現在独占地掌握了全部国家政权，以执行上述綱領，那末，苏維埃就不仅会得到俄国十分之九的居民即工人階級和絕大多数农民的支持，而且会激起軍隊和大多数人民的伟大的革命热情，沒有这种热情就不能战胜飢荒和战争。

現在如果苏維埃本身不动搖，就根本談不到对苏維埃的任何抗拒。沒有一个階級敢于掀起反对苏維埃的暴动，地主和資本家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中已經受到教訓，只要苏維埃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要求，他們就会和平地交出政权。只要工人和农民起来監視剝削者，沒收抗拒分子的全部财产并暫時逮捕他們，就足以制止資本家抗拒苏維埃綱領的行動。

苏維埃掌握全部政权，現在还能够（看来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保証革命的和平发展，保証人民和平地选举自己的代表，保証各政党在苏維埃內部进行和平斗争并通过实践来考驗它們的綱領，保証政权由一个政党和平地轉到另一个政党手里。

如果錯過这个机会，那末从4月20日的运动起到科尔尼洛夫的叛乱时止的革命发展的全部进程已經表明，在資產階級和无产階級之間必然发生最尖銳的国内战争。不可避免的崩潰将使这一战争日益迫近。人們的理智能够考慮到的事实和理由都說明，这

次战争的结局一定是工人阶级在贫苦农民的支持下取得彻底的胜利，使上述纲领得以实现；但是它也可能是一场非常残酷的流血战争，要使好几万地主、资本家和同情他们的军官丧命。无产阶级将不惜任何牺牲以挽救革命，而不实行上述纲领就不能挽救革命。但是如果苏维埃抓住革命和平发展的最后一个机会，那末无产阶级一定会全力支持苏维埃。

成于1917年10月9日和10日
(9月26日和27日)“工人之路报”
第20和21号

署名：恩·卡·

按“工人之路报”原文刊印

給芬兰陸軍、海軍和工人 省委員会主席的信

我想利用这个好机会来詳細地談一談。

1

整个政局使我感到非常不安。彼得格勒苏維埃和布尔什維克已經向政府宣战。但是，政府拥有軍隊并正在有計劃地進行准备（事情很清楚，克倫斯基正在大本营和科尔尼洛夫分子就派遣軍隊鎮压布尔什維克的問題進行商談，而且是進行認真的商談）。

我們在做什么？我們只是在通过決議？我們在浪費時間，我們在确定“日期”（定于10月20日召开苏維埃代表大会，这样拖延难道不可笑嗎？指望这个难道不可笑嗎？）。布尔什維克沒有有計劃地進行工作，沒有准备自己的用来推翻克倫斯基的軍事力量。

事变完全証明了我在民主會議期間提出的建議，即党应当把武装起义的問題提到日程上来的建議是正确的^①。事变強迫我們这样做。历史已經使目前的軍事問題变成根本的政治問題。我担心，迷恋于“当前問題”，迷恋于眼前的瑣碎問題的布尔什維克会忘掉这一点，而“希望”“巨浪把克倫斯基冲垮”。存这种希望是很幼稚的，这簡直是“听天由命”。革命无产階級的政党这样做可以說等于犯罪。

^① 見本卷第1—3頁。——編者注

我認爲，应当在党内提倡以严肃的态度对待武装起义，因此，可以把这封信打成字，分寄給彼得堡人和莫斯科人。

2

其次談談你的任务。目前看来，我們能够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且能在軍事上起重大作用的唯一力量，就是芬兰部队和波罗的海艦隊。我認爲你应当好好利用你的优越地位，应当把所有瑣碎的例行公事交給助手和秘書去做，不要把時間消耗在“決議案”上，而集中全副精力去做芬兰陸軍+海軍的軍事准备工作，以便迎接即将到来的推翻克倫斯基的任务。建立一个由最可靠的軍人組成的秘密委員會，同他們进行周密的討論，收集（并亲自检查）关于彼得堡市郊和市区軍隊的編制、布防，关于芬兰部队調往彼得堡，关于艦隊的动向等等的确实情报。

不这样做，我們就会变成可笑的傻瓜，就会只有一些漂亮的決議和苏維埃，而沒有政权！！我認爲你可以挑选一些真正可靠、真正內行的軍事人員，你应当到伊諾²¹和其他最重要的据点去一趟，認真估計和研究情况，不要相信那些到处可以听到的夸大的空洞詞句。

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允許从芬兰調出部队，这是很明显的。最好是进行其他一切，举行起义，夺取政权，以便把政权轉交給苏維埃代表大会。今天的报上說，再过两星期，登陸的危險就会完全消失。这就是說，你們进行准备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

3

其次，应当利用芬兰的“政权”，对駐在当地的哥薩克进行有系

統的宣传鼓动工作。克倫斯基之流害怕他們“布尔什維克化”，故意把其中的一部分，比如說，从維波尔格調出，派到位于維波尔格和帖里奧基之間的烏西基尔科和彼尔基亚尔維，即与布尔什維克隔离的安全地带去。应当研究关于哥薩克布防的一切情报，并派遣由芬兰水兵和士兵中的优秀分子組成的鼓动队到他們那里去。这是必要的。散发一些宣传品也是必要的。

4

其次，無論水兵或者士兵，当然都要給以休假。应当把到农村作短期休假的人組成若干鼓动队，讓他們有計劃地走遍各省农村，进行一般的以及关于立宪會議的鼓动工作。你的地位非常优越，因为你能馬上开始实现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联盟，也只有这个联盟能使我們在俄国建立巩固的政权，在立宪會議中获得多数。趁这个一拖再拖的时机，立即在你們那里結成这样的联盟，組織印制传单的工作（請說明，为了完成这一工作，为了把传单运到俄国来，哪些技术工作你們是可以做到的），务必使每一个农村鼓动組至少有两个人：一个布尔什維克，一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目前社会革命党的“招牌”在农村里很吃香，因此，应当利用你們的好机会（你們那里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利用这个招牌，实现布尔什維克在农村中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使农民同工人而不是同資本家結成联盟。

5

我認为，为了使大家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准备，应当立即广泛宣传这样的口号：应当立即把政权交給彼得格勒苏維埃，再由彼得

格勒蘇維埃把政權轉交給蘇維埃代表大會。何必再忍受三個星期的戰爭和克倫斯基進行的“科爾尼洛夫式的訓練”呢？

布爾什維克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在芬蘭宣傳這個口號，只會帶來好處。

6

既然由你主持芬蘭“政權”，因此再請你擔負一項雖然很平凡，但極其重要的任務：安排從瑞典秘密運送宣傳品的工作。如果不做到這一點，那末一切關於“國際”的言論都會流為空談。安排這項工作是完全可能的，第一、可以在國境線上建立由士兵組成的自己的組織，第二、假如這個辦法不行，至少可以布置一個可靠的人經常到某地去旅行，我已經在該地依靠某人的幫助着手安排運送工作，所謂某人也就是在我進入赫爾辛福斯以前在他那里住過一天的那個人（羅維奧知道他）。也許，要花一點錢才行。請務必把這件事安排好！

7

我想，我們應當面談一下這些問題。你用不到一晝夜就可以到我這裡了，但是，如果你只是為了和我會面，請先叫羅維奧打電話給胡士年，問他羅維奧的“妻子的妹妹”（“妻子的妹妹”＝你）能不能會到胡士年的“姐姐”（姐姐＝我）。因為我可能突然他往。

務必給我一個回信，說明此信（請把信燒掉）已經收到，回信交給帶信給羅維奧的那個同志，他很快就要回來。

萬一我要在這裡逗留很久，那就必須替我把傳信工作安排好，希望你能在這一方面有所幫助，信件通過鐵路員工轉交，信封上寫

維波爾格·蘇維埃（而信內寫給胡士年）。

8

請你通過該同志帶給我一張證明（尽可能做得象樣一點：用省委員會信箋，由主席簽字，打上印，或者打字，或者寫得很清楚），上面用康斯坦丁·彼得羅維奇·伊萬諾夫的名字，說明省委會主席保證這位同志可靠，請維波爾格士兵代表蘇維埃及其他所有蘇維埃充分信任這位同志并給以幫助和照顧。

我需要這個東西以防萬一，因為很可能發生“衝突”和“遭遇”。

9

你那里有沒有莫斯科出版的“修改黨綱”的文集²²？請在赫爾辛福斯無論誰那里找一下，并請那位同志帶給我。

10

請注意，羅維奧是一個好人，但又是一個懶漢。應當督促他，一天要提醒他兩次。否則他是不会辦的。 此致
敬礼

康·伊萬諾夫

寫于1917年9月27日（10月10日）

第一次載于1925年11月7日

“真理報”第255號

按手稿刊印

危机成熟了²³

—

毫無疑問，9月底是俄國革命史上，同時十分明顯，也是世界革命史上的一個最偉大的轉折點。

世界工人革命是從一些孤胆英雄的行動開始的，他們毫無所畏地代表着腐朽的官方的“社會主義”（實際上是社會沙文主義）所剩下來的一切真誠的東西。在這些負起世界革命先驅者的艱巨使命的孤胆英雄中，德國的李卜克內西、奧地利的阿德勒、英國的馬克林是最為人熟知的人。

這次革命的第二個歷史準備階段，就是廣泛的群眾性的動蕩不安，無論是官方的政黨的分裂，無論是非法出版物的出版和大街上的遊行等等，都表明了這一點。對戰爭的抗議越來越強烈了，在政府迫害下犧牲的人也越來越多了。在德國、法國、意大利和英國這些標榜法治甚至標榜自由的國家中，監獄里關滿了几十個、几百個國際主義者、戰爭反對者和工人革命擁護者。

現在，第三個階段已經到來，這個階段可以稱之為革命的前夜。在自由的意大利大規模地逮捕各政黨領袖，特別是在德國開始了軍隊的起義，毫無疑問，這正是大轉折的標志，正是全世界革命前夜的標志。

毫無疑問，以前德國也個別地發生過士兵嘩變的事情，但是規

模很小，很零散，沒有力量，因此还可以暗中平息士兵嘩变，閉口不談士兵嘩变，这也就是騷乱行动的群众感染性能够被制止的主要原因。可是，这样的运动终于在海軍中也成熟了，尽管有制定得极其細密、执行得一絲不苟的严格的德国軍事苦役制，但無論暗中平息这种运动，無論閉口不談这种运动都办不到了。

不容怀疑，我們正站在世界无产階級革命的大門口。因为在世界各国所有的无产階級国际主义者当中，只有我們俄国布尔什維克享有比較大的自由，拥有公开的党和一二十家报纸，受到两个首都工兵代表苏維埃的支持，在革命时期受到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支持，所以对我们來說，真正可以而且应当用这样一句话：多得者多手。

二

在俄国，革命的轉变时机显然已經到来。

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在昨天还在小資产階級民主派中占优势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党所支持的革命的、共和制的政府統治之下，正在发展着农民起义。

这簡直是不可想象的，但却是事实。

这一事实并不使我們布尔什維克感到惊奇，我們經常說，这个同資产階級实行恶名昭彰的“联合”的政府，是背叛民主和革命政府，是进行帝国主义大屠杀的政府，是保护資本家和地主不受人民攻击的政府。

在俄国，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玩弄了騙局，在共和制之下，在革命的时期，仍然有一个資本家地主的政府同苏維埃同时并存。这是痛苦可怕的现实。既然帝国主义战争的拖延及其后果

РАБОЧИЙ

С Д Р П

№ 30 30000

МОСКОВСКАЯ ГАЗЕТА.

20-е Октября (7-е октября 1917 г.)

Товарищи рабочие, солдаты и крестьяне! Готовьтесь к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му Съезду Советов на 20-е октября! Немедленно созывайте Областные Съезды Советов!

Важнейший партийный вопрос, поставленный на 1-м съезде, в том, как лучше организовать на съезде работу.

Важнейший партийный вопрос, поставленный на 1-м съезде, в том, как лучше организовать на съезде работу.

СОВЕТСКИЕ КОСОВОДЫ

Совские косоводы... (Detailed text about agricultural work and labor conditions)

Сегодняшняя борьба

Сегодняшняя борьба... (Detailed text about current political and social struggles)

СОВЕТСКИЕ КОСОВОДЫ

Совские косоводы... (Detailed text about agricultural work and labor conditions)

載有列宁的“危机成熟了”一文的1917年10月20日(7日)

“工人之路报”第30号第1版

(制成较小的)

正在使俄国人民遭受到空前未有的灾难，那末在俄国爆发了农民起义，并且日益扩大，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这有什么奇怪呢？甚至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官方的社会革命党的领袖，甚至这个一直支持“联合”的政党的领袖，甚至这个直到最近几天或最近几星期还受到多数人民拥护的政党的领袖，甚至这个正在继续斥责和迫害那些深信联合政策是出卖农民利益的“新”社会革命党人的政党的领袖，都在他们的正式机关报“人民事业报”9月29日的社论中写道：

“……直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做什么来消灭仍在俄罗斯中部农村中占统治地位的奴役关系……调整农村土地关系的法律，早已提交临时政府，甚至连司法会议这样的炼狱都通过了，但是迄今仍杳无音信，不知积压在哪个办公室里……我们说，我们的共和国政府还远没有摆脱沙皇行政机关的旧习气，革命的部长们的行动方式依然强烈地表现出斯托雷平的手法，这难道说得不对吗？”

官方社会革命党人就是这样写的！真是意味深长：主张“联合”的人居然不得不承认，在一个农民国家里经过七个月的革命之后，“几乎没有做什么来消灭”对农民的“奴役”，即地主对农民的奴役！这些社会革命党人不得不把他们的伙伴克伦斯基及其一伙部长称为斯托雷平分子。

难道还可以从我们敌人的营垒里找到更确凿的证据，来证明不仅联合已经破产，不仅那班容忍克伦斯基的官方社会革命党人已经变成反人民、反农民、反革命的政党，而且整个俄国革命已经到了转折点吗？

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农民竟举行起义，反对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孟什维克尼基廷和格沃兹迭夫以及代表资本、代表地主利益

的其他部长們的政府！共和国政府居然采取軍事手段来鎮压这一起义。

在这样的事实面前，难道真心誠意拥护无产階級的人，还能否認危机已經成熟，革命正处在最伟大的轉折点嗎？还能否認現在政府战胜农民起义，就等于最后地葬送革命，等于科尔尼洛夫叛乱取得最后的胜利嗎？

三

十分明显，既然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在民主共和国建立了7个月之后，居然弄到发生农民起义的地步，这就无可爭辯地証明，革命正面临着全国性的崩潰，革命危机已經达到空前强大的地步，反革命势力就要成为強弩之末。

这是非常明显的。在农民起义这样的事实面前，其他一切政治征兆，即使同全国性危机的成熟相矛盾，也完全沒有任何意义。

而且相反地，一切征兆都表明，全国性危机已經成熟。

在全俄政治生活中，除了土地問題以外，民族問題具有特別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对居民中的小資产階級群众更是如此。我們看到，在策烈鉄里先生之流所伪造的“民主”會議上，就激进性来說，“民族”代表团占第二位，仅次于工会代表团，而就反对联合的票数所占百分比（55票中，反对的占40票）来說，它高于工兵代表苏維埃代表团。克倫斯基政府，即鎮压农民起义的政府正在从芬兰撤出有革命傾向的部队，以加强反动的芬兰資产階級。在乌克兰，一般乌克兰人同政府的冲突，特别是乌克兰軍隊同政府的冲突日益頻繁。

其次，我們来看看軍隊。在战争时期，軍隊在全国政治生活中

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我们看到，芬兰军队和波罗的海舰队完全同政府决裂了。我们看到非布尔什维克军官杜巴索夫的发言，他代表整个前线发表了比所有的布尔什维克还要革命的言论：士兵不会再打下去了²⁴。我们看到政府的公报说，士兵的情绪“极易波动”，不能保证“秩序”（即不能保证军队去参加镇压农民起义）。最后，我们看到，在莫斯科的选举中，17 000 名士兵中有 14 000 名投布尔什维克的票。

莫斯科区杜马选举的投票结果，一般地说，是全国情绪发生最深刻变化的最明显征兆之一。大家都知道，莫斯科要比彼得堡更带有小资产阶级性。莫斯科的无产阶级同农村有最多的联系，最同情农村，最接近农民的情绪，这是多次证实了的无可争辩的事实。

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莫斯科所得的选票，从 6 月份占 70% 降到占 18%。小资产阶级抛弃了联合，人民抛弃了联合，这是无可怀疑的。立宪民主党所得的选票从占 17% 增加到占 30%，他们仍旧是少数，毫无希望的少数，尽管“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右派”孟什维克显然同他们结合在一起了。“俄罗斯新闻”²⁵说，立宪民主党所得到的选票的绝对数字从 67 000 减少到 62 000。只有布尔什维克所得到的选票数从 34 000 增加到 82 000。布尔什维克得到了选票总数的 47%。现在我们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起，不论在苏维埃中，不论在军队里，不论在整个国家中都拥有了多数，这是丝毫不容怀疑的。

此外，下述事实也应当算作不仅具有象征意义，而且具有非常重大的实际意义的征兆之一：无论在整個经济上和政治上，无论在军事上都具有巨大意义的铁路邮电员工大军，还在继续同政府发

生尖銳的衝突；而且，甚至孟什維克護國派對“自己的”部長尼基廷也表示不滿，甚至官方的社會革命黨人也把克倫斯基之流稱為“斯托雷平分子”。由此可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對政府的這種“支持”只具有（如果有的話）反面的意義，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四

.....

五

是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領袖們正在實行保護資產階級和地主的正確策略。要是布爾什維克陷入立憲幻想的陷阱，陷入“相信”蘇維埃代表大會、“相信”立憲會議的召開和“等待”蘇維埃代表大會等等的陷阱，——毫無疑問，這樣的布爾什維克就成了無產階級事業的可恥的叛徒。

他們就成了無產階級事業的叛徒，因為他們以這種行為出賣了已經在艦隊中開始起義的德國革命工人。在這種情況下，“等待”蘇維埃代表大會等等，就是背叛國際主義，背叛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事業。

因為國際主義不在於言詞，不在於團結的表示，不在於決議，而在於行動。

這樣的布爾什維克就成了出賣農民階級的叛徒，因為容許政府（甚至“人民事業報”也把这个政府比作斯托雷平分子）鎮壓農民起義，就等於斷送整個革命，永遠地無法挽回地斷送革命。有人叫喊什麼無政府狀態，叫喊什麼群眾的態度日益冷淡。但是，既然農民被逼到不得不舉行起義的地步，而所謂“革命民主派”又容許

对它实行军事镇压，那末群众怎么会不对选举表示冷淡呢！！

这样的布尔什维克就成了出卖民主和自由的叛徒，因为在这样的时机容许镇压农民起义，无异是听任伪造立宪会议的选举，完全象伪造“民主会议”和“预备议会”那样，甚至伪造得更拙劣更粗暴。

危机成熟了。俄国革命的整个前途已处在决定关头。布尔什维克党的全部荣誉将受到考验。争取社会主义的国际工人革命的整个前途都在此一举。

危机成熟了……

1917年9月29日

以上可以发表。以下分发给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以及各苏维埃的成员。

六

究竟该做什么呢？应当 aussprechen was ist, “有什么，说什么”，应当老实承认：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在党的领导者当中存在着一种主张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反对立即夺取政权，反对立即起义的倾向和意见。必须制止这种倾向和意见²⁶。

否则，布尔什维克就会遗臭万年，毁灭自己的党。

因为错过这样的时机而“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十足的白痴或彻底背叛。

这就是彻底背叛德国工人。我们还是不要等待他们革命的开始吧！！如果等待，李伯尔唐恩之流也将“拥护”革命了。但是，在克伦斯基和基什金之流掌握政权的时候，是不能开始革命的。

这就是彻底背叛农民。我們既然拥有两个首都的苏維埃，却又讓农民起义受到镇压，这样就会丧失而且理应丧失农民的一切信任，就会在他們心目中成为同李伯尔唐恩之流以及其他坏蛋一样的人物。

“等待”苏維埃代表大会就是十足的白痴，因为这样就要耽誤几个星期，而現在几个星期，甚至几天可以决定一切。这样就是畏縮不前，放弃夺取政权，因为到11月1—2日夺取政权就不可能了（不論在政治上或者技术上都不可能，因为在愚蠢地“規定的”^①起义日期到来之前，哥薩克已經調到了）。

“等待”苏維埃代表大会就是白痴，因为代表大会不会有什么結果，也不可能有什么結果！

具有“道义上的”意义嗎？那才奇怪！！我們知道苏維埃支持农民，农民起义正受到镇压，在这个时候竟談論什么決議案的“意义”，同李伯尔唐恩之流談判的“意义”！！这样一来，我們倒真会使苏維埃流为可耻的空談家。先战胜克倫斯基，然后再召开代表大会。

現在对于布尔什維克來說，起义的胜利是有保證的：（1）我們能够^②（如果不“等待”苏維埃代表大会）从彼得堡、莫斯科和波罗的海艦队这三个据点出其不意地进行攻击；（2）我們有保證我們得到拥护的口号：打倒镇压农民反对地主的起义的政府！（3）我

① 主张10月20日“召开”苏維埃代表大会以决定“夺取政权”的問題，这同愚蠢地“規定”起义日期究竟有什么区别呢？現在夺取政权是可能的，而到10月20—29日，就不容許你夺取了。

② 党在研究軍隊布防以及进行象“艺术”一样的起义等等方面，到底做了些什么呢？——只是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談談，如此等等！

們在全国拥有多数；(4) 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已經彻底瓦解；(5) 我們在莫斯科(为了乘其不备，击破敌人，甚至可以从这里首先发难)有夺取政权的技术上的能力；(6) 我們在彼得堡有数千名武装工人和士兵，他們能够馬上占领冬宮、总参謀部、电话局以及各大印刷厂；只要我們在軍隊中进行这样的鼓动，使他們不致反对給人民以和平、給农民以土地等等的政府，那末任何人也不能把我們从这些地方撵出去。

如果我們立刻从彼得堡、莫斯科和波罗的海艦队这三个据点突然进行攻击，那末我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以小于7月3—5日的牺牲換得胜利，因为軍隊不会反对和平的政府。即使克倫斯基在彼得堡已經有“可靠的”騎兵等等，但是在两面夹攻以及軍隊同情我們的情況下，他也不得不投降。如果甚至在目前这样的良好时机也不夺取政权，那末一切关于政权归苏維埃的言論就都是謊話。

現在不夺取政权，而要“等待”，要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里喋喋不休，仅限于“爭取机关(苏維埃)的斗争”、“爭取代表大会的斗争”，这就等于断送革命。

鉴于中央委员会甚至迄今沒有答复我自民主会議开幕时起就坚持实行这个方針的要求，鉴于中央机关报删掉了我的文章中指出布尔什維克作出参加預备議会的可耻决定，讓給孟什維克苏維埃主席团的席位等等，是犯了不可容忍的錯誤的几段話，我不能不認为这是中央委员会甚至不願意討論这一問題的“微妙”暗示，要我住口，要我引退的微妙暗示。

我不得不提出退出中央委员会的請求，現在我就提出，同时保留在党的下层以及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进行鼓动的自由。

因为我深信，如果我们“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放过目前的时机，就等于断送革命。

9月29日

又及。许多事实表明，就连哥萨克军队也不会反对和平的政府！而这些军队又有多少呢？他们在哪里呢？难道整个军队不会派部队来援助我们吗？

一至三节和五节载于1917年10月
20日（7日）“工人之路报”第30号

署名：尼·列宁

一至三节按报纸原文刊印；

五、六节按手稿刊印

布尔什維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嗎？²⁷

再版序言

从正文里可以看出，这本小册子是1917年9月底开始写，10月1日写成的。

10月25日的革命，已經把这本小册子提出的問題从理論变成了实践。

現在应当不是用言論，而是用行动来回答这个問題。反对布尔什維克政权的理論根据，是不堪一駁的。这些論据已經被推翻了。

現在的任务，就是用先进階級即无产階級的实践来証明工农政府的生命力。一切觉悟的工人，一切生气勃勃、真誠正直的农民，全体劳动者和被剝削者，一定会用全副精力在实践中解决这个极其重大的历史問題。

干起来吧，大家都干起来吧，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应当胜利而且一定会胜利。

尼·列宁

1917年11月9日于彼得堡

1918年第一次載于彼得堡版“士兵和农民丛書”中尼·列宁写的小册子“布尔什維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嗎？”

按小册子原文刊印

从“言論报”到“新生活报”²⁸，从科尔尼洛夫派的立宪民主党人到半布尔什維克，总之，除布尔什維克以外，所有一切派別在什么問題上的見解是一致的呢？

在这个問題上：他們或者是認為布尔什維克永远不敢单独夺取全部国家政权；或者是認為布尔什維克即使敢于夺取并且夺到了政权，也不能保持这个政权，連一个极短暫的时期也保持不住。

如果有人說，布尔什維克单独夺取全部国家政权的問題，是一个很不现实的政治問題，只有某些极愚蠢的自以为是的“狂信者”才会認為这个問題是现实的；那末我們就要一字不改地引用最有势力、最有影响的各种“色彩”的政党和派別的声明，并且駁斥这种論調。

首先我要就上面提到的第一个問題，即布尔什維克敢不敢单独夺取全部国家政权的問題談几句。关于这个問題，我在全俄苏維埃代表大会上对策烈鉄里部长的某次发言當場大声提出的指責中，已經作了十分肯定的答复。而且，不論在报刊上或者在口头上，我从来沒有听到布尔什維克发表过关于我們不应当单独夺取政权的声明。我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一般政党，特别是先进階級的政党，如果在可能取得政权的时候拒絕掌握政权，那它就沒有权利存在下去，就不配称为政党，就是一块道地的废料。

現在，我們来引用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半布尔什維克（我倒更願意称他們为四分之一布尔什維克）在我們关心的这个

問題上所发表的声明。

9月16日“言論报”的社論說：

“……亚历山大剧院的大厅里籠罩着分歧和瓦解的气氛，社会党人的报刊所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只有布尔什维克有十分明确、直截了当的观点。在民主會議上，这是少数人的观点。然而在苏維埃里，却是一种日益强大的思潮。尽管布尔什维克言詞激昂，自吹自擂，摆出十分自信的姿态，但是他們除了一小部分狂信者以外，其他的人都不过是在一张嘴上勇敢。他們本身沒有夺取‘全部政权’的願望。他們 *par excellence*① 是一些搗乱分子和破坏分子，實質上是一群胆小鬼，他們心灵的深处深切地了解自己腹中空洞无物，也了解自己目前的成就不过是曇花一現。他們也象我們大家一样非常清楚：他們彻底胜利的第一天，也就是他們迅速垮台的第一天。他們按本性來講是一些毫不負責的人，按方法和手段來講是一群无政府主义者，他們只能算作政治思想中的一个流派，說得更確切些，是政治思想中的一种偏向。要想永远摆脱和根除布尔什维克主义，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国家的命运托付給布尔什维克的領袖。如果他們沒有意識到这种嘗試难以实行并且有招致毁灭的危險，那就不妨舍命逞一下英雄。我們再說一遍，幸亏这些可怜的当代英雄決不想真正夺取全部政权。在任何条件下，創造性的工作都是他們难以胜任的。因此，他們的十分明确和直截了当的态度，只能表現于政治講壇上和群众大会上的空談。实际上，無論从哪一方面来看，他們的立場都是不值得注意的。但是，这种立場在某一方面也取得了某些实际結果：它把同它背道而馳的其他一切‘社会主义思想’派別都團結在一起……”

立宪民主党人是这样議論的。現在請看俄国最大的、“居于統治地位的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观点。这种观点表現在他們的正式机关报“人民事业报”9月21日的一篇同样未署名的即編輯部的社論中：

“……如果在立宪會議召开以前，資产階級不願意根据民主會議批准的

① 大部分。——編者注

綱領同民主派合作，那末，聯合內閣就應當從民主會議的成員內部產生出來。這對擁護聯合的人來說，是一種嚴重的犧牲，但是，宣傳政權的‘純粹路線’思想的人也應當作這樣的犧牲。不過，我們擔心在這方面也可能達不成協議。那就只有第三種即最後一種辦法了：政權應當由民主會議中原則上擁護清一色的政權思想的那一半成員來組織。

明確地說，就是布爾什維克必須組閣。布爾什維克極力把仇視聯合的思想灌輸給革命民主派，答應在消滅‘妥協主義’以後給他們各種好處，並且說妥協主義是我國一切災難的根源。

如果布爾什維克了解自己的宣傳，不欺騙群眾，那末他們任意發出的支票就應當兌現。

問題非常明顯。

希望他們不要枉費心機用他們倉卒創立的關於他們不能奪取政權的理論來掩飾自己。

民主派不會接受這樣的理論。

同時，主張聯合的人應當保證給他們以充分的支持。這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三種辦法，三條道路，其他的辦法和道路是沒有的！（着重號是“人民事業報”自己加的。）

社會革命黨人是這樣議論的。最後，請看新生活派“四分之一布爾什維克”的“立場”（如果腳踏兩隻船的企圖也可以稱作立場的話）。下面這一段話摘自9月23日“新生活報”編輯部的社論：

“……如果再同柯諾瓦洛夫、基什金一起組織聯合內閣，那就只能表示民主派又一次投降，表示撤銷民主會議的關於根據8月14日的綱領成立責任政權的決議……”

……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清一色的內閣，就象在聯合內閣里擔任責任閣員的社會黨人一樣，很難体会到自己的責任……這樣的內閣不但不能把革命的‘生氣勃勃的力量’團結在自己的周圍，並且也不能指望從革命的先鋒隊——無產階級那里得到多少積極的支持。

但是組織另一种清一色的內閣，即組織‘无产階級和貧苦农民’的政府，这也不是更好的出路，而是更坏的出路，其实这不是出路，簡直是死路。誠然，这样的口号誰也沒有提出过，只是‘工人之路报’上对此有些偶然的、畏首畏尾的說明，以后又不断加以‘解釋’。”（这些責任政論家連9月21日“人民事业报”的社論也忘掉了，居然“胆敢”写出这样駭人听聞的謊話……）

“現在，布尔什维克又正式恢复了全部政权归苏維埃的口号。这个口号是在七月事变之后，当中央执行委员会所代表的苏維埃明确地走上积极反布尔什维克主义政策的道路的时候废除的。現在不仅可以認為‘苏維埃路綫’是經過糾正的路綫，并且有一切根据可以預料到，在准备召开的苏維埃代表大会中，布尔什维克将获得多数。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重新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維埃’的口号，就是旨在建立无产階級和‘貧苦农民’专政的‘策略路綫’。其实，苏維埃也可以理解为农民代表苏維埃，因此，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要建立一个依靠俄国絕大多数民主分子的政权。但是这样一来，‘全部政权归苏維埃’的口号就失去独特的意义，因为它使苏維埃成为在組織成分上同民主會議所組織的‘預备議會’几乎相同的东西……”（“新生活报”的論断是最无耻的謊話，等于說，冒牌和伪造的民主同民主“几乎是相同的东西”；預备議會是伪造的，它是以少数人，特别是以庫斯柯娃、柏肯盖姆、柴可夫斯基之流的意志来冒充大多数人民的意志，这是第一点。第二，甚至在阿夫克森齐也夫和柴可夫斯基之流所伪造的农民苏維埃派去出席民主會議的人中間，反对联合的人也占很大的百分比，如果这些人同工兵代表苏維埃合在一起，結果必然是联合政策垮台。第三，“政权归苏維埃”就是說，农民苏維埃的政权主要是分布在农村中，而在农村

中是可以保證貧苦农民占优势的)“……既然两者都是同样的东西，那末布尔什維克的口号就应当立刻取消。如果‘政权归苏維埃’的口号只是掩飾无产階級专政的幌子，那末这样的政权所表明的正是革命的破产和失败。

由于无产階級不仅脫离了国内其他階級，而且也脫离了民主派的真正生气勃勃的力量，它既不能在技术上掌握国家机关，在环境非常复杂的条件下开动这个机关，也不能在政治上抵挡住各种敌对力量的进攻，这种进攻不仅会扫除掉无产階級专政，而且还会附带地扫除掉整个革命。这一点还需要証明嗎？

目前唯一符合时局要求的政权，就是由民主派内部真正和衷共济地組織联合內閣。”

* *
* *

請讀者原諒，我們摘引了这样多的話，但这是絕對必要的。因为必須确切地介紹一下敌視布尔什維克的各个党派的立場。必須确切地証明这种极为重要的事实：所有这些党派都承認，布尔什維克单独夺取全部国家政权的問題，不仅是十分現實的問題，而且也是目前十分迫切的問題。

从立宪民主党人到新生活派，“大家”都确信布尔什維克不能保持政权，現在我們来分析一下他們所持的理由。

一本正經的“言論报”根本没有提出任何理由。它不过是用最下流、最恶毒的話把布尔什維克痛罵了一頓。順便說一下，我們引用的話也表明，如果以为“言論报”在“煽动”布尔什維克去夺取政权，因此大喊大叫：“同志們，当心些，敌人劝我們去做的准不是好事！”要是这样想那就大錯特錯了。如果我們不認真地考虑一般的

和具体的見解，就“一心以为”资产階級在“煽动”我們去夺取政权，那我們就上了资产階級的当，因为资产階級一定永远会恶毒地預言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要引起千万种灾难，永远会恶毒地叫囂：“最好是讓布尔什维克去夺取政权，然后把他們彻底打垮，这样就可以馬上‘永远’摆脱布尔什维克了。”这种叫囂也可以說是一种“煽动”，不过是另一种方式的煽动。立宪民主党人和资产者根本沒有“劝”我們而且从来沒有“劝”我們夺取政权。他們只不过想用似乎是无法解决的掌握了政权的任务来吓唬我們。

不，我們不应当被吓坏了的资产者的叫囂吓倒。我們應該牢牢地記住，我們从来沒有給自己提出过“无法解决的”社会任务，而馬上采取社会主义措施，走上这一条摆脱极端困难的状况的唯一出路，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任务，但是，只有实行无产階級和貧苦农民的专政才能解决。如果俄国无产階級現在夺到了政权，那末它就能保証获得胜利，获得比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更巩固的胜利。

我們要十分認真地討論一下使某些个别时刻变得對我們不利的具体情况，但是我們一分鐘也不能讓资产階級瘋狂的叫囂吓倒，也不会忘記，布尔什维克夺取全部政权的問題确实成了十分迫切的問題。現在我們如果忘記了这一点，是對我們的党有莫大的危险的，这种危险比我們認為夺取政权“为时过早”的危险还要大得多。在这方面，現在决不可能說什么“为时过早”，因为千百万件事都証明了这一点，只有一两件例外。

对“言論报”恶毒的謾罵，我們可以而且应当背誦几句詩：

我們听到的贊許声音，
不是在娓娓動听的贊詞里，
而是在粗野瘋狂的叫囂中！

資產階級對我們這樣切齒痛恨，這個事實也最明顯不過地表明了一個真理：我們正確地給人民指出了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道路和方法。

* * *

非常難得，這一次“人民事業報”沒有賞我們一頓痛罵，但也沒有提出任何理由。它只是企圖間接地、暗示地以“布爾什維克必須組閣”的趨勢來吓唬我們。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說：社會革命黨人在吓唬我們的時候，自己却毫不作假地被吓倒了，被吓壞了的自由主義者的怪影吓得魂不附體了。我可以同樣肯定地說，在某些特別高級和特別腐朽的機關里，如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及類似的“聯絡”（就是同立憲民主黨人接觸的，老實說，就是同立憲民主黨人勾勾搭搭的）委員會里，社會革命黨人也能吓倒個別布爾什維克。因為第一、在中央執行委員會、“預備議會”等等這一切機關里，空氣壞到極點，臭得令人作嘔，長久地呼吸這種空氣對任何人都是有害的；第二、不作假是有傳染性的，毫不作假地被吓倒的庸人甚至能把個別革命者暫時變成庸人。

儘管“按人之常情”來說，一個不幸同立憲民主黨人一起當過部長或者處於能在立憲民主黨人面前當閣員的地位的社會革命黨人毫不作假地被吓倒，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讓別人把自己吓倒，就等於犯了很容易弄到背叛無產階級的地步的政治錯誤。老爺們，把你們的切實的理由擺出來！不要妄想我們會被你們的恐懼心理吓倒！

* * *

这一次，我們只在“新生活报”上找到一些切实的理由。“新生活报”这次所扮演的是资产阶级的辯护士。扮演这种角色对它来說，要比扮演使这位通体漂亮的太太显然感到“怪难为情”的布尔什维克的辯护士的角色更合口味些。

这位辯护士提出了 6 个理由：

- (1) 无产阶级“脱离了国内其他阶级”；
- (2) 无产阶级“脱离了民主派的真正生气勃勃的力量”；
- (3) 无产阶级“不能在技术上掌握国家机关”；
- (4) 无产阶级“不能开动”这个机关；
- (5) “环境非常复杂”；
- (6) 无产阶级“不能抵挡住各种敌对力量的进攻，这种进攻不仅会清除掉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还会附带清除掉整个革命”。

“新生活报”提出的第一个理由，实在笨得令人可笑，因为我們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半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有三个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是这一阶级的主要代表）和无产阶级。在談到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和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时，說无产阶级脱离了其他阶级，这是什么意思呢？

“新生活报”大概是想說，无产阶级脱离了农民，因为实际上这里所說的决不会是地主。但是也不能很明确地說，无产阶级現在脱离了农民，因为这种說法十分荒謬是太明显了。

很难設想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象現在俄国的无产阶级这样很少脱离小资产阶级；請注意，这是指在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中。在客观的不容爭辯的材料中，我們有一些最近的材料，它們說明了策烈铁里“布里根杜馬”，也就是声名狼籍的“民主”會議的“各选民团”贊成和反对同资产阶级联合的表决情况。試以

苏維埃的选民团作例子，情况如下：

	贊成联合的	反对联合的
工兵代表苏維埃·····	83	192
农民代表苏維埃·····	102	70
总 計	185	262

可見总起来說，多数人是拥护无产阶级的反对同资产阶级联合的口号的。同时从上面我們已經看到，就是立宪民主党人也不得不承認在苏維埃里面布尔什维克影响的增长。要知道，我們这里所說的是民主會議，是由苏維埃的昨天的領袖，即在中央机关中拥有可靠的多数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召集的會議！显然，布尔什维克在苏維埃中拥有的真正的优势，在这里是被縮小了。

無論在同资产阶级联合的問題上，或者在立刻把地主的土地交給农民委员会的問題上，布尔什维克目前在工兵农代表苏維埃里都已經得到了多数的拥护，得到了多数人民的拥护，得到了多数小资产阶级的拥护。9月24日的“工人之路报”第19号轉載了社会革命党人的机关报“劳动旗帜报”²⁹第25号上发表的关于9月18日在彼得堡召开地方农民代表苏維埃會議的消息。在这个會議上，主张无限制联合的有四个农民苏維埃执行委员会（科斯特羅馬省、莫斯科省、薩馬拉省和塔夫利达省）；主张沒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的联合的有三个省（弗拉基米尔省、梁贊省和黑海省）和两个軍队的执行委员会；而反对联合的有23个省和4个軍队的执行委员会。

可見，大多数农民是反对联合的！

这就是你們所說的“无产阶级脱离了国内的其他阶级”。

此外还应当指出，主张联合的有三个边区省（薩馬拉省、塔夫

利达省、黑海省)和四个工业省(弗拉基米尔省、梁赞省、科斯特罗马省和莫斯科省)。在前三个边区省中,剥削雇佣工人的富有的农民和大地主比其他各省多得多,在后四个工业省中,农村资产阶级的势力也比俄国大多数省份强得多。把有关这个问题的更详细的材料收集起来,看看有没有关于那些有最“富有的”农民的省份里的贫苦农民的資料,那倒是很有意义的。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民族集团”使反对联合的人占了很大的优势,40票对15票。拿破仑主义者克倫斯基之流对俄国受歧视的民族采取的兼并和横施暴力的政策,产生了应有的结果。现在被压迫民族的广大居民群众,即它们中间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对俄国无产阶级的信任超过了对资产阶级的信任,因为在这些地方,历史已经把被压迫民族反对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提到日程上来了。资产阶级卑鄙地背叛了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的事业,无产阶级则永远忠于这一事业。

民族问题和土地问题,是现今俄国小资产阶级群众急待解决的根本问题。这是不容争辩的。在这两个问题上,无产阶级一点也没有脱离国内其他阶级”。它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在这两个问题上,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执行坚决的、真正“革命民主派的”政策,这个政策会立刻保证无产阶级的政权不仅能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而且能使群众的革命热情真正爆发出来,因为群众将从政府那里第一次看到,不是沙皇制度下的地主残酷地压迫农民和大俄罗斯人残酷地压迫乌克兰人的政策,不是在花言巧语掩盖下利用共和国来继续实行这类政策的意图,也不是挑剔、凌辱、诬蔑、拖拉、阻难和搪塞(也就是克倫斯基赐给农民和各个被压迫民族的那一切),而是事实俱在的热烈同情,而是反对地主的紧急的革命

措施，而是立刻恢复芬兰、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穆斯林等等的充分自由。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老爷们对这一点非常清楚，因此拉拢合作社派的半立宪民主党人上层分子来帮助自己执行反对群众的反动民主政策。因此，对于实际政策的某些事项，例如是不是应当立刻把所有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是不是应当满足芬兰人或乌克兰人的某些要求等等，他们始终不敢征求群众的意见，不敢举行全民投票，甚至不敢在各个地方苏维埃、各个地方组织中进行表决。

而和平问题呢？这是现代整个生活中的根本问题。似乎无产阶级“脱离了其他阶级……”其实无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真正是全国人民的代表，是各个阶级中一切生气勃勃、真诚正直的分子的代表，是绝大部分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因为只有无产阶级夺到政权以后才会立刻向各交战国的人民提出公正的和约，只有无产阶级才会采取真正的革命措施（公布秘密条约等等），来尽可能快地取得尽可能公正的和平。

不，“新生活报”的老爷们叫嚣无产阶级脱离国内其他阶级，这只能表明他们自己主观上被资产阶级吓倒了。毫无疑问，俄国的客观情况是，无产阶级恰好在现在没有“脱离”大多数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恰好在现在，即取得了“联合”的惨痛教训之后，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的同情。布尔什维克保持政权的这个条件已经具备了。

* * *

第二个理由是无产阶级“脱离了民主派的真正生气勃勃的力

措施，而是立刻恢复芬兰、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穆斯林等等的充分自由。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老爷们对这一点非常清楚，因此拉拢合作社派的半立宪民主党人上层分子来帮助自己执行反对群众的反动民主政策。因此，对于实际政策的某些事项，例如是不是应当立刻把所有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是不是应当满足芬兰人或乌克兰人的某些要求等等，他们始终不敢征求群众的意见，不敢举行全民投票，甚至不敢在各个地方苏维埃、各个地方组织中进行表决。

而和平问题呢？这是现代整个生活中的根本问题。似乎无产阶级“脱离了其他阶级……”其实无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真正是全国人民的代表，是各个阶级中一切生气勃勃、真诚正直的分子的代表，是绝大部分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因为只有无产阶级夺到政权以后才会立刻向各交战国的人民提出公正的和约，只有无产阶级才会采取真正的革命措施（公布秘密条约等等），来尽可能快地取得尽可能公正的和平。

不，“新生活报”的老爷们叫嚣无产阶级脱离国内其他阶级，这只能表明他们自己主观上被资产阶级吓倒了。毫无疑问，俄国的客观情况是，无产阶级恰好在现在没有“脱离”大多数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恰好在现在，即取得了“联合”的惨痛教训之后，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的同情。布尔什维克保持政权的这个条件已经具备了。

* * *

第二个理由是无产阶级“脱离了民主派的真正生气勃勃的力

量”。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实在费解。大概这是象法国人在这种场合常说的那样，“講的希腊話”。

“新生活报”的撰稿人是一些能当部长的角色。他们完全有资格在立宪民主党人手下充当部长。因为对这种部长所要求的无非是善于說冠冕堂皇、八面玲瓏、根本没有什么意思的空話，这种空話可以用来掩盖一切丑恶行为，因此一定可以博得帝国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掌声。立宪民主党人、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和普列汉诺夫之流，一定会鼓掌贊成新生活派認為无产阶级脱离了民主派的真正生气勃勃的力量的說法，因为这无异是間接地說（也許这在他們听来好象是直接对他們說）：立宪民主党人、布列什柯夫斯卡娅、普列汉诺夫和克倫斯基之流是“民主派的生气勃勃的力量”。

这种說法是錯誤的。他們是死气沉沉的力量。这一点已經由联合的历史証实了。

新生活派被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气氛吓倒了，竟把那些同立宪民主党人沒有重大差别的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和右翼孟什维克，如“人民意志报”³⁰和“統一报”等等当作“生气勃勃的”力量。而我們認為，只有那些跟群众而不是跟富农有联系的力量，只有那些受到联合政策的教訓因而抛弃联合政策的力量，才是生气勃勃的力量。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左翼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真正的生气勃勃的力量”的代表。这个左翼的加强（特别是在七月反革命事变以后），就是表明无产阶级沒有脱离其他民主力量的一个最可靠的客观标志。

最近社会革命党中派向左动摇的事实更加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切尔诺夫9月21日发表的声明就是这种动摇的証明，他說他

那一派不贊成重新同基什金之流聯合。从社会革命党在城市、尤其是在农村所得的选票的数目来看，这个党是目前占优势和居于主要地位的政党，而在这个党内中派一直占絕大多数，因此它的中派向左动摇的事实足以証明上述“人民事业报”的声明，即关于民主派必須在一定条件下“保証給”清一色的布尔什維克政府“以充分的支持”的声明，决不是一句空話。

社会革命党的中派拒絕重新同基什金聯合的事实，以及外省孟什維克护国派（高加索的饒尔丹尼亚等）中反对联合的人占优势的事实，都是客观証据，証明相当一部分一直跟着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走的群众将支持清一色的布尔什維克政府。

这就說明了俄国无产阶級現在决沒有脫离民主派的生气勃勃的力量。

* * *

第三个理由：无产阶級“不能在技术上掌握国家机关”。也許这是最普通最流行的理由。由于这个原因，同时也由于这个理由指出了摆在胜利的无产阶級面前的最重要、最困难的任务，所以它值得我們特別注意。毫無疑問，这些任务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假使我們这些自命为社会主义者的人指出这个困难仅仅是为了逃避完成这种任务，那末我們实际上就同資产阶級的奴仆毫无差別了。无产阶級革命任务的困难，應該喚起无产阶級的拥护者更仔細更具体地研究完成这些任务的方法。

国家机关首先指的是常备軍、警察和官吏。“新生活报”的撰稿人說无产阶級不能在技术上掌握这个机关，这就暴露出他們非常愚昧无知，他們既不肯重視实际生活中的事实，又不願看看布尔

什维克出版物中早已說明的道理。

“新生活报”的所有撰稿人，都认为自己即使不是馬克思主义者，至少也是熟悉馬克思主义的人，是有素养的社会主义者。可是，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的經驗教导說，无产階級不能简单地掌握現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階級应当打碎这个机器，而用新的机器来代替它（我在“国家与革命。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說与无产階級在革命中的任务”^①这本小册子中詳細地談到了这一点，这本小册子的第一分册已經印好，不日即可問世）。巴黎公社創造了这种新的国家机器，俄国工兵农代表苏維埃也是这一类型的“国家机关”。1917年4月4日以来，我曾經多次指出这一点，在布尔什维克代表會議的決議中以及布尔什维克的出版物中也談到过这一点。“新生活报”当然可以公开說他們根本不贊同馬克思和布尔什维克，但是象这样一家經常傲慢地責罵布尔什维克对困难問題似乎采取了不严肃态度的报纸，公然对这个問題完全避而不談，这无异是暴露了自己思想貧乏。

无产階級不能“掌握”“国家机关”和“开动国家机关”。但是，它能够把旧国家机关中一切具有压迫性和守旧性的东西以及其他不可救药的资产階級的东西打碎，而用自己的新机关来代替它。这个机关就是工兵农代表苏維埃。

“新生活报”居然把这个“国家机关”完全忘掉了，这不能不說是一件大怪事。新生活派在發揮自己的理論的时候采取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无异是在政治理論方面干着立宪民主党人在政治实践方面所干的事情。因为，既然无产階級和革命民主派确实不需要

^① 見“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5卷第371頁。——編者注

任何新的国家机关，那末苏維埃也就失掉 *raison d'être*^① 和存在的权利了，那末科尔尼洛夫派的立宪民主党人消灭苏維埃的意图也就是正当的了！

如果我们注意到盖什維克国际主义者（“新生活报”在彼得堡市杜馬最近一次的选举中曾經同他們联合过）甚至在这个問題上也表现出某些与布尔什維克接近的地方，那末“新生活报”这种駭人所聞的理論上的錯誤和政治上的盲目无知，就显得越发駭人所聞了。例如，馬尔托夫同志在民主會議上宣讀的苏維埃多数代表宣言中有这样一段話：

“……在革命最初的日子里，由真正人民創造力的强大热潮建立起来的工兵农代表苏維埃，形成了一种革命国家机构的新組織，代替了旧制度国家机构的腐朽組織……”

这未免說得太漂亮了，就是說，在这里华丽的辞藻掩盖着政治思想上明确性的不足。苏維埃还没有代替旧“組織”，而且这个旧“組織”并不是旧制度的国家机构，它既是沙皇制度又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机构。但是不管怎样，馬尔托夫在这里毕竟要比新生活派高明得多。

苏維埃是新式的国家机关，第一，它保証有工农武装力量，并且这个武装力量不是象过去的常备軍那样同人民隔离，而是同人民极密切地联系着的；在軍事方面，这个武装力量比从前的軍隊强大得不可比拟；在革命方面，它是无可替代的。第二，这个机关保証同群众，同大多数人民有极其密切的、不可分离的、容易检查和更新的联系，这样的联系从前的国家机关是根本沒有的。第三，这

① 存在的意义。——編者注

个机关的成员不是经过官僚手續而是依民意选出和更換的，所以它比从前的机关民主得多。第四，它保證同各种各样的行业有紧密的联系，所以它能够不要官僚而使各种各样的极深刻的改良容易实行。第五，它保證有先锋队即被压迫工农阶级中最觉悟、最有力、最先进的部分的組織形式，所以它是被压迫阶级的先锋队能够用来发动、教育、訓練和领导这些阶级全体广大群众的机关，而这些群众向来都是完全处在政治生活以外，处在历史以外的。第六，它保證能够把議會制的长处和直接民主制的长处結合起来，就是說，把立法的职能和执行法律的职能在选出的人民代表身上結合起来。同资产阶级議會制比較起来，这是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大进步。

我国1905年的苏維埃，可以說只是腹內的胚胎，因为它們总共只存在了几个星期。显然，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本談不上苏維埃的全面发展。在1917年的革命中也还談不上这一点，因为几个月的時間太短促，尤其是因为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的領袖們糟蹋了苏維埃，把它們变成了清談館，变成了这些領袖的妥协政策的附屬品。生气勃勃的苏維埃在李伯尔、唐恩、策烈铁里和切尔諾夫等人领导之下敗坏了，腐朽了。苏維埃只有在夺取全部国家政权之后，才能真正发展起来，才能發揮自己全部的天資和才能，否则就会无所作为，不是成为單純的胚胎（而过久地作为胚胎存在是不可能的），就是成为玩具。“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使苏維埃陷入瘫痪状态。

假如革命阶级的人民創造力沒有建立起苏維埃，那末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就是沒有希望的事情，因为毫无疑义，无产阶级决不能利用旧的机关来保持政权，而新的机关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建立

起来。策烈铁里和切尔诺夫糟蹋苏维埃的悲惨历史，实行“联合”的历史，同时也就是苏维埃摆脱小资产阶级幻想的历史，也就是苏维埃通过实际考察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联合的全部卑鄙龌龊行为的“炼狱”的历史。我们希望这个“炼狱”不是摧毁了苏维埃，而是使它们受到了锻炼。

* *

*

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困难，就是在全民范围内实行最精密的、最负责的统计和监督，即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

新生活报的撰稿人反驳我们，说我们提出“工人监督”口号就是陷入工团主义。这种反驳是小学生蠢笨地运用不是经过思考而是象司徒卢威那样死背下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工团主义不是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就是把它当作一般政权放在最末一位。而我们把它放在第一位。如果干脆用新生活派的口吻说不是实行工人监督，而是实行国家监督，那末结果就是一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空话，实质上就是一个纯粹立宪民主党人的公式，因为立宪民主党人一点也不反对工人参加“国家”监督。科尔尼洛夫派的立宪民主党人非常清楚，这种参加是资产阶级欺骗工人最好的办法，是在政治上巧妙地收买一切格沃兹迭夫、尼基廷、普罗柯波维奇、策烈铁里之流以及所有这一伙匪徒的最好的办法。

我们一谈到“工人监督”，总是把这个口号和无产阶级专政放在一起，总是把它放在无产阶级专政后面，这是为了说明我们谈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国家。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哪个阶级的统治呢？如果是资产阶级的统治，那末就有立宪民主党人、科尔尼洛夫、“克伦斯基的”国家机构，俄国工人群众在这个机构的统治下

“遭受科尔尼洛夫和克倫斯基的折磨”已經有半年多了。如果是无产阶级的統治，如果談的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那末工人監督就可能成为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全民的、包罗万象的、到处通行的、最精密最負責的統計。

这是主要的困难，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沒有苏維埃，这个任务至少在俄国是解决不了的。苏維埃正在筹划无产阶级的这种可以解决具有重大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的組織工作。

現在我們要談国家机关这个問題的另一方面了。在現代国家中，除了常备軍、警察、官吏这个主要是“压迫性”的机关以外，还有一个同銀行和辛迪加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的机关，它执行着大量統計、登記的工作（如果可以这样說的話）。这个机关决不可以也用不着打碎。应当使它摆脱資本家的控制，应当割去、砍掉、斬断資本家影响它的綫索，应当使它服从无产阶级的苏維埃，使它成为更广泛、更包罗万象、更具有全民性的机关。而依靠大資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一般說来，无产阶级革命只有依靠这种成就，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

資本主义建立了銀行、辛迪加、邮局、消費合作社和職員联合会等这样一些統計机关。沒有大銀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

大銀行是我們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国家机关”，我們可以把它当作現成的机关从資本主义那里夺取过来，而我們在这方面的任务只是把資本主义丑化这个絕妙的机关的东西斬断，使它成为更巨大、更民主、更包罗万象的机关。那时候量就会轉化为質。統一而規模巨大无比的国家銀行，連同它在各乡、各工厂中的办事处——这已經十分之九是社会主义的机关了。这是全国

性的簿記机关，全国性的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統計机关，这可以說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骨干。

这个“国家机关”（它在資本主义制度下，不完全是国家机关，但是在我們社会主义制度下，它将完全是国家机关），我們下一道命令一下子就能够把它“夺取过来”，把它“开动起来”，因为这里的簿記、監督、登記、統計和計算等实际工作都是由職員来进行的，而他們本身大多数是处于无产階級或半无产階級的地位。

无产階級政府能够而且应当用一道命令把这些職員变成国家職員，这正象布利安及其他資产階級部长这些資本主义看門狗用一道命令把罢工的铁路职工变成国家职工一样。我們需要而且能够找到更多的这样的国家职工，因为資本主义簡化了統計和監督的工作，使它們成为比較簡單的、每个識字的人都能胜任的記錄工作。

把銀行、辛迪加、商业等部門的大批职工“国家化”，無論在技术上（由于資本主义和財政資本主义給我們做好了准备工作），或者在政治上，在苏維埃进行監督和检查的条件下，都是完全可以實現的。

但是对待极少数跟着資本家跑的高級職員，应当象对待資本家一样，一律“从严”。他們一定会象資本家一样起来反抗。一定要粉碎这种反抗；十分天真的彼舍霍諾夫象真正的“国家嬰兒”一样，早在1917年6月就含糊地說过，“資本家的反抗已經被粉碎了”，而无产階級是一定要認真实现这句小孩子話，这句幼稚的豪言壯語的。

这是我們能够做到的，因为問題只是粉碎极少数人，簡直可以說是一小撮人的反抗；職員联合会、工会、消費合作社和苏維埃将

对他們每个人实行监督，使所有的齐特·齐梯奇之流都受到包围，就象法国人被困在色当城下一样。只要弄到一张經理、理事会理事、大股东等的名单，我們就可以知道这些齐特·齐梯奇的名字。他們在全俄国总共只有几百人，最多也不过几千人，拥有苏維埃、職員联合会等机关的无产阶级国家，可以給他們每个人指定十个甚至一百个监督者，这样一来，甚至通过工人监督（监督资本家）也許就能使任何反抗都成为不可能的事情，而用不着去“粉碎反抗”了。

問題的“关键”甚至不在于沒收资本家的财产，而在于对资本家以及一切可能出現的他們的拥护者实行全民的包罗万象的工人监督。单靠沒收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其中并不包含組織要素和計算正确分配的要素。我們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征收公正的捐稅（甚至按“盛加略夫的”稅率）的办法来代替沒收，不过需要排除一切逃避报告帐目、隱瞞真相、迴避法律的可能性，而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只有工人国家的工人监督。

强迫实行辛迪加化，即强迫在国家监督下实行联合，这是由资本主义准备好了的东西，这是容克地主国家在德国实现了的东西，也是苏維埃即无产阶级专政完全可以在俄国实现的东西，它将保証我們有一个万能的、最新式的和非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关”^①。

资产階級辯護士的第四个理由是：无产阶级不能“开动”国家

① 参看我的小册子“大难临头，出路何在？”，那里更詳細地說明了强迫实行辛迪加化的意义。（见“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5卷第353—356頁。——編者注）

机关。这个理由同前一个理由比起来，也不是什么新鲜东西。旧式机关我们当然既不能掌握也不能开动。新机关苏维埃已经由“真正人民创造力的强大热潮”开动起来。不过必须解除领导这个机关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领袖套在它身上的羁绊。这个机关已经开动起来，不过必须摒弃那些妨碍它飞速前进的畸形的小资产阶级赘疣。

为了补充以上的说明，还应当研究两点：第一，不是我们而是资本主义在军事帝国主义阶段创造出来的新的监督方法；第二，在管理无产阶级类型的国家的事业中加强民主的意义。

粮食垄断和面包配给制不是我们而是进行战争的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进行战争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建立了普遍劳动义务制，这是用来对付工人的一种军事苦役监狱。但是无产阶级在这方面，也象在它全部历史性的创造中一样，是要从资本主义那里夺得自己的武器，而不是“臆造”和“憑空创造”这种武器。

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是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是拥有充分权力的苏维埃手中的实行统计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这个手段一旦用来对付资本家和一般富人，一旦由工人用来对付这班人，它就会发挥出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开动”国家机关的力量，以镇压资本家的反抗，使他们服从无产阶级的国家。这个监督和强迫劳动的手段比法国国民公会的法律和断头台还要厉害。断头台只能起恐吓的作用，只能粉碎积极的反抗。对我们来说，这是不够的。

对我们来说，这是不够的。我们不仅要“恐吓”资本家，使他们感到无产阶级国家具有无限威力，不敢再存积极反抗它的念头，而

且还要粉碎消极的、无疑是更危险更有害的反抗。我們不仅要粉碎任何反抗，而且还要强迫他們在新国家組織范围内工作。“赶走”资本家是不够的，还应当（在赶走恶劣的不可救药的“反抗分子”以后）要他們担任新的国家职务。无论是对资本家，或者是对资产阶级知識分子的某些上层人物以及某些高級职员等等，都应当如此。

我們也有做到这一点的手段。进行战争的资本主义国家給了我們做到这一点的手段和武器，那就是粮食垄断、面包配給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工人代表苏維埃掌握政权后能够实现而且一定要实现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根本原則。

每个工人都要有一个劳动手册。那时这个証件对他并不是一种侮辱，虽然現在它无疑是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的証件，是劳动者隶属于某个寄生虫的証明。

苏維埃将首先在富人中間，然后逐渐在全体居民中間推行劳动手册的制度（在一个农民国家里，絕大多数农民大概在一个长时期內还是用不着劳动手册的）。劳动手册将不再是“賤骨头”的标志，不再是“下”等人的証件，不再是雇佣奴隶制的証明。它将变成新社会里再也沒有“工人”同时也沒有一个人不是工作者的証明。

富人应当向最接近他們的工作范围的工会或职员联合会領取劳动手册，并定期，例如每周，向同一联合会領取老老实实完成工作的証明；否則他們就不能領到面包証和其他食品。无产阶级的国家会说：我們需要从事銀行事业和联合企业工作的优秀組織者（在这方面，资本家有比較多的經驗，而使用有經驗的人，工作就比較容易进行），我們需要比从前多得多的工程师、农艺师、技术人員以及各种具有科学知識的专家。我們要所有这类工作人員担任他

們能胜任的和熟悉的工作，我們大概只能逐漸實行完全平等的工資制，在過渡期間要給這些專家保持比較高的工資，但是，我們要使他們受到工人的全面監督，我們要徹底地無條件地實行“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我們決不虛構什麼工作組織形式，而是從資本主義那裏把銀行、辛迪加、良好的工廠、試驗站、科學院等這些現成的組織形式奪取過來；我們還必須借用先進國家最好的經驗。

整個資本家階級一定會進行最頑強的反抗，但是這種反抗可以用組織全體居民參加蘇維埃的方法來粉碎，自然必須懲辦特別頑強和進行抗拒的資本家，沒收他們的全部財產，把他們關進監獄，但是同時，無產階級的勝利一定更會增加我今天在“消息報”上讀到的那種情形。我們這樣說，當然絲毫不會陷入空想主義，不會離開冷靜地、實際地估計情況的立場。今天的“消息報”說：

“9月26日有兩個工程師到工廠委員會中央理事會聲明說，有一批工程師決定組織一個社會主義者工程師協會。該協會鑑於現在實質上已經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開始，所以決心聽從工人群眾指揮，願意維護工人的利益，並且同各個工人組織採取完全一致的行動。工廠委員會中央理事會的代表回答說，理事會願意在自己組織中成立工程師部，該部應當把工廠委員會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關於工人監督生產的基本提綱列入自己的綱領。工廠委員會中央理事會的代表和社會主義者工程師協會的發起人近日將舉行聯席會議。”（1917年9月27日“中央執行委員會消息報”）

* * *

有人對我們說，無產階級不能開動國家機關。

1905年的革命以後，18萬地主管理了俄國，他們的管理方法就是對15000萬人層出不窮地使用暴力，永無休止地進行侮辱，強迫大多數人民從事苦役和處於半飢餓狀態。

而 24 万布尔什维克党员似乎不能管理俄国来为穷人謀福利而反对富人。这 24 万人現在至少已經拥有 100 万成年人的选票，因为正是党员数目同党所拥有的选票数目的这种比例关系，已經由欧洲的經驗和俄国的經驗，譬如說，至少已經由彼得堡杜馬的八月选举确定了。因此，我們已經有一个由 100 万思想上忠实于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为了在每个月的 20 号領取一大笔錢的人組成的“国家机关”。

此外，我們还有一下子就可以把我們的国家机关扩大十倍的“絕妙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任何一个資本主义国家从来沒有过并且也不可能有的。这个絕妙的方法就是吸收劳动者、吸收貧民参加管理国家的日常工作。

为了說明运用这个絕妙方法是多么容易，它的效果是多么灵驗，我們且举一个尽可能簡單明了的例子。

国家有时要强迫某一家搬出住宅而讓另一家搬进去。这是資本主义国家的家常便飯，我們无产阶级的或社会主义的国家将来也要做这样的事情。

資本主义国家要撵走一个因失掉工作者而繳不出房租的工人家庭，就要派来执达員、警察或民警。如果是在工人区撵人搬家，那就需要一大队哥薩克。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很强大的武装保护，执达員和“民警”是不肯去的。他們知道，撵人搬家的情景会在邻近所有居民当中，会在成千上万瀕于絕望的人当中激起无比的憤怒，激起对資本家和資本主义国家无比的仇恨，这些人每分鐘都可能把执达員和民警队打成肉醬。需要强大的武装力量，还要从某一遙远的边区把几个团队調到大城市来，好使士兵看不慣城市貧民的生活，而且不致“傳染上”社会主义。

假設无产階級国家需要用强迫的方式把一个极其貧苦的家庭搬进富人住宅去。假設我們的工人民警队是由十五个人組成的：两个水兵，两个士兵，两个覺悟工人（就算其中只有一人是我們的党员或者党的同情者），再加上一个知識分子和八个劳动貧民，这八个人当中至少必須有五个妇女、仆人、粗工等。这一队人来到富人住宅进行检查，发现二男二女住着五个房間，于是說：“公民們，請你們挤在两个房間里过一冬吧，騰出两間房讓住在地下室的兩家搬进去。在我們还没有在工程师（你大概是工程师吧？）的帮助之下为所有的人盖好舒适的住宅以前，你們必須挤一挤。你們的電話要10家共用。这样可以节省約100个工时，不必跑小鋪等等。其次，你們家里有两个能从事輕微劳动的沒有事干的半劳动力：55岁的女公民和14岁的男公民。他們每天要值班3小时，監督10家的食品合理分配并进行必要的登記。我們队里的这位大学生公民馬上就会把这个国家命令抄成两份，現在請你們給我們一个字据，保証切实执行这个命令。”

依我看来，旧的、資产階級的国家机关和国家管理同新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关和国家管理对比起来，如用一个浅显的例子來說明，情形就会是这样。

我們不是空想家。我們知道，任何一个粗工和任何一个厨妇都不是馬上就能够管理国家的。在这一点上，我們同立宪民主党人，同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同策烈铁里是意見一致的。我們同这些先生不一致的地方是我們要求立刻破除这样一种成見，似乎只有富人或者富人家庭出身的官吏才能管理国家，才能担任日常工作。我們要求由覺悟的工人和士兵来教导学习管理国家的工作，并且要求立刻开始这样做，即立刻开始吸收一切劳动者、一切

貧民来学习这一工作。

我們知道，立宪民主党人也同意教导人民学习民主。立宪民主党的女士們同意根据英国和法国的最好的資料給女仆們作关于妇女平权的講演。并且还准备在最近的音乐会上，在露天舞台上，在几千人面前表演接吻；演講人立宪民主党的女士吻布列什柯夫斯卡婭；布列什柯夫斯卡婭吻前任部长策烈鐵里，使感激不尽的人民受到一次实例的教育，知道共和制的平等、自由、博爱是什么……

是的，我們承認，立宪民主党人、布列什柯夫斯卡婭和策烈鐵里在他們自己看来是忠于民主主义的，并且他們正在人民中間宣传这种民主主义。可是，如果我們对于民主主义有某种另外的概念，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在我們看来，为了減輕战争所造成的空前的痛苦和灾难，为了医治战争給人民带来的极其严重的創伤，就需要实行革命的民主制，就需要采取上述例証中那种根据貧民利益分配住宅的革命措施。无论是城市或者农村的食品、衣服、靴鞋等以及农村的土地等都应当这样处理。我們可以立刻建立一个由1 000万人，甚至由2 000万人組成的国家机关，一个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从未有过的国家机关来进行这样的管理国家的工作。这样的机关只有我們才能够建立起来，因为我們保証能够得到絕大多数居民的充分的、毫无保留的同情。这样的机关只有我們才能够建立起来，因为我們有觉悟的、由于受过资本主义长期“訓練”（我們並沒有白白地在资本主义那里受訓練）而富有紀律性的工人，他們能够建立一支工人的民警队并逐漸把它扩充（立刻开始扩充）为全民的民警队。

动群众来从事管理工作。

自然，这种新机关在开始的时候是免不了要犯错误的。但是，难道农民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开始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没有犯过错误吗？难道除了通过实践，除了立刻开始实行真正的人民自治以外，还有其他训练人民自己管理自己，避免犯错误的方法吗？现在最主要的是抛弃那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偏见，仿佛只有那些按整个社会地位来说完全依附于资本的特殊官吏才能管理国家。最主要的是要结束这样一种局面，即资本者、官吏和“社会主义”部长们企图按老办法管理国家，但又无法管理，结果七个月之后居然在一个农民的国家里激起了农民起义！最主要的是使被压迫的劳动者相信自己的力量，在实践中向他们表明，他们能够而且应该亲自动手来合理地最有秩序最有组织地分配面包、各种食品、牛奶、衣服、住宅等等，使这种分配符合贫民的利益。不这样，就不能把俄国从崩溃和灭亡中拯救出来，而真诚地、勇敢地、普遍地开始把管理工作交给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就会激发群众史无前例的革命热情，就会使人民同灾难斗争的力量增加无数倍，以致许多在我们那些狭隘的、旧的、官僚的力量看来似乎是办不到的事情，在群众的力量看来，在千百万开始为自己，而不是在棍棒威胁之下为资本家、为贵族公子、为官吏工作的群众的力量看来，却成为可以实现的了。

* * *

同国家机关问题有关的还有集中制问题，巴札罗夫同志在9月27日“新生活报”第138号“布尔什维克和政权问题”一文中，特别强调地，同时也特别不能令人满意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巴札罗夫同志是这样議論的：“苏維埃不是适应国家生活的一切方面的机关”，因为7个月的經驗已經表明，“彼得堡执行委员会經濟部有几十件、几百件書面材料”証实，苏維埃虽然在許多地方实际上已拥有“全部政权”；但是“在消除經濟破坏状态方面，并没有取得稍微令人滿意的成就”。需要一个“按生产部門划分，在每个部門內实行严格集中制并服从統一的全国性的中央”的机关。“問題”——請看——“不在于更換旧机关，而仅仅在于改良旧机关……不管布尔什维克怎样譏笑持有这种計劃的人……”

巴札罗夫同志这种反映资产階級观点，同资产階級的論調完全一模一样的議論，簡直是軟弱无力得令人吃惊！

事实上，說苏維埃仿佛某时在俄国某地曾經一度拥有“全部政权”，这簡直是可笑的（如果这不是重复資本家的出于階級私利的謊話的話）。全部政权要求有对全部土地，对一切銀行，对一切工厂的控制权；稍微知道一点历史經驗和关于政治同經濟之間的联系的科学材料的人都不能“忘記”这个“小小的”情况。

资产階級的欺騙手段就在于它不把政权交給苏維埃，对苏維埃采取的任何一种重要步驟都实行怠工，把持政府，控制土地和銀行等等，可是把經濟破坏的罪过推在苏維埃身上！！联合政策的全部悲惨經驗也在于此。

苏維埃从来沒有掌握过全部政权，它的措施除了起緩和作用和加剧混乱而外，什么結果也沒有。

向布尔什维克，向这些按他們全党的信念、綱領和策略来講都是集中主义者的人証明集中制的必要性，那簡直是班門弄斧。“新生活报”的撰稿人干这种无聊的事情，仅仅是因为他們完全沒有了解我們对他們那个“全国性的”观点加以嘲笑的意思和意义。而新

生活派沒有了解这一点，又是因為他們只是在嘴巴上而不是在脑子里承認階級斗争的学說。他們在死背关于階級斗争的詞句的時候，随时都会滾到那种在理論上是可笑的，在實踐上是反动的“超階級的观点”上去，并把这种为資產階級效勞的伎倆叫作“全国性的”計劃。

可愛的人們，国家是个階級概念。国家是一个階級对另一个階級施用暴力的机关或者机器。在国家还是一个資產階級对无产階級施用暴力的机器的时候，无产階級的口号只能有一个：破坏这个国家。而在国家成了无产階級国家的时候，在它成了无产階級对資產階級施用暴力的机器的时候，我們就要完全地和无条件地主张坚强的政权和集中制。

更通俗一点講：我們不是譏笑那些“計劃”，而是譏笑巴札罗夫之流不了解，他們否認“工人監督”，否認“无产階級专政”，也就是拥护資產階級专政。中間道路是沒有的，中間道路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虛无縹緲的空想。

从来沒有一个布尔什維克党的中央机关，沒有一个布尔什維克反对过苏維埃的集中制，反对过苏維埃联合起来。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反对按生产部門成立工厂委員會，反对工厂委員會的集中化。巴札罗夫在無的放矢。

無論过去、現在和将来我們所要譏笑的都不是“集中制”，也不是那些“計劃”，而是改良主义。因为在有了联合政策的經驗之后，你們的改良主义是太可笑了。誰說“不在于更換机关，而仅仅在于改良”，誰就成了改良主义者，就成了不是革命的而是改良主义的民主派分子。改良主义无非是要統治階級讓步而不是推翻統治階級，无非是在保持統治階級的政权的条件下要統治階級讓步。

这正是半年来联合政策所尝试的东西。

我們所譏笑的就是这一点。资产阶级异口同声地说：“是呀，正是呀，我們恰好不反对改良，我們主张工人参加全国性的监督，我們完全同意。”而巴札罗夫由于沒有对阶级斗争的学说細加思索，就不自觉地上资产阶级的这个圈套，于是好心的巴札罗夫在客观上就扮演了资本家应声虫的角色。

在尖锐的阶级斗争环境中企图站在“中間”立場上的人们的下场，过去就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正因为“新生活报”的撰稿人都不能理解阶级斗争，所以他们的政策中有十分可笑的永远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間摇摆不定的东西。

可爱的公民們，去拟訂“计划”吧，那不是政治，那不是阶级斗争的事业，在那一方面你們可能給人民带来好处。你們的报纸有許多经济学家。你們去同那些准备研究調整生产和分配問題的工程师及其他人士联合起来吧，請你們要你們的大“机关”（报纸）拿出一个副刊来認真研究关于俄国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关于銀行和辛迪加以及諸如此类的精确材料，正是在这一方面你們会給人民带来好处，正是在这一方面你們的脚踏两只船的态度不致引起特別有害的影响，正是这种“计划”工作不致引起工人的譏笑，而会得到工人的感謝。

无产阶级胜利后，就会这样做：使经济学家、工程师、农艺师等等在工人組織的监督之下来拟訂“计划”、检查计划，寻求通过集中化节省劳动的办法，探求最简单的、最便宜的、最方便的和最全面的监督方式和方法。为此，我們要发給经济学家、統計学家、技师很高的薪金，但是……但是如果他們不是为劳动者的利益老老实实全面完成这个工作，我們就不給他們飯吃。

我們擁護集中制，也擁護“計劃”，但是，我們擁護的是無產階級國家的集中制和計劃，是無產階級為了貧民、勞動者和被剝削者的利益，為了反對剝削者而調整生產和分配的集中制和計劃。我們只同意把所謂“全國性”了解為粉碎資本家的反抗，把全部政權交給大多數人民，即交給無產者和半無產者、工人和貧苦農民。

* * *

第五個理由是：布爾什維克不能保持政權，因為“環境非常複雜”……

真是聰明人！他們也許情願順應革命，不過是沒有“非常複雜的環境”的革命。

這樣的革命是沒有的，渴望這種革命的嘆息，無非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反動的悲歌。即使革命開始時環境並不太複雜，革命本身在發展過程中總是要造成非常複雜的環境的。因為革命，真正的、深刻的、“人民的”（用馬克思的話來說³¹）革命就是舊東西死亡的無比複雜而痛苦的过程和新社會制度即千百萬人生活方式的產生。革命是最尖銳最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和國內戰爭。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偉大的革命沒有經過國內戰爭。而只有套中人才能認為沒有“非常複雜的環境”的國內戰爭是可以設想的。

如果沒有非常複雜的環境，那末也就沒有革命。你怕狼，就別到樹林里去。

第五個理由沒有什麼可以分析的，因為其中既沒有什麼經濟思想和政治思想，也沒有任何別的思想。其中只有一些被革命弄得悲哀和恐懼的人們所發出的嘆息。為了說明這種嘆息的特點，讓我来談一下我個人的兩個小小的回憶。

七月事变前不久我同一个富有的工程师谈过一次话。这位工程师从前是一个革命者，做过社会民主党的党员，甚至做过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现在，他完全成了一个被吓倒了的人，成了一个对于情绪激昂，无法抑止的工人抱着一肚子怨恨的人。他（他是一个有教养的到过外国的人）说，假如这些工人象德国那里的工人一样的话，当然，我了解社会革命一般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这里，在战争弄得工人水平下降的情况下……这不是革命，这是毁灭。

要是历史好象德国特别快车进站那样平平安安、稳稳当当、准时达到革命，他是决心承认社会主义革命的。文雅的乘务员打开车厢的门喊道：“社会革命站。Alle aussteigen（全体下车）！”那时，为什么不从齐特·齐梯奇之流手下的工程师的地位转到工人组织中的工程师的地位呢？

这个人见过罢工。他知道，就是在最和平的时候，一次最普通的罢工也总要掀起一场情绪激昂的狂风暴雨。他当然懂得，在阶级斗争唤起了一个大国的全体劳动人民的时候，在战争和剥削把千百万受地主数百年折磨、受资本家和沙皇官吏数十年掠夺和殴打的人民弄到几乎绝望的地步的时候，这种狂风暴雨必然要更加猛烈千万倍。他“在理论上”了解这一切，但他仅仅在嘴巴上承认这一切，他简直被“非常复杂的环境”吓坏了。

七月事变后，由于克伦斯基政府抬举我，给我一种特别关心的照顾，使我不得不转入地下。当然是工人把我们隐藏起来的。有一次，在离彼得堡市区很远的工人区的一所小小的工人住宅里，正在准备开午饭。女主人拿出面包来，男主人说：“你看，多么好的面包。‘他们’现在大概不敢给坏面包。我们早就不去想，在彼得堡能给好面包。”

給七月事变作的这个階級評价使我感到惊奇。我常常思索这次事变的政治意义,衡量这次事变在整个形势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分析从什么形势中产生了历史的这种曲折的道路,它又将造成什么局势,想到我們应该如何改变我們的口号和我們党的机关,以便适应改变了的形势。关于面包,我这个沒挨过餓的人还没想到过。面包对我来講自然就象是写作的副产品一样。要运用极其复杂的方法,通过政治分析,思想才会接近最根本的問題,接近爭取面包的階級斗争。

而被压迫階級的代表,甚至待遇很好和非常有知識的工人,也都是一下子就抓住問題的关键,单纯直率得惊人,信心坚定不移,观点极为明确,这是我們知識分子望尘莫及的。整个世界被分成两个陣营:“我們”劳动者和“他們”剝削者。对已經发生过的事情絲毫不感到不安:这只是劳动跟資本的长期斗争中的一次战役。要砍木头就別怕木头屑飞开。

“革命的这种‘非常复杂的环境’真令人难以忍受!”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是这样想和这样感觉的。

“我們把‘他們’逼迫了一下,‘他們’已經不敢象先前那样耍无賴了。我們再逼迫一下,就可以完全把他們打倒了。”工人是这样想和这样感觉的。

* * *

第六个,即最后一个理由:无产階級“不能抵挡住各种敌对力量的进攻,这种进攻不仅会清除掉无产階級专政,而且还会附带清除掉整个革命”。

先生們,請別吓唬人,你們吓不倒誰。我們已經在科尔尼洛夫

叛乱中(克倫斯基統治和它没什么两样)領教过这种敌对力量和它們的进攻了。无产階級和貧苦农民是怎样清除掉科尔尼洛夫叛乱的,資產階級的拥护者和为数不多的特別富有、特別“敌視”革命的地方小地主階层的代表曾处于多么可怜和无可奈何的境地,这是大家都看見了的,这是人民都还記得的。9月30日的“人民事业报”劝导工人在立宪會議召开(是在反对起义农民的“軍事措施”保护下召开的!)以前要“容忍”克倫斯基統治(即科尔尼洛夫叛乱)和伪策烈鉄里布里根杜馬。“人民事业报”上气不接下气地再三重复“新生活报”的第六个理由,并声嘶力竭地喊道:“克倫斯基的政府决不听命。”(不听命于苏維埃政权,即不听命于工农政权,“人民事业报”为了不落在蹂躪者、反犹太主义者、君主派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后面,竟把这个政权叫作“托洛茨基和列宁”的政权,請看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多么卑鄙的手段!)

但是,無論“新生活报”或者“人民事业报”都吓不倒覺悟的工人。你們說:“克倫斯基政府决不听命”,更簡單明了、更直截了当地說,就是克倫斯基政府要重演科尔尼洛夫叛乱。“人民事业报”的老爺們竟敢說,这似乎将是“国内战争”,这似乎是“可怕的前途”!

不,先生們,你們欺騙不了工人。这將不是“国内战争”,而是一小撮科尔尼洛夫分子的絕望的騷动。要是他們想“不听命于”人民,并且不顧一切地向人民挑畔,使人民大規模地重复在維波尔格对待科尔尼洛夫分子的行动,要是社会革命党人想这样做,要是社会革命党黨員克倫斯基想这样做,他就会使人民怒发冲冠。但是,先生們,你們这样是吓不倒工人和士兵的。

真是卑鄙无耻到絕頂了:他們伪造了新布里根杜馬,利用伪造

手段招募了一些反动合作社派即农村富农当作帮凶，再加上一些资本家和地主（所谓有资格的分子），又企图利用这帮科尔尼洛夫匪徒来摧毁人民的意志，摧毁工农的意志。

在一个农民的国家里，竟弄得农民起义象大河一样到处泛滥起来！请想一想吧：在农民占人口80%的民主共和国中，弄得爆发了农民起义……同一个“人民事业报”，即切尔诺夫的报纸，也就是在9月30日恬不知耻地劝导工人和农民“容忍”的“社会主义革命者”的党的机关报，在9月29日的社论中也不得不承认：

“直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做什么来消灭仍在俄罗斯中部农村中与统治地位的奴役关系。”

同一个“人民事业报”在9月29日的同一篇社论中又说，“革命的部长们的”行动方式依然强烈地表现出“斯托雷平式的手法”。换句话说，更简单明了地说，就是把克伦斯基、尼基廷、基什金之流称为斯托雷平分子。

“斯托雷平分子”克伦斯基之流把农民逼到了举行起义的地步，目前正在对农民采取“军事措施”，却又用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安慰人民（虽然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已经欺骗过人民一次了，他们在7月8日曾庄严地宣布，立宪会议将于9月17日如期召开，可是后来却自食其言，甚至不愿孟什维克唐恩的劝阻而延期召开立宪会议，把立宪会议延迟到11月底，而不是象当时孟什维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希望的那样延迟到10月底）。“斯托雷平分子”克伦斯基之流用最近召开立宪会议的诺言来安慰人民，似乎人民还能相信那些已经在这件事情上扯过一次谎的人，似乎人民还能相信在偏僻农村中采用军事措施由政府，即明目张胆地庇护任意逮捕觉悟农民和伪造选举的行为的政府会如期召开立宪会议。

把农民逼到了举行起义的地步，同时又恬不知耻地向他們說：“应当‘容忍’，应当等待，应当相信那个采取‘軍事措施’镇压起义农民政府！”

既然使几十万俄国士兵在6月19日之后的进攻中送了命，使战争拖延下来，使德国水兵不得不举行起义，把自己的长官投到水里，既然一味地空谈和平而不向各交战国人民提出公正的和約，居然还恬不知耻地向工人和农民，向朝不保夕的士兵說：“必須容忍”，要相信“斯托雷平分子”克倫斯基的政府，要再相信科尔尼洛夫的將軍們一个月，也許他們在一个月中又会把几万士兵送到屠宰場……“必須容忍”。

难道这还不是恬不知耻嗎？？

不，社会革命党的老爷們，克倫斯基的同党們，你們是騙不了士兵的！

工人和士兵就連一天，連一个多余的小时也不会容忍克倫斯基政府了，因为他們知道，苏維埃政府将立刻向各交战国人民提出公正的和約，因此它一定能立刻停战并迅速締結和約。

我們农民军队的士兵連一天，連一个多余的小时也不会容忍这个采取軍事措施镇压农民起义的克倫斯基政府违反苏維埃意志地存在下去了。

不，社会革命党老爷們，克倫斯基的同党們，你們再也騙不了工人和农民了！

* * *

在各种敌对力量的进攻的問題上，也就是吓得魂不附体的“新生活报”深信会把无产阶级专政清除掉的那种进攻的問題上，还有

一个邏輯上和政治上的非常驚人的錯誤，只有那些已經讓別人吓得几乎神經失常的人才看不出來。

你們說：“各種敵對力量的進攻會把無產階級專政清除掉。”說得好。不過可愛的同胞，你們都是些經濟學家和有學識的人。你們都知道，拿民主來和資產階級相比是無聊而愚蠢的事情，這好象拿斗來和尺相比一樣，因為世上有民主的資產階級，也有不民主的（能干出萬第事件來的）小資產階級階層。

“各種敵對力量”，這是一句空話。而階級的概念是資產階級（擁護它的還有地主）。

俄國也象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分成三種主要“力量”：資產階級和地主，無產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即小業主，首先是農民。在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同樣也在俄國），正是有這三種主要“力量”，這不僅早已為科學的經濟分析所證明，而且也為一切國家的整個近代歷史的政治經驗、為18世紀以來所有歐洲革命的經驗、為1905年和1917年兩次俄國革命的經驗所證明了。

那末，你們是想恐嚇無產者，說資產階級的進攻會把他們的政權清除掉嗎？你們的恐嚇就是這個意思，也只有這個意思，此外再也沒有其他任何內容了。

好吧。比方說，如果資產階級能夠清除掉工人和貧苦農民的政權，那時就只有實行“聯合政策”了，也就是實行小資產者和資產階級聯盟或者妥協了。任何其他的政策都是根本不能設想的！！

要知道聯合政策已經試驗了半年，已經引起了破產，而且可愛但是不善于思考的“新生活報”的公民們，連你們自己已經放棄了聯合。

結果怎樣呢？

“新生活报”的公民們，你們吓糊涂了，你們讓別人吓得甚至連最簡單的議論都不能自圓其說了，連总共不到五而只到三的數目都弄不清了。

或者全部政权归資產階級，这是你們早已不拥护的，甚至資產階級自己也不敢提的，因为它知道，在4月20—21日，人民只靠一耸肩就把这样一个政权抛开了，而現在则会加倍坚决地、无情地抛开这样一个政权。或者政权归小資產階級即归这个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联合（联盟，妥协），因为小資產階級不願意而且不能独立自主地夺取政权，这是一切革命的經驗証明了的，也是經濟科学証明了的。經濟科学表明：在資本主义国家里，可以拥护資本，可以拥护劳动，但在中間是站不住的。这个联合半年来在俄国已試用过不下几十种的方法，但終归失败了。

最后，或者全部政权归无产者和貧苦农民，反对資產階級，打破資產階級的反抗。这还没有嘗試过，而这是你們“新生活报”的各位老爷劝人民不要去干的，你們用自己畏惧資產階級的心理去吓唬人民。

第四种办法是連臆造也臆造不出来的。

这就是說，如果“新生活报”因为无产階級政权仿佛可能被資產階級搞垮而害怕无产階級专政并拒絕无产階級专政，那就等于暗地里回到同資本家妥协的立場上去!!! 象晴天的太阳一样清楚，誰害怕反抗，誰不相信能够粉碎这种反抗，誰教导人民說：“你們应当害怕資本家的反抗，你們制服不了这种反抗”，誰就是以此号召重新同資本家妥协。

現在，一切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分子都已看到联合政策的破产，不敢公开拥护它，同时他們又在接受着資產階級的支持，而害怕无

产階級和貧苦农民掌握全部政权，所以弄得糊里糊塗，“新生活报”也象他們一样，糊塗到了手足无措、狼狽不堪的地步。

* * *

害怕資本家的反抗，同时又自命为革命者，希望列名于社会主义者之中——真是可耻！被机会主义腐蝕了的世界社会主义要在思想上墮落到什么地步，才能发出这种論調！

資本家的反抗力量我們已經看到过了，全体人民也看到过了，因为資本家比其他階級更自觉，他們一下子就了解到苏維埃的意义了，他們馬上竭尽自己的一切力量，采取一切办法，用尽一切毒辣手段，以至采取空前未有的造謠誹謗的手段，制造軍事阴谋，来破坏苏維埃，消灭苏維埃，糟蹋苏維埃（在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帮助之下），把苏維埃变为清談館，长年累月地說些无聊的空話和玩弄革命的把戏来打扰农民和工人。

而无产者和貧苦农民的反抗力量我們还没有看到过，因为只有当政权掌握在无产階級手中的时候，当千百万为貧困和資本主义奴役所摧殘的人們实际看到和感觉到国家政权落到了被压迫階級手中，并正在帮助貧民对地主和資本家展开斗争，粉碎他們的反抗的时候，这种力量才会完全显示出来。只有那时，我們才能看出，人民中間蘊藏着多么无穷无尽的回击資本家的力量；只有那时，恩格斯称为“潜藏的社会主义”的东西才会出现；只有那时，如果有一万个公开的或暗藏的、积极活动或消极頑抗的工人階級政权的敌人，就会有一百万个新战士起来和他們斗争，而在此以前这些新战士在政治上是沉睡不醒的，他們一直在貧困折磨和絕望状态中苟延殘喘，不敢相信他們自己也是人，不敢相信他們也有生

活的權利，不敢相信現代中央集權國家的全部實力會為他們服務，不敢相信無產階級民衛隊會完全信任地召請他們去直接地、密切地、經常地參加管理國家的工作。

在普列漢諾夫、布列什柯夫斯卡婭、策烈鐵里和切爾諾夫這幫先生善意參加下，資本家和地主用盡一切辦法糟蹋民主共和國，用效勞財富來糟蹋民主共和國，以致使人民變得冷漠無情，使他們覺得一切都不關痛癢，因為挨餓的人是不能看出共和國同君主國之間的差別的，因為挨凍、赤足、受盡折磨、為旁人的利益送命的士兵是不會愛上共和國的。

但是，一旦一個最普通的粗工，任何一個失業者，每一個廚婦，隨便那一個破產農民都看到，不是從報紙上而是親眼看到，無產階級政權不但不向財富卑躬屈節，反而幫助貧民；這個政權敢於採取革命措施；這個政權把寄生蟲的多余食品拿來分給飢民；這個政權用強制辦法把無家可歸的人搬進富人的住宅；這個政權強迫富人出牛奶錢，可是在所有貧苦人家的兒童沒有得到足夠的牛奶供應以前，一滴牛奶也不給他們；土地交給了勞動者，工廠和銀行已處在工人的監督之下；百萬富翁隱匿財產的行為立刻受到了嚴厲的懲罰；——一旦貧民看到這一切並且感覺到這一切，那時候任何資本家和富農的力量，任何擁有數千億的世界財政資本的力量也戰勝不了人民革命，相反地，人民革命將戰勝整個世界，因為在所有的國家里，社會主義革命正在成熟。

如果我們的革命自己不害怕自己，如果它把全部政權交給無產階級，那它就是不可戰勝的，因為支持我們的有無比廣大的、更加發展的和更加有組織的世界無產階級的力量，這種力量暫時受到了戰爭的壓制，它並沒有被消滅，相反地，戰爭使它更加強大了。

* * *

担心資本家老爷們会把布尔什維克的政权，即保証会得到貧苦农民全力支持的无产階級政权“清除掉”！这是多么近視！这是多么可耻的害怕人民的心理！这是多么虛伪！流露出这种恐惧心理的人都屬於“上等”（按資本主义的尺度，实际上是腐朽的）“社会”，这个“社会”习惯說“正义”二字，但自己并不相信它，只是当作一句空話来講講，并不赋予它任何內容。

这里有个例子：

彼舍霍諾夫先生是个著名的半立宪民主党人。再找不到比他更温和的劳动团分子，比他更温和的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和普列汉諾夫之流的志同道合的人了。从来沒有比他更热心地替资产階級效劳的部长。比他更热心地拥护“联合政策”、拥护向資本家妥协的人，是世界上沒有出現过的！

請看，根据护国派“消息报”的报道，这位先生在“民主”（应讀作布里根）會議上的发言 不得不供認了什么：

“有两个綱領。一个是反映集团要求即階級要求和民族要求的綱領。最公开地維護这个綱領的是布尔什維克。但是，另一部分民主派分子也很难拒絕这个綱領。要知道，这是劳动群众的要求，是被歧視和被压迫民族的要求。因此，民主派也难以同布尔什維克决裂，拒絕这些階級要求，尤其是那些实质上是正义的要求。我們在革命前为这个綱領奋斗过，为这个綱領进行过革命，在其他条件下我們都会一致地拥护它，但是在目前条件下，这个綱領具有很大的危險性。現在，这种危險性更大，因为这些要求恰恰是在国家不能予以滿足的情况下提出来的。首先要保卫国家这个整体，把它从毁灭中拯救出来，而要做到这点，就只有一条路：不管提出多么正义和强烈的要求，一概不予以滿足，相反地，要各方面忍受必須忍受的限制和牺牲。”（9月17日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

彼舍霍諾夫先生不了解，当資本家还掌握政權的時候，他所保护的 不是 什么整体，而是俄国的和“盟国的”帝国主义資本的私利。彼舍霍諾夫先生不了解，只有和資本家，和他們的 秘密条約，和他們的 兼并政策（掠夺別人土地），和他們的 銀行財政的敲詐断絕关系之后，战争才不再是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的、掠夺性的战争。彼舍霍諾夫先生不了解，只有在断絕这种关系 之后，战争才会在敌人拒絕接受正式向他提出的公正的和約的情况下，成为防御性的、正义的战争。彼舍霍諾夫先生不了解，一个摆脱資本的枷鎖、把土地交給农民、把銀行和工厂置于工人監督之下的国家的国防力量，会比資本主义国家大許多倍。

而最重要的是，彼舍霍諾夫先生不了解，既然他不得不承認布尔什維主义的正义性，不得不承認它的要求是“劳动群众”即多数人民的要求，那他就是 放弃了自己的全部立場；放弃了整个小資产階級民主派的全部立場。

我們的力量就在这里。我們的政府将是不可战胜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就連敌人也不得不承認，布尔什維克的綱領是“劳动群众”和“被压迫民族”的綱領。

要知道，彼舍霍諾夫先生是立宪民主党人、“統一报”和“人民事业报”的布列什柯夫斯卡婭和普列汉諾夫之流的政治朋友，是富农之类的老爷們的代表，如果科尔尼洛夫的軍隊或者（完全一样的东西）克倫斯基的軍隊打败了布尔什維克，这些老爷們的老婆和姐妹第二天就会用小伞挑出被打得半死的布尔什維克的眼球。

就連这样的一位先生也 不得不 承認布尔什維克的要求的“正义性”。

对他來講，“正义”不过是空話而已。但是对半无产者群众來

譁，对于被战争弄得破产，弄得痛苦不堪，弄得疲惫已极的大多数城乡小资产阶级来讲，这不是空话，而是最尖锐、最迫切、最重大的关于饿死，关于取得一片面包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所以无论什么政策都不能依靠“联合”，不能依靠饥饿的破产者与剥削者之间的利益的“妥协”。正因为如此，所以布尔什维克政府一定会得到这些群众的绝大多数支持。

知识分子和那些根据他们“洞悉”经济唯物主义的“奥妙”这个堂哉皇哉的理由而喜欢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坏蛋们说：正义是一句空话。

思想一掌握了群众，就变成力量。恰好现在，布尔什维克，即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代表，以自己的政策体现了那种在全世界推动广大劳动群众的思想。

单是正义感，单是群众对剥削的反感，永远也不会把他们引上走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但是，当大银行、辛迪加、铁路等物质机关依靠着资本主义而发展起来的时候，当先进国家极其丰富的经验积累起大量奇妙的技术，而资本主义却妨碍这些技术的运用的时候，当觉悟的工人团结成一个有25万党员的党，以便在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支持下有计划地把这种机关掌握在手中并把它开动起来的时候，——当这些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如果布尔什维克不让人吓倒而能夺得政权，那末，地球上就没有一种力量能阻挡它把政权一直保持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后 記

上面这篇文章写好了的时候，10月1日的“新生活报”社論又提出了一套糊涂的新妙論，这套妙論特別危險，因为它是隱藏在同情布尔什維克的旗帜后面的，隱藏在“不要听别人挑唆”（不要落入这种关于什么挑唆的叫喊的圈套，因为这种叫喊无非是企图恐吓布尔什維克，使他們不要夺取政权）这种深奥的庸俗議論的烟幕后面的。

这套妙論說：

“不管是7月3—5日运动的教訓，不管是科尔尼洛夫事变的教訓，都非常明显地表明：民主派拥有在人民中威信最高的机关，如果它在国内战争中采取防御立場，那它就是不可战胜的，如果它要掌握进攻的主动性，那它就要遭到失败并失去一切中間的、动摇的分子。”

如果布尔什維克，对这一套議論中所反映的这种庸俗的糊涂思想表示任何形式的一点点讓步，那他們就会既葬送自己的党，又葬送革命。

因为写这种議論的作者，在談到国内战争（談这个題目恰好是这位“通体漂亮的太太”所能胜任的）的时候，把关于这个问题的历史教訓曲解到极端滑稽可笑的地步。

而无产階級革命策略的代表和創始人卡尔·馬克思是这样談論这些教訓、談論关于这个问题的历史教訓的：

“起义也象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它服从于一定的規則，忽視这些規則的政党将招致灭亡。这些規則是从党

的本質和事情发生时所要应付的环境中产生的邏輯推論，它們是如此淺显明白，以致 1848 年短时期的經驗已經使德国人十分熟悉它們了。第一，如果沒有干到底的決心，任何时候都不該把起义当作兒戏（确切地說：要估計到这种兒戏的全部后果）。起义是有很多不定数的多次方程式，这些不定数的值每天都可能变化。敌对的战斗力量在組織、紀律和傳統的威望方面都占居优势”（馬克思指的是起义的最“困难的”情况，即必須反对“巩固的”旧政权，反对还没有在革命影响和政府动摇影响下瓦解的軍隊）；“如果起义者不能集中强大的力量对抗敌人，他們就要失敗和潰灭。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須十分坚决，并且要采取攻势。防禦是一切武装起义的死路，采取防禦它在和敌人較量前就会灭亡。要在敌人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予以袭击；要每天都取得新的即令是不大的胜利；要保持起义者第一次胜利行动所給与你的精神优势；要把那些总是尾随强者而且总是站在較可靠的一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要在敌人能够集合兵力和你对抗以前迫使他們退却；一句話，要按照至今馳名的一位最伟大的革命战术家丹东的‘勇敢，勇敢，再勇敢’这句话去行动。”（見“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907 年德文版第 118 頁）

“新生活报”的这些“也是馬克思主义者”会自言自語地說：“我們把这一切都改造过了，我們有的不是三倍的勇敢，而是两种长处，‘我們有这样两种长处：温和和謹慎’。世界历史的經驗，法国大革命的經驗在‘我們’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在‘我們’看来重要的是 1917 年两次运动的經驗——被莫尔恰林^①式的眼鏡所歪曲了的

^① 莫尔恰林是阿·謝·格利包也多夫的喜劇“聰明誤”中一个奴顏婢膝、逢迎獻媚、假仁假義以求飛黃騰達的典型人物。——譯者注

經驗。”

讓我們不戴这副可爱的眼鏡来看看这个經驗吧。

你們拿7月3—5日的事变来同“国内战争”相比，是因为你們相信了阿列克辛斯基和彼列維尔节夫之流。而相信这样的人正是“新生活报”的老爺們的特色（尽管他們拥有大型日报的庞大机构，但在收集有关7月3—5日事变的材料方面却没有独立地作过一点事情）。

然而，我們暫且假定，7月3—5日的事变不是被布尔什维克控制在最初阶段内的国内战争的萌芽，而是真正的国内战争。我們就这样假定吧。

那末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教訓証明了什么呢？

第一，布尔什维克没有轉入进攻，因为毫無疑問，如果他們轉入进攻，那就会在7月3日夜里，甚至在7月4日夺得許多东西。如果把这一事变当作国内战争来看的話（“新生活报”正是这样看的，而事实表明，这是自发性的爆发正向4月20—21日类型的示威演变），防御正是他們的弱点。

由此可見，“教訓”是否定“新生活报”的才子的。

第二，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在7月3—4日連起义的打算都沒有，为什么当时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领导机关連这个問題都沒有提出，这并不在我們和“新生活报”爭論的范围之内。因为，我們爭論的是关于“国内战争”即起义的教訓，而不是爭論在显然缺乏多数支持的情况下使革命政党放弃举行起义的念头的問題。

因为大家知道，直到1917年7月的很久以后，布尔什维克才在两个首都的苏維埃和在全国获得了多数（在莫斯科获得了49%以上的选票），可見得到的“教訓”又完全不是新生活派的那位通体

漂亮的太太想看到的那些。

不，不，“新生活报”的公民們最好还是不要搞政治吧！

如果革命党在各个革命階級的先进队伍內和在全国範圍內沒有爭得多數，那就說不上什么起义。此外，起义还需要：（1）全国性的革命的增长；（2）旧政府，如“联合”政府，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彻底破产；（3）在一切中間分子陣营，即在那些尽管昨天还完全拥护政府，但現在已經不完全拥护政府的中間分子陣营中的大动搖。

为什么“新生活报”在談論7月3—5日事变的“教訓”的时候，連这个非常重要的教訓也沒有注意到呢？那是因为談論政治問題的不是政治家，而是知識分子小团体中被資產階級吓倒了的人們。

其次，第三，事实表明，正是在7月3—4日事变之后，正是由于策烈鉄里老爺們被自己的七月政策揭穿了，正是由于群众把布尔什維克当作自己的先进战士而把“社会联盟派”当作叛徒，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才开始垮台的。他們的垮台还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前就完全为彼得堡8月20日的选举所証实了，因为在这次选举中，布尔什維克获得了胜利，而“社会联盟派”遭到了失敗。（“人民事业报”不久前曾隱瞞各党派得票的总数，企图推翻这一事实，这只是自欺欺人；根据8月24日“日报”仅仅关于城市的材料来看，立宪民主党人所得选票的百分数从22%增加到23%，絕對票数减少了40%；布尔什維克所得选票的百分数从20%增加到33%，絕對票数只减少了10%；各个“中派”所得选票的百分数从58%下降到44%，絕對票数减少了60%！！）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在七月事变后和科尔尼洛夫叛乱前垮台的事实也为两党中的“左”翼几乎增加到40%的情况所証明：

这真是替遭到克倫斯基这帮老爷們迫害的布尔什維克“复仇”。

无产階級政党虽然“失去了”数百个党员，但是在7月3—4日事变中赢得了許多东西，因为，正是在这些苦难的日子里，群众懂得了并看到了它的忠誠和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維克的背叛。这就是說，得到的“教訓”完完全全不是“新生活派”所說的那个，而是：决不能离开沸騰的群众去迁就“民主的莫尔恰林”，并且如果起义，那就要趁敌军分散的时候轉入进攻，出其不意地袭击他們。

“新生活报”的“也是馬克思主义者”先生們，难道不是这样嗎？

难道“馬克思主义”在于不把精确估計客观环境作为策略的基础，而荒謬地和不加分析地把“国内战争”和“苏維埃代表大会以及召开立宪會議”混为一談嗎？

可是老爷們，这簡直是令人可笑的，这簡直是嘲弄馬克思主义和一切邏輯！

如果在客观环境中没有什么使階級斗争尖銳到“国内战争”的程度的根据，你們在談論“苏維埃代表大会和立宪會議”（我們所分析的“新生活报”社論的标题就是如此）的时候，为什么要談到“国内战争”呢？如果这样，那就应当明确地向讀者說明并且証明，在客观环境的条件中没有什么进行“国内战争”的基础，因而可以并且應該把和平的、符合宪法的、在法律上和議會制上是“简单的”东西，如苏維埃代表大会和立宪會議之类放在策略的首要地位。如果这样，那就可以認为这类代表大会和这类會議确实能够解决问题。

如果在目前的客观条件下存在国内战争的必然性或者仅仅是可能性，如果你們不是“信口”談論国内战争，而是明显地看到、感觉到和觉察到国内战争形势的存在，那末，怎么能把苏維埃代表大会或者立宪會議放在首要地位呢？这簡直是嘲弄飢寒交迫和遭受

蹂躪的群众！难道飢寒交迫的人会同意“等待”两个月嗎？难道你們自己每天都在描写的日益加剧的破坏状态会允許“等待”到召开苏維埃代表大会或者立宪會議的时候嗎？难道在我方沒有采取爭取和平的重要步驟（即沒有正式向各交战国提出公正的和約）的条件下，德国的进攻会允許“等待”苏維埃代表大会或立宪會議嗎？难道你們手头有这样的材料，使你們能作出結論說，从2月28日到9月30日以惊人的速度蓬勃发展的俄国革命的历史，从10月1日到11月29日³²就会发展得很沉靜、和平、穩健、合法，决不会有爆发、飞跃、战争的失敗和經濟的危机嗎？难道前綫的軍隊，由非布尔什維克軍官杜巴索夫以前綫的名义正式宣布“不再打下去”的那个軍隊会平靜地忍受飢寒，直到“預定的”日子嗎？难道由于你們把农民起义叫作“无政府状态”和“殘杀”，由于克倫斯基派“武装”力量去鎮压农民，农民起义就不再是国内战争的因素了嗎？难道可以設想一个在农民的国家里鎮压农民起义的政府能沉靜地、公平地、不伪造地进行召开立宪會議的工作嗎？

先生們，你們不要譏笑“斯莫尔尼学院的惊慌”³³吧！你們惊慌的程度并不小些。你們正以惊慌的措詞和可怜而立宪幻想来回答国内战争的各种严重問題。这就是为什么我說，如果布尔什維克染上了这种情緒，那他們就会既葬送自己的党，又葬送自己的革命。

尼·列寧

1917年10月1日

写于1917年9月底至10月1日（14日）

載于1917年10月“啟蒙”杂志1、2期合刊

按杂志原文刊印

告工人、农民、士兵書

同志們！克倫斯基所屬的“社会主义者革命者”的党在它的“人民事业报”（9月30日）上号召你們“容忍”。

該报建議照旧讓克倫斯基政府掌握政权，不要把政权交給工兵代表苏維埃，这时它写道：“必須容忍”。这些人對我們說，就讓克倫斯基去依靠地主、資本家和富农吧，就讓完成了革命和战胜了科尔尼洛夫的將軍們的苏維埃“容忍”下去吧。就讓人們“容忍”到很快就要召开的立宪會議的時候吧。

同志們！你們只要看看自己的周圍，看看农村的情況，軍隊的情況，就会懂得，农民和士兵再也不能容忍了。农民起义的巨流在俄国各地泛滥起来，因为人們直到現在还使用欺騙手法，迟迟不給农民土地。农民不能容忍了。克倫斯基派軍隊去鎮压农民，保卫地主，克倫斯基又同給地主撑腰的科尔尼洛夫的將軍和軍官們勾結起来了。

無論城市的工人，或者前綫的士兵，現在都决不能容忍用武力鎮压农民爭取土地的正义斗争。

关于前綫軍隊的情況，非党軍官杜巴索夫曾經向全俄国宣称：“士兵不会再打下去了”。士兵已經疲憊不堪，他們光着脚，餓着肚子，他們不願为資本家的利益打仗，不能“容忍”光用漂亮的和平詞句来款待他們；而实际上却几个月几个月地拖延（象克倫斯基那样

拖延)，遲遲不向一切交戰國的人民提出和約，公正的非掠奪性的和約。

同志們！要知道，克倫斯基又在同科爾尼洛夫的將軍和軍官們進行談判，商量調兵攻打工兵代表蘇維埃的事情，不肯把政權交給蘇維埃！“人民事業報”非常坦白地說：克倫斯基“決不折命”于蘇維埃。

大家馬上到各兵營里去，到哥薩克部隊里去，到勞動群眾那里去，向人民說明這一真理：

如果政權由蘇維埃掌握，那末在10月25日以前（如果蘇維埃代表大會在10月20日召開）就會向一切交戰國的人民提出公正的和約。俄國將要有一個工农政府，它就會一天也不遲延，立刻向一切交戰國的人民提出公正的和約。那時人民就會知道誰要非正義的戰爭。那時人民就會在立憲會議中決定一切。

如果政權由蘇維埃掌握，那末立刻就會宣布地主的土地是全體人民的財產。

你們看，克倫斯基和他的依靠富農、資本家和地主的政府反對的是什麼！

你們看，他們號召你們“容忍”是為了誰，是為了誰的利益！

你們同意“容忍”，聽任克倫斯基用武力鎮壓為了土地而舉行起義的農民嗎？

你們同意“容忍”，聽任他們把戰爭再長久地拖延下去，遲遲不提出和約，遲遲不撕毀過去沙皇同俄英法資本家締結的秘密條約嗎？

同志們！要記住，克倫斯基已經欺騙過人民一次了，他答應過召開立憲會議！7月8日他鄭重其事地答應在9月17日召開立憲

會議，而結果是欺騙了人民。同志們！誰信任克倫斯基政府，誰就是出賣自己的弟兄——农民和士兵的叛徒！

不，人民連一天也不肯再容忍拖延了！連一天也不能容忍用武力鎮壓农民，連一天也不能容忍在可以和应当立刻提出公正的和約的時候，讓成千上万的人在戰爭里喪命。

打倒正在跟科尔尼洛夫的地主將軍商談鎮壓农民，屠殺农民和拖延戰爭的克倫斯基政府！

全部政權歸士兵代表蘇維埃！

寫于1917年10月1--2日（14--15日）

第一次載于1924年4月23日

“真理報”第95號

按手稿刊印

給中央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 彼得格勒委员会以及彼得格勒和 莫斯科苏維埃布尔什維克代表的信³⁴

亲爱的同志们，事变这样明确地规定了我们的任务，拖延简直等于犯罪。

农民运动正在增长。政府正在加紧野蛮的镇压，军队对我们的同情日益增长（莫斯科有99%的士兵投票拥护我们，芬兰的陆军和海军反对政府，杜巴索夫证明前线总的情况也是这样）。

德国的革命显然已经开始了，特别在枪杀水兵以后。莫斯科选举的结果，布尔什维克得到47%的选票，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我们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起在全国显然拥有了多数。

铁路邮电员工已经同政府发生冲突³⁵。李伯尔唐恩之流把10月20日的代表大会，改说成某月20日的代表大会，如此等等。

在这样的情况下“等待”就是犯罪。

布尔什维克没有权利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他们应当立刻夺取政权。只有这样，才能挽救世界革命（因为不这样，各国帝国主义者就有勾结起来的危险，他们在德国大屠杀以后，将会狼狈为奸，联合起来反对我们），才能挽救俄国革命（不然真正无政府状态的浪潮将会比我们更强大），才能挽救战争中几十万人的生命。

拖延就是犯罪。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是耍幼稚的形式主

义的把戏，耍可耻的形式主义的把戏，就是背叛革命。

既然不起义就不能夺取政权，那就应当立即举行起义。也许现在正是不起义就可以夺得政权的时候，譬如说，莫斯科苏维埃立即夺得政权，宣布自己（同彼得堡苏维埃一起）是政府。莫斯科的胜利是有把握的，用不着谁去战斗。在彼得堡，可以待机行事。政府已经无能为力，没有出路了，它一定会投降的。

因为莫斯科苏维埃夺取了政权、银行、工厂和“俄罗斯语言报”，就有了雄厚的基础和力量，就可以向全俄国进行鼓动，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如果拿破仑主义者克伦斯基投降（不投降我们就推翻他），我们明天就提出和约，立刻把土地给农民，立刻向铁路邮电员工让步，等等。

我们不一定要从彼得堡“开始”。如果莫斯科能不流血地“开始”，那它一定能得到各方面的支援：（1）前线军队的同情，（2）全国各地农民的援助，（3）海军和芬兰军队将进攻彼得堡。

就算克伦斯基在彼得堡附近有一两个骑兵军，他也不得不投降。彼得堡苏维埃可以等待时机，为莫斯科苏维埃政府进行宣传鼓动。我们的口号是：政权归苏维埃！给农民土地！给人民和平！给饥饿者面包！

胜利有把握了，而且十有八九可以不流血。

等待就是对革命犯罪。

敬礼

尼·列宁

写于1917年10月1日(14日)

1921年第一次载于“尼·列宁（弗·乌里扬诺夫）文集”第14卷第2分册

按打字副本刊印

10月8日在彼得堡組織代表 會議上的報告以及決議草案和 給黨代表大會代表的 委託書的提綱³⁶

關於黨參加預備議會的問题

(1) 我黨參加“預備議會”、“民主議會”或者“共和國議會”，是一種明顯的錯誤，是離開了無產階級革命道路的表現。

(2) 目前客觀的形勢是：反對克倫斯基的拿破侖主義政府的革命無疑地在國內不斷增長（農民起義，軍隊和各民族集團中的不滿情緒以及同政府的衝突的加劇，鐵路郵電員工同政府的衝突，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中的妥協分子在選舉中遭到的徹底破產，如此等等）。

在這種革命增長的情況下，參加偽造的欺騙人民的偽議會，就等於助長這種欺騙，增加革命準備工作的困難，分散人民和黨的注意力和力量，使他們忽視推翻政府、奪取政權的鬥爭的迫切任務。

(3) 因此，黨代表大會應當召回我黨在預備議會中的黨員，宣布抵制預備議會，号召人民準備力量以便解散這個策烈鐵里“布里根杜馬”。

关于“全部政权归苏維埃”的口号

1. 布尔什維克在半年来的革命中的全部工作，他們对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妥协行为”的批評，对他們把苏維埃变成清談館的企图的批評，要求布尔什維克老老实实地按照馬克思主义的原則履行这一口号；遺憾的是，在党的上层机构中，发现有动摇的現象，似乎“害怕”夺取政权的斗争，宁可用決議、抗議和代表大会来代替这一斗争。

2. 1905年和1917年两次革命的全部經驗，以及布尔什維克党多年来的一切决定和一切政治声明，归結起来就是：工兵代表苏維埃，只有作为起义机关，只有作为革命政权机关，才是现实的。沒有这个任务，苏維埃就是无用的玩物，势必引起群众冷淡、漠不关心和失望，因为群众对決議和抗議的无限重复表示厌恶是完全應該的。

3. 特别是現在，农民起义泛滥于全国，受到克倫斯基精兵的鎮压；农村中采取的軍事措施显然有伪造立宪會議选举的危險，德国已經弄到海軍中爆发起义的地步，在这种时候，布尔什維克拒絕变苏維埃为起义机关，那就是背叛农民，背叛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事业。

4. 苏維埃夺取政权的任务是胜利的起义的任务。因此应当把党的一切优秀力量都派到工厂和兵营中去，向群众解释他們的任务，正确地估計群众的情緒，选择推翻克倫斯基政府的适当时机。

如果硬要把这个任务同苏維埃代表大会联系起来，使它服从苏維埃代表大会，那就是玩弄起义，預先規定起义日期，讓政府从

容地准备兵力,使群众被一种错觉所迷惑,似乎有了苏維埃代表大会的“決議”,就能解决只有起义的无产阶级用自己的力量才能解决的问题。

5. 必須打破立宪幻想,打破对苏維埃代表大会所抱的希望,抛弃那种認為一定要“等待”苏維埃代表大会的偏見,集中全部力量向群众解释,起义是不可避免的,我們应当作好起义的准备。布尔什維克既然掌握了两个首都的苏維埃,还放弃这个任务,容忍克倫斯基政府召开的立宪會議(即容忍伪造立宪會議),就是把自己宣传“政权归苏維埃”这一口号的言論变成了空談,在政治上侮辱了自己,侮辱了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

6. 特别是現在,布尔什維克在莫斯科的选举中获得了49.5%选票,事实上早就得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支持的布尔什維克无疑已得到国内大多数人的拥护,这一点就更加无可怀疑了。

关于“政权归苏維埃”的決議的附注

“政权归苏維埃”的提綱,可以不全部发表,但如果拒絕在党内进行討論,也不向群众解释这些最迫切、最重要的問題,借口現在沒有充分的出版自由,无法討論这些問題,而且也不能在敌人面前提出这些問題等等,那就等于使党同无产阶级先鋒队失掉联系。

写于1917年9月29日和10月4日
(10月12日和17日)之間

1921年第一次載于“尼·列宁(弗·烏里揚諾夫)文集”第14卷第2分册

按打字副本刊印

給彼得格勒市代表會議的信

請在開幕會議上宣讀

同志們！請允許我提醒代表會議注意目前極端嚴重的政治形勢。我只有根據星期六早報的消息，這些消息使我們不得不這樣提出問題：

整個英國艦隊和英國潛水艇，在德軍攻占埃捷爾的時候毫無動靜，再加上政府從彼得堡遷往莫斯科的計劃，是不是證明俄國帝國主義者同英國帝國主義者，克倫斯基同英法資本家商量好了把彼得堡讓給德國人，從而扼殺俄國革命的陰謀呢？

我認為是的。

陰謀也許不是直接，而是通過某些科爾尼洛夫分子，如馬克拉柯夫、其他的立憲民主黨人以及“無黨無派的”俄國百萬富翁等等商量的。但是，所有這些絲毫不能改變事情的本質。

結論很明顯：

應當承認，如果克倫斯基政府在最近的將來不被無產者和士兵推翻，革命就會失敗。起義的問題已經提到日程上來了。

必須動員一切力量，向工人和士兵灌輸絕對必須進行推翻克倫斯基政府的殊死的、堅決的和最後的鬥爭的思想。

必須說服莫斯科的同志，要他們在莫斯科奪取政權，宣布克倫斯基政府已被推翻，宣布莫斯科工人代表蘇維埃是立刻提出和約、

拯救俄国、使它不受阴谋危害的俄国临时政府。要莫斯科的同志把在莫斯科起义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应当利用10月8日在赫尔辛福斯召开北方区域士兵代表苏维埃省代表大会³⁷的机会，当代表们路过彼得堡回去的时候，动员一切力量，争取他们参加起义。

必须向我们党中央请求和建议，赶快让布尔什维克退出预备议会，用全副力量向群众揭露克伦斯基同别国帝国主义者筹划的阴谋，并准备在正确选定的时机举行起义。

又及。彼得格勒苏维埃士兵代表反对政府撤离彼得堡的决议³⁸表明：在士兵当中，日益相信克伦斯基在筹划阴谋。应当集中一切力量支持这种正确的看法，并在士兵中进行鼓动。

* * *

我建议通过下列决议：

“代表会议讨论了大家都认为万分危急的目前形势以后，确定了下列事实：

1. 德国舰队连续几次发动攻势，而英国舰队却非常令人不解地毫无动静，再加上临时政府从彼得堡迁往莫斯科的计划，引起了这样一种极大的怀疑：克伦斯基政府（或者躲在它背后的俄国帝国主义者，这反正都是一样）勾结英法帝国主义者策划了把彼得堡让给德国人以镇压革命的阴谋。

2. 这些怀疑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得到证实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是很有可能的，因为：

第一、军队中早已坚信，而且现在仍然坚信，过去沙皇的将军们出卖过军队，现在的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的将军们也在出卖

軍隊(特別是放棄里加)；

第二、英法資產階級報紙並不掩蓋它們對蘇維埃的極端的甚至達到瘋狂地步的仇恨以及不惜以任何血的代價消滅蘇維埃的決心；

第三、克倫斯基、立憲民主黨人、布列什柯夫斯卡婭、普列漢諾夫以及諸如此類的政客，是英法帝國主義手中的自覺的或者不自覺的工具，這是半年來俄國革命的歷史所完全証實了的；

第四、關於英國‘犧牲俄國’單獨對德講和這種含糊不清而又經久不絕的流言，決不是無緣無故產生的；

第五、科爾尼洛夫陰謀的全部情況，甚至根本同情克倫斯基的‘人民事業報’和‘消息報’的言論所透露的全部情況證明：克倫斯基非常積極地參加了科爾尼洛夫事件；克倫斯基過去是而且現在仍舊是最危險的科爾尼洛夫分子；克倫斯基掩護了科爾尼洛夫派的頭子如羅將柯、克列姆博夫斯基、馬克拉柯夫等等。

因此代表會議認為：克倫斯基以及支持他的資產階級報紙關於保衛彼得堡的一切喊叫，完全是騙人的鬼話，彼得格勒蘇維埃士兵代表嚴厲斥責遷離彼得堡的計劃是完全正確的；其次，為了保衛彼得堡，為了挽救革命，絕對迫切需要使疲憊不堪的軍隊相信政府具有誠意，需要不惜對資本家（他們一直對制止經濟破壞的鬥爭實行怠工，這是連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經濟部也承認的）採取革命措施，使軍隊得到糧食、衣服和靴鞋。

因此代表會議宣布：只有推翻克倫斯基政府和偽造的共和國議會，而代之以工农革命政府，才能：

(一) 把土地給農民而不是鎮壓農民起義；

(二) 立刻提出公正的和約，從而使我們整個的軍隊相信真理；

(三)对资本家采取最坚决的革命措施,保证军队得到粮食、衣服和靴鞋,制止经济破坏。

代表会议坚决请求中央采取一切措施,领导工人、士兵和农民的不可避免的起义,以推翻克伦斯基的反对人民的农奴制政府。

代表会议决定立刻派一个代表团到赫尔辛福斯、维波尔格、喀琅施塔得、列维里、彼得堡以南的部队、莫斯科等处去,进行鼓动工作,使那里的同志赞同这一决议,并认识到必须立即举行全面的起义、推翻克伦斯基,从而开辟一条走向和平、挽救彼得格勒和革命、把土地给农民、把政权给苏维埃的大道。”

写于1917年10月7日(20日)

1924年第一次发表

按打字副本刊印

論修改黨綱

中央委員會預定在10月17日召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緊急代表大會，大會的議程有一項是修改黨綱。早在4月24—29日召開的代表會議³⁹上就通過了關於必須修改的決議，並且指出了8條修改方針^①。以後在彼得堡^②和莫斯科^③各出版了一種關於修改黨綱的小冊子，8月10日出版的莫斯科“斯巴達克”⁴⁰雜誌第4期登了尼·伊·布哈林同志論述這一問題的文章。

我們來研究一下莫斯科同志的論點。

一

布爾什維克一致同意，“對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戰爭時代作估計時要聯系到日益迫近的社會主義革命”（4月24—29日代表會議決議第1節），因此對布爾什維克來說，修改黨綱的主要問題是制定新黨綱的方法問題。是在舊黨綱中補充對帝國主義的分析呢（這個意見是我在彼得堡出版的小冊子中所主張的），還是徹底修

① 見“列寧全集”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4卷第249頁。——編者注

② 由尼·列寧編輯並寫序言的“修改黨綱的材料”，1917年“波濤”出版社版。

③ “修改黨綱的材料”——弗·米柳亭、符·索柯里尼柯夫、阿·洛莫夫、弗·斯米爾諾夫論文集，1917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莫斯科工業區省委員會出版社版。

改旧党綱的全文（这个意見是在四月代表會議上成立的党綱小組提出的，莫斯科的同志都贊成这个意見）。这是我們党首先遇到的問題。

我們現在有两个草案：一个是我提出的，我在旧党綱中补充了对帝国主义的說明^①；另一个是符·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根据三人委员会（在四月代表會議上成立的党綱小組选出的）的意見提出的，他把党綱的总綱全部改动了。

我还指出过（在上述小册子第 11 頁上^②）該小組的修改綱要在理論上是不正确的。現在，我們来看看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的草案是怎样实现这个綱要的。

索柯里尼柯夫同志把我們的党綱总綱分为 10 条，并对每一条或每一段都加上了号碼（見莫斯科小册子第 11—18 頁）。为了使讀者便于找到相应的段落，我們也采用这种編号。

現行党綱的第一段包括两个論点：第一、由于交換的发展，工人运动已經成为国际运动。第二、俄国社会民主党認为自己是全世界无产階級大軍中的一支队伍。（接着在第二段里講到了各国社会民主党人共同的最終目的。）

索·同志对第二个論点沒有作修改，但是把第一个論点換成了新的提法，并且在談到交換的发展时又补充了“資本輸出”和无产階級斗争轉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

这样一来，就弄得邏輯混乱，主題不清，把两种类型的党綱結構混杂起来了。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从說明整个帝国主义开

① 見“列寧全集”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4卷第426—427頁、第435—436頁。
——編者注

② 同上，第431—432頁。——編者注

始，這樣就不能僅僅抽出“資本輸出”來談，不能象索·同志那樣，把第二段對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進程”的分析照舊保留；或者是保留原來的黨綱結構形式，也就是說先解釋為什麼我們的運動成了國際的運動，它的共同的最終目的是什麼，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進程”是怎樣導向這一目的的。

為了更清楚地說明索·同志草擬的黨綱結構不合邏輯、前後不連貫，我們把舊黨綱的開頭部分全部引在下面：

“交換的發展在文明世界各國間建立了密切的聯繫，因此偉大的無產階級解放運動一定會成為而且早已成為國際的運動。”

索·同志對其中兩點感到不滿：（1）黨綱談到交換的發展時所描述的是過了時的“發展時期”；（2）索·同志在“文明”二字後面打上一個驚嘆號，並且指出我們“沒有預見到”“宗主國和殖民地之間的密切聯繫”。

索·同志自問自答地說：“保護關稅政策、海關戰爭以及帝國主義戰爭是不是會中斷無產階級運動的聯繫？如果相信我們黨綱的原文，那是要中斷的，因為通過交換建立的聯繫經常被切斷。”

多麼奇怪的批評。保護關稅政策也好，海關戰爭也好，都不會使“交換”中斷，而只是暫時改變一下形式，或者在一個地方中斷在另一個地方繼續。目前這次戰爭也沒有使交換中斷，交換只是在一些地方遇到了困難，轉移到另一些地方去了；交換仍然是世界的聯繫。匯率就是最好的證明。這是第一點。其次，在索·同志的草案里，我們看到這樣的話：“在商品交換和資本輸出的基礎上，生產力的發展把各國人民卷入世界經濟”等等。但是帝國主義戰爭同樣會中斷資本輸出（在某一地方暫時地），正象中斷交換一樣；這就是說，索·同志的“批評”正好打了自己的嘴巴。

第三、在旧党綱中說的是为什么工人运动“早已成为”国际的运动。无容爭辯，工人运动在資本輸出之前，在資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之前，就已經成为国际的运动了。

总之，索·同志显然把有关帝国主义的 一小部分 定义（資本的輸出）摆得 不是地方。

其次，索·同志不喜欢“文明世界”这几个字，在他看来，这几个字暗示着和平的、協調的、忘記殖民地存在的某种东西。

恰恰相反，党綱中写着“文明世界”，这正好說明 不 協調，說明有不文明的国家存在（这是 事实）；而索·同志的草案倒是說得 协调得多，因为那里只是談到“把各国人民卷入世界經濟”！！似乎各国人民 均衡地被卷入世界經濟！根据“把各国人民卷入世界經濟”的論断，似乎“文明”民族和不文明民族之間沒有什么 奴役 关系了！

在索·同志所涉及的这两个問題上，他簡直把旧党綱 改坏了。他对国际性強調得 更不够。国际性在財政資本时代以前 早就 形成了，我們認為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对殖民地关系的問題上他写得“协调”得多。可惜工人运动目前还 仅仅 波及文明国家，这是无可爭辯的事实，我們根本不談这个事实是不体面的。

如果索·同志要求 更 明确地指出对殖民地的剝削，那我倒很願意贊同他的見解。这一点的确是帝国主义这一概念的重要的組成部分。但是，索·同志所写的第一段根本沒有提到这一点。他把帝国主义这一概念的各个組成部分 分散 在各个段落，这样就損害了前后的連貫性和思想的明确性。

現在我們来談索·同志的 整个 草案所犯的这种分散和前后不連貫的毛病。

二

請讀者看一下舊黨綱各段主題的聯系和連貫性(各段按索·同志的編號排列)：

(1)工人運動早已成為國際的運動。我們是其中的一支隊伍。

(2)運動的最終目的是由資產階級社會發展的進程確定的。原因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和無產者沒有自己的經濟。

(3)資本主義的發展。小生產者受到排擠。

(4)剝削的加重(婦女勞動,後備軍等等)。

(5)危機。

(6)技術的進步和不平等的加劇。

(7)無產者鬥爭的增長。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物質條件。

(8)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

(9)革命的條件是無產階級專政。

(10)黨的任務是領導無產階級為社會革命而鬥爭。

我再加上一條：

(11)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最高階段(帝國主義)，現在無產階級革命的时代已經開始了。

試把索·同志草案的各個主題(不是對黨綱原文的局部修改，而是主題)以及他補充的關於帝國主義的主題同上列主題比較一下：

(1)工人運動是國際性的。我們是其中的一支隊伍。(加進了：資本輸出，世界經濟，鬥爭轉變為世界革命，也就是加進了關於

帝国主义的一小部分定义。)

(2)运动的最終目的是由資产階級社会发展的进程确定的。原因是生产資料的私有制和无产者沒有自己的經濟。(中間加进了:万能的銀行和辛迪加,世界垄断同盟,也就是加进了关于帝国主义的另—小部分定义。)

(3)資本主义的发展。小生产者受到排挤。

(4)剝削的加重(妇女劳动、后备軍、外国工人等等)。

(5)危机和战争。又加进了关于帝国主义的一小部分定义:“分割世界的企图”;又重复垄断同盟和資本的輸出;在財政資本—詞后面加上了一个带括号的解释:“銀行資本同工业資本結合的产物。”

(6)技术的进步和不平等的加剧。又加进关于帝国主义的一小部分定义:物价高涨;軍国主义。又一次重复垄断同盟。

(7)无产者斗争的增长。社会主义代替資本主义的物質条件。中間又重复了“垄断資本主义”;并且指出銀行和辛迪加准备了社会調节机构等等。

(8)无产階級的社会革命。(加上一句:它将結束財政資本的統治。)

(9)无产階級专政是无产階級的社会革命的条件。

(10)党的任务是領導无产階級为社会革命而斗争。(中間加上一句:无产階級的社会革命已經提上日程。)

我認为,从上面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对党綱作“机械”的补充的(这是有些同志所担心的)正是索·同志的草案。他把关于帝国主义的一鱗半爪的定义毫不連貫地分散在各个条文中,真是杂乱无章,使人对帝国主义得不到一个总的完整的概念。重复的地方过

多。原来的要点是保留下来了。旧党綱的大綱也保留下来了，而且也說运动的“最終目的”是由現代資產階級社会的性質及其发展的进程“确定的”；但是恰恰看不出“发展的进程”，有的只是帝国主义定义的片断，而且大部分都摆得不是地方。

我們来看看第二段。这一段的开头和結尾，索·同志沒有加以改动。开头講到生产資料归少数人所有，結尾說大部分居民是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索·同志在中間加上了一点独特的見解：“近25年来，直接或間接控制按資本主义方式組織的生产的权力，已經轉到万能的”銀行和托拉斯手中，如此等等。

这一点竟放在大經濟排挤小經濟之前叙述！！本来是直到第三段才叙述的。要知道托拉斯恰恰是大經濟排挤小經濟这一过程最高和最后的表现。怎么能先講托拉斯的出現，然后再講大經濟排挤小經濟呢？难道这不是破坏了邏輯的連貫性嗎？托拉斯是从哪里来的？难道这不是理論上的錯誤嗎？控制权是怎样和为什么“落到”它們手中去的？如果不首先把大經濟排挤小經濟弄清楚，就不能理解这一点。

我們再来看第三段。它的主题是大企业排挤小企业，索·同志把这一段的开头（大企业的作用日益扩大）和結尾（小生产者逐渐被排挤）都保留下来了，然而在中間却加上一句：大企业“合并成把一系列从事彼此銜接的生产和流通过程的企业联合起来的大机构”。但是这一补充說的已經是另一个主题，即生产資料的积聚、資本主义形成的劳动社会化以及社会主义代替資本主义的物質条件。在旧党綱里直到第七段才說到这个主题。

索·同志保留了原来的大綱。他也是直到第七段才說到社会主义代替資本主义的物質条件，而且在第七段里也照旧提到了

生产資料的积聚和劳动的社会化！

这样一来，关于积聚的片断說明，竟放在专门論述积聚的全面的、綜合性的、完整的論述的好几段之前。这是极不合邏輯的，这只能使广大群众难于了解我們的党綱。

三

党綱中关于危机的第五段，被索·同志“作了彻底的修改”。他認為旧党綱“为了通俗而犯了理論上的錯誤”，“离开了馬克思关于危机的理論”。

索·同志認為，旧党綱把“生产过剩”当作“解释”危机的“根据”，“这种观点更切合于洛貝尔图斯用工人阶级消費不足来解释危机的理論”。

象索·同志这样寻找理論錯誤是多么不高明，在这里把洛貝尔图斯拉来又是多么牵强附会，这一点只要把旧党綱的原文同索·同志的新党綱原文比較一下，就一目了然了。

旧党綱在第4条指出“技术进步”、对工人剝削的程度不断提高以及对工人的需要相对减少之后写道：“各资产阶级国家内部的这种状况……使产量不断增加的商品愈来愈难找到銷路。在危机和停滞时期中表现出来的生产过剩……是必然的后果……”

显然，这里决不是把生产过剩当作“解释的根据”，而是描述危机和停滞时期的产生。我們来看看索·同志的草案：

“在这些矛盾形式(生产条件同消費条件的矛盾；資本实现的条件同資本积累的条件的矛盾)中达到的、专门以追求利潤为目的的生产力的发展，其必然的后果是尖锐的工业危机和萧条，也就是在无政府状态下产量不断增加的商品发生滞銷。”

索·同志說的是同樣的東西，因為“產量不斷增加”的商品發生“滯銷”也就是生產過剩。索·同志怕用這個沒有任何錯誤的名詞，是沒有道理的。索·同志說，與其用“生產過剩”，“還不如用生產不足一詞”（莫斯科出的小冊子第15頁），這也是沒有道理的。

你就試一試把“產量不斷增加的商品發生滯銷”說成“生產不足”吧！這是無論如何辦不到的。

洛貝爾圖斯主義決不在於使用了“生產過剩”這四個字（只有這幾個字能真實地描繪出資本主義最深刻的矛盾之一），而在於光用工人階級消費的不足來解釋危機。而舊黨綱不是根據這一點來解釋危機的。它所根據的是前一段所指出的“各資產階級”國家“內部的這種狀況”，也就是“技術進步”以及“對工人的活勞動的需要相對減少”。同時，舊黨綱還談到“在世界市場上日趨尖銳的競爭”。

這裡正好說到了積累條件同實現條件衝突的根本原因，而且說得明確得多。這裡並不象索·同志錯誤地認為的那樣：“為了通俗”起見竟“改變”了理論；這裡的理論闡述得又明確又通俗。這是一個優點。

關於危機，當然可以寫幾部書；可以對積累的条件作更具体的分析，闡述生產資料的作用，說明生產資料部類中的剩餘價值和可變資本同消費品部類中的不變資本的交換以及新的發明使不變資本貶值，如此等等。可是索·同志也不打算這麼做！他對黨綱的所謂修改只有下列幾點：

（1）他保留了由指出技術進步的第四段轉到關於危機的第五段的結構；但是把“這種狀況”幾個字刪掉了，因而削弱了這兩段之間的聯繫。

(2) 他补充了一些听起来理论味道十足的词句：生产条件同消费条件的矛盾；实现条件同积累条件的矛盾。这些话虽没有什么不对，但也沒有新的见解，因为基本意思前一段已經讲了，而且讲得更清楚。

(3) 他补充了“追求利潤”这几个字，可是这写在党綱里是很不适合的，也許这正是“为了通俗”才用的，因为同一个意思已經用“实现条件”、“商品”生产等不同的词句重复过好几次了。

(4) 他以萧条代替停滞，做得很不高明。

(5) 他在旧党綱原文中加了“在无政府状态下”这几个字（“在无政府状态下产量不断增加的商品”）。这一补充在理論上是不正确的，因为爱尔福特綱領草案中所用的、受到恩格斯批判的“无政府性”或者“无计划”，正好不能說明托拉斯的特征^①。

索·同志得出这样的結論：

“……商品在无政府状态下生产着，而且产量不断增加，资本主义同盟（托拉斯等等）用限制生产来消除危机的企图遭到了破产”如此等等……

可是，托拉斯生产商品恰恰不是无政府状态的而是按计划进行的。托拉斯不仅仅是“限制”生产。它們并没有消除危机的企图，也不可能有什么“企图”。索·同志的草案中有許多不确切的地方。应当指出：虽然托拉斯生产商品不是无政府状态的，而是按计划进行的，但是，由于在托拉斯时期也同样存在着上述资本主义特征，危机仍然无法消除。即使在最繁荣、投机最盛的时期，托拉斯为了“不过分冒险”而限制生产，至多也只能保存一些最大的企

^① 恩格斯批判了爱尔福特綱領草案中所用的“私人生产”和“无计划”的說法，他說：“当股份公司过渡到新治并垄断許多工业部門的托拉斯的时候，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的現象也没有了。”⁴¹

业，危机照旧要来的。

綜合上述有关危机問題的言論，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索·同志的草案並沒有把旧黨綱改好；相反地，新草案倒有很多不确切的地方。沒有弄清楚旧黨綱为什么必須修改。

四

在帝国主义性質的战争的問題上，索·同志的草案在理論上犯了两个錯誤。

第一、他沒有对目前这次战争作估計。他說，帝国主义时代产生帝国主义战争。这是对的，在黨綱上写上这一点当然也必要。但是，这还不够，还必须指出目前这次 1914—1917 年的战争就是帝国主义战争。德国“斯巴达克派”在 1915 年用德文出版的“提綱”中，提出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可能发生民族战争的論断⁴²。这是显然不正确的論断，因为帝国主义加重了民族压迫，所以民族起义和民族战争不但非常可能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把起义和战争硬加以区别的企图是注定要破产的）。

馬克思主义无条件地要求根据各次战争的具体材料作出确切的估計。用籠統的論断来迴避目前的战争問題，这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实践上是不能容許的；因为这样，机会主义者就有了藏身之处，可以借口說：一般說来，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时代，但是，这次战争未必就是帝国主义战争（例如，考茨基就是这样說的）。

第二、索·同志把“危机和战争”攪在一起，把它們当成一般資本主义的，特别是最新資本主义的两位一体的随行者。索·同志在草案（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第 20—21 頁）里曾三次把危机和

戰爭相提并論。問題不在于黨綱里過多的重複不好，問題在于原則性的錯誤。

表現為生產過剩或“商品滯銷”(如果索·同志硬要不用“生產過剩”這幾個字的話)的危機，正是資本主義所独有的特性。而戰爭呢，也是奴隸經濟制度或農奴經濟制度所共有的現象。帝國主義戰爭在奴隸制基礎上發生過(羅馬同迦太基的戰爭，從雙方來看都是帝國主義戰爭)，在中世紀和商業資本主義時代也發生過。凡是交戰雙方為了分贓、為了“誰該多壓榨一些，或多掠奪一些”而對別的国家或民族進行壓迫的戰爭，都不能不叫作帝國主義戰爭。

如果我們說，只有最新的資本主義，只有帝國主義才帶來帝國主義戰爭，這是正確的；因為在西歐，資本主義的前一段時期即自由競爭時期或者說壟斷前資本主義時期，其特征主要是民族戰爭。但是，說資本主義的前一段時期根本沒有帝國主義戰爭，這就不對了，這樣就是忘記了“殖民地戰爭”也是帝國主義戰爭。這是第一點。

其次，把危機和戰爭相提并論是不對的，因為這是兩種完全不同類別的現象，有着不同的歷史起源和不同的階級意義。比如，不能象索·同志在他的草案中那樣說：“無論危機或戰爭都使小生產者更加破產，使僱傭勞動更加依賴資本……”因為也可能有爭取僱傭勞動的解放的戰爭，在僱傭工人反對資本家階級的鬥爭過程中，不僅有反動的帝國主義戰爭，也可能有革命的戰爭。“戰爭是”這個或那個階級的“政策的繼續”；在每一種階級社會里，在奴隸社會、農奴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里，有過作為壓迫階級政策的繼續的戰爭，也有過作為被壓迫階級政策的繼續的戰爭。根據同樣

的理由，不能象索·同志那樣說：“危機和戰爭表明，資本主義制度已由生產力發展的形式逐漸變成生產力發展的障礙。”

目前的帝國主義戰爭以自己的反動性和殘酷性促進了群眾的革命化，加速了革命的到來，這是對的，應該說明這一點。說到作為帝國主義時代的特徵的帝國主義戰爭，這是對的，可以這樣說。但是不能說任何“戰爭”都是如此，更不能把危機和戰爭混為一談。

五

現在，我們應當把布爾什維克一致決定在新黨綱內應首先加以闡述和評價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總結一下。這就是關於帝國主義的問題。索柯里尼柯夫同志認為把帝國主義不同的特徵零敲碎打地分散在黨綱的各個段落里加以闡述和評價更合理些；而我認為把必須講到的關於帝國主義的內容集中起來，在黨綱內單獨寫成一段或一節更合理些。現在擺在黨員面前有兩個草案，將由代表大會決定取舍。但我們完全同意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的關於必須談到帝國主義的意見，需要研究的只是：在怎樣闡述和評價帝國主義的問題上有沒有分歧。

我們從這個角度把新黨綱的兩個草案比較一下。在我的草案里列舉了帝國主義的五個主要特徵：（1）資本家的壟斷同盟；（2）銀行資本同工業資本的溶合；（3）資本向外國的輸出；（4）瓜分世界領土，瓜分已經完畢；（5）經濟的國際托拉斯瓜分世界。（我在比“修改黨綱的材料”晚出版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第85頁^①列舉了帝國主義的這五個主要特徵。）我們在索柯

^① 見“列寧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2卷第258—259頁。——編者注

里尼柯夫同志的草案里所看到的，其实也就是这五个主要特征。可見，在帝国主义的問題上我們党内已取得了原則上完全一致的意見，这也是可以意料得到的。因为从革命初期起，我們党在这一問題上所进行的实际宣传，無論口头宣传或者文字宣传，都表现出全体布尔什維克在这一根本問題上意見完全一致。

值得研究的是：这两个草案对帝国主义所下的定义、所作的說明在表述上有什么区别。两个草案都具体指出了：从什么时候起才真正說得上資本主义变为帝国主义，要对經濟发展作出确切的、历史上正确的全部估計，就必须指出这一点，这恐怕不会有人反对吧！索·同志說“近25年来”，而我說的是“約从20世紀初开始”。在方才引用的那本关于帝国主义的小册子中（例如在第10—11頁^①），列举了一位专门研究卡特尔和辛迪加的經濟学家的証据，他認為1900—1903年的危机是卡特尔在欧洲取得彻底胜利的轉折点。因此我認為“約从20世紀初开始”的說法比“近25年来”要确切一些。这种說法所以比較正确，还因为我刚才举出的这位专家以及一般的歐洲經濟学家都經常引用德国的資料，而德国在卡特尔的形成过程中是赶过了其他国家的。

其次，关于垄断我在草案里是这样写的：“資本家的垄断同盟已具有决定的意义。”在索·同志的草案中有好几处提到垄断同盟，但其中只有一处說得比較肯定，那就是：

“……近25年来，直接或間接控制按資本主义方式組織的生产的权力，已經轉到万能的、彼此联合的銀行、托拉斯和辛迪加手中了，它們組成了世界垄断同盟，由一小撮財政資本巨头領導。”

^① 見“列寧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2卷第192—191頁。——編者注

我認为这里“宣传”的东西太多了，也就是說，“为了通俗”不惜在党綱內加进一些不应有的东西。在报纸的文章中、在講演中、在通俗小册子中作一些“宣传”是必要的，但是党綱的特点应当有经济学那样的准确性，不容許說廢話。我認为，垄断同盟已具有“决定的意义”这种說法最确切，而且概括了一切。但是，从索·同志的草案中引出的这一段不仅廢話太多，而且象“控制按资本主义方式組織的生产”这样的說法在理論上还值得怀疑。难道控制的仅仅是按资本主义方式組織的嗎？不，这太輕描淡写了。一些明明不是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如小手工业者、农民、殖民地的棉花小生产者等等也处在銀行和一般的財政資本控制之下了。既然我們要說的是“世界资本主义”（这里說的也只能是这种资本主义，否則就要犯錯誤），那末我們說垄断同盟已具有“决定的意义”，我們就沒有把任何生产者放在受“决定的意义”的影响之外。認为垄断同盟只影响“按资本主义方式組織的生产”，是不对的。

其次关于銀行的作用，在索·同志的草案里把同样的內容重复了两次：一次在剛才引証的那段話里；另一次是在关于危机和战争的那一段里，他在那里下了定义：“財政資本（銀行資本同工业資本結合的产物）”。而我的草案說的是：“大量积聚的銀行資本已和产业資本結合起来。”在党綱內講一次就够了。

第三个特征：“資本向外国的輸出已发展到极大的規模。”（我的草案里是这样說的）我們在索·同志的草案里看到两次，第一次只是简单地指出“資本輸出”，第二次則完全从另一种关系講到“新兴国家是……寻求超額利潤的輸出資本的投資場所”。这里提到超額利潤和新兴国家，很难認为是正确的，因为德国向意大利、法国向瑞士等等也輸出大量的資本。在帝国主义条件下，資本也开

始向老朽的国家輸出,而且不仅是为了超額利潤。这一点对于新兴国家來說是对的,但对于一般的資本輸出来說就不对了。

第四个特征,即希法亭所謂的“爭奪經濟領土的斗争”。这种說法并不确切,因为它沒有說明現代帝国主义同过去爭奪經濟領土的斗争方式的主要差別。古羅馬为爭奪这种領土斗争过,16—18世紀的欧洲国家为爭奪殖民地斗争过,旧俄国也为征服西伯利亚斗争过,如此等等。現代帝国主义的特征(就象我在党綱草案里所說的)是“最富裕的国家已把全世界的領土瓜分完毕”,这就是說,土地已被各国瓜分干淨。正因为如此,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才特別尖銳,导致战争的冲突才特別激烈。

索·同志的草案把这一点說得十分累贅,而且理論上也未必正确。我馬上要把他的表述引出来。由于他的这个表述是和从經濟上瓜分世界的問題并在一起写的,所以必須先提一下帝国主义的最后一个即第五个特征。这一特征在我的草案里是这样表述的:

“……国际托拉斯已开始从經濟上瓜分世界。”由于政治經濟学和統計学的材料所限,我們无法作更多的說明。对世界的这种瓜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过程,但还刚刚开始。既然領土已經瓜分完毕,不同对手交鋒就能到手的“空闲”土地已經沒有了,因此为了对世界进行这种瓜分,为了重新瓜分,自然要爆发帝国主义战争。

現在,我們来看看索·同志的表述:

“但是,資本主义关系的統治范围不断向外扩张,其方法是把資本主义的关系向外移植到新兴国家去;因为后者是资本家垄断同盟的商品市場、原料提供者和寻求超額利潤的輸出资本的投資場所。財政資本(銀行資本同工业

資本結合的產物)所控制的大量積累起來的剩餘價值被拋入世界市場。為了爭奪對市場的統治，為了占有或控制比較弱小的國家的領土，也就是為了取得對它們進行無情壓迫的優先權，一些強大的一國的，有時甚至是國際的組織起來的資本家同盟相互競爭，必然使最富有的資本主義國家產生瓜分世界的企圖，必然導致帝國主義戰爭，造成普遍的貧困、破產和野蠻。”

這裡有許多話都包藏着一系列的理論性的錯誤。決不能說瓜分世界的“企圖”，因為世界已經被瓜分完畢。1914—1917年的戰爭並不是“瓜分”世界的“企圖”，而是爭取重新瓜分已經被瓜分了的世界的鬥爭。戰爭對資本主義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在戰前若干年內帝國主義已經按照原有力量的大小瓜分了世界，而這種力量的尺碼只有通過戰爭才能“修正”。

爭奪殖民地(爭奪“新興國家”)的鬥爭，以及為了“占有比較弱小的國家的領土”的鬥爭，這一切在帝國主義之前就已經有了。現代帝國主義的特色卻不同，到20世紀初整個世界已被這個或那個國家所瓜分、所佔領。正因為如此，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要重分“世界霸權”，只有通過世界大戰。“國際的組織起來的資本家同盟”也是在帝國主義以前就有了，因為凡是有幾國資本家參加的股份公司都是“國際的組織起來的資本家同盟”。

帝國主義的特征是20世紀以前所沒有的，這個特征就是國際托拉斯從經濟上瓜分世界，按照合同把世界各國劃分成若干銷售區。這一點在索·同志的草案里恰好沒有提到；因此帝國主義的力量被描寫得比原來軟弱了。

最後，大量積累起來的剩餘價值被拋入世界市場的說法在理論上是不對的。這同蒲魯東的實現理論一模一樣。按照這種理論，資本家可以輕而易舉地實現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可是在實現剩

余价值时却遇到困难。事实上，资本家不仅实现剩余价值，就是实现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时也不能不遇到困难和危机。向市场抛出的大量商品中不仅有积累起来的价值，也有再生产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价值。例如向世界市场抛出的大量钢轨和生铁必须换取工人的消费品或别的生产资料（木材、石油等等）。

六

对索柯里尼柯夫同志的草案就分析到这里，在结束之前，我们应当特别指出他所作的一点很可贵的补充。依我看，这一补充应当采纳，甚至应当加以发挥。这就是他在叙述技术进步和使用女工和童工的增长的一节里所作的补充：“以及（使用）从落后国家运入的、未经训练的外国工人的劳动。”这一点是可贵的必要的补充。剥削从落后国家来的、低工资的工人的劳动，正好是帝国主义的特别典型的特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富强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寄生性就建立在这一点上面，这些国家以较高的工资收买一部分本国工人，同时又无耻地剥削“廉价的”外国工人的劳动。在“低工资的”这几个字后面还应当加上“经常是无权的”字样，因为“文明”国家的剥削者总是利用外国工人毫无权利这一点的。这种现象经常可以看到：不但德国对俄国的（即从俄国去的）工人如此，而且瑞士对意大利人，法国对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等等也都是如此。

在党纲内把不多几个最富强的、靠掠夺殖民地和弱小民族发财的、寄生的帝国主义国家提出来，作更有力的强调、更明确的说明，也许是恰当的。因为这是帝国主义极重要的一个特点，它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那些受到帝国主义掠夺，受到帝国主义巨头瓜分和扼杀的威胁的国家（俄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发生深刻的革命运

动；反之，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那些对许多殖民地和其他国家进行帝国主义掠夺、从而使本国很大一部分（比较起来）居民成为帝国主义的分赃者的国家发生深刻的革命运动。

因此我建议再加进一段，比如就加在我的草案里说明社会沙文主义的那一部分里（小册子第22页^①），指出最富裕的国家对其他许多国家的这种剥削。草案中的这一段便成为这样（我把增加的部分打上着重号）：

“一方面，进行这种歪曲的是社会沙文主义（口头上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沙文主义）派别，它用‘保卫祖国’的口号作掩饰，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本国’民族资产阶级掠夺者的利益，同时也保卫从殖民地和弱小民族掠夺到大量收入的富裕国家公民的特权地位。另一方面，进行这种歪曲的是相当广泛而具有国际性的派别，即所谓‘中派’等等。”

为了更确切起见，补充“在帝国主义战争中”这几个字是必要的，因为“保卫祖国”无非是为战争辩护，承认战争的合法性和正义性的口号。有各种各样的战争，也可能有革命的战争。因此，应当说得十分精确，这里指的正是帝国主义战争。这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事，但是为了避免不言而喻地产生的曲解，所以要说得直截了当、十分明确。

七

以上是党纲的总纲部分或者理论部分，下面来谈谈最低纲领。在这里我们马上就要谈到尼·布哈林和弗·斯米尔诺夫两位同志

^① 见“列宁全集”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4卷第436页。——编者注

提出的表面上“十分激进”其实根本不能成立的建議，那就是：根本取消最低綱領。他們認為，把黨綱分为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已經“过时了”，既然說的是向社会主义过渡，那何必要这样划分呢？根本不需要任何最低綱領，只要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的綱領就够了。

上述两位同志的建議就是如此，可是他們不知为什么不敢提出相应的草案（虽然最近这次党代表大会的議程已經提出要修改黨綱，他們两个同志有义不容辞的責任拟定这样的草案）。很可能，这两位提出了似乎很“激进”的建議，而自己还在犹豫不决……不管怎样，他們的意見应当加以研究。

战争和經濟破坏逼迫各国从垄断資本主义走向国家垄断資本主义。这是客观的形势。但是在革命的环境下，在革命期間，国家垄断資本主义直接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因为在革命时期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前进，这也是战争和革命所造成的客观形势。我們的四月代表會議是估計到这一形势的，因而提出了“苏維埃共和国”（无产階級专政的政治形式）以及銀行、辛迪加国有化（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措施）的口号。到現在为止，所有的布尔什維克都是一致同意的。而弗·斯米尔諾夫和尼·布哈林两位同志却想跑得更远，要根本取消最低綱領。这就是不听中肯的諺語的中肯的劝告，諺語說：

“上戰場別吹牛，下戰場再夸口。”

我們正奔赴戰場，正在为我党夺取政权而斗争。这个政权應該是无产階級和貧苦农民的专政。我們在夺取这一政权时，不仅不怕越出資產階級制度的范围，反而要清楚、直接、明确地大声疾呼：我們一定要越出这个范围，我們要毫不畏惧地向社会主义迈

进，我們的道路是通过苏維埃共和国、通过銀行和辛迪加国有化、通过工人監督、普通劳动义务制、通过土地国有化以及沒收地主的农具等等。我們已經制定了在这个意义上講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的綱領。

但是，我們不應該在上戰場的時候吹牛，我們不應該拋棄最低綱領，因为这就等于瞎吹；我們什么也不“求資產階級”，我們自己就能實現社会主义；我們不願意在資產階級制度範圍內做些雞毛蒜皮的事情。

这样就是瞎吹，因为首先应当夺取政权，而我們還沒有夺到。首先应当真正實現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把我国革命引向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到以后“下戰場”的时候才能够而且应当拋弃这再也无用的最低綱領。

現在能不能担保說，它再也沒有用了呢？当然还不能，原因很简单；我們還沒有夺到政权，還沒有實現社会主义，甚至還沒有等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我們应当坚决、勇敢、毫不动摇地向这一目标前进。可是，这一目的明明沒有达到却揚言已經达到，这岂不可笑。拋棄最低綱領，就等于公开宣称（老实說，这就是吹牛）：“我們已經胜利了。”

不，亲爱的同志，我們還沒有胜利。

我們不知道几时胜利，是明天还是再晚几天。（我写这篇东西是在1917年10月6日，我个人的想法傾向于明天，也可能再晚一些才能夺到政权，但明天終究是明天，决不是今天。）我們不知道，我們胜利后西歐的革命是不是很快就开始。我們不知道，我們胜利后是不是会出现暫时的反动时期、暫时的反革命胜利时期，这不是沒有可能的，所以我們胜利后一定要挖上“三道战壕”来防止这

种可能性。

这一切我們都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任何人也不可能知道。現在把必要的最低綱領抛弃是可笑的，因为我們还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子里，我們还没有突破这个框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措施还没有实现，敌人（资产阶级）还没有打垮，就是打垮了，也还没有消灭。这一切都会办到，也許要比許多人想象的快得多（我个人认为明天就应该开始），但毕竟还没有办到。

請看看最低綱領的政治部分。最低綱領預計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我們要补充一点，我們并不受这个范围的限制，而要立刻争取更高类型的苏维埃共和国。我們应当做到这一点。我們应当拿出奋不顾身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向新的共和国前进，我深信，我們一定能够这样前进。但是，怎么也不能取消最低綱領，因为第一、还没有苏维埃共和国；第二、“企图复辟”的可能性并未排除，在开始时必須忍受，然后再战胜这些企图；第三、在由旧制度向新制度过渡时，可以暂时采用“配合形式”（如最近“工人之路报”所公正指出的），也就是既有苏维埃共和国，也有立宪會議⁴³。我們先要消除这一切，然后才能抛弃最低綱領。

經濟方面也是一样。我們一致同意，害怕向社会主义前进是最卑鄙的行为，是背叛无产阶级的事業。我們一致同意，走这条道路应采取的第一批措施主要是銀行和辛迪加的国有化。我們要先实现这些措施以及类似的其他措施，那时就看得更清楚了，因为比最好的党綱丰富百万倍的实际經驗将无限地扩大我們的眼界。这方面也許，甚至肯定地、甚至无疑地非采取过渡的“配合形式”不可；比如說，我們不能把雇用一两个工人的小經濟一下子实行国有化，甚至无法对它們实行真正的工人监督。尽管小經濟的作用将

微不足道，尽管它們將被銀行和托拉斯的國有化束縛住手腳，尽管如此，但只要資產階級關係的小角落還存在，那怎么能拋棄最低綱領呢？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要勇敢地进行世界上最偉大的革命，但同時也要冷靜地考慮各種事實，我們沒有權利拋棄最低綱領。

現在我們拋棄最低綱領，這就證明我們沒有勝利就失去了頭腦。可是無論在勝利前、勝利中或勝利後，我們都不應當失去頭腦，因為一失去頭腦，我們就會喪失一切。

至於具體的建議，尼·布哈林同志其實什麼也沒有說，只是重復早已說過的銀行和辛迪加的國有化。弗·斯米爾諾夫同志在文章里列舉了一些示范性的改革，這是很有趣、很有教益的，歸根結底就是對產品的生產和消費進行調節。這一點例如在我的草案里已經概括地提到了，並且緊接着有“等等”的字樣。現在要再進一步，要使個別措施具體化，我認為是不恰當的。在採取新型的基本的措施以後，在實行銀行國有化以後，在着手推行工人監督以後，許多事情將會看得更清楚，經驗將告訴我們大量的新事物，因為這將是千百萬人的經驗，是千百萬人自覺地參加新經濟制度的建設的經驗。當然，在文章、小冊子、講演里可以規定新的東西，作出計劃，加以評價，整理各級蘇維埃或供給委員會的地方性的、局部的經驗，——所有這些都是十分有益的工作。但是過早地把許多瑣碎的細節加進黨綱，甚至是有害的，只能把我們的双手束縛在細節上。我們必須有一雙自由的手，才能在我們完全踏上新道路之後更有勁地創造新的東西。

八

布哈林同志的文章還涉及一個問題，值得談一談。

“……关于修改我党党綱的問題应当同制定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統一的党綱联系起来。”

这一点說得不十分明确。如果这一点指的是作者劝我們不要通过新党綱，把問題擱到国际統一的綱領即第三国际的綱領制定之后再解决，那就應該坚决反对。因为，根据这一理由而延期（我認为延期的其他理由是沒有的，例如誰也沒有因我們党修改党綱的材料准备不充分而要求延期），就等于我們拖延建立第三国际的工作。建立第三国际当然不能形式地来理解。如果无产阶级革命連在一个国家內都沒有取得胜利，如果战争还不結束，那就不能指望召开各国革命国际主义政党的大規模代表會議的工作有迅速順利的进展，也不能指望各国党就正式制定新党綱的問題达成協議。可是在此以前，条件比其他政党好的政党应当带头来推进這項工作，它們可以先迈第一步，当然，絕對不能把它当作最后的一步，也不能把自己的綱領同其他“左派的”（即革命国际主义的）綱領对立起来，而且要着手制定一个共同的綱領。目前除俄国以外，世界上沒有一个国家能讓国际主义者比較自由地举行代表大会；也沒有一个党象我們党那样有很多非常熟悉国际上各个派別及其綱領的同志。因此，我們必須担起带头的責任。这是我們国际主义者的天职所要求的。

看来，布哈林同志也是这样看問題的，因为他在文章的开头就說：“刚刚結束的（8月份写的）党代表大会認为修改党綱是必須的”，“为此将专门召开代表大会”；从这些話可以断定，布哈林同志絲毫不反对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通过新的党綱。

如果这样，那末在上述問題上就会意見一致。未必有誰会反对我們的代表大会在通过新党綱之后，表达制定第三国际統一的

共同綱領的願望，為此要預先採取一定的措施，如儘快地召開左派代表會議、用若干種文字出版文集、成立一個委員會來匯報其他國家在“摸索”（按布哈林同志的正確的說法）制定新黨綱的道路中做了一些什么（荷蘭的論壇派⁴⁴，德國的左派。美國的“社會主義宣傳聯盟”⁴⁵布哈林同志已經提到，但還可以指出美國的“社會主義工黨”⁴⁶以及該黨提出的以“工業民主”代替“政治國家”的問題）。

其次，布哈林同志指出了我的草案中的一個缺點，我無條件地承認說得對。布哈林同志引証了草案中談到俄國目前的形勢和資本家的臨時政府等等的那一段（小冊子第23頁^①）。布哈林同志批評這一段說，應當把這一點挪到關於政策的決議或施政綱領中去，這一批評是正確的。因此，我提議或者把第23頁的最後一節全部刪去；或者這樣表述：

“為了竭力爭取最能保證經濟發展、保證人民權利、特別是保證毫無痛苦地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國家制度，無產階級政黨不能滿足於……”如此等等。

最後，我應當在這裡答复某些同志對草案中的一條所發生的問題，據我所知，這個問題沒有在刊物上發表過。這就是政治綱領第9條所說的各民族都有自決權的問題。這一條包括兩部分：第一部分對自決權作了新的表述；第二部分的內容不是要求，而是宣言。向我提出的問題是：把宣言擺在這裡是否妥當。一般說來，黨綱內不應有宣言，但我認為這裡的例外是必要的。自決一詞曾多次引起了誤會，因此我改用了——一個十分確切的概念：“自由分離權”。俄國革命無產階級的政黨，用大俄羅斯語言進行工作的政黨，

① 見“列寧全集”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4卷第437頁。——編者注

必須承認分離權，這一點在有了 1917 年半年來的革命經驗以後，未必再會引起爭論了。我們奪得政權之後，必須立刻承認芬蘭、烏克蘭、阿爾明尼亞以及一切受沙皇制度（和大俄羅斯的資產階級）壓迫的民族都享有這種權利。但我們從自己方面來說，決不願意分離。我們希望有一個盡量大的國家，盡量緊密的聯盟，希望有尽可能多的民族同大俄羅斯民族毗鄰而居；我們這樣希望是為了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利益，是為了盡量多地吸引各民族勞動人民來參加無產階級的鬥爭。我們希望的是革命無產階級的團結和聯合，而不是分離。我們希望的是革命的聯合，因此我們不提一切國家聯合起來的口號，這是因為社會革命只把已經過渡到或正在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國家、正在獲得解放的殖民地國家等實行聯合的問題提上了日程。我們希望的是自由的聯合，因此我們必須承認分離自由（沒有分離的自由就無所謂自由的聯合）。我們尤其必須承認分離自由，因為沙皇制度和大俄羅斯資產階級的壓迫在鄰近的民族里留下了對大俄羅斯人一概仇恨、一概不信任的陰影；要消除這種不信任，必須用行動而不是用言論。

我們是希望聯合的，這一點應當談到，尤其在一个多民族國家的黨的綱領里提到這一點更為重要，為此，就必須打破慣例，容許提出宣言。我們希望俄羅斯（我甚至想說大俄羅斯，因為這樣更正確）人民的共和國能把其他民族吸引到自己方面來，但用什么方法呢？不是用暴力，而是完全靠自願的協議。否則就要破壞各國工人的團結和兄弟般的聯盟。我們同資產階級民主派不同，我們提出的口號不是各族人民的博愛，而是各民族的工人的博愛；因為我們不相信各國資產階級，並把它們當作敵人。

所以這裡應該容許例外，在第 9 條里加進一項原則的宣言。

九

刊有尤·拉林同志的“我們黨綱中的工人要求”一文的“工人之路報”第31号出版时，上面几段我已經写好了。对这篇文章不能不表示欢迎，因为这是我們中央机关报討論黨綱草案的开始。拉林同志特地談到的那一部分黨綱的拟定工作我沒有参加，这部分草案是1917年4月24—29日召开的代表會議上成立的“劳动保护問題小組”拟定的。拉林同志提出的許多补充，在我看来完全可以采納；可惜不是所有的补充都經過精确的推敲。

我認为拉林同志有一条表述得不成功：“在支配(?)工人个人(?)方面应在工人的民主(?)自治的基础上(?)正确地(?)分配劳动力。”依我看这还不如小組的表述：“劳动介紹所应当成为无产階級的階級組織”，如此等等(見“材料”第15頁)。其次，关于最低工資問題，拉林同志应当仔細地分析，正确地表述自己的建議，应当把这一建議同馬克思和馬克思主义有关这一点的观点的历史联系起来。

其次，关于黨綱政治方面和土地方面的問題，拉林同志認为必須“作更細致的文字修改”。最好我們党的报刊能馬上討論敘述某些要求的文字修改問題，決不要把問題拖到代表大会再解决，否則我們的代表大会就不能有充分的准备，这是一；二、凡是参加过黨綱和決議的起草工作的人都知道，仔細校訂某一条文往往能发现和消除一些原則性的模糊和分歧。

最后，关于黨綱中財經方面的問題，拉林同志写道：“在这方面几乎是一个空白点，連废除沙皇政府的(岂止沙皇政府的?)战时公債和国債”、“反对国家垄断利用国库等等”都沒有提到。最好拉林

同志立刻提出自己的具体建議，不要拖到代表大会的时候才提，否则會議准备就不会充分。关于废除公債（当然不仅是沙皇政府的，还有資產階級的）的問題，应当周密地考虑到小認購者；关于“反对国家垄断利用国庫”的問題，应当考虑到奢侈品生产的垄断这一情况，以及該条同党綱关于废除一切間接稅的要求的关系。

再說一遍：为了認真地做好党綱的准备工作，为了真正做到全党动手，凡是关心这一工作的人都应当立即行动起来，無論是一些想法还是写成包括补充或修改的确切方案都应当发表出来。

写于1917年10月6—8日
(19—21日)

載于1917年10月‘自蒙’
杂志第1、2期合刊

署名：尼·列宁

按杂志原文刊印

局外人的意見

我写这篇东西是在10月8日，要在9日就送到彼得堡同志们手中，恐怕希望不大。也许这篇东西会迟到，因为北方苏维埃代表大会定于10月10日召开。然而我还是要试试看，提出我的“局外人的意見”，也许能在彼得堡及其“四周”的工人和士兵在准备迅速发动但还没有发动的时候送到。

全部政权应轉归苏维埃，这是很明显的。同样，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权（或布尔什维克的政权，这在目前来说是一样的），一定会获得世界各国，尤其是各交战国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特别是俄国农民的最大的同情和全心全意的支持，这对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来说，应该是无可怀疑的。这个人所共知的早已证明的真理，无须多谈。

现在必须加以说明的，是未必为全体同志所彻底明白的问题，即目前政权轉归苏维埃实际上就意味着武装起义。看起来，这似乎是很明显的，但并非所有的人都细心地思考过或思考着这个问题。现在拒绝武装起义，就等于背弃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口号（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就等于完全背弃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

但武装起义是受特殊规律支配的一种特殊的政治斗争形式，必须仔细考虑这些规律。马克思把这个真理说得非常清楚，他说武装“起义和战争一样，是一种艺术”。

馬克思指出的这种艺术的主要規則如下：

(1) 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起义当作兒戏，在开始起义时就要切实懂得，必須把它进行到底。

(2) 必須在決定的地点，在決定的关头，集中很大的优势力量，否則，更有准备、更有組織的敌人就会把起义者消灭。

(3) 既然起义已經开始，就必須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坚决轉入进攻。“防御是武装起义的死路。”

(4) 必須在敌人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們。

(5) 每一天（如果以一个城市來說，可以說每一小时）都必須取得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無論如何要保持“精神上的优势”。

馬克思并用这样的話总结了一切革命中关于武装起义的教訓：“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战术家丹东說：勇敢，勇敢，再勇敢”⁴⁷。

如果把这点应用于俄国，应用于1917年10月，那就是說：一定要同时既从外面，又从內部，既从工人区，又从芬兰、列維里、喀琅施塔得等各方面，出其不意地、尽量迅速地、对彼得堡进攻，要使用全部艦队来进攻，要集中大大超过15 000—20 000（也許更多些）我国“資产階級近卫軍”（士官生）以及我国“万第軍队”（一部分哥薩克）等等的优势力量。

要把我們的三支主要力量——海軍，工人和陸軍部队配合起来，一定要占領并不惜任何代价守住：(1) 电话局，(2) 电报局，(3) 火車站，(4) 特別是桥梁。

要挑选最坚决的分子（我們的“突击队员”、青年工人和优秀水兵）組成一些不大的队伍，派他們去占領一切最重要的据点，并参加各处一切重要的战役，例如：

包围彼得堡，切断其对外交通，用海軍、工人和陸軍部队的联

合进攻把它占領下来——这是需要艺术和三倍的勇气来执行的任务。

要把最优秀的工人編成一支配备枪枝炸弹的队伍，派他們去进攻和包围敌人的“中枢机关”（士官学校，电报局，电话局等等），口号是：宁可全体牺牲，决不放过敌人。

我們希望，一旦决定发动，各领导者能够很好地运用丹东和馬克思的伟大遺訓。

俄国革命和全世界革命的成敗，都取决于这两三天的斗争。

写于1917年10月8日(21日)

第一次載于1920年11月7日

“真理报”第250号

署名：局外人

按报纸原文刊印

給参加北方区域苏維埃省代表大会 的布尔什維克同志的信

同志們！我們的革命正处于万分危急的关头。这次危机是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增长的大危机，同全世界帝国主义反对这一革命的斗争同时存在的。我們党的負責领导者肩負着一項艰巨的任务，不完成这项任务，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运动就有完全破产的危险。目前的局势是：拖延就等于自取灭亡。

請看一下国际局势吧！世界革命的增长是无可爭辯的。捷克工人出于憤怒的发动被非常残暴地镇压下去了，这只能証明政府极度的恐惧。在意大利的都灵，事情也发展到了群众性的发动。然而最重要的是德国海軍的起义。必須想到，在德国这样一个国家里，尤其在目前这种情况下，革命遇到的困难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毫無疑問，德国海軍的起义意味着世界革命增长的大危机。現在我国的鼓吹德国失败的沙文主义者要求德国工人馬上起义，然而我們这些俄国国际主义革命者，根据 1905—1917 年的經驗知道，不能設想有一种革命增长的标志比軍队起义更具有說服力。

請考虑一下，在德国革命者的心目中，我們現在的处境是怎样的。他們会向我們說，我們这里公开号召革命的只有李卜克内西

一个人。而且他的呼声也被苦役監獄封鎖住了。我們連一家公开說明革命必要性的報紙都沒有，我們沒有集会自由。我們沒有一個工人代表苏維埃或者士兵代表苏維埃。我們的呼声很难使真正广大的群众听到。尽管我們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取得胜利，我們还是作了起义的嘗試。而你們俄国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已經进行了半年的自由鼓动；你們有不下 20 家報紙；你們有不少工兵代表苏維埃；你們在两个首都的苏維埃里取得了胜利，整个波罗的海艦队和駐在芬兰的全部俄国軍隊都站在你們一边，可是你們不响应我們起义的号召，你們起义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取得胜利，你們却不去推翻你們的帝国主义者克倫斯基。

是的，如果在这种时候，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我們只是用……決議来响应德国革命者的起义号召，我們就是“国际”的真正叛徒。

再补充一句，我們都非常清楚地知道，国际帝国主义者反对俄国革命的阴谋勾当愈来愈变本加厉。他們千方百計地想扼杀革命，他們用軍事手段，用牺牲俄国取得和平来扼杀革命，这就是国际帝国主义急于采取的措施。目前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危机特别尖锐，其原因就在这里。所以，拖延起义就特别危险，我甚至要說，这是我們犯罪的行为。

其次，看看俄国国内的情况吧！反映了群众对克倫斯基和一切帝国主义者盲目信任的小资产阶级妥协政党，已經瀕于破产，瀕于彻底的破产。苏維埃代表团在民主會議上投票反对联合；大多数地方农民代表苏維埃投票反对联合（不顾高蹶在中央苏維埃里的阿夫克森齐也夫之流和克倫斯基的其他伙伴的反对），在工人居民最接近于农民的莫斯科，选举結果有 49% 以上的选民投了布

尔什維克的票（而在 17 000 名士兵中，有 14 000 人拥护布尔什維克），难道这些不都表明人民群众对克倫斯基，对同克倫斯基妥协的分子已經完全丧失了信心嗎？难道还能設想人民群众能够比用投票更明白地对布尔什維克說：領導我們吧，我們一定跟你們走。

我們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拥护，控制了两个首都的苏維埃，我們却要等待。等待什么呢？等待克倫斯基和他的科尔尼洛夫的將軍們把彼得堡讓給德国人，等待他們直接或間接地、公开或秘密地参加布卡南和威廉的阴謀勾当，以便把俄国革命彻底扼杀嗎？

人民用莫斯科的选举和各苏維埃的改选表明了对我們的信任，不仅如此，群众冷淡和漠不关心的情緒有了增长的迹象。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正好說明革命並沒有象立宪民主党人及其应声虫所叫喊的那样低落了，而是說明群众对決議和选举的信念低落了。在革命中，群众向領導政党要求的是行动，而不是言論，是斗争的胜利，而不是空談。不久人民就要議論紛紛，說布尔什維克并不比别人强，我們对他們表示了信任，他們却不善于行动……

农民起义已蔓延于全国。十分明显，立宪民主党人及其走狗在百般詆毀农民起义，說它是“暴乱”，是“无政府状态”。这种謊話不攻自破了，因为在起义的各个中心地区已經开始把土地轉交給农民，从来沒有一种“暴乱”和“无政府状态”有过如此輝煌的政治成果！农民起义的威力之强大有下列事实为証，現在無論妥协派，或者“人民事业报”的社会革命党人，甚至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婭都在說起把土地給农民的問題了，他們想趁运动的洪流还没有把他們完全淹死的时候扑灭这个运动。

而我們還要等待，看科尔尼洛夫分子克倫斯基（恰巧在最近，社會革命黨自己暴露了他是科尔尼洛夫分子）的哥薩克部隊能不能把這次農民起義各個擊破。

顯然，我們黨的許多領導者沒有重視我們一致公認、一再重復的那個口號的特殊意義。這個口號就是：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在革命的半年中，有些時期、有些日子這個口號並不意味着起義。這些時期、這些日子也許使一部分同志迷惑了，忘記了目前（至少從9月中旬起）這個口號對我們來說等於號召起義。

這一點是絲毫不容懷疑了。不久前“人民事業報”“通俗地”解釋了這一點，它說：“克倫斯基決不肯聽命！”當然啦！

“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一口號無非就是號召起義。如果我們幾個月來一直號召群眾參加起義，拒絕妥協，而在群眾對我們表示信任以後，我們却不領導群眾在革命崩潰的前夜發動起義，那末這全部罪過無條件地要由我們承當。

立憲民主黨人和妥協分子正在用7月3—5日事件的例子，用黑幫煽動的加強等來吓唬人。如果說，7月3—5日的事件是一個錯誤，那只是錯在我們沒有奪取政權。但是我認為，那時並沒有錯，因為那時我們還不是多數。而現在這已經是嚴重的錯誤，甚至比錯誤更厲害。黑幫煽動的加強是可以理解的，這是在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日益高漲的氣氛下形勢極端緊張的結果。由此得出反對起義的結論是可笑的，因為被資本家收買的黑幫在鬥爭中完全無能為力，這一點甚至是用不着證明的。他們在鬥爭中簡直等於零。科尔尼洛夫和克倫斯基在鬥爭中所能依靠的只有野蠻師和哥薩克。而現在，哥薩克也開始分化了，同時，農民在哥薩克居住區域正在用國內戰爭威脅着他們。

我这几行是在10月8日星期日写的，你們最早到10月10日才能看到。我听一位路过这里的同志說，据华沙铁路的旅客講：克倫斯基正在把哥薩克調往彼得堡！这十分可能，如果我們不全面地調查这一点，不研究第二次应召的科尔尼洛夫軍队的实力及其分布情况，那完全是我們的过錯。

克倫斯基又偷偷地把科尔尼洛夫的軍队調到了彼得堡的附近，以便阻止政权轉归苏維埃，阻止苏維埃政权立即提出和約，阻止全部土地馬上轉归农民，并且想把彼得堡讓給德国人，而自己逃往莫斯科！这就是我們必須尽量广泛宣传的起义口号，这就是一定能获得巨大的成功的起义口号。

我們不能等待全俄苏維埃代表大会，因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可能会把它拖到11月份举行，不能拖延了，不能再讓克倫斯基調来科尔尼洛夫軍队了。芬兰、海軍和列維里都派有代表出席苏維埃代表大会，它們只要联合起来，就可以立刻調动海軍、炮兵、机关枪部队和两三个軍的步兵到彼得堡来，以便抗击科尔尼洛夫軍队，因为士兵們——例如在維波尔格——已經表明他們恨透了克倫斯基又勾結的科尔尼洛夫將領。

誰以为波罗的海艦队开往彼得堡，就是向德国人开放战綫，因而放弃立即打垮第二次应召的科尔尼洛夫軍队的可能性，那就大錯特錯了。科尔尼洛夫派的誹謗者这样說，就象制造其他种种謠言一样，但革命者不应当听了这种謠言和誹謗就被吓倒。克倫斯基一定会把彼得堡讓給德国人，这一点現在已經非常清楚，任何相反的断言都不能打消我們这一十分肯定的看法，因为这种看法是从事变的整个进程，从克倫斯基的全部政策中得出的。

克倫斯基和科尔尼洛夫派一定会把彼得堡讓給德国人。正是

为了拯救彼得堡，我們必須推翻克倫斯基，讓两个首都的苏維埃掌握政权。这两个苏維埃将立刻向各国人民提出和約，以此履行自己对德国革命者所負的責任，以这种坚决的措施粉碎反对俄国革命的万恶阴谋，粉碎国际帝国主义的阴谋。

只有立即发动波罗的海艦队、芬兰军队、列維里和喀琅施塔得来攻打彼得堡附近的科尔尼洛夫军队，才能挽救俄国和世界的革命。这样一来，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在几天之内使哥薩克军队一部分投降，另一部分全部就歼，克倫斯基被推翻，因为两个首都的工人和士兵都将支持这一行动。

拖延就是死亡。

“全部政权归苏維埃”，——这就是起义的口号。誰运用了这一口号，却不理解这个口号，不考虑这个口号，那只能怪自己。必須象对待艺术那样对待起义，我在民主會議期間坚持这一点，現在仍然坚持，因为这一点是馬克思主义所教导的，也是目前俄国和全世界的整个形势所教导的。

問題不在于投票，不在于吸引“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不在于增加地方苏維埃，也不在于苏維埃代表大会。問題在于起义，这是彼得堡、莫斯科、赫尔辛福斯、喀琅施塔得、維波尔格和列維里能够而且应当解决的問題。彼得堡附近和彼得堡市区，——这就是能够而且应当决定起义和举行起义的地方，要尽可能認真地、有准备地、迅速地、坚决地举行起义。

海軍、喀琅施塔得、維波尔格、列維里能够而且应当向彼得堡进军，打垮科尔尼洛夫军队，发动两个首都的群众，为立即給农民土地、立即提出和約的政权进行大规模的鼓动工作，推翻克倫斯基政府，建立这样的政权。

拖延就是死亡。

尼·列宁

1917年10月8日

第一次载于1925年11月7日
“真理报”第225号

按打字副本刊印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中央委员会會議⁴⁸

(1917年10月10日〔23日〕)

記 录

1

报 告

列宁断言，9月初以来，出现了一种对起义问题漠不关心的态度。既然我们认真地提出苏维埃夺取政权的口号，这种态度就是不能容许的。因此，早就应当注意技术方面的问题。现在看来，时机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错过了。

尽管如此，起义问题还是十分尖锐，决定性的关头就要到了。

目前的国际形势既然如此，我们就应当采取主动。

打算放弃纳尔瓦、放弃彼得堡的阴谋，更使我们非采取坚决行动不可。

政治形势同样令人信服地朝着这一方向发展。如果我们在7月3—5日采取坚决行动，那一定要遭到失败，因为当时还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从那时起，我们的威信已经大大提高了。

群众所以抱冷淡和漠不关心的态度，其原因是他们对于空话和决议已经感到厌倦了。

現在，大多數人都擁護我們。轉移政權的問題在政治上已經完全成熟了。

農民運動也正朝着這一方向發展。很明显，除非用盡一切巨大的力量，是撲滅不了這一運動的。全部土地轉歸農民的口號，已成為農民共同的口號。現在，政治局勢已經成熟。應該談到技術方面的問題。而且全部問題都在這裡。可是我們却步護國派的后塵，喜歡把有步驟地準備起義看成是一種政治上的罪過。

等待顯然同我們湊不到一起的立憲會議，是毫無意義的，因為這只能使我們的任務更加複雜化。

應該把省代表大會和明斯克提出的建議⁴⁹當作堅決行動的開始。

1922 年第一次載于

“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第 10 期

按記錄原稿刊印

2

決 議

中央委員會認為，俄國革命的国际形勢（德國海軍中的起義，這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在全歐洲增長的最高表現；其次，帝國主義者為扼殺俄國革命而講和的威脅）和軍事形勢（俄國資產階級和克倫斯基之流已經明確地決定把彼得堡讓給德國人），無產階級政黨在蘇維埃中獲得了多數，再加上農民起義和人民轉而信任我們黨（莫斯科的選舉）以及第二次科爾尼洛夫叛亂顯然已在準備（軍隊撤出彼得堡、哥薩克調往彼得堡、哥薩克包圍明斯克等等），——這一切把武裝起義提到日程上來了。

因此中央委員會認為，武裝起義是不可避免的，並且業已完全成熟。中央委員會建議各級黨組織以此為指針，並從這一觀點出發討論和解決一切實際問題（北方區域蘇維埃代表大會、軍隊撤出彼得堡、莫斯科人和明斯克人的發動等等）。

1922年第一次裁于

“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第10期

按手稿刊印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中央委员会會議⁵⁰

(1917年10月16日〔29日〕)

記 录

1

列宁宣讀中央委员会上一次會議通过的決議。他說：決議被通过了，只有两票反对。如果反对的同志願意发表意見，可以展开討論，現在他說明这一決議的理由。

如果孟什維克党和社会革命党抛弃妥协，那我們就可以向它們提出妥协的建議。我們提出过这样的建議，但是大家知道，妥协的建議遭到了这两个政党的拒絕^①。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已經可以明确肯定，群众是跟我們走的。这还是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前的事情。彼得堡和莫斯科选举的統計材料就是証明。科尔尼洛夫叛乱則更有力地把群众推向我們这边。民主會議上力量的对比也說明了这一点。形势很清楚：或者是科尔尼洛夫专政，或者是无产階級和农民的各貧苦阶层的专政。我們不能从群众的情緒出发，因为群众情緒是善变的，无法精确估計；我們应当依据的是对革命的客觀的分析和估計。群众信任布尔什維克，群众向布尔什維克要求的不是空話，而是行动和反对战争、制止經濟破坏的坚定

^① 見“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5卷第299—305頁。——編者注

政策。如果拿对革命的政治分析作为根据，那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现在无政府主义的暴动也证实了这一点。

接着，列宁分析了欧洲的形势，并且证明那里进行革命要比我们更困难：既然在德国这样的国家里也弄到海军中发生起义的地步，这就表明那里的事情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国际形势向我们提供了许多客观材料，说明我们现在一旦发动，就能得到欧洲全体无产阶级的支持；列宁证明，资产阶级打算放弃彼得堡。我们只有把彼得格勒控制在自己手中，才能幸免这种毒手。由此可以作出明确的结论：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所谈到的武装起义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

至于从决议得出的实际结论，还是在听取了各大中心地区的代表的报告以后作起来比较方便。

根据对俄国和欧洲阶级斗争的政治分析，必须制定最坚决、最积极的政策，这个政策只能是武装起义。

2

列宁同米柳亭和绍特曼进行了论战，列宁证明，问题不在于武装力量，也不在于同军队作战，而在于一部分军队同另一部分军队作战。列宁不认为这里所谈的有什么悲观主义。他证明，资产阶级方面的力量并不强大。事实证明，我们有胜过敌人的优势。为什么中央不能先动手呢？从所有的材料都得出这种结论。要推翻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必须证明没有经济破坏，国际形势没有日趋复杂。既然工会工作者要求全部政权，那就说明他们十分清楚地了解他们需要什么。客观情况证明，农民需要领导，他们会跟着无产阶级走的。

有人害怕我們保持不住政權，而現在正是我們保持政權的大好時機。

列寧希望大會的爭論成為對決議實質的討論。

3

如果所有的決議都這樣被否決，絕不會有什麼更好的結果。現在，季諾維也夫說：要取消“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而對政府施加壓力。既然起義已經成熟，就說不上是什麼陰謀。既然在政治上起義已經不可避免，那就應當象對待藝術那樣對待起義。況且在政治上起義已經成熟。

正因為糧食只能維持幾天，我們不能再等待立憲會議了。列寧建議批准決議，堅決準備起義，起義日期由中央委員會和蘇維埃決定。

4

列寧反駁季諾維也夫說，決不能拿這次革命同二月革命相比。其實列寧提出的決議案如下：

“會議十分擁護并完全支持中央委員會的決議，號召一切組織，號召全體工人和士兵全面地加緊準備武裝起義，支持中央委員會為此而成立的總部；會議表示完全相信中央委員會和蘇維埃會及時指出進攻的有利時機和適當方法。”

1927年第一次載于

“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第10期

發言按記錄打字稿刊印；

決議按手稿刊印

給同志們的信

同志們！我們現在所处的时期是那样地危急，事变的发展是那样料想不到地迅速，以致一个受命运摆布而稍微离开历史主流的政論家，經常有放馬后炮或消息不灵的危險，如果他的文章发表得迟一些更是如此。尽管我充分認識到这一点，甚至这封信还有根本不发表的可能，但是我还是給布尔什維克写了这封信。因为这次动摇是惊人的，它会給党，給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給革命带来致命的后果，而我認為我有責任同这种动摇作最坚决的斗争。为了防止放馬后炮的危險，我将注明我所掌握的是哪些消息，是哪一天的消息。

直到10月16日星期一的早晨，我才遇到了一位昨夜在彼得堡参加了布尔什維克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的同志，他把討論的情況詳細地告訴了我⁵¹。會議討論的就是星期日各党各派報紙都討論的起义問題。出席會議的有首都布尔什維克各工作部門的最有威信的代表，会上只有极少数的人，总共只有两个同志抱否定态度。这两个同志所持的理由軟弱无力，这些理由只是他們的惊慌恐惧的心理的极明显的表現，只是布尔什維主义和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切根本思想在他們两人身上丧失殆尽的极明显的表現。要給这么可耻的动摇寻找原因可不容易。可是事实俱在，革命的政党不能容忍在这样严重的問題上表現动摇，这两个丧失原

則的同志可能会引起一定程度的混亂，因此必須分析他們的理由，揭露他們的動搖，說明他們是多麼可耻。下面的文字就是執行這一任務的一次嘗試。

“……我們沒有大多數人民的擁護，沒有這個條件，起義是沒有希望的……”

說出這種話的人，不是真理的歪曲者，就是書呆子，那種絲毫不顧革命的實際形勢，無論如何要布爾什維克黨預先得到保證它會在全國恰好獲得半數加一票的人。但是歷史在任何時候，在任何革命中都沒有提供過也絕對無法提供這樣的保證。提出這一類的要求等於嘲笑聽眾，這不外是掩飾自己逃避現實的行為。

因為現實使我們看得很清楚，正是在七月事變以後，大多數人民開始迅速地轉到布爾什維克方面來了。還在科爾尼洛夫叛亂之前，彼得堡8月20日的選舉就證明了這一點。在這次選舉中，布爾什維克在市區（不包括市郊）獲得的票數由占20%增加到占33%。後來9月舉行的莫斯科區杜馬的選舉也證明了這一點，布爾什維克在這次選舉中獲得的票數由占11%增加到占49.33%（前幾天我遇到一位莫斯科的同志對我說，準確的數字是51%）。蘇維埃的改選證明了這一點。大多數農民蘇維埃都不願自己的“阿夫克森齊也夫的”中央蘇維埃的意志，表示反對聯合政策，這個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反對聯合政策，這實際上就是跟布爾什維克走。再其次，前綫的消息愈來愈頻繁，愈來愈肯定地說明，士兵羣眾不聽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的首領、軍官、代表等等的惡意誹謗和攻擊，日益堅決地轉到布爾什維克方面來了。

最後，俄國近來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就是農民起義。這就是

用行动而不是用言論表明的人民在客观上已經轉到布尔什維克方面来的事实。不管資產階級报刊和它們的在“动搖的”新生活派中的可怜的应声虫如何造謠，說起义是屠杀、是无政府状态，但是事实还是明摆着。無論从物質意义上或政治意义上來說，唐波夫省的农民运动都是一次起义，而且收到了輝煌的政治效果，首先它迫使人們同意把土地給农民了。难怪現在被起义吓破胆的社会革命党党徒，甚至“人民事业报”都在叫喊 必須把土地給农民！可見，实际証明布尔什維主义是正确的，証明它已經贏得了胜利。除起义外，沒有別的办法 能“教訓”拿破仑主义者及其在預备議會中的走狗。

这是事实。事实是頑强的东西。这种 为 起义辯护的实际“理由”比惊慌失措、吓破胆的政客的一千种“悲觀的”遁辞有力得多。

如果农民起义不是一个具有全国性政治意义的事件，那末預备議會里的那班社会革命党奴才就不会叫喊必須把土地交給农民了。

农民起义的另一个輝煌的、革命的政治結果“工人之路报”已經指出了，那就是粮食运到了唐波夫省的各火車站⁵²。惊慌失措的先生們，这就是給你們举出的另一个为起义辯护的“理由”，它証明起义是使国家摆脱迫在眉睫的飢荒和規模空前的危机的唯一手段。背叛人民的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維克正在疯狂地叫嚣、威胁、写決議、用召开立宪會議的諾言来安慰挨餓的人，人民却按照布尔什維克的方針 开始 用 反对地主、資本家和包买主的 起义 来解决粮食問題了。

甚至象“俄罗斯意志报”这样的 資產階級 报刊也不得不承認，这种 解决粮食問題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已經取得到了良好的效

果，該報說，唐波夫省的各个車站都堆滿了糧食…… 这是农民起义以后的事！！

不，这个时候怀疑多数人民现在和将来会不会跟着布尔什維克走，就是可耻的动摇，就是在实际上抛弃无产阶级革命性的一切原则，完全背弃布尔什維主义。

“……要夺取政权，我们的力量还不够；要破坏立宪会议，资产阶级的力量也不够……”

这个理由的前一半是上面一个理由的简单的重复。这个理由并没有更大的说服力。这是对工人表示悲观，对资产阶级表示乐观，从而反映了自己的惊慌失措和对资产阶级的恐惧心理。如果士官生和哥薩克說，他們要同布尔什維克战斗到流出最后一滴血，那是完全值得相信的；如果工人和士兵在几百次会议上表示完全信任布尔什維克，并且下决心要为政权归苏維埃挺身奋斗，那“最好”記住，表决是一回事，战斗又是一回事！

当然，如果这样的論断能成立，那起义就“被駁倒了”。不过試問，这种别有目的、别有用心的“悲观主义”同政治上投奔资产阶级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請看一下事实，請回忆一下布尔什維克說过几千次，还是被我們的悲观主义者“忘掉的”言論吧。我們說过几千次，工兵代表苏維埃是一种力量，是革命的先鋒队；它能够夺取政权。我們指責过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几千次，說他們空談“民主派的全权机关”，同时又害怕讓苏維埃掌握政权。

科尔尼洛夫叛乱証明了什么呢？証明苏維埃确实是一种力量。

在这一点被經驗、被事实証明了之后，我們竟要抛弃布尔什維主义，否定自己，說什么我們的力量还不够（尽管两个首都的苏維埃和大多数地方苏維埃都站在布尔什維克方面）!!! 难道这不是可耻的动摇嗎？其实，我們的“悲觀主义者”想抛弃“全部政权归苏維埃”的口号，而又不敢承認这一点。

怎么能証明，要破坏立宪會議资产阶级的力量也不够呢？

如果苏維埃没有力量推翻资产阶级，那就是說，资产阶级有足够的力量破坏立宪會議，因为再沒有誰会阻止它。相信克倫斯基之流的諾言，相信奴才們的預备議会的決議，这难道同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員，一个革命者的身分相称嗎？

如果不推翻現任的政府，资产阶级不仅有力量破坏立宪會議，而且还能采取把彼得堡讓給德国人、开放战綫、加紧同盟歇业和怠运粮食的办法間接地达到这个目的。事实証明，所有这些勾当资产阶级已經干过一部分。这就是說，如果工人和士兵不推翻资产阶级，那末它是有力量干遍所有这些勾当的。

“……苏維埃应当是一支对准政府的太阳穴的手枪，强迫它召开立宪會議，放弃进行科尔尼洛夫叛乱的念头……”

这两个倒霉的悲觀主义者中間，有一个竟說出这种話来！

其实也必然会这样說的，因为拒絕起义就是拒絕全部政权归苏維埃的口号。

当然，口号“不是圣物”，这是不待言的。可是为什么誰也沒有（象我在七月事变后那样^①）提出改变这个口号的問題呢？为什

① 見“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5卷第173—180頁。——編者注

么不敢公开說出这一点呢？虽然党从9月份起就对今后为了实现“全部政权归苏維埃”这个口号必然要进行的起义問題展开了討論。

我們倒霉的悲觀主义者在这里永远不能自圓其說。拒絕起义就是拒絕把政权交給苏維埃，而把一切希望都“交給”“答应”召开立宪會議的善心的資產階級。

唯有在苏維埃掌握政权的条件下，才能保証立宪會議会召开，才能保証它取得成就，难道这还难以了解嗎？这一点，布尔什維克已經說过几千遍。从来沒有人試圖出来反駁。这种“联合形式”是大家都承認的，但是現在有人在“联合形式”的詞句下拒絕把政权交給苏維埃，而且偷偷摸摸地干，不敢公开否認我們的口号，这是什么行为呢？能找得出議會用語来形容这种行为嗎？

有人一針見血地回答我們的悲觀主义者說：“是一支沒有子弹的手枪嗎？”如果是这样，那就是公然投奔了李伯尔唐恩之流，因为他們千百次地宣称苏維埃是“手枪”并且千百次地欺騙了人民，因为苏維埃在他們的統治下簡直等于零。

如果是“有子弹的”手枪，那这也就是起义的技术准备，因为子弹要取出来，手枪要装子弹，而且一发也太少了。

或者是投奔李伯尔唐恩之流，公开拒絕“全部政权归苏維埃”的口号，或者是起义。中間道路是沒有的。

“……資產階級不可能把彼得堡讓給德国人，尽管罗将柯想这样做，因为打仗的不是資產者，而是我們英勇的水兵……”

这个理由又可以归結为对資產階級的“乐观主义”，凡是对革命力量和无产階級的能力抱悲觀态度的人必然会处处表现出这种

“乐观主义”。

打仗的是英勇的水兵，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两个海軍上将在埃捷尔淪陷之前潜逃。

这是事实。事实是頑强的东西。事实証明，这两个海軍上将叛变的本領并不亚于科尔尼洛夫。大本营又没有改組，指揮人員照旧是科尔尼洛夫分子，这是无可爭辯的事实。

如果科尔尼洛夫分子(以克倫斯基为首，因为他也是科尔尼洛夫分子)想要放弃彼得堡，他們可以双管齐下，甚至“三管齐下”。

第一、他們能够用科尔尼洛夫派指揮人員的叛变开放北方的陆上战线。

第二、他們能够就同意比我們强大的德国艦队自由行动問題“达成協議”，他們不但能同德帝国主义者而且也能同英帝国主义者达成協議。此外，“潜逃的海軍上将”还能把計劃也献給德国人。

第三、他們能用同盟歇业、怠运粮食的办法，使我們的士兵处于完全絕望和无能为力的境地。

这三种途径哪一种也否定不了。事实証明，这三扇門俄国資产階級哥薩克党都敲过了，它还想把它們都打开。

由此应得出什么結論呢？由此得出的結論是：我們不能等待資产階級扑灭革命。

罗将柯之流的“願望”可不是空談，——这一点已为經驗所証实。罗将柯是重实际的人。罗将柯有資本給他撑腰。这是无可爭辯的。在无产階級沒有掌握政权以前資本还是一种强大的力量。罗将柯死心塌地执行資本的政策已經有几十年了。

由此应得出什么結論呢？由此得出的結論是：在作为拯救革命的唯一手段的起义問題上犹豫动摇，一半是表現了胆小鬼李伯

尔唐恩、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之流对资产阶级的信任，一半是表现了布尔什维克最反对的那种“乡下佬”盲目的信任。

或者是“篤信”立宪会议，把无用的双手抱在赤裸的胸前，等待罗将柯之流放弃彼得堡，扑灭革命；或者是举行起义。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就是单单召开立宪会议也不会使问题有什么改变，因为任何“立宪”、任何表决，甚至是威信最高的会议的表决也感动不了飢荒，也感动不了威廉。立宪会议能不能召开，能不能取得成就，都取决于政权转归苏维埃没有，布尔什维克讲的这个老道理已经被实际情形愈来愈清楚、愈来愈无情地证实了。

“……我们一天比一天强大，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强大的反对派参加立宪会议，我们何必孤注一掷……”

这是庸人的理由，这种人“讀到”立宪会议将要召开的话，就信以为真，安心走最合法、最忠诚的立宪道路了。

但可惜的是，等待立宪会议既不能解决飢荒问题，也不能解决放弃彼得堡的问题。那些天真的，或者是惊慌失措的，或者是被人吓破了胆的人，忘记了这件“小事情”。

飢荒是不等待的。农民起义就没有等待。战争是不等待的。潜逃的海军上将就没有等待。

难道我们布尔什维克宣布相信立宪会议会召开，飢荒就会答应等一等再来吗？潜逃的海军上将会答应等一等再逃吗？馬克拉柯夫和罗将柯之流会答应停止同盟歇业、停止怠运粮食，不再同英德帝国主义者訂立密约吗？

可是有“立宪幻想”和着了议会迷的英雄们，就是这样认为的。

生气勃勃的生活消失了，剩下的只有关于召开立宪會議的一紙空文，只有选举。

挨餓的人民和被海陸軍將軍們出賣的士兵对选举漠不关心，这連瞎子也会感到惊奇的！呵，好聰明的人呵！

“……要是科尔尼洛夫分子再开始，那时我們就大显身手！何必自己开始，何必冒险呢？……”

真是太有說服力，太革命了。历史是不会重演的，如果我們轉过身子把背朝着历史，来观察第一次科尔尼洛夫叛乱而肯定地說：“要是科尔尼洛夫分子开始的話”；如果这一点我們能办到，这是多么卓越的革命战略呵！这种战略多么象“听天由命”呵！也許科尔尼洛夫分子又会开始得不是时候！这不是有力的“理由”嗎？这不是对无产阶级政策的精辟的論証嗎？

如果第二批应召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学乖了，如果他們要等到飢民发生暴动，战綫被突破，彼得堡被放弃以后才发动，否則就不发动，那怎么办呢？

有人竟要我們把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建筑在科尔尼洛夫分子可能重犯他們的某一个旧錯誤的基础上！

我們忘記了布尔什維克証明过和証明了数百次的一切，忘記了半年来我国革命历史所証明了的一切，即除了科尔尼洛夫分子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以外，沒有，客觀上沒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出路，我們忘記这一切，否定这一切，而去等待！等待什么呢？等待奇迹，等待4月20日到8月29日的一系列暴风驟雨般的紧急的事变（在战争拖延和飢荒加剧的情況下）变为和平地、平靜地、順利地、合法地召开的立宪會議，执行會議的最合法的決議。看，这

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策略！挨餓的人們，等着吧，克倫斯基已經答應召開立憲會議了。

“……老實說，國際形勢方面沒有任何要我們立即發動的理由，如果我們被人槍殺了，反而會危害西方社會主義革命的事業……”

這個理由真是妙極了，謝德曼“本人”和列諾得爾“本人”也未必能這樣巧妙地“運用”工人對國際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同情。

只要想一想，德國人處境極端困難，他們只有一個李卜克內西（而且還在服苦役），沒有報紙，沒有集會自由，沒有蘇維埃，而各個階級直到最差的富裕農民都對國際主義思想極端仇視，帝國主義的大、中、小資產階級都有完善的組織，這樣的德國人，即德國的國際主義革命者，穿着水兵服的工人，也舉行了海軍起義，儘管只有百分之一的勝利可能。

而我們呢，有幾十家報紙、有集會自由，在蘇維埃中占多數，我們是世界上處境最好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者，可是我們拒絕用起義來支持德國的革命者。我們要象謝德曼和列諾得爾之流那樣說：最明智的辦法就是不起義，因為我們要是被打死了，世界就會失去那麼優秀、那麼明智、那麼理想的國際主義者！！

現在來證明一下我們的明智吧。我們將通過一項決議，同情德國的起義者，同時拒絕在俄國舉行起義。這將是真正的、明智的國際主義。如果這種英明的政策能在各地贏得勝利，那世界國際主義將會多么迅速地發揚光大呵！……

各國工人受戰爭的折磨，痛苦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無論在意大利、在德國，還是在奧地利，工人的爆發都越來越頻繁了。而唯一有工兵代表蘇維埃的我們，却要等待，要出賣德國的國際

主義者，正象我們出賣俄國那些不是用空話，而是用行動，用反對地主的起義來號召我們舉行起義、推翻克倫斯基政府的農民一樣……

各國資本家都準備撲滅俄國革命，讓他們的帝國主義陰謀的烏雲密集起來吧，我們將要安靜地等着 盧布 來扼殺我們！現在克倫斯基和羅將柯真心誠意要召開立憲會議，我們就不要去進攻陰謀者，不要用工兵代表蘇維埃的勝利潰散他們的隊伍，我們要等待立憲會議，在這個會議上用表決來戰勝一切國際陰謀。我們有沒有權利懷疑克倫斯基和羅將柯的真誠呢？

“……‘大家’都反對我們！我們被孤立了：中央執行委員會也好，孟什維克國際主義者也好，新生活派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也好，過去和現在都聲明反對我們！……”

好一個有力的理由。我們一向都無情地痛責動搖者的動搖。在這一點上，我們贏得了人民的同情。在這一點上，我們爭得了蘇維埃，而沒有蘇維埃就不可能有迅速可靠的起義。我們現在利用爭到手的蘇維埃，却是為了使我們自己也投向動搖者的營壘。布爾什維克的前途多么美好呵！

李伯爾唐恩和切爾諾夫之流以及“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左派”孟什維克的政策的全部實質就是動搖。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國際主義者作為群眾向左轉的指示器，具有很大的政治意義。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約有40%轉到左派陣營，另一方面農民舉行起義，這兩個事實無疑有着明顯的聯繫。

正是這一聯繫的性質揭示了那些現在看到活活腐爛下去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或者動搖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之流反對我們就想痛

哭起来的人是毫无气节的。应当把小资产阶级领袖马尔托夫、卡姆柯夫、苏汉诺夫之流的这种动摇和农民起义对照一下。这是现实的政治对照。同誰在一起呢？是同間接地反映群众的向左轉、每一次政治轉折时机都可耻地涕哭、动摇而且跑去哀求李伯尔唐恩和阿夫克森齐也夫之流原諒的彼得堡一小撮动摇的領袖在一起呢，还是同这些向左轉的群众在一起？

問題就是这样，而且也只能是这样。

在马尔托夫、卡姆柯夫和苏汉诺夫之流出卖农民起义的时候，有人建議我們革命国际主义者的工人政党也来出卖农民起义。看，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国际主义者“点头”的政策竟得到什么結果。

我們說过，要帮助动摇者，自己就应当不动摇。这些“可爱的”左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动摇了，贊成联合政策了！我們自己不动摇，因此終于引导他們跟着我們走了。实际生活証实了我們的看法。

过去这班先生总是以自己的动摇危害革命。只有我們挽救了革命。現在，当飢荒降临了彼得堡，罗将柯之流准备放弃彼得堡的时候，又要我們来挽救了嗎？！

“……我們甚至同鐵路邮电員工也沒有巩固的联系。他們的正式代表都是普兰桑之流的人物。沒有郵政局，沒有鐵路，我們能取得胜利嗎？……”

是的，是的，这里是普兰桑之流，那里是李伯尔唐恩之流。但是群众对他們表示了怎样的信任呢？我們不是常常証明，这些領袖在出卖群众嗎？在莫斯科的选举和苏維埃的选举中，群众不正是离开了这些領袖而轉到我們方面来了嗎？难道鐵路邮电員工

群众沒有挨餓，沒有舉行罢工反对克倫斯基之流的政府嗎？

有一个同志問“悲觀主义者”：“2月28日以前，我們同这两个工会有联系嗎？”被問者回答說，这两次革命是不能相比的。这样回答只是加強了发問者的立場。因为在关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应有长期准备这个問題上說过几千遍的恰恰是布尔什維克（而且不是要人們在紧要关头的前夕把这一点忘掉才說的）。現在邮电工会同铁路工会的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的特点，正是群众中的无产阶级成分同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上层的分裂。問題決不在于一定要預先同这个或那个工会取得“联系”，問題在于，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起义的胜利才能滿足铁路邮电員工大軍中的群众的要求。

“……彼得堡的糧食只够吃两三天。我們能給起义者糧食嗎？……”

这是成千种怀疑意見中的一种（怀疑論者永远会“怀疑”，除非用經驗，是駁不倒他們的），是一种嫁祸于人的意見。

正是罗将柯之流，正是资产阶级在制造飢荒，企图利用飢荒来扼杀革命。除了农民在农村中举行反对地主的起义，除了工人在城市和首都战胜资本家而外，沒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摆脱飢荒的其他办法。不这样做，要从富人那里弄到糧食，要不顧怠工者把糧食运出来，要击破受人收买的职员和发财致富的资本家的反抗，要实行严格的統計，那都是办不到的。“民主派”粮食机构及其为了粮食而弄得焦头烂額的經過就是証明，他們千百万次地埋怨资本家不該怠工，他們嚎啕痛哭，苦苦哀求。

世界上，除了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以外，沒有一种力量能够不埋怨，不哀求，不流眼泪，而去从事革命的事业。无产阶级革

命拖得愈长久，革命事变发生得愈晚，或者动摇分子、惊慌失措分子的动摇来得愈迟，这次革命的牺牲就愈大，整顿粮食的运输和分配也就愈困难。

拖延起义就等于死亡，应该这样回答那些鼓起可怜的“勇气”，眼看着经济破坏加剧，飢荒迫近，而劝告工人不要起义（即劝告他们等待，仍旧信赖资产阶级）的人们。

“……前线的情况还没有危险性。即使士兵自己缔结停战协定，也没有什么不好……”

可是，士兵是不会缔结停战协定的。为此需要有国家政权，而政权，不起义是得不到的。士兵们都在一跑了之。前线来的报告谈到了这一点。等待是不行了，否则就是帮助罗将柯同威廉勾结起来，促使经济完全破坏，尤其在士兵大批逃跑的情况下，因为他们要是完全绝望了（已经接近于绝望了），他们就会丢下一切、听凭命运摆布的。

“……如果我们取得了政权，而不能得到停战和民主的和约，这样士兵可能不去进行革命战争。那时怎么办呢？”

这个理由使人想起了一句谚语：一个傻瓜能够提出的问题，比十个聪明人能够回答的还要多十倍。

我们从来也没有否认过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掌握政权有许多困难，但是我们始终还是宣传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难道到了行动的时候，我们反而要否定这一点了吗？

我们一直说，一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也会使国际形势、国内经济、军队状况和士兵情绪发生巨大的变化，难道现在我们应该让革

命的“困难”吓倒而“忘記”这一切嗎??

“……群众还没有大家所謠传的那种涌上街的情緒。鼓吹暴行的报纸和黑帮报纸推銷份数的大大增加,也是証明有悲观主义的标志……”

当人們被资产階級吓破了胆的时候,在他們看来,一切事物和現象自然都蒙上了一层黄色。第一、他們不用馬克思主义的准繩来衡量运动,而代之以知識分子印象主义的准繩;他們不对全国的和整个国际环境的階級斗争的发展以及事变的进程作政治上的分析,而代之以对情緒的主觀印象。其实党的坚定的路綫和不可动摇的决心也是情緒的一个要素,特别是在最紧要的革命关头。这一点人們“湊巧”忘掉了。有时人們还十分“湊巧”地忘掉:主要領導人的动摇和他們朝三暮四的傾向会使某些阶层的群众在情緒上也发生极不体面的动摇。

第二、这在目前是主要的一点,一些毫无气节的人講到群众情緒时忘記了补充:

“大家”都說群众的情緒是高昂的,是焦急的;

“大家”同意:苏維埃一号召,工人一定会万众一心地保卫苏維埃;

“大家”同意:在明知道不可避免的“最后决战”的問題上中央不果斷,工人对此非常不滿;

“大家”一致認為,最广大的群众的情緒已近于絕望,并且举出了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无政府主义增长的事实;

“大家”也承認,覺悟的工人确实是不願意只是为了示威,只是为了局部的斗争而上街,因为从气氛中已經預感到那即将来临的不是局部的战斗,而是整体的战斗,工人已經深刻地体会到和認

識到靠个别罢工，靠示威，靠施加压力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如此等等。

如果我们从我国革命半年来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整个发展着眼，从事变的整个进程着眼来看这种对群众情绪的描绘，那我们就明白：那些被资产阶级吓破了胆的人是怎样歪曲事实的。这时的情形恰巧跟4月20—21日前夜、6月9日前夜、7月3日前夜的情形不同，因为当时所发生的是自发激动，而这种激动是我们党没有察觉到的（如4月20日），或者是加以制止而使它形成和平游行示威的（如6月9日和7月3日）。因为当时我们清楚地知道，苏维埃还不是我们的，农民还相信李伯尔唐恩和切尔诺夫的道路，而不相信布尔什维克的道路（起义），所以大多数人民决不会跟着我们走，所以起义还为时过早。

当时，大多数觉悟工人根本没有想到过最后决战的问题，党的任何一个委员会也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而相当广泛的觉悟低的群众还没有高昂的斗志和拚命的决心，而只有自发的激动，天真地希望单用“发动”、单用游行示威就能“影响”克伦斯基之流和资产阶级。

起义所需要的不是这些，而是觉悟者自觉的、坚定不移的、战斗到底的决心，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需要广大群众高昂的拚命的情绪，使他们感到，现在用不彻底的办法是无济于事了，要“影响”是影响不了的，如果布尔什维克不善于在决战中领导飢民，那末他们“甚至会采取无政府主义行动，捣毁一切、粉碎一切”。

革命的发展既会使工人也会使农民真正做到这一点，即把觉悟者从经验中锻炼出来的高昂的斗志和广大群众对同盟歇业者、对资本家的那些近乎拚命的仇恨情绪结合起来。

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理解，为什么黑帮报刊的那些打着布尔什維主义幌子的恶棍能取得“成就”。黑帮分子看到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决战即将到来就幸灾乐祸，这是向来如此的，这毫无例外地在任何革命中都可以看到，这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如果被这一情况吓倒，那就不但应当放弃起义，而且应当根本放弃无产阶级革命。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革命的增长不可能不引起黑帮的幸灾乐祸以及从中渔利的希望。

觉悟工人很清楚地知道，黑帮和资产阶级在手携手地进行活动，工人的最后胜利（这是小资产阶级所不相信的，是资本家所害怕的，黑帮有时出于幸灾乐祸也希望这个胜利来到，因为他们相信布尔什維克保持不住政权）将把黑帮彻底粉碎，布尔什維克一定能够牢牢地保持政权，为受战争折磨、摧残的全人类谋最大的利益。

罗将柯之流和苏沃林之流正在一唱一和，分担了不同的角色，这一点除了疯子有谁会怀疑呢？

难道事实没有证明，克倫斯基是按照罗将柯的指示行动，而“俄罗斯共和国国家印刷局”（不要开玩笑！）是用国家的钱来印黑帮分子在“国家杜马”发表的黑帮演说吗？难道给“本国的小人”当走狗的“人民事业报”的那班奴才没有也揭露这一事实吗？难道各次选举的经验没有证明，卖身投靠的、为沙皇地主“利益”所左右的“新时报”⁵³是全力支持立宪民主党的候选人名单吗？

难道我们昨天没有读到，工商业资本（无党无派的，哦！当然是无党无派的，要知道維赫利亞也夫、拉基特尼科夫、格沃茲迭夫和尼基廷之流，上帝作证，绝不是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而是和无党无派的工商界联合的！）给了立宪民主党人30万卢布吗？

如果不从情感出发，而从阶级的观点出发，那末所有黑帮的报

刊就是“列布申斯基—米留可夫公司”的分公司。資本一方面收买米留可夫、扎斯拉夫斯基、波特列索夫之流的人物，另一方面也收买黑帮分子。

除了无产阶级的胜利，再沒有別的方法能根除黑帮的廉价毒品对人民的极其严重的毒害。

被飢荒和連年的战争折磨得痛苦不堪的民众“抓住”黑帮的毒品，这有什么奇怪呢？难道可以設想，在資本主义社会崩溃的前夕，被压迫的群众能沒有絕望情緒嗎？群众（其中有不少愚昧无知的人）的絕望能不表現在各种毒品的暢銷上嗎？

有人在講到群众情緒的时候，把自己个人的毫无气节推到群众身上，他們采取的是无可救药的立場。群众有自觉地等待的，也有不自覺地甘心陷入絕望的，但是被压迫的和挨饿的群众决不是毫无气节的。

“……另一方面，馬克思主义政党不能把起义和軍事阴谋混为一談……”

馬克思主义是一門非常深刻、全面的學問。因此，在那些背弃馬克思主义的人提出的“理由”中，常常看到引自馬克思的只言片語，特別是引証得不对头的地方，这是不足为奇的。如果策划軍事阴谋的不是—定阶级的政党，如果阴谋的策划者沒有估計到政治局勢，特別是国际局势，如果这个政党沒有贏得为客觀事实所証明的大多数人民的同情，如果革命事变的发展沒有真正打破小资产阶级妥协的幻想，如果公認的“全权”的或者象苏維埃这样表現为另一种形式的革命斗争机关还没有贏得大多数，如果在軍隊中（假如事情是发生在战时）还没有对违背人民意志、拖延非正义战争的政府的强烈的反对情緒，如果起义的口号（如“全部政权归苏

維埃”、“土地归农民”、“立即向各参战国人民提出民主的和約，同时立即废除秘密条約和秘密外交”等)还没有家喻户晓，如果先进的工人不相信群众已处于絕望的境地，不相信农村的支持，其实这种支持已为巨大的农民运动或反对地主、反对维护地主的政府的起义所証实，如果国内的經濟状况还能使人把順利解决危机的巨大希望寄托在和平的議會手段上，如果这样，那末軍事阴謀就是布朗基主义。

大概够了吧？

我在“布尔什維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嗎？”这本小册子里(我希望这本小册子在日內就能出版)，引用了馬克思的真正涉及了起义問題的文字，并且指出了作为一种“艺术”的起义的特征^①。

我敢打賭，如果請那些現在在俄国大喊反对軍事阴謀的空談家打开嘴巴，請他們解釋一下武装起义的“艺术”同應該受到指責的軍事阴謀之間的區別，那他們不是重复上述的一切，就是大出洋相，引起工人們哄堂大笑。亲爱的也是馬克思主义者，請試一試吧！給我們唱一个反“軍事阴謀”的歌兒吧！

^① 見本卷第 113—114 頁。——編者注

后 記

星期二晚上 8 点，当我收到彼得堡早晨的报纸，看到“新生活报”弗·巴札罗夫先生的文章时，上面这篇东西已经写好了。弗·巴札罗夫先生肯定地说：“城内散发了手抄的传单，两个有名的布尔什维克在传单中表示反对发动。”

如果这是真的，我请求同志们星期三中午（最早）接到这封信之后尽快地把它发表出来。

这封信并不是为报刊写的，而只是为了和党员同志进行笔谈。但是，如果“新生活报”那些不属于我们党的、而且由于他们卑鄙的毫无气节而受到我们党千百次嘲笑英雄（他们前天投票赞成布尔什维克，昨天又赞成孟什维克，并且在世界闻名的统一代表大会上，几乎把他们联合起来），如果这班家伙接到了我党党员鼓动反对起义的传单，那就决不能沉默了。应当进行拥护起义的鼓动宣传。让匿名者在光天化日之下彻底暴露出来，让他们可耻的动摇受到应得的惩罚，哪怕只是受到全体觉悟工人的嘲笑也好。现在离发信到彼得堡的时间只有一小时，我只能简短地指出没有头脑的“新生活派”那些倒霉的英雄们所用的一种“手法”。梁赞诺夫同志说过，并且说对了一千次，他说：“为起义作准备正是那些在群众中造成绝望情绪和冷淡情绪的人。”弗·巴札罗夫先生却企图同梁赞诺夫同志争辩。

倒霉事业的倒霉英雄“反问”道：

“难道絕望和冷淡曾經取得过胜利嗎？”

呵，“新生活报”的卑鄙的傻瓜！在被压迫階級群众沒有被长期的苦难和各种极端严重的危机弄到絕望境地的時候，在这些群众对各种奴才式的預备議會、对革命兒戏、对李伯尔唐恩之流把苏維埃从政权和起义机关下降为清談館的活动沒有抱过冷淡情緒（漠不关心）的時候，就能在你死我活的战斗中取得胜利，这种起义的实例他們在历史上遇到过嗎？

或者，也許“新生活报”卑鄙的傻瓜发现过群众对……粮食問題、拖延战争問題、农民的土地問題表示漠不关心？

写于 1917 年 10 月 17 日 (30 日)

載于 1917 年 11 月 1、2、3 日

(10 月 19、20、21 日)“工人之路报”

第 40、41、42 号

署名：尼·列宁

按报纸原文刊印

給布尔什維克党黨員的信⁵⁴

同志們！我還沒有收到10月18日星期三的彼得堡報紙。有人打電話把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在非党的“新生活報”上發表的聲明全文告訴了我，當時我簡直不敢相信。但是，懷疑畢竟是不行了，我只好借這機會給黨員同志們寫這封信，希望在星期四晚上或者在星期五早上大家都能看到，因為對這種前所未聞的工賊行為保持沉默就是犯罪。

實踐問題愈嚴重，當工賊的人愈重要、“愈有名”，危險性就愈大，我們就應該愈堅決地驅逐這些工賊，由於這些工賊過去有過“功勞”而猶豫不決也愈不可饒恕。

你們想想看！黨內都知道，黨從9月份起就在討論起義問題。可是誰也沒聽說這兩個人中有誰寫過一封信或一篇東西！現在，可以說是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前夕，這兩個有名的布尔什維克却出來反對多數，當然也反對中央委員會。不過沒有直說罷了，但這樣對事業的害處就更大，因為暗示比明說更危險。

從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的聲明原文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他們是反對中央的，否則他們的聲明就毫無意義了，可是他們究竟反對中央的哪一個決議呢，這點卻沒有說明。

為什麼呢？

顯然是因為中央沒有公布那個決議。

這會造成什麼結果呢？

兩個“有名的布尔什維克”，在10月20日這一緊要關頭的前夕，就最重要的戰鬥問題，在一家非黨的，而且正是在這問題上同資產階級攜手反對工人政黨的報紙上發表聲明，抨擊黨中央沒有公布過的決議！

普列漢諾夫在1906—1907年曾在非黨的刊物上發表言論，受到了黨的痛斥，但是現在這種工賊行為比他更卑鄙千百倍，要有害千百萬倍！因為當時涉及的只是選舉的問題，而現在涉及的是舉行起義、奪取政權的問題！

在這樣的問題上，在中央通過決議之後，在羅將柯和克倫斯基之流面前，在非黨的報紙上反對這項沒有公布的決議，——難道還有比這更卑鄙的叛變活動，更可恥的工賊行為嗎？

過去我同這兩個從前的同志關係很密切，如果我因此猶豫起來，不能堅決地譴責他們，那我認為這是自己的耻辱。我直率地說，我不再把他們兩個當作同志了，我要盡力向中央和代表大會提出，無論如何要把他們兩人開除出黨。

如果允許在非黨的報紙上反對中央已經通過但還未公布的決議，引起戰鬥隊伍內部的動搖和混亂，那末，工人的政黨就會無力解決生活向它愈來愈頻繁地提出的困難的起義任務。

讓季諾維也夫先生和加米涅夫先生同几十个驚惶失措的分子或立憲會議的候選人去建立自己的政黨吧。工人是不會加入這種政黨的，因為它的第一個口號是：

“在中央會議上討論決戰問題遭到失敗的中央委員，都可以在非黨的報紙上攻擊黨沒有公布的決議。”

讓他們去建立這樣的黨吧；這樣，我們布尔什維克工人黨只

会得到好处。

在将来所有的文件都公布出来的时候，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工賊行为还会更清楚地暴露出来。暂时讓工人把下面这个问题考虑一下：

“假定全俄工会理事会經過一个月的討論，以80%以上的多数决定准备罢工，但是关于罢工的日期等等暂时不公布。假定有两个理事以显然是騙人的‘特殊意見’为借口，在決議通过之后不仅写信給各地組織，說要重新审查決議，而且把自己写信的事情告訴非党報紙，最后，甚至在非党的報紙上抨击沒有公布的決議，其实是在資本家面前詆毀罢工。

試問，工人会不会犹豫不决，不把这种工賊从自己的队伍中开除出去？”

* * *

至于离10月20日那么近的今天的起义問題，我住得那么远，无法判断工賊在非党報紙上发表声明使事业究竟受了多大的損失。但毫無疑义，实际的危害是非常大的。要补救这一点，首先必須开除工賊，恢复布尔什維克陣綫的一致。

我們愈是彻底地把反对起义的思想理由公开出来，这些論据的弱点就愈加明显。前几天我刚給“工人之路报”寄去一篇有关的文章，如果編輯部認為不能发表，也許可以讓党员看到这篇文章的手稿^①。

这些所謂的“思想”理由可以归結为两点：第一、“等待”立宪会

^① 見本卷第175—185頁。——編者注

議。等等再說，也許我們能熬過去，這就是全部理由。即使有飢荒、經濟破壞、士兵忍無可忍的情緒，即使羅將柯採取把彼得堡讓給德國人的步驟，即使有同盟歇業，我們也許還能熬過去。

听天由命，這就是全部理由的力量。

第二、大喊大叫的悲觀主義。資產階級和克倫斯基什么都好，我們什么都不好。資本家的一切都準備得好得出奇，工人的一切都不行。軍事方面的“悲觀主義者”在聲嘶力竭地叫喊，“樂觀主義者”却默不作聲，因為在羅將柯和克倫斯基面前泄露點什么，除了工賊恐怕未必會有人引以為快。

困難的時刻。艱巨的任務。嚴重的叛變。

但是任務還是會得到解決，工人們會團結起來，農民起義和前進士兵忍無可忍的情緒一定會發生作用！我們要把隊伍團結得更緊密，無產階級一定要勝利！

尼·列寧

寫於1917年10月18日(31日)

第一次載於1917年11月1日

“真理報”第250號

按手稿刊印

我党在国际中的任务

(評齐美尔瓦尔得第三次代表會議⁵⁵)

9月28日“工人之路报”第22号刊登了齐美尔瓦尔得第三次代表會議的宣言。如果我們沒有弄錯的話，这篇宣言只有在9月26日孟什維克国际主义者的“火星报”⁵⁶第1号上发表过，該报还简单地說明了齐美尔瓦尔得第三次代表會議的成分和會議的日期(新历8月20—27日)；其他报纸一概沒有刊登，甚至连有关这次會議的稍为詳細的消息都沒有。

有关这次代表會議的材料，我們現在已經掌握了一些，这些材料就是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的《Politiken》上面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已由芬兰社会民主党机关报《Työmies》翻譯出来了)⁵⁷，以及参加这次會議的一位波兰同志和一位俄国同志所写的两篇报道。我們先根据这些材料談談这次會議的一般情况，然后再对这次會議作一番評价，对我們党的任务作一个估計。

一

出席代表會議的有下列各党派的代表：(1)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考茨基派”)；(2)瑞士的党；(3)瑞典左派的党(大家知道，它已經同布兰亭的机会主义的党断絕了一切关系)；(4)挪威人；(5)丹麦人(我們的材料中沒有說明，是不是以斯陶宁格部长

为首的丹麦官方机会主义政党)；(6)芬兰社会民主党；(7)罗马尼亚人；(8)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9)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帕宁发表书面声明，他将不参加会议，理由是这次会议没有充分的代表性；阿克雪里得虽然有时也到会，但没有在宣言上签字)；(10)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11)美国“基督教社会主义国际主义派”(？)；(12)美国“社会民主主义宣传派”(大概就是我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草案)”这本小册子的第24页^①上所提到的那个派别，因为这一派在1917年1月出版了“国际主义者报”)；(13)团结在“边区委员会”中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人；(14)奥地利反对派(即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处死斯图克以后，被奥地利政府封闭的“卡尔·马克思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在上述小册子的第25页^②上也提到过)；(15)保加利亚“独立工会”(正如写我手中的这封信的人所补充的，它不属于“捷斯尼亚克派”即不属于保加利亚左的国际主义政党，而属于“宽广派”，即属于保加利亚的机会主义政党)；这一组织的代表在会议结束后才到达；(16)塞尔维亚党，它的代表也是会后才到达的。

在这16个党派中，属于1917年4月24—29日我党代表会议的决议所说的“第三”派的(在我的小册子的第23页^③上把这个派别叫作“真正的国际主义者”派)有3、8、12、13和14；其次，接近于“左”派，或介乎“左”派和考茨基“中派”之间的有4和16，要确定他们的立场是困难的，很可能，他们也属于“中派”。再其次，1和10，也许还包括2、6、7、15在内，都属于考茨基的“中派”。5(如果

① 见“列宁全集”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4卷第57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57页。——编者注

③ 同上，第55—58页。——编者注

是斯陶宁格的党)和⁹是护国派、内閣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最后,11显然完全是偶然形成的一个派别。

由此可见,代表会议的成分是非常复杂的,甚至是荒谬的,因为聚会的都是一些基本上不能取得一致的人,因此是不可能真正齐心协力、共同行动的人,而且他们在政策的基本方向上必然是彼此分歧的。当然,这班人“合作”的“结果”,不是争吵、“相骂”,就是通过模棱两可的妥协的掩盖真相的决议。关于这方面的例证,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①

写于1917年10月

1928年第一次收于
“列宁文集”第7卷

按手稿刊印

^① 手稿至此中断。——编者注

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中央委员会的信

亲爱的同志们！

一个有自尊心的政党决不能容忍自己队伍中发生工贼行为和有工贼存在。这是很明显的。对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非党报纸上发表的言論考虑得愈多，他们的行为是彻头彻尾的工贼行为也就愈无可怀疑。加米涅夫在彼得格勒苏維埃會議上支吾搪塞的发言簡直卑鄙到极点了。請听吧，他完全同意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不能、沒有权利、也不应当在敌人面前比他說得更多，这难道不容易了解嗎？党的責任，就是不讓敌人知道自己的决定（必須进行武装起义，說明起义已經完全成熟，說明起义的全面准备工作等等的决定），这个決議責成我們在公开发动时不仅把罪过而且把起因推在敌人身上，这难道不容易了解嗎？只有小孩子才不懂得这一点。加米涅夫的支吾搪塞簡直是欺騙行为。关于季諾維也夫的遁辞，也可以这么說。至少季諾維也夫的“辯护”信是这样（好象是給中央机关报的），这封信我刚刚看到（因为资产阶级报纸所吹嘘的独到的、似乎是独到的見解，而我，一个中央委員在此以前沒有看到）。季諾維也夫的“理由”之一就是：列宁“在通过任何決議之前”总是向四处写信，你們也沒有反对过。季諾維也夫就是这么写的，并在“之前”底下划了四条綫。在中央尚未决定罢工問題之

前，無論鼓吹贊成罷工或者反對罷工都可以，可是作出罷工的決定之後（作出不讓敵人知道這一點的補充決定之後），再鼓吹反對罷工，就是工賊行為，這難道還不容易了解嗎？隨便哪個工人都懂得這一點。武裝起義問題從9月份起就在中央展開討論了。正是在那個時候，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可以而且應當發表書面意見，好讓大家都看到他們的理由，評論他們的張惶失措。在通過決議之前整整一個月里，把自己見解隱瞞起來不讓黨知道，而在作出決定以後到處散發他們的獨到的見解，這就是工賊行為。

季諾維也夫假裝不懂這種差別，不懂得在中央作出罷工的決定以後，只有工賊才會向下級機關鼓吹反對中央的決定。任何一個工人都懂得這一點。

可是季諾維也夫居然這樣鼓吹了，破壞中央的決定了。無論在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一票也沒有撈到的星期日會議，还是在現在的這封信中，都是如此。季諾維也夫現在居然厚顏無恥地說：“沒有向全黨征求意见”，這樣的問題“不是十個人所能解決的”。請你們想一想吧！所有的中央委員都知道，出席這次有決定意義的會議的不止十個中央委員，全會的大多數成員都參加了，加米涅夫本人在這次會議上還說過：“這次會議是有決定意義的。”至于沒有參加會議的中央委員，大家都清楚地知道，他們大多數都不同意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意見。在加米涅夫本人也承認有決定意義的會議上，中央作出了決定，事後這位中央委員竟然恬不知恥地說：“沒有向全黨征求意见”，“這樣的問題不是十個人所能解決的”；這就是徹頭徹尾的工賊行為。在黨代表大會之前，中央可以作出決定，而且也作出了決定。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在作出決定之前，並沒有提出書面意見，而在作出決定以後，却來反對中

央的決定。

這是徹頭徹尾的工賊行為。既然是涉及立即秘密準備的罷工問題，作出決定之後，就決不容許再有任何異議。現在季諾維也夫居然恬不知恥地把“預先通知敵人”的罪名推在我們身上。還有更無恥的事情嗎？用“預先通知敵人”的辦法真正破壞事業、破壞罷工的，不就是在非黨報紙上發表文章的人嗎？

在一家在這個問題上同整個資產階級一鼻孔出氣的報紙上反對黨的“具有決定意義的”決定。

如果容忍這一點，就不可能有黨，黨就等於被摧毀了。

把巴札羅夫所知道的並且在非黨報紙上發表的見解稱作“獨到的見解”，那是對黨的嘲笑。

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在非黨報紙上發表聲明所以特別卑鄙，是因為黨不能公開地駁斥他們誣蔑性的謊話。加米涅夫用自己和季諾維也夫的名義在報紙上聲明：我們不知道關於日期的決定（季諾維也夫在加米涅夫發表聲明後，要對他的一切言行負全部責任）。

中央委員會怎麼能夠駁斥這一點呢？

我們根本不能對資本家說實話，說我們已經決定罷工，決定對選定的罷工日期保守秘密。

我們要駁斥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這種誣蔑性的謊話，就會使事業遭到更大的損失。這兩個人極端卑鄙和真正叛賣的行為就在於，他們向資本家洩露了罷工者的計劃；因為，既然我們在報刊上保持沉默，那末大家都可以猜到是怎么回事。

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向羅將柯和克倫斯基洩露了自己黨中央關於武裝起義，關於武裝起義的準備和選定起義日期應對敵人

保守秘密的決定。這是事實。無論怎樣支吾搪塞也推翻不了這一事實。兩個中央委員竟用誣蔑性的謊話把工人的決定出賣給資本家。對這一點只可以而且應該作出這樣的答復，——中央委員會馬上作出決定：

“中央委員會認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非黨報紙上發表聲明，是徹頭徹尾的工賊行為，因此把他們兩人開除出黨。”

在寫到關於過去的親密的同志的這些事情的時候，我是很痛心的，但是我認為在這裡猶豫就是犯罪；否則，一個革命者的政黨而不懲罰有名氣的工賊，是要滅亡的。

就是工賊把武裝起義的問題向羅將柯和克倫斯基洩露出來了，使這個問題推遲較長的時期，但是這個問題並沒有撤銷，黨沒有撤銷這個問題。如果容忍我們的隊伍中有這種“有名氣的”工賊存在，怎麼能夠準備武裝起義呢？名氣愈大，就愈危險，就愈不能“寬恕”。法國人說：On n'est trahi que par les siens，只有自己人才能成為叛徒。

工賊愈“有名氣”，就愈有必要立刻用開除來懲罰他們。

只有這樣，才能清除一批毫無氣節的知識分子，健全工人的政黨，團結革命者的隊伍，同革命工人一起迎接艱巨的、萬分艱巨的困難。

我們不能在報上說明真相；在中央的具有決定意義的會議之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竟在星期日會議上厚顏無恥地提出修改的意見。加米涅夫恬不知恥地喊道：“中央垮了，它一星期以來什麼事也沒有做”（而我不能加以駁斥，因為要說出我們究竟做了些什麼，那是辦不到的）。季諾維也夫裝出一副天真的樣子，提出了一項已被會議否決了的決議案：“在同那些來參加10月20日

苏維埃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維克磋商之前，不举行发动。”

請想一想吧：在中央作出罢工問題的決定以后，竟向基层大会建議，推迟決議的執行，并把決議轉告（在10月20日的代表大会以前，后来代表大会又延期了……季諾維也夫之流是相信李伯尔唐恩之流的）这样一批既对中央委员会无权，又不知道彼得堡的情形，甚至连党章都一无所知的人。

在此以后，季諾維也夫还恬不知耻地写道：“这样下去未必能加强党的統一。”

我要給这句话一个不同的称呼：用分裂进行威胁。

我对于这种威胁的答复是：干到底，一定要爭取到对工人講話的自由，无论如何要給工賊季諾維也夫打上工賊的烙印。对分裂的威胁我的答复是宣布：要战斗到底，要把这两个工賊开除出党。

工会理事会經過一个月的辯論后作出決定，認為罢工不可避免而且时机已經成熟，但罢工的日期不能讓老板知道。会后，有两个理事跑到基层中去，对決議表示异議，但是遭到了失敗；于是他們索性在报纸上用誣蔑性的謊話把理事会的決議透露給資本家，这样就預先通知了敌人，使罢工遭到一半的損失，或者使罢工延迟到极不利的时机举行。

这就是彻头彻尾的工賊行为。所以，我請求开除这两个工賊，并且保留在可以发表的时候发表一切的权利（因为他們用分裂来威胁）。

写于1917年10月19日（11月1日）

第一次載于1927年11月1日

“真理报”第250号

按打字副本刊印

社会革命党对农民的新騙术

10月18日和19日，社会革命党在它的主要报纸“人民事业报”上，向全国人民郑重其事地宣称：农业部部长提出的新的土地法案“向实现党的土地纲领迈进了一大步”，“党中央坚决要求各級党組織大力宣传这个法案，使之普及于群众”。

实际上，社会革命党人謝·列·馬斯洛夫部长提出的，由“人民事业报”摘要刊载的这一法案，是对农民的一种欺騙。社会革命党欺騙了农民，它放弃了自己的土地草案，接受了地主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公平議价”和保存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計劃。在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和1917年第二次俄国革命期間，社会革命党在几次代表大会上，都郑重其事地向全国人民保證，一定支持农民沒收地主土地的要求，也就是把地主的土地无偿地交給农民。可是，謝·列·馬斯洛夫先生现在的这个草案不仅保存了地主土地所有制，甚至还保存了农民由于“租用”土地而根据“公平”的議价交給地主的租。

謝·列·馬斯洛夫先生的这个法案說明社会革命党彻底背叛了农民，完全轉为給地主效劳了。我們必須竭尽全力在农民中間进行广泛的宣传，使他們了解这一真相。

10月18日的“人民事业报”刊载了謝·列·馬斯洛夫草案的第25—40节。这个草案的最基本和最主要的内容就是：

(1)不是地主的全部土地都成为“临时出租的土地”。

(2)地主的哪些土地应列为出租土地，由土地委员会决定，而该委员会是根据李沃夫公爵的地主政府于1917年4月21日通过的法律成立的。

(3)土地委员会“按照纯收入”规定农民租用地主土地的租金，在扣除各项支出后，租金全部交给“原主”，即交给地主。

这是社会革命党人对农民的三重欺骗，所以每一点都必须详细地讲一下。

8月19日“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第88号登载了“一份示范委托书，它是根据1917年出席彼得格勒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得自各地的242份委托书写成的”。

各地农民选出的代表根据242份委托书综合写成的这份文件，是判断农民要求什么的最好的材料。这份综合的委托书十分清楚地证明，谢·列·马斯洛夫和社会革命党的草案对农民是一种欺骗。

农民要求废除土地私有制；要求把一切私有的和其他的土地无偿地变为全民的财产；要求把有高度农业文化的农场（果园、种植园等等）变为“示范农场”，由“国家和村社专用”；要求没收“全部农具和耕畜”，等等。

根据农民自己提出的242份地方委托书看来，这明确地反映了农民的要求。

社会革命党不但不照办，反而同资产阶级（资本家）和地主“联合”起来（结成同盟或达成协议），参加资本家和地主的政府；现在又草拟了这样一个草案，主张不废除地主所有制，而只是把地主的一部分土地划为临时出租的土地！！

根据这个草案，果园、种植园和甜菜地等等不能算作出租土地！“为了满足原主本人及其家庭和职工的需要，为了饲养现有的家畜”所必需的土地，也不能算作出租土地！

这就是說，过去有制糖厂、馬鈴薯酿酒厂、榨油厂、面粉厂、果园和种植园以及数百头牲口和几十名职工的有錢的地主，現在仍然有大农場，而且是按资本主义方式經營的。看，社会革命党人多么卑鄙无耻地欺騙了农民！

地主的土地，或者如草案所說的，“私人所有的”土地，是不是划为出租土地，由土地委员会决定，該委员会是根据政府在1917年4月21日所頒布的法律成立的，而这个政府就是李沃夫公爵之流的地主政府，就是半年前被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用4月20—21日的运动搞垮的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政府，就是帝国主义者和人民群众的掠夺者的政府。

不言而喻，这个地主政府关于土地委员会的法律远不是民主的（人民的）法律。相反地，这个法律有許多方面都令人憤慨地违背了民主制。例如，这个法律的第11节說，“在最高土地委员会作出最后决定以前，省土地委员会有权停止乡、县土地委员会決議的执行”。根据这一騙人的地主法律，各級委员会的情形是这样的：县委员会的民主比乡委员会少，省委员会的民主比县委员会少，最高委员会的民主又比省委员会少！

乡土地委员会完全由乡民选举产生。而县委员会，按照法律規定，应有一个民事法官和5个“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員参加（在新的地方自治机关組成之前）。至于省委员会，那不仅有州法院的法官和民事法官参加，而且还有部长任命的部代表等人参加。在最高土地委员会中有27名“临时政府邀請”的委員！此外，11个政

党各派一名代表参加，其中大多数(11个中间有6个)是立宪民主党人和更右的分子。难道这不是李沃夫、盛加略夫(他们签署了这个法律)及其伙伴们玩弄的骗术吗？难道这不是嘲弄民主主义，讨好地主吗？

这难道没有完全证实布尔什维克屡次发表的声明吗？布尔什维克声明说，只有劳动群众选出的随时可以撤换的农民代表苏维埃，才能正确表达和实现农民的意志。

社会革命党得到农民盲目的信任，在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占了多数，但是他们背叛了农民，出卖了农民苏维埃，转到地主方面去了，他们迁就地主李沃夫公爵关于土地委员会的法律。这就是社会革命党对农民的第二个大欺骗。

因此我们工人政党必须更坚决地重申布尔什维克的要求：农村的全部政权归农民代表和农业工人代表苏维埃！

农民的委托书要求没收地主土地，即要地主无偿地让出土地，要求没收养马场，没收私人的种畜场和种禽场，要求把有高度农业文化的农场交给国家使用，要求没收地主田庄里的全部耕畜和农具。

社会革命党人部长的草案没有照办，而用保存租金，租金仍旧落入地主腰包的规定来款待农民！

社会革命党人草案的第33节说：“租金须交给委员会，委员会扣除官税等支出以后，将余款交给原主。”

原来“社会革命党人”用堂皇的诺言欺骗了农民，把一个地主立宪民主党人的土地草案献给了农民！！

这是对农民的一个彻头彻尾的欺骗。

这里根本没有提到农民的没收地主土地的要求。这不是没收

地主的地产,而是通过“共和”政府巩固地主的地产,使地主能够保留耕畜、农具和维持“职工”生活所需的土地,以及“占有者指定”(只要来一个“指定”就够了!!)“播种甜菜和其他经济作物的土地”,其余的土地作为出租土地收取租金。土地委员会变成贵族地主老爷的收租人了!!

地主所有制没有消灭,反而被社会革命党人巩固了。他们投奔地主,背叛农民的真相现在已经暴露无遗。

不要受资本家地主的忠实朋友狡猾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欺骗。立宪民主党人装出一副样子,说社会革命党人的草案非常“革命”。所有的资产阶级报纸都在吵吵闹闹地反对这个草案,资产阶级部长(当然是资产阶级的直接走狗克伦斯基之流)到处写文章“反抗”这个“可怕的”草案。这一切都是在做戏,在耍把戏。这是一个进行交易的商人在杀价,他看准社会革命党人毫无气节,希望再多杀一点价。实际上,谢·列·马斯洛夫的草案是为了和地主妥协、为了挽救地主而写的“地主的”草案。

“人民事业报”在上述两号中把这个草案叫作“开始实行(!!)伟大的(!!)土地社会化(!!!)改革的出色的土地法案”,那纯粹是一种诈骗行为。这个法案没有丝毫的“社会化”(也许有的只是“社会”保证地主一定获得租金);甚至连一点“革命民主主义的”气息都没有,其中除了欧洲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那种通常的爱尔兰式⁵⁸的“改革”以外,根本没有别的东西。

我们再讲一遍,这个草案是想用微小的让步保持地主手中的主要东西,以便拯救地主,“平息”已经开始的农民起义。

社会革命党人向政府提出这种可耻的草案,清楚地说明他们极其虚伪,同那些指责布尔什维克用政权转归苏维埃的计划“破

坏”立宪会议的人一样虚伪。立宪民主党人、资本家、地主、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虚伪地喊道：“离立宪会议只有40天了！”就在这种喧嚷声中，有人向政府提出了一项重大的土地法案，一项欺騙农民、把农民交给地主盘剥、巩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法案。

当需要支持地主反对日益扩大的农民起义的时候，有人竟“能够”在立宪会议召开前40天，甚至前30天搬出一项重大的法案。

可是一谈到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以便把全部土地交给农民，立即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立即提出公正的和约，哦，这时候，立宪民主党人、资本家、地主、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异口同声地叫嚣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

讓农民知道，社会革命党是怎样欺騙他們，怎样把他們出卖給地主的。

讓农民知道，只有工人政党，只有布尔什维克才是彻底反对资本家、反对地主，保护贫苦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的利益的。

写于1917年10月20日(11月2日)

载于1917年11月6日(10月24日)

“工人之路报”第44号

署名：尼·列宁

按报纸原文刊印

給中央委員的信

同志們！

我写这几行字是在 24 日晚上，情况已經万分危急。非常清楚，現在拖延起义真的就等于死亡。

我尽力向同志們說明，現在正是千鈞一发的关头，目前提上日程的問題决不是會議或代表大会（即使是苏維埃代表大会）所能解决的，而只有人民，只有群众，只有武装起来的群众的斗争才能解决。

科尔尼洛夫分子展开的資產階級进攻，維尔霍夫斯基的离职，都說明等待是不行了。无论如何必須在今晚逮捕政府人員，解除士官生的武装（如果他們抵抗，就消灭他們），等等。

不能等待了！！等待会丧失一切！！

立刻夺取政权的好处就是：能保护人民（不是代表大会，而是人民；首先是军队和农民）免遭科尔尼洛夫政府，即赶走維尔霍夫斯基、策划第二次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政府的蹂躪。

誰应当取得政权呢？

目前这并不重要，讓軍事革命委员会⁵⁹“或其他机关”取得政权吧，只要它声明，只把政权交給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军队利益（立即提出和約）、农民利益（立刻夺取土地，废除私有制）和飢民利益的人。

必須立刻把各區、各團以及其他一切力量動員起來，立即派遣代表團到軍事革命委員會，到布爾什維克的中央委員會去，堅決要求，無論如何不能讓克倫斯基及其同黨把持政權到 25 日，一定要在今晚解決問題。

歷史不會饒恕那些延遲時刻的革命者，他們本來在今天可以獲得勝利（而且一定能在今天勝利），却要拖到明天去，冒着喪失許多、喪失一切的危險。

我們今天奪取政權不是要反對蘇維埃，而是為了把政權交給蘇維埃。

奪取政權是起義的任務，起義的政治目的只有在奪取政權之後才能弄清楚。

等待 10 月 25 日不一定舉行的表決，就是拘泥於形式，就是自取滅亡；人民有權利，也有義務不用表決，而用強力來解決這樣的問題；在革命的緊要關頭，人民有權利，也有義務指導自己的代表，甚至自己最優秀的代表，而不是等待他們。

這是各次革命的歷史所證明了的，如果革命者知道挽救革命、提出和約、挽救彼得堡、擺脫飢餓、把土地交給農民等事業都取決於自己，可是放過了時機，那就是犯了滔天的大罪。

政府正在動搖。必須不惜任何代價 徹底擊潰它！

延遲發動就等於死亡。

寫於 1917 年 10 月 24 日（11 月 6 日）

1924 年第一次發表

按打字副本刊印

告俄国公民書⁶³

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已轉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維埃的机关，即领导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軍事革命委员会手中。

立即提出民主的和約，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工人監督生产，成立苏維埃政府，所有这一切人民为之奋斗的事业都已有了保証。

工人、士兵、农民的革命万岁！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維埃軍事革命委员会

1917年10月25日上午10时

载于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

“工人和士兵报”第8号

按“工人和士兵报”原文刊印

并根据手稿作过校訂

До братьев и сестер в эмиграции.

Уважаемые братья и сестры! Мы рады, что вы
остаетесь живы и здоровы. - Письменным
связью, ^{связью} ~~связью~~ ^{непрерывно} ~~непрерывно~~
мы поддерживаем с вами ~~связь~~ ^{связь}
и надеемся, что вы будете счастливы.

В.И. Ленин, 25 мая 1917 г.
Москва, ~~Москва~~ ^{Москва} ~~Москва~~ ^{Москва}
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ул. д. 10, кв. 10

Это, я думаю, будет очень интересно
вашим детям, и вы можете им
показать, как мы поддерживаем с вами
связь, и как мы живем.

Мы в эмиграции, и вы можете
написать нам, если вы хотите.

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列宁写的“告俄国公民书”

(制成缩小的)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維埃會議⁶¹

(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

1

关于苏維埃政权的任务的报告

會議簡要报道

同志們！布尔什維克始終認為必要的工农革命，已經成功了。

这个工农革命的影响是什么？这个革命的影响首先是将在我国成立苏維埃政府，絕對沒有資產階級参加的我們自己的政权机关。被压迫的群众将亲自建立政权。旧的国家机关将要遭到彻底粉碎，而新的管理机关即苏維埃組織将要建立起来。

从此开始了俄国历史的新时代，而且这第三次俄国革命最終必定导致社会主义的胜利。

我們当前的任务之一，就是必須立刻結束战争。可是大家都很清楚，要結束這場同現在的資本主义制度密切联系着的战争，就必須打倒資本本身。

在这方面，已經开始在意大利、英国和德国展开的世界工人运动，一定会對我們有所帮助。

我們向国际民主派提出的立即實現的公正和約，会得到各地国际无产階級群众的热烈响应。为了加强无产階級的这种信念，

必須立刻公布一切秘密條約。

至于國內，大部分農民都說過：我們已經跟資本家打够了交道，現在要同工人一道走。我們只要頒布一項廢除地主所有制的法令，就可以贏得農民的信任。農民會懂得，只有同工人結成聯盟，他們才有出路。我們要建立真正的工人監督生產的制度。

現在我們已學會了齊心協力地工作。剛剛發生的革命就証實了這一點。我們擁有群眾組織的力量，它定能戰勝一切，並促使無產階級走向世界革命。

在俄國，我們現在應該開始建設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國家。

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萬歲！（熱烈鼓掌）

2

決 議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祝賀彼得格勒無產階級和衛戍部隊所取得的革命勝利。蘇維埃要特別強調群眾在这次罕見的不流血的和非常順利的起義中表現的團結性、組織性、紀律性和完全一致的精神。

蘇維埃堅定不移地相信，革命將建立起保證城市無產階級得到全體貧苦農民群眾支持的工农政府，即蘇維埃政府，這個政府一定會堅決地走向社會主義，走上使國家擺脫戰爭的奇災大禍的唯一途徑。

新的工农政府定會立即向各交戰國人民提出公正民主的和約。

這個政府定會立即廢除地主土地私有制，把土地交給農民。定會對產品的生產和分配實行工人監督，對銀行實行全民監督，同時把所有的銀行變為統一的國營企業。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號召全體工人和全體農民竭盡全力奮不顧身地支持工农革命。蘇維埃確信，同貧苦農民結成聯盟的城市工人定能表現出不可動搖的同志紀律，建立取得社會主義勝利所必需的最嚴格的革命秩序。

蘇維埃相信，西歐各國的無產階級定會幫助我們把社會主義

事业进行到取得完全的彻底的胜利。

载于1917年10月26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07号

按“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原文刊印

全俄工兵代表苏維埃 第二次代表大会⁶²

(1917年10月25—26日〔11月7—8日〕)

1

告工人、士兵、农民書

全俄工兵代表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了。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絕大多数的苏維埃的代表，还有很多农民苏維埃的代表。妥协派所把持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力就此結束了。根据絕大多数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意志，依靠彼得格勒工人和卫戍部队所举行的胜利起义，代表大会已經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临时政府已經被推翻。临时政府的大多数人員已經被逮捕。

苏維埃政权將立即向各国人民提出民主的和約，立即在一切战綫上停战。苏維埃政权將保証把地主、皇室和寺院的土地无偿地交給农民委员会处理；將使军队彻底民主化，以維护士兵的权利；將建立工人监督生产的制度；將保証按时召开立宪會議；將关心城市的粮食和农村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將保証俄国境内各民族都享有真正的自决权。

代表大会决定：各地全部政权一律轉归工兵农代表苏維埃，各地苏維埃应負責保証真正的革命秩序。

代表大会号召前线士兵提高警惕，坚持到底。苏维埃代表大会深信，在新政府向各国人民直接提出的民主和约尚未缔结以前，革命军队定能捍卫革命，使其不受帝国主义的任何侵犯。新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实行向有产阶级征发和课税的果断政策，以保证革命军队的一切必需品，并改善士兵家属的生活。

克伦斯基和卡列金等科尔尼洛夫分子企图调军队到彼得格勒来。有几支被克伦斯基用欺骗手段调动的部队已经站到起义的人民这一边来了。

士兵们，积极反抗科尔尼洛夫分子克伦斯基！提高警惕！

铁路工人们，使克伦斯基派到彼得格勒来的所有兵车都停下来！

士兵们，工人们，职员们，革命的命运和民主和平的命运完全操在你们手里！

革命万岁！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
农民苏维埃代表

载于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

“工人和士兵报”第9号

按“工人和士兵报”原文刊印



2

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

(10月26日〔11月8日〕)

和平问题是現時最紧急、最迫切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已经讲得很多，写得很多，想必你们大家对这个问题也讨论得很多了。因此让我来宣读这个应由你们选出的政府来发表的宣言吧。

和平法令

10月24—25日的革命所建立的、依靠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工农政府，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及其政府建议，立即就公正的民主和约进行谈判。

本政府认为，一切交战国中被战争弄得筋疲力尽、困顿不堪、痛苦万状的工人和劳动阶级的绝大多数所渴望的正义和平或民主和平，即俄国工农在推翻沙皇君主制以后用最明确最坚决的方式要求的和平，就是立即实现的不割地（即不侵占别国领土，不强迫合并别的民族）不赔款的和平。

俄国政府向一切交战国人民建议立即缔结这种和约，并且决心不等到各国和各民族的最高人民代表会议最后批准这种和约的全部条件，就毫不迟延地立即采取一切坚决步骤。

本政府根据一般民主派的法权意识，特别是劳动阶级的法权意识，认为凡是把一个弱小民族合并入一个强大国家而没有得到这个民族的同意合并、希望合并的明确而自愿的表示，就是兼并或

侵犯別國領土的行为，不管这种强迫合并是发生在什么时候，不管这个被强迫合并或被强制留在別國版图之內的民族的发展或落后情形如何，最后，不管这个民族是居住在歐洲或是居住在远隔重洋的国家，都是一样。

如果某个民族被强制留在別國版图之內，如果违反这个民族的願望（不管这种願望是在报刊上、人民會議上、政党的決議上表示的，或是以反对民族压迫的騷动和起义表示的，都完全一样），不給它以权利，使它能在兼并国軍隊或任何較強民族的軍隊完全撤走的条件下，不受絲毫强制地用自由投票的方式决定这个民族的国家形式問題，那末合并这个民族的行为就是兼并，即侵占或暴力行为。

本政府認為，各富強国家为了如何瓜分它們所侵占的弱小民族而繼續进行战争，是反人类的滔天罪行，并郑重声明，决心根据上述对一切民族都公正的条件，立即簽訂和約，終止这场战争。

同时本政府声明，它决不認為上述和平条件是最后通牒式的条件，也就是說，它願意考虑任何其他和平条件，而只坚持任何交战国都要尽快地提出这种条件，条件要提得极端明确，其中沒有絲毫的含糊和秘密。

本政府废除秘密外交，决意在全体人民面前完全公开地进行一切談判，并立刻着手公布地主資本家政府从1917年2月到10月25日所批准和締結的全部秘密条約。本政府宣布立即无条件地废除这些条約的全部規定，因为这些規定多半是为俄国地主和資本家謀取利益和特权的，为大俄罗斯人保持和扩大兼并的領土的。

本政府在建議各国政府和人民立即就締結和約問題进行公开談判的同时，表示願意通过用电报交换意見，通过各国代表之間的

会談，或通過各國代表的會議來進行這種談判。為了便於進行這種談判，本政府特派自己的全權代表前往各中立國。

本政府向一切交戰國政府和人民建議，立即締結停戰條約，並認為停戰時期最好在三個月以上，以便使所有卷入戰爭或被迫參戰的民族代表所參加的和約談判完全可能結束，同時使各國最高人民代表會議完全可能召集起來最終批准和約條件。

俄國工农臨時政府在向一切交戰國政府和人民提出以上的和平建議的同時，特別向人類三個最先進的民族，這次戰爭中三個最大的參戰國，即英法德三國的覺悟工人呼喚。這些國家的工人對於進步和社會主義事業貢獻最多，例如英國的憲章運動樹立了偉大的榜樣，法國無產階級進行過多次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革命，最後，德國工人進行過反對特別法的英勇鬥爭，並為建立德國無產階級群眾組織進行過長期的堅持不懈的有紀律的工作，為全世界工人樹立了榜樣。所有這一切無產階級英雄主義和歷史性的創造的范例，都使我們堅信上述各國工人定會了解他們現在所擔負的使人類擺脫戰禍及其惡果的任務，定會以多方面無比堅決果敢的行動，幫助我們把和平事業以及使被剝削勞動群眾擺脫一切奴役和一切剝削的事業有成效地進行到底。

10月24—25日的革命所建立的，依靠工兵农代表蘇維埃的工农政府，應當立即開始和平談判。我們應當既向各國政府呼喚，也向各國人民呼喚。我們不能漠視各國政府，否則就可能拖延和約的簽訂，人民政府是不應當這樣做的，但是我們也沒有任何權利不同時向各國人民呼喚。無論什麼地方，政府和人民之間總是有分歧的，所以我們應當幫助各國人民干預戰爭與和平的問題。當然，

我們要極力堅持我們的不割地不賠款的全部和平綱領。我們決不放棄這個綱領，但是我們應當使敵人不可能抓住任何把柄說，他們的條件跟我們的不同，因此沒有什麼可以同我們談判的。不，我們應當使他們無機可乘，我們不應當以最後通牒的方式提出我們的條件。所以也就包括了這樣一句話，說我們將考慮任何和平條件和一切建議。我們將予以考慮，這並不是說我們將予以接受。我們要把這些條件和提議提交立憲會議討論，立憲會議有權決定什麼可以讓步，什麼不可以讓步。我們要与各國政府的欺騙行為作鬥爭，它們都是口頭上高談和平和正義，而實際上却在進行掠奪性的侵略性的戰爭。沒有一個政府會說出它所有的想法。我們是反對秘密外交的，我們要在全體人民面前公開行事。我們不忽視困難，而且從來也沒有忽視過困難。戰爭不能用拒絕的辦法來結束，也不能由單方面來結束。我們建議停戰三個月，可是我們也不拒絕更短的期限，使疲憊不堪的軍隊可以得到短暫的喘息，同時，使一切文明國家有必要的時間來召集人民會議，討論和平條件。

在建議立即締結停戰條約的同時，我們也向那些對開展無產階級運動有過許多貢獻的國家的覺悟工人呼喚。我們向進行過憲章運動的英國工人呼喚，向屢次在起義中表現出全部階級覺悟力量的法國工人呼喚，也向經歷過反對反社會主義者特別法的艱苦鬥爭並建立了強大組織的德國工人呼喚。

在3月14日的宣言中，我們曾提議推翻銀行家，可是我們自己不但沒有推翻本國的銀行家，甚至还同他們結成了聯盟。現在我們已經把銀行家的政府推翻了。

各個政府和資產階級定會竭盡全力以圖聯合起來，把工农革命淹沒在血泊里。可是三年戰爭已使群眾獲得了充分的教訓。其

他国家也发生了苏维埃运动，在德国有被劊子手威廉的士官生镇压下去的海军起义。最后，要记着，我们不是处在非洲的荒漠，而是处在欧洲，这里一切新闻很快就会传出去的。

工人运动定会占上风，定会铺平走向和平与社会主义的道路。
(鼓掌多时)

载于1917年10月27日“中央
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08号和
1917年11月10日(10月28日)
“真理报”第171号

报告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法令按“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
原文刊印

3

关于和平問題的报告的結論

(10月26日〔11月8日〕)

我不打算談宣言的一般性質。你們的代表大會將要建立的政府，對於一些不大重要的條款可以加以修改。

我將堅決反對以最後通牒的方式提出我們的和平要求。最後通牒的方式會葬送我們的整個事業。我們不希望由於我們的要求不能作任何微小的讓步，而使帝國主義政府借口說，我們抱着不能和解的態度，所以無法進行和平談判。

我們要到處散發我們的宣言，使大家都知道。要想把我們工農政府提出的條件隱瞞起來，是不可能的。

要想把我國推翻了銀行家地主政府的工農革命隱瞞起來，是不可能的。

如果採用最後通牒的方式，各國政府就可能置之不理，如果採用我們那樣的措詞，它們就不得不答复。讓每個國家的每個人都知道，他們的政府究竟是怎樣想的。我們不願意秘密談判。我們願意政府時時受到本國輿論的監督。

如果由於我們採取最後通牒的方式，使得某個邊遠省份的農民無從知道別國政府想些什麼，那他會怎樣說呢？他會說：同志們，你們為什麼要排除提出各種和平條件的可能性呢？我倒想考慮考慮、研究研究各種條件，然後再告訴我們那些出席立憲會議的

代表怎样行事。如果别国政府不同意，我决心用革命的手段为争取公正的条件而斗争；可是，其他国家也可能有某些条件，我决定建议这些国家的政府自己去继续斗争。我们的思想，只有推翻全部资本主义制度才能完全实现。这就是农民可能会对我們说的话，他还会责备我們在细节上太不让步，因为我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揭露资产阶级及其派去充当政府首脑的戴皇冠的和不戴皇冠的刽子手的一切卑鄙恶劣的行为。

我們不能够而且不应当让各国政府把我們决不让步的态度当作借口，而把驱使人民进行屠杀的意图隐瞒下来不让人民知道。这不过是一滴水，但是我們不能而且不应当放弃这一滴足以滴穿资产阶级掠夺行为顽石的水。最后通牒方式会缓和我們敌人的困难处境。我們要把一切条件都告诉人民。我們要向各国政府提出我們的条件。讓它們去回答它們本国的人民。我們要把一切和平建议提交立宪会议决定。

同志們，条文中还有一点你們应当仔細注意。秘密条约一定要公布。关于兼并和赔款的条款一定要废除。同志們，有各种各样的条款，各个强盗政府不仅签订了关于搶劫的协定，而且在这些协定中，还包括一些经济协定以及其他各种关于善邻关系的条款。

我們既不用条约来束缚自己，也不讓別人用条约来束缚我們。我們拒絕一切关于搶劫和暴力的条款，但是我們乐于接受一切关于善邻关系和经济协定的条款，这种条款我們决不能拒絕。我們建議停战三个月，我們提出这样长的期限，是因为各国人民已被拖了三年多的流血战争弄得疲惫不堪，渴望休息。我們应当懂得，必須讓各国人民在議會参加下討論和平条件，表明自己的意志，而这

就需要一定的時間。我們要求較長期限的停戰，是為了讓前綫的軍隊得到休息，停止惡夢似的無休止的廝殺，可是我們也不拒絕較短期限的停戰的建議，這種建議我們要加以研究，而且必須予以接受，哪怕向我們提出的是停戰一個月或一個半月的建議。我們的停戰建議也不應當成為最後通牒，因為我們決不能讓敵人把我們不和解的態度當作借口，而把全部真相隱瞞下來不讓人民知道。這種建議決不應當成為最後通牒，因為不願停戰的政府就是犯罪的政府。如果我們不讓我們提出的停戰建議成為最後通牒，我們就能使各國政府成為本國人民心目中的罪人，而人民對於這樣的罪人是不会客氣的。有人反駁我們說，我們不採用最後通牒方式，就是表示我們軟弱；可是現在已經是拋棄資產階級所謂人民力量的一切謊話的時候了。在資產階級看來，只有當群眾听从帝國主義政府指使，盲目去進行屠殺的時候，才算是有力量的。只有當一個國家能運用政府機關的全部威力，把群眾派遣到資產階級當局想叫他們去的地方的時候，資產階級才認為這個國家有力量。而我們的力量概念却不同。在我們看來，一個國家的力量在於群眾的覺悟。只有當群眾知道一切，能判斷一切，並自覺地從事一切的時候，國家才有力量的。我們絲毫用不着害怕說出疲乏的真情實況，試問現在哪一個國家不是疲乏不堪，哪一國人民不在公開談論這一點呢？就拿意大利來說吧，在那裡由於這種疲乏不堪而產生了要求結束這場屠殺的長期革命運動。難道在德國沒有發生提出停止戰爭的口號的工人群眾示威運動嗎？難道被劊子手威廉及其奴仆殘暴地鎮壓下去的德國海軍起義不是疲乏不堪引起的嗎？既然在德國這樣有紀律的國家都可能發生這樣的現象，開始說疲乏，說要停止戰爭，那我們就絲毫用不着害怕公開講出這一點，因為這無論

对于我们，无论对于一切交战国，甚至对于非交战国来说，都是千真万确的实际情形。

载于1917年11月10日(10月28日)

“真理报”第171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4

关于土地問題的報告

(10月26日〔11月8日〕)

我們認為革命已經証實和表明，把土地問題提得很明確是十分重要的。武裝起義，第二次革命即十月革命的发生已經清楚地証明应当把土地交給農民。已被推翻的政府以及妥協的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犯了莫大的罪，他們用各種口實拖延土地問題的解決，从而使國家陷於經濟崩潰，激起了農民的起義。他們大談農村里的騷亂和无政府狀態，顯然是撒謊和玩弄怯懦的欺騙手腕。試問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有過明智的措施引起了騷亂和无政府狀態的事情呢？如果政府的行為是明智的，如果它的措施是合乎貧農的需要的，難道農民群眾還會騷動起來嗎？但是政府所採取的、阿夫克森齊也夫和唐恩領導的蘇維埃所贊同的一切措施，都是反對農民的，這就迫使他們不得不舉行起義。

這個政府引起了起義，卻又高聲喊叫，把它自己引起的起義稱為騷亂和无政府狀態。政府本想用鐵和血來鎮壓起義，可是它自己却被革命士兵、水兵和工人的武裝起義鏟除了。工農革命政府首先應當解決土地問題，使廣大貧農群眾得到安慰和滿足。現在我向你們宣讀一個應由你們蘇維埃政府頒布的法令條文，其中一條附有根據 242 份地方農民代表蘇維埃委託書擬定的給各地土地委員會的委託書。

土地法令

(1) 立刻毫無報償地廢除地主土地私有制。

(2) 地主的田莊以及一切皇室、寺院和教堂的土地，連同耕畜農具、莊園建築和一切附屬物，一律交給鄉土地委員會和县農民代表蘇維埃支配，直到立憲會議解決了土地問題時為止。

(3) 任何損害被沒收的財產，即今後屬於全民的財產的行為，都是嚴重的罪行，應由革命法庭懲辦。縣農民代表蘇維埃應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證在沒收地主田莊時遵守最嚴格的秩序，規定應沒收地段的大小和應沒收的是哪些地段，編造沒收財產清冊，並對轉歸人民所有的土地上的產業連同一切建築物、工具、牲畜和儲存產品等等用革命手段嚴加保護。

(4) 下附農民委託書是由“全俄農民代表蘇維埃消息報”編輯部根據 242 份地方農民委託書擬定的，公布於該報第 88 號（彼得格勒，1917 年 8 月 19 日第 88 號），在立憲會議對這一改革作出最後決定以前，各地應把這個委託書當作實行偉大的土地改革的指南。

(5) 普通農民和普通哥薩克的土地概不沒收。

農民的土地問題委託書

“土地問題只有全民立憲會議才能加以全盤解決。

解決土地問題的最公正的辦法應該是：

(1) 土地私有權永遠廢除；禁止買賣、出租、出典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讓出土地。

一切土地：國家的，皇室的，閣部的，寺院的，教堂的，租有的，長子繼承的⁶³，私有的，公共的和農民的等等土地，一律無償地取消

其原主所有權，成為全民財產並交給一切耕種土地的勞動者使用。

因財產制改革而受到損失的人，只有在適應新生活條件所必需的時間內，有權取得社會幫助。

(2)所有地下蘊藏，如礦石、石油、煤炭、食鹽等等，以及具有全國意義的森林和水利，一律交給國家使用。一切小的河流、湖泊和森林等等交給村社使用，但必須由地方自治機關管理。

(3)具有高度農業文化的農場，如果園、種植園、苗圃、養殖場、溫室等等不得分割，而應改為示範農場，並視其規模和作用，交給國家或村社使用。

城鄉的宅地連同家用果園和菜園，仍歸原主使用，其面積之大小，稅額之多寡，由法律規定之。

(4)飼馬場，官辦和民營的種畜場和種禽場等等，一律沒收，變為全民財產，並視其規模和作用，交給國家或村社使用。

關於贖金的問題應由立憲會議研究。

(5)被沒收的土地上的耕畜和農具一律沒收，視其大小和作用，交給國家或村社使用。

少地農民的耕畜和農具不在沒收之列。

(6)凡願意用自己的勞動，依靠家屬的幫助或組織共耕社從事耕種的一切俄國公民（不分性別），均享有土地使用權，但僅以有力耕種的期間為限。禁止使用雇傭勞動。

村社社員暫時喪失勞動力在兩年以內者，村社必須在該社員勞動力尚未恢復的期間，通過公共耕種的辦法予以幫助。

農民因年老或殘廢而永遠無法自己耕種土地時，便喪失其土地使用權，但可向國家領取撫恤金。

(7)土地應當平均使用，即根據各地條件，按勞動定額或消費定額把土地分配給勞動者。

使用土地的方式不應受任何限制，各鄉村可決定採用按戶、按獨立農莊、按村社、按勞動組合等方式使用。

(8)一切土地從脫離原主之日起，都是全民的土地。關於分配土地給勞動者的事宜，由各地基層自治機關和總自治機關（從按民主原則組成的無等級的城鄉村社起到各省總機關止）負責主持。

土地应根据人口增加、农业生产率增长和农作技术提高等情况，定期重新分配。

改变份地界限时，原份地的基本地段应予保留。

因故离村者应将其土地交还，但其近亲及其所指定的人，有获得该段土地的优先权。

施肥和根本改良土壤投入的价值，在交还份地时，其尚未使用的部分，应予补偿。

如果个别地方现有土地不能满足当地全体居民需要时，过剩人口应迁往他处。

移民的组织费用和农具供应等等概由国家负责。

移民应按下列次序办理：首先是自愿迁移的无地农民，其次是品行不良的村社社员、逃兵等等，最后，才采取抽签或协商的办法。”

这个委托书的全部内容是全俄绝大多数觉悟农民的唯一愿望，应立即宣布为临时法律，并应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尽可能立即实行，其中哪些部分必须逐渐实行，应由县农民代表苏维埃决定。

这里有人叫嚷，说这个法令和委托书是社会革命党人拟定的。就让它这样吧。无论谁拟定的不都是一样吗？我们既是民主政府，就不能漠视下层人民群众的决议，即使这个决议我们并不同意。只要把这个决议运用到实际当中去，在各地实行起来，那时农民自己就会在生活烈火的考验中懂得，真理究竟在哪里。即使农民还继续赞成社会革命党人，即使他们将使该党在立宪会议上获得多数，那时我们还是要说：就让它这样吧。生活是最好的教师，它会指明谁是正确的；就让农民从这一头，而我们从另一头来解决这个问题吧。生活会使我们双方在革命创造的总的巨流中，在制定新的国家形式的事业中接近起来的。我们应当跟随着生活前

进，我們应当讓人民群众享有發揮創造精神的充分自由。已被武装起义推翻的旧政府，曾想依靠沒有撤換的沙皇旧官吏来解决土地問題。可是这些官吏不但不解决这个問題，反而一味反对农民。农民在我国八个月的革命当中，已学会了一些东西，他們想要亲自解决一切有关土地的問題。所以我們反对对这个法案作任何修改，我們不希望規定得很詳細，因为我們草拟的是一个法令，而不是一个行动綱領。俄国幅員广大，各地条件不同；我們相信农民会比我們更善于正确地适当地解决問題。至于究竟是按照我們的方式，还是按照社会革命党人綱領所規定的方式，并不是問題的实质。問題的实质在于使农民坚信农村中再不会有地主了。讓农民自己去解决一切問題吧！讓他們自己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吧！（热烈鼓掌）

載于1917年10月28日“中央
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09号和
1917年11月10日（10月28日）
“真理报”第171号

报告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法令按“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
原文刊印

5

關於成立工农政府的決定

全俄工兵农代表蘇維埃代表大會決定：

在立憲會議召開以前，成立工农臨時政府管理國家，臨時政府定名為人民委員會。設立各種委員會，主持國家生活各部門的事宜，其成員應與工人、水兵、士兵、農民和職員等群眾組織緊密團結，保證實行代表大會所宣布的綱領。行政權屬於這些委員會主席的會議，即人民委員會。

監督和撤換各人民委員的權利，屬於全俄工农兵代表蘇維埃代表大會及其中央執行委員會。

現在的人民委員會由下列人員組成：

人民委員會主席：弗拉基米爾·烏里揚諾夫(列寧)；

內務人民委員：阿·伊·李可夫；

農業人民委員：弗·巴·米柳亭；

勞動人民委員：亞·加·施略普尼柯夫；

陸海軍人民委員：弗·阿·奧弗申柯(安東諾夫)，尼·瓦·克雷連柯和巴·叶·德賓科；

工商業人民委員：維·巴·諾根；

教育人民委員：安·瓦·盧那察爾斯基；

財政人民委員：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諾夫)；

外交人民委員：列·達·勃朗施坦(托洛茨基)；

司法人民委員：格·伊·奧波科夫(洛莫夫)；

糧食人民委員：伊·阿·泰奧多羅維奇；
郵電人民委員：尼·巴·阿維洛夫（格列博夫）；
民族事務人民委員：約·維·朱加施維里（斯大林）。
鐵道人民委員的職位暫時空着。

載于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

“工人和士兵報”第10號

按“工人和士兵報”原文刊印

同赫尔幸福斯的同志在 直达电报中的谈话

(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

一

“你可以代表陆海军省委员会说话吗？”

“当然可以。”

“你能马上尽可能多调一些鱼雷艇和其他军舰到彼得格勒来吗？”

“我们立即请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主席来，因为这纯粹是海军方面的事情。彼得格勒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有情况，克伦斯基的军队已经迫近，并占领了加特契纳，同时又因为一部分彼得格勒的军队已经疲乏不堪，所以迫切需要最迅速最有力的增援。”

“还有什么？”

“我希望听到的是你们表示出发和战斗的决心，而不是提出‘还有什么’的问题。”

“这个似乎没有必要再谈了；我们已经表明了我们的决心，因此，一切都能见诸实际行动。”

“你們有备用的步枪和机关枪嗎？有多少？”

“陸軍部省委员会主席米哈伊洛夫在这里。他会告訴你芬兰軍隊的情形。”

二、同米哈伊洛夫同志的談話

“你們需要多少战士？”

“愈多愈好，但是必須是忠实和具有作战决心的人。这样的人你們有多少？”

“約有5000。可以馬上派去，他們一定能打。”

“如果以最快的速度派遣，保證他們可以在几小时以后到达彼得堡？”

“从現在起，最多24小时。”

“由旱路来嗎？”

“乘火車。”

“你們能够保證他們的粮食供应嗎？”

“能够保證。粮食很多。而且大約还有55挺机关枪，我們还可以調去少数野战炮和炮手，而不致使这里造成不利的形勢。”

“我代表共和国政府向你們提出紧急的要求，立即調派，同时还請你答复一个問題：你們知道不知道新政府成立的消息，你們那里的苏維埃对新政府的态度怎样？”

“現在只是从報紙上看到了政府成立的消息。我們对于已轉到苏維埃手中的政权表示热烈欢迎。”

“那就是說，陸軍可以馬上出发，而且可以保證他們的粮食供应？”

“是的，我們馬上調派，并供給他們糧食。波罗的海艦隊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在電報機旁邊，因為德賓科在今天晚上10點鐘到彼得格勒去了。”

三、同波罗的海艦隊中央委員會主席 伊茲馬伊洛夫同志的談話

“你們能夠調來多少艘魚雷艇和其他軍艦？”

“可以調去‘共和國’號戰鬥艦和兩艘魚雷艇。”

“他們也是由你們供應糧食嗎？”

“我們海軍有糧食，可以供應他們。我可以有把握地說，所有被調去的魚雷艇和‘共和國’號戰鬥艦定會完成自己的維護革命的任務。關於調動武裝力量的問題，可以放心。我們絕對執行。”

“幾小時可以到達？”

“最多18小時。需要立即派去嗎？”

“是的。政府絕對認為必須立即派來，命令戰鬥艦駛入摩爾斯科伊運河，并尽可能靠近河岸。”

“戰鬥艦是一艘擁有12吋口徑大炮的巨艦，不能靠近河岸，否則，敵人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奪去。這個任務擁有小炮和機關槍的魚雷艇就可以執行。至於戰鬥艦，它應停泊在停泊場內或同‘阿芙樂爾’號巡洋艦在一起，因為它的大炮可以射擊25俄里，——一般說來，水兵和指揮人員定能完成這個任務。”

“魚雷艇應該開到涅瓦河的雷巴茨科耶村附近，以便保護尼古拉也夫路以及通向這條路的一切要沖。”

“好，一定能完成所有這一切任務。還有什麼指示嗎？”

“‘共和國’號上有無線電報嗎？在途中能同彼得堡聯繫嗎？”

“不仅‘共和国’号上有，而且魚雷艇上也有，它們能同埃斐尔塔取得联系。一般地說，可以保証很好地完成一切任务。”

“那末，我們可以期望这几艘艦艇立刻出动嗎？”

“是的，可以。现在就下紧急命令，讓这几艘艦艇按时到达彼得格勒。”

“你們有备用的枪支和彈藥嗎？尽量多送一些来。”

“有，但是在艦艇上的不多，我們把所有的都送去。”

“再見，祝你好。”

“再見，你說完了嗎？你貴姓？”

“列寧。”

“再見。我們現在开始执行任务。”

1922年第一次載于

“无产階級革命”杂志第10期

按电报記錄刊印

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团代表會議⁶⁴

(1917年10月29日〔11月11日〕)

會議報道

1

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

关于政治形势用不着多講了。現在政治問題簡直就是軍事問題。十分明显，克倫斯基收罗了科尔尼洛夫分子，因为除了他們就再沒有人可以依靠了。他們在莫斯科虽然占据了克里姆林宮，却控制不了住着工人和一般貧民的其他市区。在前綫，沒有人拥护克倫斯基。甚至象铁路工会會員这些动摇分子也拥护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了。

絕大多数的农民、士兵和工人都是拥护和平政策的。

这不是布尔什維克的政策，而且根本不是某个“政党的”政策，而是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政策，是大多数人民的政策。我們沒有执行布尔什維克的綱領，我們在土地問題上的綱領完全取自农民的委托書。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退出苏維埃，这不能怪我們。我們曾經建議同他們分掌政权，可是他們要等打垮克倫斯基之后再作計較。

我們曾經邀請大家都來參加政府。左派社會黨人聲明，他們願意支持蘇維埃政府的政策。至於不同意新政府的綱領這一點，他們連提也不敢提。

在地方上人們還相信“人民事業報”這樣的報紙。但是我們這里大家都知道，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是由于占少數才退出的。彼得格勒衛戍部隊是知道這一點的。他們知道，我們願意成立蘇維埃聯合政府。我們沒有把任何人排擠出蘇維埃。他們不願意同我們一起工作，這對他們更不利。士兵和農民群眾決不會跟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走。我毫不懷疑，在任何工人和士兵的集會上，十分之九的人是擁護我們的。

克倫斯基的嘗試同科爾尼洛夫的嘗試一樣，是一種可憐的冒險。但是目前形勢是困難的。必須採取有力的措施整頓糧食工作，制止戰爭的災難。我們不能等待，我們對克倫斯基的叛亂一天也不能容忍。如果科爾尼洛夫分子組織新的進攻，他們將遭到今天士官生暴動所遭到的回擊。讓士官生去抱怨自己吧！我們奪取政權幾乎沒有流血。如果說有犧牲的話，那也只是我們方面的犧牲。全體人民所期望的正是新政府所執行的政策。這種政策並不是新政府從布爾什維克那里取來的，而是從前綫的士兵，從農村的農民，從城市的工人那里取來的。

關於工人監督的法令大概在這幾天就能公布。我再說一遍：目前政治局勢就是軍事局勢。我們決不能容忍克倫斯基的勝利，否則就不會有和平，不會有土地，不會有自由。我毫不懷疑，剛剛完成勝利起義的彼得格勒的士兵和工人，是一定能夠鎮壓科爾尼洛夫分子的。我們有缺點，這用不着否認。由於我們的缺點，我們受到了某些損失。但是這些缺點是可以克服的。我們一小時一分

鐘也不能浪費，我們必須把自己組織起來，成立司令部，這是今天就必須做的事情。只有組織起來，我們才能够保證在幾天之內，也許在更短的時間內獲得勝利。

根據工兵農代表的意志建立起來的政府，決不能讓科爾尼洛夫分子來嘲弄自己。

目前的政治任務和軍事任務就是組織司令部，集中一切物質力量，保證供給士兵一切必需品；為了使一切能象過去一樣勝利地發展，必須進行這些工作，一小時一分鐘也不能浪費。

2

关于武装军队問題的发言

大瓦解的时期結束了。司令部的司令已經任命了，并且馬上就要正式宣布。犹豫动摇的时期已經过去。我們极其尖銳地感觉到缺少軍事秩序，缺少通訊設備。但是現在証明，部队是十分团結的，士气是高昂的。你們必須自己动手，自己检查每一个行动，看任务是不是完成了，同工人組織有沒有联系等等。这方面工人是会来帮助你們的。我想对你們提出一个劝告：不要依賴任何人，要通过監察委员会或团部代表来检查每一个情报，检查命令执行了沒有，关于軍需儲备的报告确实不确实。一切都要自己动手，自己检查，对每一件軍需儲备、每一个步驟都要估計到，——这是成功的最可靠的保証。

3

关于建立城市秩序问题的发言

我完全赞成前面所讲的意见：工人应该担负一部分城市警卫工作。在这件协同进行的工作中，士兵将教导工人掌握武器。实行全民武装，取消常备军，这是我们一分钟也不能忽视的任务。如果能把工人居民吸引进来，工作就容易做了。同志们建议每天聚会一次，这是切实可行的。俄国革命提供了许多新的、过去任何革命所没有的东西，这样说是正确的。工兵代表苏维埃这种机关就是过去所没有的。你们应当同工人联合起来，以前资产阶级一直不能供应周全的东西，他们都能供应你们。每一个部队都必须同工人组织一起关心如何把你们这次作战所需要的一切物资储存起来，决不要等待上面的指令。从今天晚上起就应当独立地担负这件任务。不必等待司令部的指示，让各部队自己出主意。你们有一种资产阶级从来没有过的办法，资产阶级唯一的办法是购买，而你们可以同生产一切东西的工人直接往来。

载于1917年11月13日(10月31日)

“真理报”第174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人民委员会的广播稿

(1917年10月30日〔11月12日〕)

全体公民：

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已经组成了新的苏维埃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已经被推翻，人员已经被逮捕。克伦斯基逃跑了。所有机关已经掌握在苏维埃政府手里。在10月25日提出保证后获释的士官生，在10月29日举行了暴动。暴动当天就被镇压下去了。克伦斯基和萨文柯夫率领士官生和一部分哥萨克用欺骗的方法鑽进了皇村。苏维埃政府已经动员一切力量来击溃科尔尼洛夫对彼得格勒的新的进攻。一支以“共和国”号战斗舰为首的舰队已奉命开往首都。克伦斯基的士官生和哥萨克动摇了。被俘的克伦斯基人员对我们肯定地说，哥萨克受骗了，他们要是了解真相，决不会开枪的。苏维埃政府尽量设法防止流血。如果流血无法避免，如果克伦斯基的部队仍旧开枪，苏维埃政府将不惜采取无情的措施来粉碎克伦斯基和科尔尼洛夫的新的进攻。

我们通知你们，苏维埃代表大会已经闭幕，它通过了两项重要的法令：(1)立即把所有的地主土地交给农民委员会掌握；(2)提出民主和约。

苏维埃政府主席

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

载于1917年10月31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12号

按“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原文刊印

職員守則草案

1. 一切国营、公营和私营工业等大型企业(雇佣工人在5人以上者)中的職員,必須执行其所担負的工作,非經政府、工兵农代表苏維埃或工会特別批准,不得擅离职守。

2. 凡违反第1条的規定,以及在向政府和政权机关交出文件和賬目方面或在为公众和国民經济服务方面玩忽职责者,判处沒收全部财产和5年以下的徒刑。

写于1917年10月底

1928年第一次載于
“列宁文集”第8卷

按手稿刊印

工人監督條例草案⁶⁵

1. 在拥有工人和職員共計五人以上，或每年資金周轉在10 000 卢布以上的一切工业、商业、銀行和农业等企业，对一切产品和原材料的生产、儲藏和买卖事宜应实行工人監督。

2. 企业較小，可由全体工人和職員直接实行工人監督者，則直接实行，否則，通过他們选出的代表实行，这种代表应立即在全体人員大会上选出，作出选举記錄，并将当选人名单报告政府和当地工兵农代表苏維埃。

3. 非經工人和職員选出的代表許可，絕對禁止具有全国意义的企业或工厂(參看第7条)停工，以及对生产过程作任何改变。

4. 一切賬簿和文件，以及一切倉庫和庫存的材料、工具和產品等，应毫無例外，一律对选出的代表公开。

5. 工人和職員选出的代表的决定，企业主必須服从，只有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有权取消他們的决定。

6. 在一切具有全国意义的企业里，一切企业主和一切由工人和職員选出实行工人監督的代表，均应对国家負責，維持严格的秩序和紀律，并保护财产。凡玩忽職責、隱瞞存貨和賬目等等者，判处沒收全部财产和5年以下的徒刑。

7. 凡为国防事业服务以及与生产人民大众生活必需品有关的企业，都是具有全国意义的企业。

8. 工人監督細則，由地方工人代表蘇維埃和工廠委員會代表會議以及職員委員會代表會議的代表聯席會議制定之。

寫于1917年10月26日和31日
(11月8日和13日)之間

載于1917年11月16日(3日)

“真理報”第178號

按手稿刊印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 中央委员会會議上的发言

(1917年11月1日〔14日〕)

記 录

1

列宁認為，加米涅夫的政策应当立即停止执行。現在不必同全俄鉄总执委会談判⁶⁶。必須派軍隊到莫斯科去。列宁提出关于全俄鉄总执委会的決議案。全俄鉄总执委会沒有参加苏維埃，也不能讓它参加；苏維埃是群众自願的机关，而全俄鉄总执委会是沒有群众基础的。

2

列宁認為，應該使談判成为軍事行动的外交掩护。唯一正确的決定就是消除动摇分子的动摇，就是使我們自己更坚决。必須援助莫斯科人，这样我們的胜利就有保証了。

3

这是一个基本的問題，現在是結束动摇的时候了。很明显，全俄鉄总执委会是站在卡列金分子和科尔尼洛夫分子那一边的。我

們決不能動搖。大多數的工人、農民和軍隊都擁護我們。這裏誰也沒有證明，下層群眾在反對我們；或者是同卡列金的代理人站在一起，或者是同下層群眾站在一起。我們應該依靠群眾，應該派鼓動員到農村中去。我們曾經要求全俄鐵總執委會把軍隊運往莫斯科，可是它拒絕了，我們应当向群眾呼喚，群眾一定會把它拋棄的。

1922年第一次載于

“無產階級革命”雜誌第10期

按記錄原稿刊印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 关于中央内部反对派问题的决议

(1917年11月2日〔15日〕)

中央委员会认为，这次会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此有必要指出会上所暴露的两种立场。

(1) 中央委员会认为，中央内部形成的反对派一再发表全属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硬说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不可能成功，硬说必须向苏维埃组织中明显的少数派所提出的最后通牒和退出苏维埃的威胁让步，这样就是违反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志和决议，对刚成立的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实行怠工，从而完全丧失了布尔什维主义的一切根本立场，背弃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2) 中央委员会认为，反对派必须对阻碍革命工作，对目前所表现的罪恶性的动摇负完全的责任，中央委员会要求反对派放下他们所不相信的实际工作，而把自己的争论和怀疑搬到报刊上来谈。因为反对派无非是对资产阶级的畏惧和部分居民的倦怠的(而不是革命的)情绪的反映。

(3) 中央委员会确认，既然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排斥任何人，而以多数通过把政权委托给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那末，拒绝这个政府，就不能不背叛苏维埃政权的口号。

(4)中央委员会确认,主张采取小商人的行为,主张苏维埃同非苏维埃型的组织合并,即同不是为推翻地主和资本家而斗争的群众的革命先锋队自愿结合的组织合并,就不能不背叛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政权的口号。

(5)中央委员会确认,对苏维埃中少数派的最后通牒和威胁让步,就等于完全背弃苏维埃政权,完全背弃民主主义,因为这种让步就等于多数派害怕运用自己的多数,屈服于无政府状态,纵容任何少数派再提出最后通牒。

(6)中央委员会确认,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排斥任何人,即使在目前它也十分愿意让退出苏维埃的人再回来,愿意承认他们在苏维埃范围内的联合,因此,说布尔什维克似乎不愿意同任何人分掌政权,是彻头彻尾的谎话。

(7)中央委员会确认,在现政府成立的那一天,在成立的几小时前,中央委员会曾邀请三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出席自己的会议,并正式建议他们参加政府。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了,虽然是暂时的和有条件的,但他们仍然必须对不能达成协议负完全责任。

(8)中央委员会提请注意,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的决议,表示愿意增加从前线来的士兵和从各地农村来的农民,以充实苏维埃,因此,硬说布尔什维克政府反对同农民联合是彻头彻尾的谎话。相反,中央委员会声明,我们政府的土地法完全是按社会革命党人的委托书照抄的,这在实际上证明,布尔什维克有极大的诚意,准备同俄国绝大多数人民联合起来。

(9)最后,中央委员会确认,不管有多少困难,只要坚定不移

地贯彻现在政府的政策，社会主义在俄国和在欧洲的胜利是有保证的。中央委员会对这次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充满信心，希望所有的怀疑分子和动摇分子抛弃一切动摇，一心一德、全力以赴地支持这个政府的活动。

列 宁

载于1917年11月17日(4日)

“真理报”第180号，前三点除外

1932年第一次全文载于

“列宁全集”第2、3版第30卷

按手稿刊印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 多数派給少数派的最后通牒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維克)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完全贊同人民委员会迄今执行的政策，認為必須向中央委员会少数派作下列坚决的声明：

昨天(11月12日)中央委员会根据列宁同志的建議通过的決議^①已經規定了我党目前的政策。这项決議宣布，全俄苏維埃代表大会既然代表千百万工人、士兵和农民，根据我們的綱領，把政权委托給我党的代表，那末，任何强使我党放弃政权的企图都是背叛无产阶级事业的行为。在我們反对妥协的整个斗争中得出的我党的这一基本的策略路綫，曾經是我們推翻克倫斯基政府的起义的指南，現在是布尔什維主义的革命的實質，它又一次得到了中央委员会的贊同，是全体党员首先是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必須无条件地遵守的。

但是少数派的代表，不論在昨天的中央委员会會議以前，或者在會議以后，始終执行显然是反对我們党的基本路綫、瓦解我們自己队伍的政策，在必須表現最大的坚定性和不可动搖的时刻，他們却引起了动搖。

^① 見本卷第258—260頁。——編者注

因此，在昨天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在少数派的中央委员直接参加下，布尔什维克党团竟公然投票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关于我们党在政府中的代表人数和代表人选问题的决定）。这些中央委员的如此骇人听闻的破坏纪律的行动，是在中央委员会经过了就是这几位反对派的代表挑起的许多小时争论以后背着中央委员会干出来的，这就使我们清楚地知道，少数派想用纠缠的办法夺取党的机构，在党的工作的最近结局将决定党的命运、革命的命运的时刻，对党的工作实行怠工。

我们不能够，也不愿意对这种情况负责。

现在我们中央委员会向少数派严正声明，并且要求少数派以书面形式明确地回答下列问题：少数派是不是保证服从党的纪律？是不是保证执行中央委员会根据列宁同志的建议通过的决议中所制定的政策？

如果对这个问题作否定的或者含糊不清的回答，我们将立即请彼得格勒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党的非常代表大会在下列两种建议中加以抉择：

或者是党应当委托目前的反对派和他们的同盟者一起组织新政权（反对派现在正是为了他们的同盟者而对我们的工作实行怠工的），那时我们将认为这个只会带来动摇、软弱和混乱的新政权对我们是毫无约束力的。

或者是党赞同中央委员会昨天的决议中所制定的唯一可能的革命路线（我们对这一点毫不怀疑），那时党就必须坚决地请少数派代表在我们党组织范围以外进行他们的瓦解工作。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结局。当然，分裂是极可悲的事实。但是现在开诚布公

地分裂要比在内部实行怠工、撕毁自己的决议、进行瓦解和削弱的活动好得多。我们在任何情况下，一分钟也不怀疑，如果把我们的意见分歧（基本上是重复我们同“新生活报”集团和马尔托夫集团的意见分歧）提交人民判断，我们的政策保证会得到革命的工人、农民、士兵的无条件的、奋不顾身的支持，而使动摇的反对派在最短期間陷入軟弱无力的孤立地位。

写于 1917 年 11 月 8 日 (16 日)

1922 年第一次载于

“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 7 期

按打字副本刊印

关于出版自由的決議草案⁶⁷

資产階級認為，所謂出版自由，就是富人出版報紙的自由，就是由資本家霸占一切报刊。这种霸占的結果是使包括最自由的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一切地方的报刊实际上都成了被人收买的报刊。

工农政府認為出版自由就是使报刊摆脱資本的控制，把造纸厂和印刷厂变成国家的财产，讓每一个达到一定人数（如1万人）的公民团体都享有使用相当数量的紙張和相当数量的印刷劳动的同等权利。

这一目的同劳动者摆脱資本压迫的解放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工农临时政府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設立調查委员会，調查定期刊物同資本的联系，調查它們的經費和收入的来源，它們的捐助者的成分，它們弥补赤字的方法以及报館的整个业务情况。凡不向調查委员会交出賬簿、单据或其他文件者，凡供詞显然不真实者，均将受到革命法院的制裁。

所有报館的业主、股东和職員必須立即向設在彼得格勒斯莫尔尼学院的調查报刊同資本的联系，报刊对資本的依賴关系的調查委员会提出有关上述問題的書面报告和材料。

調查委员会由下列人員組成：①

① 手稿中此处留有填写名单的地方。——編者注

委员会有权补充人员；传訊鉴定人和証人；要求公开各种賬簿
等等。

写于1917年11月4日(17日)

第一次載于1932年11月7日

“真理报”第309号

按手稿刊印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會議

(1917年11月4日〔17日〕)

1

关于出版問題的发言⁶⁸

卡列林同志要我們相信，他走的那条道路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那样走向社会主义就会越走越远。托洛茨基說得对：为了出版自由，士官生曾經举行过暴动，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宣布了战争。这次社会革命党人的表現既不象社会主义者，也不象革命者。在这一星期中，所有的电报局都被克倫斯基占据了。全俄鉄总执委会也站在他們那边。但是他們沒有军队。可見，军队是拥护我們的。一小撮人挑起了国内战争。这个战争并没有結束。卡列金的军队正在逼近莫斯科，突击队正在逼近彼得堡。我們不願意进行国内战争。我們的军队表现了很大的耐心。他們等待过，沒有开枪，是突击队先打死了我們的三个人。我們对克拉斯諾夫采取的措施是寬大的。他只是被軟禁在家里。我們反对国内战争。但是，如果国内战争还是打下去，那我們该怎么办呢？托洛茨基問得好：你們是替誰說話。我們問克拉斯諾夫能不能担保卡列金不再打了。他果然回答說不能担保。既然敌人不停止敌对行动，我們怎么能停止追击敌人的措施呢？

只要有人向我们提出讲和的条件，我们是愿意谈判的。目前建议我们讲和的人是一些在讲和问题上作不了主的人。这不过是些漂亮话罢了。大家知道，“言论报”是卡列金派的机关报。我们完全可以假定社会革命党人是有诚意的，但是他们背后毕竟还有卡列金和米留可夫。

士兵们、工人们！你们愈坚强，我们的成绩就愈大。不然有人就会说：“他们既然放走米留可夫，可见还不怎么坚强。”我们从前就说过，我们一取得政权，就要封闭资产阶级报纸。容许这些报纸存在，我们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者了。谁说“开放资产阶级报纸”，谁就是不了解我们正在大踏步地向社会主义前进。沙皇制度被推翻后，沙皇政府的报纸也就被封闭了。现在我们粉碎了资产阶级的桎梏。社会革命不是由我们凭空臆造的，而是由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宣布的，在代表大会上没有一个人反对，一致通过了宣布社会革命的法令。资产阶级宣布自由、平等、博爱。工人说：“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个。”有人对我们说：“我们在倒退。”不对，同志们，社会革命党人倒是倒退到克伦斯基那里去了。有人对我们说，我们的决议标新立异。当然，我们要标新立异，因为我们正在走向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党人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发言的时候，也曾因为标新立异而受到过嘲笑。

应该承认登载私人广告是垄断事业。印刷工会会员是从吃饭问题着眼。我们给他们饭吃，但是要通过另一种方式。我们不能让资产阶级有诬蔑我们的机会。必须立即设立一个委员会以调查资产阶级报纸对银行的依赖关系。这些报纸需要的是什么自由？是购买大批纸张、雇用许多下流作家的自由吗？我们应当摒弃这种依赖资本的出版自由。这是一个有原则意义的问题。既然我们

要进行社会革命，我們就不能在卡列金的炸弹上再加上一顆誹謗的炸弹。

我們的法案当然是有缺点的。但是各地苏維埃都将因地制宜地实行。我們不是官僚主义者，我們不願意象旧的文牍机关那样到处死搬硬套地实行。我記得社会革命党人說过：农村里知道的事情非常少，而且都是从“俄罗斯語言报”看来的。可見，我們的过錯就在于，过去讓报纸仍然掌握在资产階級手中。必須前进，向新社会前进，必須象我們在2、3月間对待黑帮报纸那样对待资产階級报纸。

2

答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質問

列宁回答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質問⁶⁹。他提到布尔什維克在革命后的最初几天就建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加入新政府，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党团拒絕同布尔什維克合作，不願意在这些苦难的、紧急的日子里同它的左邻分担責任。

新政权不能拘泥于严格遵守一切程序，因而使自己的工作受到障碍。当时情况十分严重，不允許有一点拖延。我們不能浪費时间去作詞句上的修飾，因为这只是表面的加工，絲毫不会改变新措施的實質。全俄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也曾不顧一切形式上的困难，在一次大会上通过了两项具有世界意义的法律。如果从资产階級社会的观点来看，这些法律有形式上的缺点，但是，政权在苏維埃手中，苏維埃可以作必要的修改。克倫斯基政府罪恶的无所事事，使国家和革命瀕于灭亡；实际上，拖延就等于灭亡，新政权頒布了符合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希望的法律，从而在新的生活方式的发展道路上立下了里程碑。各地苏維埃可以因地、因时制宜，可以修改、增加或补充政府所制定的基本条例。群众生气勃勃的創造力是新社会的基本因素。讓工人們建立起自己監督自己工厂的制度吧，讓他們用工业品来供应农村，换取粮食吧。每一件产品、每一磅粮食都应当統計到，因为社会主义首先就是統計。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創立的。它和官場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創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創立的。

3

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質問
而作的两次发言

—

列宁談到了对人民委员会的一些具体的指責。关于穆拉維約夫的命令⁷⁰，人民委员会只是从报上知道的，因为总司令有权頒发刻不容緩的命令。这个命令并没有什么同新政权的精神相抵触的地方，但是它的措辭可能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誤会，因此中央执行委员会把它撤銷了。其次，你們批評了土地法令。然而这个法令是符合人民要求的。你們責备我們的法令写得过于簡略。那末，你們的草案、修正案和決議案在哪里呢？你們的立法成果在哪里呢？你們有过立法的自由。但是我們沒有看到你們立出什么东西。你們說我們是过火分子，那末，你們呢？你們是阻碍議程的行为，即过去所謂的訟棍伎倆的辯護士。如果你們不滿意的話，就去召开新的代表大会吧，去吧，但是不要說什么政权崩潰了。政权屬于我們的党，屬于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信任的党。就讓我們的某些同志去拥护同布尔什維主义无絲毫共同之处的政綱吧。但是莫斯科的工人群众是不会跟着李可夫和諾根走的。普罗相同志說，芬兰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群众保持着联系，他們認為革命社会主义的整个左翼必須緊密地合作。我們这里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不願和我們联合起来，那只能說明他們遭到了和自己前輩护国派一样的

命运。他们脱离了人民。

二

列宁举了历次党代表大会的例子，认为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并且声明他将参加投票。

4

关于諾根声明退出人民委员会
問題的发言和決議

—

列宁指出，“西方在可耻地沉默”⁷¹这种說法，出自国际主义者之口，是不能容許的。只有瞎子才看不見籠罩着德国和西方的工人群众的那种不滿情緒。德国的无产階級的上层分子、社会主义知識分子，也象其他各国一样，大多数都是护国派。但是无产階級的下层却违反上层的意志，准备响应我們的号召。統治着德国陆軍和海軍的残忍的紀律并没有阻止住反政府分子的发动。德国海軍的革命的水兵早就知道他們的尝试一定会失敗，但仍然不惜英勇牺牲，只求自己的牺牲能激起还在人民中潜伏着的起义思想。“斯巴达克派”正在日益紧张地展开自己的革命宣传活动。为无产階級的理想进行不倦斗争的战士李卜克内西，在德国的声望愈来愈高了。

我們坚信西方一定会发生革命。我們知道西方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按定单制造革命当然是不行的。难道我們在去年12月就确切知道了将要发生的二月事变嗎？难道我們在9月里就預料到一个月以后俄国的革命民主派将完成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嗎？我們知道旧政权正处在火山上。根据許多迹象，我們可以推測到，那里正在进行深入人心的伟大的地下工作。我們已經感到空中雷

電密集。我們知道它必將爆發為一場沖掉一切污穢的大雷雨。但是我們不能預言這場雷雨在哪一天下，在幾點鐘下。我們這裡的情景今天也能在德國看到了。那里，人民群眾暗中不滿的情緒正在增長，它必然會形成人民運動。我們不能用法令來製造革命，但是我們能夠促進革命。我們將在戰壕里舉行有組織的聯歡，將幫助西方人民發動不可戰勝的社會主義革命。後來查克斯同志又說到用法令來建設社會主義。難道現在的政權沒有號召群眾自己去創造更好的生活方式嗎？用加工工業的產品交換糧食，對生產實行嚴格的監督和統計，這就是社會主義的開端。是的，我國將成為勞動的共和國。不勞動者不得食。

其次，我們黨的孤立究竟表現在什麼地方呢？表現在個別知識分子脫離黨。但是我們每天都得到愈來愈多的農民的支持。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人民生氣勃勃的創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獲得勝利並保持政權。

二

中央執行委員會責成人民委員會在召開下次會議之前推薦出內務人民委員、工商業人民委員的人選，並提議由柯列加也夫同志擔任農業人民委員的職務。

載于1917年11月7日

“中央執行委員會消息報”第218號

按“中央執行委員會消息報”原文刊印

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維埃和 前綫代表联席會議上的演說

(1917年11月4日〔17日〕)

會議報道

我今天不能作大報告，只能簡略地談一談新政府的形勢，它的綱領和任務。

你們都知道，大家是一致地要求和平政策，要求立即提出和平建議的。在全歐洲，在我國，沒有一個資產階級部長不曾許下和平的諾言；俄國士兵已經看透了他們這些諾言是虛偽的；他們答應實行和平政策，但是沒有提出和平建議，反而驅使士兵去進攻，我們認為，我們政府的首要責任就是立即提出和平建議，並且已經這樣做了。

列寧說明了新政府建議根據什麼條件實現和平，接着說，如果各國要保有殖民地，那就意味着這場戰爭永遠也不會結束。出路是什麼呢？唯一的出路就是工農革命取得對資本的勝利。我們從來也沒有說過，把刺刀往地上一插，一下子就可以結束戰爭。發生戰爭是因為瓜分全世界的億萬資本彼此之間發生了沖突，因此，不消滅資本的政權，就無法結束戰爭。

在談到政權轉到蘇維埃手中的時候，列寧說他現在看到一種

新的現象：農民不肯相信全部政權屬於蘇維埃，他們還在期待政府，忘記了蘇維埃不是私人機關，而是國家機關。我們說，我們想要一個新的國家，蘇維埃應當代替舊的官僚，全體人民都應當學習管理。挺起胸來，抬起頭來，這樣我們就不怕威脅了。士官生曾經嘗試過舉行暴動，但是我們戰勝了他們；他們在莫斯科進行屠殺，在克里姆林宮的牆頭上向士兵射擊。在人民已經取得了勝利的時候，不僅讓敵人保持了軍人的榮譽，而且還讓他們保持了武器。

全俄鐵總執委會用罷工來威脅我們，但是我們向群眾呼喚，我們問他們：你們是不是想用罷工使前綫的士兵和後方的人民挨餓？我深信鐵路上的無產者是不會這樣做的。有人責備我們，說我們逮捕人。是的，我們是在逮捕人，今天我們還逮捕了國家銀行的經理。有人責備我們，說我們採取恐怖手段，但是，我們還沒有採取法國革命者所採取的那種恐怖手段，把赤手空拳的人送上斷頭台，我希望我們將來也不採取這種恐怖手段。我希望不採取這種手段，是因為我們有力量。我們每逮捕一個人，就對他說，如果你具結，保證今後不再怠工，我們就釋放你。他們都照辦了。我們的缺點是，蘇維埃組織還沒有學會管理，我們的大會開得太多。蘇維埃應該分成若干小組，擔負管理工作。我們的任務就是向社會主義前進。前幾天工人已經有了一個監督生產的法律。按照這個法律，工廠委員會成了國家機關。工人應該立即實現這個法律。工人供給農民布和鐵，而農民則提供糧食。我剛才見到一位從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來的同志，他對我說，這是頭等重要事情。社會主義，這就是統計。如果你們想對每一塊鐵和一匹布都統計到，那就會有社會主義。在生產中我們需要工程師，我們很重視他們的勞動。我們將很樂意付給他們報酬。我們暫時還不打算取消他們的

特权地位。我們重視每一个願意工作的人，但是，希望他們在工作中不要摆官架子，而应当同大家一样受工人監督。我們对个人沒有絲毫怨恨，我們將努力幫助他們轉到新的地位上来。

至于說到农民，我們主張：对劳动农民应加以幫助，对中农不應該得罪，对富农則應該使用強制手段。10月25日革命以后，有人威胁过我們，說要消灭我們。有的人被吓得魂不附体，想丢下政权逃跑，但是我們並沒有被消灭。我們沒有被消灭，是因为人民支持我們，而我們的敌人只能够依靠士官生。如果不是每个士兵和工人的斗志都十分高昂，政权永远不会脫离統治者的掌握。政权已經轉归苏維埃了。苏維埃，这是人民的充分自由的組織。我們苏維埃政府的权力是苏維埃代表大会給我們的，我們仍会象过去那样行动，我們深信会贏得你們的支持。我們沒有排斥过任何人。至于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退出，那是他們的罪过。我們曾經邀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政府，但是他們拒絕了。在政权問題上我們不願意講价錢，我們不願意討价还价。我們不允許市杜馬这个科尔尼洛夫分子的中心参加政权。有人說我們被孤立了。虽然資產階級對我們大肆造謠誹謗，但是我還沒有看到过一个士兵不欢天喜地地庆賀政权轉归苏維埃。我沒有看到过一个农民表示反对苏維埃。貧苦农民和工人必須結成联盟，这样，社会主义就会在全世界获得胜利。（苏維埃代表起立热烈欢呼，欢送列宁。）

載于1917年11月18日(5日)

“真理报”第181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答复农民的問題⁷²

在答复农民的許多問題时，必須說明，國家的全部政權从此已經完全轉到工兵农代表苏維埃手中。工人革命已經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獲得勝利，并將在俄國其他地方獲得勝利。工农政府保證农民群众，即占农民多数的貧苦农民，同工人結成联盟来反对地主，反对資本家。

因此，从現在起一直到立宪會議召开的时候止，农民代表苏維埃，首先是县苏維埃，其次是省苏維埃，是地方國家政權的全权机关。全俄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已經廢除地主土地所有制。現在的工农临时政府已經頒布了土地法令。根据这个法令，一切地主的土地都完全交給农民代表苏維埃掌握。

乡土地委员会必須立刻在极严格的統計下处置一切地主的土地，保持完整的秩序，严格保护从前屬於地主的财产，这些财产現在已成為全民财产，因此人民自己应当加以保护。

取得县农民代表苏維埃同意的乡土地委员会的一切命令都是法律，应当无条件地立即执行。

全俄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任命的工农政府叫作人民委员会。

人民委员会号召农民把地方上的全部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

工人將尽一切可能以全力支持农民，安排好机器和工具的生产，但
請求农民供給粮食。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烏里揚諾夫(列宁)

1917年11月5日于彼得格勒

載于1917年11月8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19号

按手稿刊印

告 人 民 書

工人、士兵、农民以及一切劳动者同志们！

工农革命驅散和逮捕了为数不多的受克倫斯基欺騙的哥薩克余孽，在彼得格勒取得了彻底的胜利。革命在莫斯科也取得了胜利。从彼得格勒开出的几列兵車还没有到达莫斯科，那里的士官生和其他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就接受了解除士官生武装和解散保安委员会⁷³的和平条件。

从前綫和农村每时每刻都传来消息，說前綫的士兵和各县的农民絕大多数都拥护新政府，拥护新政府的关于和平建議和立即把土地交給农民的法令。工农革命的胜利已經有了保証，因为大多数人民已經起来支持这个革命。

地主和資本家，同資产階級有密切联系的高級職員和官吏，一句話，一切富人以及伸手援助富人的人，都敌視新的革命，反抗革命的胜利，用停止銀行业务来进行威胁，破坏或停止各个机关的工作，千方百計地、直接間接地阻撓它們的工作，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每个觉悟的工人都清楚地知道，我們必然会遇到这种抵抗；布尔什維克党的一切报刊都一再指出过这一点。各劳动階級一分鐘也不会害怕这种反抗，絲毫也不会資产階級追随者的威胁和罢工而前表示畏縮。

大多数人民拥护我們。全世界的大多数被压迫劳动者拥护我

們。正義在我們這一方面。我們的勝利是有保證的。

資本家和高級職員的抵抗定會遭到粉碎。在國家頒布銀行和辛迪加國有化的特別法令以前，我們不會剝奪任何人的財產。這項法令正在起草。任何一個勞動者和工作者都不會失掉一個戈比，相反地，他會得到幫助。除了實行最嚴格的統計和監督，征收以前所規定的捐稅以外，政府不打算再採取任何其他措施。

為了實現這些公正的要求，絕大多數的人民已經在工農臨時政府的周圍團結起來了。

勞動者同志們！請記住，現在是你們自己管理國家。如果你們自己不團結起來，不把國家的一切事務掌握在自己手里，誰也幫助不了你們。你們的蘇維埃今後就是國家政權機關，即擁有全權的決策機關。

在自己的蘇維埃周圍團結起來。使蘇維埃鞏固起來。自己由下而上地把工作擔當起來，不要等待誰。建立最嚴格的革命秩序；無情地粉碎醉鬼、流氓、反革命士官生和科爾尼洛夫分子等等製造無政府狀態的一切企圖。

對生產和產品統計實行最嚴格的監督。逮捕一切胆敢危害人民事業的分子，交付人民革命法庭審判，不論其危害表現是對生產進行怠工（破壞、擾亂、搗毀等），或者是隱瞞存糧和產品，或者是阻撓糧食運輸，或者是擾亂鐵路運輸和郵電業務，或者是一般地對偉大的和平事業、把土地交給農民的事業以及保證對產品的生產和分配實行工人監督的事業進行任何一種抵抗。

工人、士兵、農民和一切勞動者同志們！把全部政權掌握在自己的蘇維埃手里。象愛護眼珠一樣地愛惜和保護土地、糧食、工廠、工具、產品和運輸業，所有這一切今後都完全是你們的財產、

全民的財產了。我們將逐步取得大多數農民的同意和贊許，並根據他們和工人的實際經驗，堅定不移地、勇往直前地走向社會主義的勝利，最文明國家的先進工人一定會幫助鞏固這個勝利，這個勝利將使各國人民贏得持久和平，擺脫一切壓迫和剝削。

人民委員會主席

弗·烏里揚諾夫(列寧)

1917年11月5日於彼得格勒

載於1917年11月20日(7日)

“真理報”第182號

按手稿刊印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 中央委员会的信

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梁赞诺夫及拉林等同志

中央已经向你们政策最著名的代表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提出过一次最后通牒，要求你们完全服从中央的决定和路线，完全停止对中央工作的怠工和破坏活动^①。

你们政策的代表人虽然退出了中央，但还留在党内，因此有服从中央决议的义务。然而你们不是单单在党内进行批评，而且还在尚未把起义进行完毕的战士队伍中制造动摇，继续违反党的纪律，在我们党的范围以外，在苏维埃、地方自治机关、工会等组织中破坏中央的决议，阻挠中央的工作。

中央有鉴于此，不得不重申它的最后通牒，要求你们或者立即以书面形式保证服从中央的决议，在你们的一切言行中执行它的政策，或者在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以前放弃党的一切公开活动，辞去工人运动中的一切重要职务。

如果拒不承担上述两种义务之一，那末中央势必要提出立即开除你们出党的问题。

写于1917年11月5日或6日（18日或19日）

1927年第一次载于小册子“党在1917年10月
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工贼行为的斗争”

按手稿刊印

^① 见本卷第261—263页。——编者注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維克) 中央委员会宣言

告全体党员及俄国一切劳动阶级书

同志们!

大家知道,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維克党的代表占了多数。

这是一个理解刚刚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以及在全俄各地发生并获得胜利的革命所必须知道的基本事实。一切资本家的拥护者,一切破坏全部政权归苏維埃这一新革命的基本原则,有意无意充当资本家的帮凶的人常常忘记和避而不谈的,也正是这个事实。俄国除了苏維埃政府以外,决不应当有别的政府。在俄国,已经争得了苏維埃政权,因此政府由一个苏維埃政党手里转到另一个苏維埃政党手里,无须经过任何革命,只通过苏維埃的决议,只通过苏維埃代表的改选就可以实现了。在全俄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維克党占了多数。因此,只有这个党组织的政府才是苏維埃政府。大家知道,布尔什維克党中央委员会在成立新政府和向全俄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新政府成员名单前数小时,曾邀请三位最著名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即卡姆柯夫、斯皮罗、卡列林等同志参加自己的会议,并邀请他们参加新政府。我们十分遗憾,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同志拒绝了 this 建议,我们认为他们这

种做法，对革命者和劳动群众的拥护者說来是不能容許的，我們随时都准备接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政府，然而我們声明，我們作为全俄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多数党，不仅有权利，而且在人民面前有义务組織政府。

大家知道，我党中央委员会向全俄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清一色布尔什維克的人民委員名单，并且代表大会也批准了这个清一色布尔什維克的政府名单。

因此，什么布尔什維克政府不是苏維埃政府的說法是騙人的，是絕對不真实的。只有人民的敌人，只有苏維埃政权的敌人才能說出这样的謊話。恰恰相反，現在，在全俄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直到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或直到苏維埃改选，或直到中央执行委员会組織新政府时为止，只有布尔什維克政府才是公認的苏維埃政府。

* * *

同志們！我党中央委員和人民委員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諾根、李可夫、米柳亭以及其他几个人昨天(11月4日)退出了我党中央委员会，后面三人并退出了人民委员会。在我們这样大的党里，虽然有无产階級革命的政策方針，但也难免有个別同志在反对人民公敌的斗争中表現得不坚定，不果敢。現在摆在我們党面前的任务的确是非常巨大的，困难也是很大的，于是有几个以前負重責的我党黨員在資产階級进攻的面前动搖了，从我們的队伍中逃跑了。整个資产階級及其所有帮凶都因此而欢天喜地，幸灾乐祸，高喊布尔什維克政府已經瓦解，預言布尔什維克政府必将复灭。

同志們！不要相信这些謊話。逃跑的同志象逃兵一样，不仅

抛弃了托付給他們的崗位，而且还违反了我党中央要求他們至少等到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党組織作出决定后再退出的直接決議。我們坚决斥責这种临陣脱逃的行为。我們深信，一切身为我党黨員或同情我党的觉悟工人、士兵和农民也都会坚决斥責这种逃兵行为。

可是，我們声明，我党几个上层分子的逃兵行为一分鐘也不会，絲毫也不会动摇拥护我們党的群众的团结，因而也不会动摇我們的党。

同志們总还记得，其中两个逃兵，即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还在彼得格勒起义以前就有过逃兵行为和工賊行为，因为他們不仅在1917年10月10日那一次有决定意义的中央會議上投票反对起义，而且竟在中央作出决定以后，鼓动党的工作人員反对起义。大家都知道，当时那些不敢站到工人方面来、更多地倾向于資產階級方面的报纸（如“新生活报”）都随同所有資產階級报刊大喊大叫起来，說什么我們党“瓦解了”，“起义破产了”，如此等等。可是实际生活很快就駁斥了一些人的謊話和誣蔑，另一些人的怀疑、动摇和怯懦。利用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的破坏彼得格勒起义的行为所掀起的“风浪”，原来不过是杯中风浪而已，群众的伟大热情，千百万工人、士兵和农民，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在前綫上，在战壕中和在农村里所表現的伟大英勇精神，好象火車抛弃木屑一样，輕而易举地抛弃了这些逃兵。

讓一切信念不坚定的分子，一切动摇分子，一切怀疑分子以及一切被資產階級吓倒，被資產階級直接間接的帮手的叫喊吓倒的分子去惭愧吧。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及其他各地的工人和士兵群众中没有发生絲毫动摇。我們的党团结得象一个人，屹立不动地

捍卫着苏維埃政权，捍卫着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首先是工人和貧苦农民的利益！

資產階級的下流作家和那些被資產階級吓倒的人齐声責备我們，說我們不肯讓步、不願和解，說我們不願意同別的政党分掌政权。同志們，这都是謊話！我們曾經邀請过，而且还在邀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我們分掌政权。如果他們拒絕了我們的邀請，这并不是我們的过錯。談判是由我們开始的，并且在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閉幕以后，我們又在談判中作了种种讓步，我們甚至有条件地同意容納彼得格勒市杜馬这个科尔尼洛夫分子巢穴的一部分代表。如果万恶的科尔尼洛夫分子，如果資本家和地主的子弟以及士官生又象他們上星期日在彼得格勒所干的那樣，象他們現在打算再干的那樣（这已由破获普利什凱維奇陰謀和昨天即 11 月 3 日在他那里搜获的文件所証实了），試圖反抗人民的意志，那末这个巢穴是首先要被人民鏟除的。但是，那些站在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背后，并通过他們来为資產階級謀利益的先生們，却把我們讓步說成是軟弱的表示，并乘机向我們提出新的最后通牒。阿布拉莫維奇和馬尔托夫两位先生出席了 11 月 3 日的會議，并提出了最后通牒：如果我們的政府不停止逮捕，不停止查封資產階級報紙，就不可能进行任何談判。

我們党和苏維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員會都已經拒絕接受这个显然是由卡列金、資產階級、克倫斯基和科尔尼洛夫的拥护者提出的最后通牒。普利什凱維奇陰謀，以及第 17 軍某些部队的代表于 11 月 5 日来到彼得格勒，說要向彼得堡进攻，對我們进行威胁（这种威胁是可笑的，因为这些科尔尼洛夫分子的先头部队已被击潰，在加特契納附近潰敗了，而其中大部分都拒絕反对苏維埃），

所有这些事件都表明，阿布拉莫維奇和馬尔托夫两位先生的最后通牒，实际上是由誰发出的，他們这些人实际上是为誰服务的。

讓全体劳动者都安心而坚定吧！苏維埃中的少数派被資产阶级吓倒了，不管他們抱着怎样“善良的願望”，事实上都是科尔尼洛夫分子手中的傀儡，我們党决不会向他們提出的最后通牒讓步。

我們坚持苏維埃政权的原則，即由最近一次苏維埃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掌握政权的原則；我們过去同意，并且現在仍旧同意同苏維埃中的少数分掌政权，但这个少数必須誠懇忠实地服从多数，并执行全俄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全体批准的、采取渐进的坚定不移的步驟走向社会主义的綱領。然而，对于那些沒有群众拥护，实际上只有科尔尼洛夫分子、薩文柯夫分子、士官生等拥护的知識分子集团所提出的最后通牒，我們是决不会屈服的。

讓全体劳动者都安心而坚定吧！我們的党，在苏維埃中占多数的党是团结一致地保卫着他們的利益的，而千百万城市中的工人、战壕中的士兵和农村中的农民照旧拥护我們的党，决心无论如何要使和平成功，使社会主义胜利！

写于1917年11月5—6日(18—19日)

載于1917年11月20日(7日)

“真理报”第182号

按报纸原文刊印

“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欺騙人民， 布尔什維克的新政府給了人民什么” 小册子的序言

現在俄国农民要用自己的一双手掌握国家命运了。

工人革命在两个首都和俄国絕大多数地区取得了胜利，使农民能够把制定土地制度的工作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現在并不是所有农民都了解，他們的农民代表苏維埃就是名副其实的、真正的最高国家政权机关，但是他們很快就会了解的。

一旦农民了解了这一点，他們同工人的联盟，即占农民多数的劳动的貧苦农民同工人的联盟，就会巩固起来。無論在苏維埃，还是在立宪會議中，真正能够保障劳动者利益的只有这个联盟，而不是农民同資本家的联盟。

毫無疑問，农民很快就会懂得，他們要摆脱战争的灾祸，要摆脱地主和資本家的压迫，就必须同城市劳动者，首先同工厂工人結成联盟，而不是同有錢人結成联盟。

为了使农民更快地懂得这一点，必須讓农民更精确地、更有根据地把社会革命党关于土地問題的諾言和法案同新的工农政府的土地法令作一对照和比較。

这本小册子就是为了作这种比較而編的。讀者在这里可以找

到每一个愿意对事业采取自觉态度的人所最必需的文件。社会革命党方面的主要文件是社会革命党人馬斯洛夫部长的土地法案。这项法案是照“人民事业报”的(切尔諾夫办的报纸)全文轉載的。同时，我也轉載了发表在“工人之路报”上的我的一篇有关的文章^①。

工农政府的土地法令^②也全文轉載了。

农民同志们！探求各党的真相吧，你们会看清楚的。你们要自己收集和比較各党的土地法案，

請你們認真地閱讀社会革命党部长的土地法案和全俄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予以权力的布尔什維克現政府頒布的土地法令。我們一分鐘都不怀疑，最后农民将作出怎样的判断。

尼·列宁

1917年11月9日于彼得格勒

1917年載于尼·列宁的小册子“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欺骗人民，布尔什維克的新政府給了人民什么”(“士兵和农民丛书”第18輯)

按小册子原文刊印

① 見本卷第208—213頁。——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237—239頁。——編者注

政府同大本营在直达电报中的談話

(1917年11月9日〔22日〕)

“你是最高总司令嗎？”

“我是迪帖里赫斯。”

“劳駕去請一下代理最高总司令。如果杜鶴宁將軍不担任这个职务了，就請目前代行他的职务的人来。据我們知道，杜鶴宁將軍还没有卸职。”

大本营答：“代理最高总司令杜鶴宁將軍等你們的电报一直等到夜里一点鐘，現在他在睡覺。电报机曾发生过故障，后来又忙于大本营同軍需部通报。”

“如果可以的話，請告訴我們：人民委員會在4点鐘发出的无线电报，你們收到了沒有，人民委員會的命令，你們执行了沒有？”

大本营答：“收到过一份有关国家要事的电报，但电文没有注明号码和日期，所以杜鶴宁將軍要求馬尼科夫斯基將軍提供能証实該电报的真实性的必要保證。”

“馬尼科夫斯基对这个要求是怎么答复的，这个要求是在几点鐘，用什么方式提出的，用无线电报、电话还是有綫电报？”

大本营答：“回电还没有收到，一小时前曾經打电报催过了。”

“請你明确回答，第一次要求是在几点鐘和究竟用什么方式提出的？能否快一点？”

大本营答：“給馬尼科夫斯基將軍的电报是用有綫电报和无线电报分头

發出的，——我馬上就告訴你幾分鐘。”

“電報是在 19 點 50 分發出的。”

“我是軍事人民委員，為什麼沒有同時向我提出這個要求，最高總司令同我親自談過話，知道馬尼科夫斯基將軍所擔負的責任只是接管供應和糧食方面的技術工作，而對陸軍部的工作進行政治領導和負有全責的是我。”

大本營答：“關於這一點我無從答复。”

“我們堅決聲明，杜鶴寧將軍必須對拖延如此重要的國家大事負完全責任，我們堅決要求：第一、立即派遣軍事代表；第二、要杜鶴寧將軍在明天上午 11 時整親自來接電報。如果因拖延而引起飢荒、瓦解和失敗，或者引起無政府主義的暴亂，你們要負全部責任，這一點我們將告訴所有的士兵。”

大本營答：“這一點我一定報告杜鶴寧將軍。”

“什麼時候報告？——現在嗎？——那我們就等着杜鶴寧。”

大本營答：“我馬上去叫醒他。”

“我是臨時代理最高總司令杜鶴寧將軍。”

“我們是人民委員，我們正在等你的答复。”

“我剛才看了軍需司令同你們談話的電報記錄，才知道由人民委員烏里揚諾夫-列寧、托洛茨基、克雷連柯簽署的給我的電報，是在你們對電報內容作出決定之前發出的。因此，我十分須要知道下列實際情況：（1）人民委員會向各參戰國發出和平法令後，有沒有得到答复；（2）打算如何處理加入我方陣綫的羅馬尼亞軍隊；（3）是否打算進行片面停戰的談判，同誰談判，只是同德國談判，還是也同土耳其談判，或者是進行全面停戰的談判？”

“在給你的電報中已經說得十分明確，立即開始同所有的參戰國進行停戰談判，我們絕對不容許用任何預先提出的問題來拖延這種國家重要事務，堅決要求立即派遣軍事代表，並且每小時向我

們報告一次談判進程。”

大本營答：“我的問題都是純技術性的問題，不解決就無法進行談判。”

“你不會不懂得，在談判中一定會產生許多技術性問題，更確切些說，許多細節問題，將來問題產生了，或者由敵人提出了，我們隨時可以給你答复；因此，我們再次堅決地要求你立刻無條件地着手同所有參戰國，即同盟國，也同與我國處在敵對行動中的國家正式進行停戰談判。請給以明確的答复。”

“我只懂得你們不能同列強直接談判。以你們的名義去進行談判，對我來說更加不可能了。只有受到軍隊和全國擁護的中央政權，在敵人看來才有聲望和意義，才能使談判具有必要的權威性，才能使談判獲得結果。我也認為迅速簽訂全面和約對俄國是有利的。”

“你是否堅決拒絕給我們明確的答复，拒絕執行我們的命令？”

“關於我不能執行你們的電報的原因，我已經作了明確的答复，並且我再重復一次，只有中央政府才能締結俄國所必需的和約。杜鰲寧。”

“由於你不執行政府的命令，由於你的行為給各國勞動群眾，特別是給軍隊帶來了空前深重的災難，我們受人民委員會的委託，以俄羅斯共和國政府的名義解除你所擔任的職務。我們命令你在新任總司令或他的全權代表來到大本營接管你的工作之前，必須繼續進行工作，否則將按軍法處分。現在任命克雷連柯准尉為總司令。

列寧、斯大林、克雷連柯”

發於1917年11月10日

“中央執行委員會消息報”第221號

按1918年莫斯科版“第二屆全俄工兵農和哥薩克代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記錄”一書原文刊印

对全体士兵广播稿

告各团、师、军、集团军等委员会，革命军队的
全体士兵和革命舰队的全体水兵书

11月7日夜晚，人民委员会打无线电报给杜鹤宁总司令，命令他立刻向所有参战国，即向盟国，也向同我国处在敌对行动中的国家正式提出停战建议。

大本营在11月8日早晨5点5分收到了这份电报。电报命令杜鹤宁不断向人民委员会报告谈判进程，人民委员会批准后才可签订停战协定。同时，缔结停战协定的建议也向各同盟国驻彼得格勒的全权代表提出了。

人民委员会直到11月8日晚上，还没有收到杜鹤宁的回电，因此授权列宁、斯大林和克雷连柯打直达电报给杜鹤宁，问他拖延的原因。

谈判从11月9日早晨两点一直进行到四点半。杜鹤宁一再企图回避说明他行为的理由，回避对政府的命令作明确的答复，当坚决命令杜鹤宁立刻开始正式停战谈判的时候，他竟拒绝服从命令。因此我们向杜鹤宁声明，由于他不执行政府的命令，由于他的行为给各国劳动群众，特别是给军队带来了空前深重的灾难，我们受人民委员会的委托，以俄罗斯共和国政府的名义解除他的职务。并且命令杜鹤宁，在新任总司令或他的向杜鹤宁接管工作的全权代

表來到以前，必須繼續進行工作。現在已經任命克雷連柯准尉為新任總司令。

士兵們！和平的事業掌握在你們手里。不要讓反革命將軍破壞偉大的和平事業，你們要牢牢地看住他們，避免在革命軍隊里發生不應有的私自審判的事情，不讓這些將軍逃避以後法庭的審判。你們要維持極其嚴格的革命軍事秩序。

希望前沿陣地的各團立刻推選全權代表同敵人正式進行停戰談判。

人民委員會授予你們這種權利。

你們要用各種辦法把談判的每一步驟通知我們。至於最後的停戰協定，只有人民委員會才有权簽訂。

士兵們！和平事業掌握在你們手里！要保持警惕，保持堅韌不拔的精神，充滿毅力，和平事業一定勝利！

俄羅斯共和國政府代表 弗·烏里揚諾夫(列寧)
人民委員會主席

軍事人民委員兼最高總司令 恩·克雷連柯

寫於1917年11月9日(22日)

載於1917年11月10日“中央
執行委員會消息報”第221號

按報紙原文刊印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會議

(1917年11月10日〔23日〕)

記 录

1

关于同杜鶴宁談判的报告

我們同杜鶴宁談判的全文已經发表，因此我只要稍微說明一下就可以了。我們非常清楚，我們在同违背人民意志，与革命为敌的人打交道。杜鶴宁那一边的人用各种借口和詭計来拖延問題。他們對我們电报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但是不向克雷連柯，而向馬尼科夫斯基將軍詢問电报是不是真实的。这样一来，將軍們在和平这一重要和迫切的問題上，至少浪費了一昼夜的时间。直到我們声明要向士兵呼吁的时候，杜鶴宁將軍才来接电报。我們對杜鶴宁說，我們只要求他立即开始停战談判。我們沒有給杜鶴宁簽訂停战協定的权利。不仅簽訂停战協定的問題不在杜鶴宁的职权范围以內，就是他在停战談判方面采取的每一个步驟，也要在人民委員的監督下进行。資產階級報紙指責我們，說我們在建議片面停战，不顧羅馬尼亞軍隊的利益。这是彻头彻尾的謊話。我們建議同一切國家立即开始和平談判，締結停战協定。据悉，我們的无綫电报传到了欧洲。例如，我們的关于战胜克倫斯基的无綫电

報^①就被奧地利無線電台收到并且轉播出去了。德國人却放出了干擾電波，阻止人們收聽它。我們現在已經能夠用無線電報同巴黎聯繫，一旦和約擬就，我們就能告訴法國人民，和約是可能簽訂的，能不能在兩小時內簽訂停戰協定完全取決於法國人民。那時我們再看，克列孟梭會說什麼。我們黨從來沒說過，它能馬上給人們和平。它說它立即提出和平建議，公布秘密條約。這一點已經做到了，爭取和平的鬥爭已經開始了。這將是一場困難的、頑強的鬥爭。國際帝國主義動員自己的一切力量來反對我們，但是不管國際帝國主義的力量多么強大，我們的机会是非常好的；在這場爭取和平的革命鬥爭中，我們將把革命聯歡同爭取和平的鬥爭結合起來。資產階級當然希望各帝國主義政府能夠勾結起來反對我們。

^① 見本卷第252頁。——編者注

2

結 論

丘德諾夫斯基同志在這裡說，他“冒昧地”對人民委員的一些行動進行了尖銳的批評。這裡根本談不上能不能冒昧地進行尖銳的批評，進行尖銳的批評是革命者的責任，人民委員並不認為自己是毫無過錯的。

丘德諾夫斯基同志說，我們不能接受耻辱的和約，究竟為什麼我們不能接受這種和約，他却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也舉不出一件事實。我們說過，只有人民委員會能夠簽訂和約。我們在同杜鶴寧進行談判的時候就知道，我們是和敵人談判，既然是同敵人打交道，那就不能拖延自己的行動。談判的結果我們還不知道。但是我們有決心。我們必須在直達電報機旁邊立即作出決定。對於違抗命令的將軍應當立刻採取措施。我們不可能通過直達電報來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在這個問題上絲毫沒有破壞中央執行委員會特權。在戰爭中是不能等待結局的，而這正是一場對付反革命將領的戰爭，因此我們立刻向士兵呼喚，反對這批將領。我們已經把杜鶴寧撤職了，我們不是形式主義者，也不是官僚主義者，我們知道，光撤職是不夠的。他一定會反對我們，我們則要求士兵群眾來對付他。我們給士兵群眾進行停戰談判的權利。但是，我們沒有簽訂停戰協定。士兵已經得到看守反革命將軍的警告^①。我認為，

① 見本卷第 293—294 頁。——編者注

各团都很有組織，能够維持必要的革命秩序。如果在士兵进行停战談判的时候有人趁机叛变，如果在联欢的时候有人发动进攻，那末士兵的職責就是，不通过任何手續，就地枪毙叛徒。

說我們現在削弱了我們的战綫，万一德国人轉入进攻怎么办，这真是奇談怪論。在杜鶴宁被揭露，被撤职以前，軍隊不相信自己在执行和平的国际政策。現在相信这一点了，因此，要同杜鶴宁作战只有依靠士兵群众的組織性和主动性。光靠上面是不可能簽訂和約的。应当从下面爭取和平。对德国的將領我們一点也不信任，但是我們信任德国人民。沒有士兵的积极参加，总司令所簽訂的和約是不牢靠的。我反对加米涅夫的提議，并不是因为我在原則上不同意，而是因为加米涅夫的建議有毛病，太軟弱。我絲毫不反对建立委員會，但是建議不要預先决定委員會的職能；我反对的是軟弱的措施，我建議不要在这方面束縛住我們的手脚。

載于1917年11月26日(13日)

“真理报”第188号

按1918年莫斯科版“第二屆全俄工兵农和哥薩克代表苏維埃中央执行委員會會議記錄”一書原文刊印

全俄农民代表苏維埃 非常代表大会⁷⁴

(1917年11月10—25日
〔11月23日—12月8日〕)

1

給全俄农民代表苏維埃非常代表大会 布尔什維克党团的声明⁷⁵

我們坚决要求布尔什維克以最后通牒的形式要求代表大会就立即邀请若干政府代表的问题进行公开的表决。

如果全体会議拒絕宣讀和表决这一建議，布尔什維克党团应当全部退出會議，以示抗議。

写于1917年11月14日(27日)

1933年第一次載于
“列寧文集”第21卷

按手稿刊印

2

关于土地問題的講話

(11月14日〔27日〕)

會議報道

列宁受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委托，闡述了布尔什维克党对土地問題的觀點。

社会革命党在口头上宣传沒收地主土地，在事实上却拒絕实行，因而在土地問題上遭到了破产。

地主土地占有制是农奴制压迫的基础，沒收地主土地是俄国革命的第一步。但是土地問題脫离了革命的其他任务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要正确地提出这些任务，必須首先分析革命所經歷的各个阶段。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推翻专制制度，确立资产階級和地主的政权。地主的利益同资产階級、銀行的利益紧密地交織起来了。第二个阶段就是巩固苏維埃和实行同资产階級妥协的政策。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錯誤就在于他們当时借口群众不够开展而沒有反对妥协政策。党是階級的先鋒队；它的任务决不是反映群众的一般情緒，而是引导群众前进。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志要引导动摇的人們，自己必須先停止动摇。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志，人民群众同妥协政策决裂的时期在7月間就开始了，但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至今还是伸出整个胳膊去援助阿夫克森齐也夫之流，对工人却只伸出一个手指头。如果繼續妥协下去，革命就完了。如果农民支持工人，只有这样才能解

决各项革命任务。妥协是工农兵群众想不用社会主义革命，而用改良的办法，用取得资本让步的办法来实现自己要求的一种尝试。然而不推翻资产阶级，不实行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给人民以和平和土地。革命的任务就是要终止妥协，终止妥协就意味着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接着列宁为乡委员会的工作条例⁷⁶辩护，并且谈到必须同军队委员会、农民代表执行委员会这一类的上层机构决裂。他说：我们从农民那里得到关于乡委员会的法律。农民希望有土地、希望禁止雇工、希望得到农具。但是不推翻资本，就不能得到这些东西。我们对他们说：你们希望得到土地，但是土地已被抵押出去，属于俄国资本和世界资本了。你们向资本挑战，你们走的道路和我们不一样；但是，我们和你们都在走向而且应该走向社会革命，这一点是一致的。关于立宪会议，有一位报告人说，它的工作将以国内的民意为转移；但我认为：民意固然应该依靠，但也不能忘掉步枪。

接着列宁谈到战争问题。当发言人讲到杜鹤宁被撤职和克雷连柯被任命为总司令时，场内发出笑声。他说：你们觉得好笑，可是士兵们会因此而谴责你们的。如果这里有人认为我们撤换反革命将军，委派反对这个将军的克雷连柯去进行谈判，是可笑的，那我们同这班人就无话可谈了。我们和那些不承认反对反革命将领的斗争的人是毫无共同之点的；我们宁愿退出政权，甚至转入地下，也决不和这些人同流合污。

载于1917年11月28日(15日)

“真理报”第190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3

決 議 草 案

农民代表大会完全拥护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10月26日批准的，由俄罗斯共和国临时工农政府人民委员会颁布的土地法（法令）。农民代表大会表示努力实现这项法律的坚定不移的决心；同时号召全体农民一致拥护这项法律并且立即自己在各地实行这个法律；号召农民只选举那些不是用空话而是用行动证明自己完全忠于被剥削的劳动农民的利益，并且有决心、有能力去对付地主、资本家及其随从或走狗的任何反抗以维护劳动农民的利益的人担任一切负责工作和职务。

同时农民代表大会深信，只有在10月25日开始的工人社会主义革命获得成功的条件下，土地法中的一切措施才能全部实现。因为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保证土地无偿地转归劳动农民、没收地主的农具、充分保护农业雇佣工人的利益，同时保证立即着手无条件地消灭整个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度，保证把农产品和工业品合理地和有计划地分配给国内各个地区和居民，保证对银行的控制（没有这种控制，即使废除了土地私有制，人民也无法控制土地），保证国家给被剥削的劳动者以各方面的援助，如此等等。

因此农民代表大会完全拥护10月25日的革命，拥护这次社会主义的革命；并且表示坚定不移的决心，一定要逐步地，但毫不动摇地实现俄罗斯共和国的各项社会主义改造的措施。

只有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能保证土地法获得巩固的成就

和得以全部实现。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就是各先进国家的被剥削的劳动农民同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结成紧密的联盟。今后俄罗斯共和国的所有的国家机构和管理工作，自上而下，都必须以这个联盟为基础。这种联盟将扫清一切直接和间接地、公开和隐蔽地恢复已为实际生活否定的同资产阶级及其政策的奉行者妥协的企图，只有这种联盟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载于1917年11月15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26号

按“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原文刊印

4

关于全俄鉄总执委会代表的声明的发言

(11月18日〔12月1日〕)

会 議 报 道

同志們！

“全俄鉄总执委会”的声明，毫无疑问，不过是一种謔会。难道你們能够設想，甚至一分鐘这样設想，認識到自己的革命天职、为人民利益而斗争的军队，竟会开到大本营，不提出要求，甚至也不对駐在大本营周围的士兵說明来意就搗毀一切嗎？同志們，你們知道，这种事情是不可能有的。懂得自己要做什么的革命军队希望对方也知道自己对他們的要求。而且我們的军队在提出要求时，还做了更多事情：它指出了和說明了违抗就是违抗人民的意志，这就不是普通的罪行，而是严重的罪行，是反对人民自由、反对人民利益、反对人民崇高理想的道义上的罪行。革命军队从来不先放第一枪，只有对掠夺人民压迫人民的人，它才残酷无情。不这样，革命这个字眼就会失去它的意义。“全俄鉄总执委会”不經過調查就橫加指責，同时声明自己是“中立”的，我对这一事实不能不予以注意。“全俄鉄总执委会”沒有絲毫权利說这种話。在革命斗争的日子里，每一分鐘都是宝贵的，不一致和中立只能給敌人抓住話柄，况且現在还有人听信敌人的話，还有人不积极帮助人民为爭取最神圣的权利而斗争，因此，这种立場，我决不能称之为中立。这不是中立；革命者应把这叫作教唆挑拨。（鼓掌）你們采取这种

立場，就是教唆那些將軍叛亂，你們不支持我們，你們反對人民。

杜鶴寧將軍所希望的無非就是拖延停戰。你們幫助他，就是破壞停戰。請你們考慮一下，你們要負多么嚴重的責任，人民將怎樣看待你們。

列寧接着說：有些地方的電報局怠工了。政府得不到消息，敵人營壘就散布胡說八道的謠言。譬如說波蘭營似乎是在反對政府，其實波蘭人已經屢次聲明，現在不會，將來也不會干涉俄國的內政，並且還聲明他們贊成停戰。

載于1917年11月19日

“中央執行委員會消息報”第230號

按“中央執行委員會消息報”原文刊印

5

結 論

(11月18日〔12月1日〕)

會 議 報 道

列寧首先指出，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責備布爾什維克犯了無政府主義的錯誤，是沒有根據的。

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有什麼區別呢？區別就是無政府主義者不承認政權，而社會主義者包括布爾什維克在內，都主張在我們目前所處的狀況和我們要進入的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時期內要有政權。

我們布爾什維克主張有堅強的政權，然而應該是堅強的工農政權。

任何國家政權都是一種強制力量，過去的政權一向是少數人的政權，是地主資本家壓迫工農的政權。

而我們主張有大多數工人農民反對資本家和地主的堅強的政權。

其次，列寧提到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在關於土地的決議中稱新政府為人民社會主義政府，並且詳細地說明了布爾什維克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可以通过密切的聯系來達到團結。

工農聯盟是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布爾什維克達成協議的基礎。

这是一种真诚的联合，真诚的联盟，如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能更肯定地说他们深信我们所经历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那末，这一联盟也会成为上层的，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真诚的联合。这次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土地私有制、实行工人监督和银行国有化，这一切都是导向社会主义的措施。但这还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引导我们大踏步地走向社会主义的措施。我们没有答应农民和工人一下子就能过人间天堂的生活，但是我们说：工人和被剥削农民的紧密的联盟、争取苏维埃政权的坚定不移的斗争会引导我们走向社会主义。任何一个政党，要想真正成为人民的政党，就必须明确地、斩钉截铁地说：我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

只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明确地而不是含糊其词地声明这一点，我们同他们的联盟才会巩固和发展。

有人对我们说，我们反对土地社会化，因此我们不能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达成协议。

我们的回答是：是的，我们反对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社会化，但这一点并不妨碍我们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结成真诚的联盟。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日内就会提出自己的农业部长，即使他要实行社会化的法律，我们也不投反对票，我们将弃权。

在结束时列宁着重指出，只有实行工农联盟才能获得土地与和平。

这时有人向列宁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立宪会议中只占少数，并且提出土地社会化的法案，那时布尔什维克将怎么办，是不是弃权？当然不弃权。布尔什维克将投票赞成这

个法案，但是要预先声明，我们投票赞成这个法案是为了支持农民反对他们的敌人。

载于1917年12月4日(11月21日)

“真理报”第195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人民委员会給 軍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

由于投机者、奸商以及他們在铁路、輪船等运输公司中的一批帮手兴风作浪，战争和管理不当引起的粮食恐慌已經严重到了极点。

在人民灾难深重的情况下，这些万恶的强盗为了发财，竟把千百万士兵和工人的健康和生命当作兒戏。

这种情况一天也不能容忍下去了。

人民委员会要求軍事革命委员会采取最坚决的措施，以鏟除投机倒把、消极怠工、隐藏存粮、恶意积压貨物等現象。

凡有这类罪行的人，应当依照軍事革命委员会的专门法令立即加以逮捕，并在送交軍事革命法庭审判以前拘留在喀琅施塔得的監獄里。

应当吸收所有的人民团体参加反对粮匪的斗争。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烏里揚諾夫(列宁)

載于1917年11月12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23号

按“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原文刊印

論彼得格勒公共圖書館的任務⁷⁷

要理智地、自覺地、有效地投身于革命，就必須學習。

由于多年来沙皇制度对国民教育的摧残，彼得格勒的圖書館工作做得非常糟糕。

必須根据西方自由国家，特别是瑞士和北美合众国早已实行的原則，立即无条件地进行如下的根本改革：

(1) 公共圖書館(前帝国圖書館)应当立即同彼得堡和各地的所有公共圖書館和国立圖書館交換書籍，同时也同国外的(芬兰、瑞典等国)圖書館交換書籍。

(2) 圖書館与圖書館之間互寄書籍，应当由法律規定予以免費。

(3) 圖書館閱覽室应当象文明国家为有錢人服务的私立的圖書館和閱覽室那样，

每天从早 8 点开放到晚 11 点，节日和星期日也不例外。

(4) 应当立即从国民教育部的各个局抽調必要数量的職員到公共圖書館去工作(由于軍事上需要男子，必須多利用妇女的劳动)，因为在这些局里，十分之九的人所干的不仅是沒有益处而且是有害的工作。

写于 1917 年 11 月

1933 年第一次載于“列寧文集”第 21 卷

按手稿刊印

工人同被剝削劳动农民的联盟

給“真理报”編輯部的信

今天，11月18日星期六，我在农民代表大会上发言时，有人当众向我提出一个問題，我立刻作了答复。这个問題以及我的答复必須立即讓全体讀者知道，因为，从形式上来說，我虽然只以个人名义講話，而實質上是代表布尔什維克全党講話的。

事情是这样的。

我在講話的时候提到工人布尔什維克同目前許多农民所信任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問題，并且証明，这个联盟可以成为“真誠的联合”，真誠的联盟，因为雇佣工人和被剝削劳动农民的利益沒有根本相背的地方。社会主义完全能够滿足两者的利益。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滿足他們的利益。因此，无产者同被剝削劳动农民之間的“真誠的联合”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相反地，被剝削劳动階級同資产階級的“联合”（联盟），由于两者的利益是根本相背的，不可能是“真誠的联合”。

当时我說：假定政府中布尔什維克占多数，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只占少数，甚至只有一个农业人民委員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維克是不是能够实现真誠的联合呢？

能够的，布尔什維克在反对反革命分子（其中包括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护国派）的斗争中是决不調和的，在对全俄苏維埃第二次

代表大会所批准的土地綱領中純社会革命党的条文，例如土地平均使用和在小业主中間重分土地的条文进行表决时必须 弃权。

布尔什維克在表决这些条文时弃权，絲毫沒有违背自己的綱領。因为在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下(工人对工厂实行监督，接着是剝夺这些工厂，实行銀行国有化，建立調节国内整个国民經济的最高經济委员会)，工人們应当同意被剝削的劳动的小农提出的过渡办法，只要这些办法不危害社会主义事业。我在发言中說：当考茨基还是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1899—1909年)，他曾經不止一次地承認，大农业国和小农业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办法，是不可能一模一样的。

在人民委员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表决这类条文时，我們布尔什維克应当弃权，因为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站在他們那一边 的农民)同意实行工人监督和銀行国有化等的条件下，土地平均使用不过是达到完全社会主义的一种过渡办法。把这种过渡办法強加在无产阶级身上是荒謬的；但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无产阶级在选择这些过渡办法的时候，应当向被剝削的劳动的小农讓步，因为这些办法不会危害社会主义事业。

当时有一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这是費奧非拉克托夫同志)向我提出了这样一个問題：

“如果在立宪會議中，农民希望通过关于土地平均使用的法律，资产階級反对农民，問題要靠布尔什維克来决定，这时布尔什維克将采取什么态度？”

我回答說：在实行了工人监督和銀行国有化等等措施，社会主义事业有了保障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政党为了工人同被剝削劳动农民的联盟，应当投票贊成农民，反对资产階級。我認为，布尔什

維克在投票的时候,可以提出自己特别的声明,保留自己不同的意見等等,但如果由于局部的意見分歧而弃权,那就是出卖自己在爭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同盟者。布尔什維克在这种情况下决不会出卖农民。只要政权掌握在工农政府手里,只要实行了工人监督,实行了銀行国有化,建立了指导(調节)整个国民經济的工农最高經济机构等等,土地平均使用等办法是决不会危害社会主义的。

这就是我的答复。

写于1917年11月18日(12月1日)

載于1917年12月2日(11月19日)

“真理报”第194号

署名:尼·列宁

按报纸原文刊印

罢免权法令草案⁷⁸

任何由选举产生的机关或代表会议，只有承认和实行选举人对代表的罢免权，才能被认为是真正民主的和确实代表人民意志的机关。这是真正民主制的基本原则，对于一切代表会议是如此，对于立宪会议也是如此。

比多数选举制更民主的比例选举制，要求采取比较复杂的措施来实现罢免权，也就是说，使人民的代表真正服从人民。但是，任何由于这个原因而拒绝和阻挠实行罢免权，以及任何限制罢免权，都是违背民主制，完全抛弃俄国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和任务。比例选举制所要求的只是改变罢免权的形式，决不是缩小罢免权。

既然比例选举制以承认各个党派和通过有组织的政党来实行选举为基础，那末，当阶级力量的对比和阶级对政党的关系发生任何巨大变化时，特别是当大党内部发生分裂时，在各党当选代表名额显然不符合各阶级的意志和力量的选区，必然会产生改选的要求。同时，为了维护真正的民主制，绝对不能只由被改选的机关来决定改选，这就是说，不能让当选人因为要保持自己的资格而违背人民罢免自己代表的意志。

因此，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

每一个选区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以及农民代表苏维埃，都有权

决定市的、地方的以及包括立宪会议在内的一切代表机关的改选。苏维埃也有权决定改选日期。改选本身则要严格根据比例选举制按照通常程序进行。

写于1917年11月19日(12月2日)

载于1917年11月23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33号

按手稿刊印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會議上 关于罢免权的报告

(1917年11月21日〔12月4日〕)

关于改选問題，是一个真正实现民主原則的問題。一切先进国家所采取和实行的，只是当选者可以对国家立法問題发表意見。资产阶级虽然給了負有开动国家机器使命的权利，但是故意不給罢免权，即真正的監督权。

然而，在历史上所有的革命时期，对宪法的一切修改都貫穿着这样一个基本精神：要求得到罢免权。

凡是实行議會制的地方，都实行并且承認民主的代表权。但是，这种代表权只限于人民两年有一次投票权，而且往往有这样的情形：有些人利用人民的选票当选以后，却去帮助統治者鎮压人民，而人民則沒有撤換和采取有效的制裁措施的民主权利。

在保留着革命时期(建国时期)的旧传统的国家，例如，在瑞士和美国的某些州，还保留了民主的罢免权。

任何重大变革显然都不仅給人民提供了利用現有法令的可能，而且提供了制定新的适当法令的可能。因此，在召开立宪會議的前夕，必須重新审訂新的选举章程。

苏維埃是劳动者自己建立的，是他們用革命毅力和創造精神建立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証苏維埃完全为实现群众的利益而工作。

每个农民既能选派代表参加苏维埃，又可罢免他们，这也就是苏维埃的真正人民性的所在。

在我国各个政党都占过优势；当这种地位最后一次由一个政党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时，随之而来的便是一次变革，一次相当猛烈的变革，然而要是有了罢免权的话，只进行一次简单的投票就可以了。

我们说的是另一种自由。从前所谓的自由不过是资产阶级用他们的几百万金钱来进行欺骗的自由，是他们用这种欺骗手段来发挥他们的力量的自由。我们彻底抛弃了资产阶级和这种自由。国家是一种实行强制的机关。从前这是一小撮富豪对全体人民使用的暴力；而我们则要把国家变成强制执行人民意志的机关。我们要为了劳动群众的利益把暴力组织起来。

没有罢免立宪会议代表的权利，就是没有表达人民的革命意志，篡夺了人民的权利。我们实行的是比例制选举，这的确是最民主的。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罢免权是有一些困难，但是，困难在这里纯粹是技术性的，也是很容易克服的。比例制选举和罢免权之间在任何时候都没有矛盾。

人民不是对个人投票，而是对政党投票。在俄国，政党的差别非常大，在人民面前每个政党都有一定的政治面貌。因此，如果不规定有罢免权，党内的任何分裂都必然会带来混乱。社会革命党曾经有过很大的影响。但是在提出名单以后发生了分裂。名单不能更换了，立宪会议也不能延期。因此，人民的选票实际上是投给了一个不存在的政党。这一点已经为左倾的农民第二次代表大会所证实。农民不是上了个人的当，而是上了党的分裂的当。这种情况应当改善。必须实行直接、彻底和马上见效的民主原则，实现

罢免权。

我們害怕的是对不正确的选举不聞不問。拿 1905 年和 1917 年的革命过程相比，証明現在群众已經有了高度的觉悟，在这种情况下实现改选的权利并不可怕。

我們曾經告訴人民，苏維埃是权力机关，人民相信并且实现了这一点。必須繼續执行民主化的路綫，实现罢免权。

国家就是强制，作为这种思想最完全的体现者的苏維埃，应当享有罢免权。那时政权从一个政党轉到另一个政党手里，就不需要經過流血，只用簡單改选的办法就行了。

載于 1917 年 11 月 23 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 233 号

按“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原文刊印

在全俄海軍第一次代表大會⁷⁹上的演說

(1917年11月22日〔12月5日〕)

記 錄

列宁代表人民委员会通过代表大会向解放劳动阶级的先进战士陆海軍致敬。

接着，列宁談到目前形势的特点。演說人指出，克倫斯基妥协政府的政策不是为了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而是以使资产阶级利益、压迫阶级利益完全不受侵犯的原则为基础的，这种政策使这个政府垮了台是必然的。他繼續說：

但是，与临时政府同时并存的还有工兵代表苏維埃，它是起义人民的革命創造的产物，它現在越来越把更广泛的各个阶层的劳动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只是由于有了苏維埃，在俄国才做到了欧洲任何一次革命也沒有做到的事情：人民推举出真正人民的政府，并且支持这个政府。摆在被压迫群众面前的极端困难的任務，就是用自己的力量来建設国家。你們看到，资产阶级对我们进行了多么激烈的反抗，現在又竭力用怠工来破坏我们的活动，并且不断找种种借口来誹謗和誣蔑我們。

他們紛紛責難我們，說我們实行恐怖手段和暴力。但是，我們对这些攻击毫不介意。我們說，我們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們是国家的拥护者。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必須摧毁，资本主义政权必須消

灭。我們的任务是建設新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我們要不断地努力，任何障碍都吓不倒我們，也挡不住我們。新政府采取的初步措施已經証明了这一点。但是，向新制度过渡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为了加速这个过渡，必須有牢固的国家政权。在此以前，政权一直掌握在君主和資產階級走狗手里。他們的一切努力和全部政策都是用来压制人民群众的。而我們則認為，牢固的政权是需要的，暴力和强制是需要的，但是，我們是用来对付一小撮資本家，对付資產階級的。我們应当永远用强制手段来对付那些反抗苏維埃政权的疯狂而絕望的阴谋。如果发生这类事情，应当由反抗者負責。

列宁接着講到建立国家机关的問題，他認為为了人民的利益，国家机关必須克服一切官僚主义，必須为發揮国家的一切創造力量而开辟最廣闊的場所。他說：

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現在正用一切方法对人民政权怠工。劳动群众除了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而外，無論寄托在什么人身上都是不行的。毫無疑問，摆在人民面前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但是，我們應該相信自己的力量，應該使人民中一切覺醒了的和能够进行創造的力量，补充到我們現有的和今后由劳动人民群众建立的組織中来。如果群众是分散的，他們就会无能为力；如果他們是團結的，他們就会强大无比。群众相信自己的力量，不怕資產階級的攻击，他們已經开始进行独立管理国家的工作。起初可能遇到許多困难，可能缺乏准备。但是，必須在实践中学习管理国家，学习从前由資產階級壟断的东西。在这方面我們認為海軍就是劳动群众創造能力的光輝榜样，在这方面海軍已經表明它是一支先进部队。

接着列寧又闡明了當前最重要的一些問題，如土地問題、工人政策問題、民族問題、和平問題，並且對其中每個問題都作了詳細的說明。

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了土地法令。在這個法令里，布爾什維克完全採納了農民委託書中所提出的原則。這與社會民主黨人的綱領不同，因為委託書是同社會革命黨人的綱領的精神相一致的，但是，這證明人民政權不願意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民，而是竭力去適應人民的意志。

不管怎樣解決土地問題，不管是在什麼綱領的基礎上把土地交給農民，這都不妨礙農民和工人結成鞏固的聯盟。既然農民世代代都堅決地要求廢除土地所有制，那土地所有制就應該廢除，這才是重要的事情。

演講人以後又指出工業問題同土地問題是息息相關的，除了實行土地革命以外，還應當徹底摧毀資本主義關係，同時又着重指出鞏固的工农聯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俄國革命的發展表明，對地主和資本家的卑躬屈膝的妥協政策已經象肥皂泡那樣地破滅了。居于統治地位的應當是大多數人的意志；這種大多數人的意志要靠勞動者聯盟，要靠工人和農民在共同利益基礎上結成的真誠同盟來執行。政黨不斷地更換和滅亡，而勞動人民却仍然存在，因此演講人號召大家比什麼都要更關心鞏固這個聯盟。

列寧說，希望海軍獻出自己的一切力量，使這個聯盟成為國家生活的基础；只要這個聯盟鞏固起來，任何東西也破壞不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事業。

列寧說，在講到民族問題的時候，必須指出俄國民族的成分是

特別复杂的，在俄国大俄罗斯人仅占 40% 左右，而其余的多数人口則屬於其他民族。在沙皇制度下，对其他民族的民族压迫是空前残酷和野蛮的，它使沒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对君主政体积下了深仇大恨。对于那些甚至禁止使用本族語言、使人民群众目不識丁的人的这种仇恨，扩大到全体大俄罗斯人身上是不足为奇的。有些人認為，享有特权的大俄罗斯人只是想給自己保持尼古拉二世和克倫斯基給他們虔誠保持过的那种优越地位。

有人对我們說，俄国一定会被搞得四分五裂，分裂成几个单独的共和国，但是我們用不着害怕这一点。不論有多少独立共和国，我們都不怕。在我們看来，重要的不在于国界划在哪里，而在于保持各民族劳动者的联盟，以便同任何一个民族的資產階級作斗争。（热烈鼓掌）

如果芬兰資產階級購買德国人的武器，来反对他們的工人，我們就建議芬兰工人同俄国的劳动人民联合起来。就讓資產階級为了国界进行卑鄙可怜的爭吵和买卖吧，反正各国和各民族的工人是不会因为这个丑恶的原因分手的。（热烈鼓掌）

我現在用一个不好听的字眼來說，我們現在正在“征服”芬兰，但是不象国际資本家强盜所干的那样。我們是这样征服的：我們允許芬兰有同我們或其他国家締結联盟的完全自由，保證完全支持一切民族的劳动人民来反对各国的資產階級。这种联盟不是以条約，而是以被剝削者反对剝削者的团结为基础的。

我們現在看到乌克兰的民族运动，我們說我們絕對贊成乌克兰人民有完全的和无限制的自由。我們应当摧毀旧的、血腥的、肮脏的过去，那时資本家压迫者的俄国充当了屠杀其他各族人民的劊子手。我們一定要扫除这种过去的遗迹，我們一定要彻底消灭

这种过去的遺迹。(热烈鼓掌)

我們对乌克兰人說，你們乌克兰人可以按照你們的願望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而我們則要向乌克兰工人伸出兄弟之手，并且对他們說，我們將同你們一起为反对你們的和我們的資產階級而奋斗。只有各国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联盟才会消灭民族迫害和民族糾紛的一切根源。(热烈鼓掌)

現在談談战争問題。对于那种由掠夺者分贓的冲突而引起的战争，我們已經展开坚决的斗争。在此以前，一切政党都談过这种斗争，但是，它們不过是談談或者是装装样子而已。現在争取和平的斗争已經展开了。这个斗争是困难的。誰以为和平可以輕易获致，誰以为只要一提和平，資產階級就会用盘子把和平給我們端过来，誰就是一个十分天真的人。誰把这种观点妄加在布尔什維克身上，誰就是在騙人。資本家拚命厮杀，是为了分贓。很明显，粉碎战争，就是战胜資本，而苏維埃政权就是从这个意义上开始进行斗争的。我們公布了一些秘密条約，今后还要公布。任何怀恨和誹謗都不能阻止我們这样做。資產者老爷們所以狂怒，是因为人民已經看清他們是为了什么被赶入屠場的。資產者老爷們用将来可能发生战争来恫吓全国人民，說俄国在新的战争中将是孤立无援的。但是，我們不会由于資產階級对我们、对我们争取和平的运动怀有深仇大恨就停步不前。讓資產階級試一試在战争的第四个年头把人民拖去自相残杀吧！这它們是办不到的。不仅在我国，而且在一切交战国家都在酝酿着反对本国帝国主义政府的斗争。甚至在德国也弄到海軍公开举行起义的地步。几十年来帝国主义者一直竭力把德国变成一个兵营，以便在人民的任何不滿表现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时候，就用整个政府机构把它镇压下去。要是知道德国警察的

胡作非为已經达到空前未有的地步，那就会了解这种起义具有什么意义了。但是，革命不是定做的；革命是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緒爆发的結果。如果說，对付罗曼諾夫和拉斯普庭这群可怜的发狂的匪帮是輕而易举的，那末，同德国戴王冠的和不戴王冠的帝国主义者有組織的强大集团进行斗争就无比困难了。然而，同各国革命的劳动者阶级携起手来，共同奋斗，則是可能的而且是應該的。苏維埃政府已經走上了这条道路，它公布了秘密条約，并且指出各国統治者都是强盜。这并不空口說白話，而是有事实根据的。（热烈鼓掌）

演講人末了談到关于和平談判的問題，他說：

当德国人含糊其詞地回答我們关于不把軍隊調到西方和意大利戰場上去的要求时，我們便停止了談判，不过过些时候我們还要恢复。如果我們把这一点公开告訴全世界，那末每个德国工人都会知道中断和平談判并不是我們的过錯。假設有这样一种情况，即德国的工人阶级竟同本国的帝国主义强盜政府共同行动，那我們就必须把战争繼續打下去；那时，毫無疑問，曾經毫無怨言地流过血的俄国人民，曾經执行过残杀人民的政府意志而不知道为了什么和为了什么目的的俄国人民，一定会以十倍的毅力、十倍的英勇精神去进行斗争，因为这是争取社会主义、争取自由的斗争，国际资产阶级会用刺刀来对付这种斗争。但是，我們相信劳动群众的国际团结，相信他們一定能够扫除争取社会主义斗争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热烈鼓掌）

載于1917年11月23日“中央执行
委员会消息报”第235号

按记录打字稿刊印，并根据“中央执行
委员会消息报”原文作过校訂

“土地問題資料”一書序言

推荐給讀者的這本書收集了（不是根据作者的意見，而是根据一个布尔什維克的建議收集的）我关于土地問題的几篇还可以广泛散发的最主要的論文和演說。收集在这里面的只是1917年4月底到10月底这一时期的論文和演說。除了論文以外，还增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維克）四月代表會議的決議^①和1917年10月26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法令^②。这两个文件的初稿（即草案）都是由我起草的。

把这些文件和論文收集在一起，就提供了一幅布尔什維克观点在近半年革命中的发展及其实际运用的逼真的图画。

我还可以談一下我登在“工人日报”（彼得堡，1917年9月11日〔8月29日〕第6号）的那篇文章，即“政論家札記。农民和工人”^③。在这篇文章里，詳細地分析了8月19日“全俄农民代表苏維埃消息报”第88号上发表的那份綜合性的农民委托書。这份委托書以后收在1917年10月26日土地法令里。在10月25日革

① 見‘列宁全集’1957年人民出版社第24卷第257—259頁。——編者注

② 見本卷第237—239頁。——編者注

③ 見‘列宁全集’1953年人民出版社第25卷第266—274頁。——編者注

命前两个月里,这篇文章就說明必須“改变工人对农民談話的基本路綫”。

尼·列寧

1917年11月27日于彼得堡

載于1917年“波濤”出版社出版的

尼·列寧的“土地問題資料”一書

按該書原文刊印

和平談判綱要⁸⁰

(1) 政治談判和經濟談判。

(2) 政治談判的主要問題和基本原則是：“不割地，不賠款。”

(3) 割地的概念：

(一) 象这次宣战后归并的土地，不宜划为割地^①。

(二) 最近数十年来(从 19 世紀后半叶起)，居民对于把領土割讓給其他国家或者对于被割讓的領土在該国的地位，表示了不滿。这种不滿或者表現在書籍报刊上，表現在議會、地方自治机关、會議和类似机关的決議中，或者表現在由被割讓地区的民族运动而引起的国家活动和外交活动中，或者表現在民族的糾紛、冲突和騷动中等等。所有这些領土都应宣布为割地^②。

(1) 正式承認目前参战国的每个(非統治的)民族都享有自由的自决权，直到分离和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2) 自决权由自决地区全体居民进行全民投票实现；(3) 自决地区的地理界綫由本区和邻区以民主方式选出的代表确定；(4) 保証实现民族自由自决权的先决条件是：

(一) 撤退駐扎在自决地区的軍隊；

(二) 安置上述地区的难民以及在战争初期由这个地区的政府

① 拒絕承認宣战后归并的土地是割地的那种定义。

② 下面是斯大林写的。——編者注

从那里迁出去的居民；

(三) 在該区建立由自决民族以民主方式选举的代表組成的临时管理机构, 有权(为其享有的权利之一)实现第二款；

(四) 在临时管理机构下, 成立有权互相监督的締約双方的委员会；

(五) 实现二、三两款所需費用, 由占領当局特別經費中开支。

写于1917年11月27日

(12月10日)

1929年第一次載于

“列宁文集”第11卷

按手稿刊印

关于逮捕反革命内战祸首的法令⁸¹

立宪民主党这个与人民为敌的政党的领导机关的成员必须逮捕，并送交革命法庭审判。

由于立宪民主党同科尔尼洛夫—卡列金进行的反革命内战有联系，责成地方苏维埃对该党加以特别管制。

该法令从签署时起，立即生效。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1917年11月28日晚10时
30分于彼得格勒

载于1917年11月29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39号

接手稿刊印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會議

(1917年12月1日〔14日〕)

1

关于立宪會議問題的发言

如果脫离已經发展成內战的階級斗争的局勢来看立宪會議，我們便会发现，目前还没有比較更完善的表达人民意志的机关。但是，我們不能沉溺于空想。立宪會議恰恰要在內战的环境中进行活动。內战是資產階級—卡列金分子发动的。

在拖延莫斯科起义的企图、克倫斯基調兵增援彼得格勒的企图遭到失敗以后，在組織軍隊中反革命的高級指揮人員的企图沒有成功以后，現在他們又妄想在頓河流域組織暴动。这种企图是沒有希望的，因为哥薩克劳动人民反对卡列金分子。

有人責备我們迫害立宪民主党，列宁反駁說，不能把階級斗争同政治敌人分开。如果說立宪民主党不是一个强大的集团，那是說假話。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就是資產階級的政治总部。立宪民主党人把一切有产階級都搜罗到他們的党里去了；比立宪民主党更右的分子已經跟他們同流合污。他們全都支持立宪民主党。

有人建議我們按照原来的計劃召开立宪會議。先生們，对不起，不行！原来的計劃是想用它来反对人民的。我們进行革命，就

是要保证立宪会议不能用来反对人民，就是要使政府能够获得这种保证。什么时候召集立宪会议，在我们的指令中已经明确地说过了。在这个指令中我们明确地答复了这个问题。不要在心里瞎猜吧，我们是什么都不隐瞒的。我们已经说过：只要有了400个代表，我们就召开立宪会议。选举比预定的时间为晚，这不是我们的过错。在某些地方，苏维埃规定的选举日期还要更晚一些。由于选举时间不一致，就必须确定立宪会议要有多少代表才能召开。有人企图利用法律上没有规定人数这一情况，要求不管有多少代表都可以召开立宪会议。政府要是这样做了，它将处于什么地位呢？苏维埃政权规定必须有多少代表才能召集立宪会议，这样做是正确的。苏维埃政权已经这样做了。谁不同意，可以对这个指令提出批评。如果我们听到的不是批评，而是暗示或者一般的猜测，那我们是置之不理的。

革命阶级在同实行反抗的有产阶级作斗争时，对于这种反抗应该加以镇压；我们也要用有产者镇压无产阶级的全套办法来镇压有产者的反抗，因为其他办法还没有发明出来。

你们说应该孤立资产阶级。但是，实际上立宪民主党人却在形式主义的民主口号和立宪会议口号的掩护下发动了内战。他们说“我们要在立宪会议里有席位，同时又要组织内战”，而你们却拿孤立他们的空话来回答这一点。

我们不能只追究违背手续的人，我们要对政党直接提出政治控诉。法国革命者就是这样做的。这就是我们对那些选举了而不知道选了谁的农民的回答。要让人民知道，立宪会议不会按照克伦斯基的愿望召开。我们实行了罢免权，立宪会议是不会使资产阶级如愿以偿的。就在立宪会议召开的前几天，资产阶级组织了

內战，加强了怠工，并破坏停战。我們不要受形式主义口号的騙。他們希望在立宪會議里占有席位，同时又組織內战，讓他們來分析我們從本質上对立宪民主党所提出的控訴吧！讓他們証明立宪民主党不是這場顯然無望的、使全國淹沒在血泊中的內战的司令部吧！施泰因別爾格同志沒有竭力証明這一點。他把清楚地表明立宪民主党同科尔尼洛夫有联系的一切東西都忘記了；揭露这种联系的并不是我們，而是我們政治上的敌人切爾諾夫。有人建議我們追究那些倒霉的小人物。但是，我們不会因为对个別人的追究而忽略对整个階級的司令部提出政治控訴。

接着，列寧又对宣布布尔什維克也是人民敌人一事加以駁斥。有人威嚇我們，說要宣布我們是人民的敌人，但是他們沒有这样做。他們也不敢这样做。当时我們就对他們說：“要是你們能这样做，就不妨試一試。你們試試看能不能对人民說，布尔什維克这个党，这个派別是人民的敌人。”他們不敢这样做，他們只是抓住个別人來进行誣蔑。我們对他們說：你們无法宣布我們是人民的敌人，你們提不出任何原則性的意見來反对布尔什維克，你們只能散布流言蜚語。我們对该党提出的控訴結束了零敲碎打的政治斗争方式。我們要对人民講真話。我們要告訴人民，他們的利益高于民主机关的利益。不要倒退到那种使人民利益服从形式上的民主制的旧偏見上去。立宪民主党人高喊“全部政权归立宪會議”，实际上这就是說：“全部政权归卡列金”。必須把这一点告訴人民，人民是会贊成我們的。

載于1917年12月19日(6日)

“真理報”第207號

按“真理報”原文刊印

2

关于立宪民主党法令的决议

中央执行委员会听取了人民委员会代表对这个宣布立宪民主党是与人民为敌的政党并下令逮捕该党领导机构成员以及苏维埃对整个立宪民主党进行管制的法令所作的说明，认为必须同在立宪民主党领导下挑起残酷内战反对工农革命基础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进行最坚决的斗争。

中央执行委员会保证今后仍将支持人民委员会在这方面的措施，并且拒绝了那些由于本身动摇而破坏无产阶级和贫农专政的政治集团的抗议。

载于1917年12月3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43号

按“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原文刊印

在全俄农民代表第二次 代表大会⁸²上的演說

(1917年12月2日〔15日〕)

同志們，在上次农民代表非常代表大会上，我是代表布尔什維克党团，而不是代表人民委员会出席會議的。現在我还是以同样的身分来发言，因为我認为重要的是，如何讓你們农民代表的代表大会知道布尔什維克党的意見。

我进来的时候，听到刚才那位发言人的一部分講話，他看了看我，說我想用刺刀把你們赶走。同志們，俄国已經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統治的俄国了。你們知道，自从軍队学会用武器来爭取自由以后，自从穿軍大衣的农民能够集合起来，能够同沒有穿軍大衣的农民取得一致意見以后，已經沒有任何力量能够蹂躪人民的意志，蹂躪农民和工人的意志了。

同志們，我要告訴你們，我們对10月25日的革命是怎样理解的。同志們，在这里有人說，新的革命浪潮也許会把苏維埃冲掉。但我認为，这是不会的。我坚信苏維埃决不会灭亡；10月25日革命就向我們証明了这一点。苏維埃决不会灭亡，因为它远在1905年第一次革命的时候就建立过；在二月革命以后也建立过，并且都不是由某个人发起的，而是根据人民群众的意志从下面建立起来

的。在苏維埃中，沒有任何限制，不講究任何形式，因為它們是根據人民的意志建立起來的，人民可以隨時罷免他們的代表。苏維埃比任何議會、任何立憲會議都優越。（一片喧嘩，有人喊道：“撒謊！”）布尔什維克黨一向說，最高的機關就是苏維埃。決不能說這是撒謊，因為歐洲過去的革命推翻了君主政體，通過立憲會議成立的只是資產階級共和國。象我國這樣的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都沒有過。有人說，10月25日的革命只是成立了“布尔什維克政府”。但我可以斷定，在人民委員會里不完全是布尔什維克。你們中間還記得工兵代表苏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人，都知道那時布尔什維克只占少數；但是現在，人民從經驗中認識到妥協政策會造成怎樣的後果，因此，在工兵代表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人民就讓布尔什維克黨獲得了多數。現在有人告訴我，並且敵對的報刊也在大肆叫囂，說刺刀可能指向苏維埃，我听了只是感到好笑。刺刀掌握在工人、士兵和農民的手里，因此決不會指向苏維埃。讓反革命用刺刀來反對苏維埃吧，苏維埃是不怕它們的。

關於立憲會議問題，我必須指出，只有到人民自己可以自由發展，可以建立新生活時候，立憲會議才有用處。試問，情形是不是這樣的呢？

用一句你們大家都知道的俗話來說，就是“不是人為安息日而生的，而是安息日為人而設的”。同志們，你們知道立憲會議的選舉是怎樣進行的，這是一種非常先進的選舉方法，因為在這裡選舉的不是個人，而是政黨的代​​表。這是一個進步，因為革命不是由個人而是由政黨來進行的。在選舉立憲會議代​​表的時候，只有社會革命黨一個黨在立憲會議中獲得了多數。可是現在喪失了這種優勢。你們也許會說，這也是布尔什維克搞的。不，同志們，這是一

条世界的規律。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人民总是緩慢地困难地分成两个陣营：一个是貧困的受侮辱的陣营，即为全体劳动者美好的将来而奋斗的陣营；一个是这样那样地拥护地主資本家的陣营。在选举的时候，人民沒有选举真正表达他們的意志和願望的人。你們說，我們把整个立宪民主党宣布为人民公敌。是的，我們这样做正是表达了工兵代表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志。目前我們正面临着和平，三年可怕的大屠杀的終止，我們深信，这是各国全体劳动者的一致要求。在欧洲，推翻帝国主义的斗争正在緩慢而艰难地进行着，現在各国的帝国主义者都看到，人民是强大的，人民有力量打倒阻挡他們前进的那些人。既然有人用一只手組織暴动来反对工人农民，反对苏維埃，而用另一只手拿着出席立宪會議的崇高委任状，我們就不能置之不理。7月間有人对我們說：“我們要把你們宣布为人民公敌。”我們回答說：“請試試看吧。”资产者老爷們及其斐罗原想試一試，把这一点公开地告訴人民；但是，他們沒有这样做，却进行了种种誹謗和誣蔑、造謠和中伤。当资产階級开始发动內战（我們就是这次內战的見証人）时，他們煽动了士官生进行暴动。但是，我們取得了胜利，我們對他們这些战敗者是寬大的。我們寬大为怀，甚至还給他們保留了軍人的荣誉。而在目前要召开立宪會議的时候，我們又說：只要有立宪會議的400位代表到会，我們就立刻召开。我們知道，立宪民主党还在繼續进行陰謀活动，我們知道，他們正为了錢袋、私利和財富而組織反对苏維埃的暴动。我們公开地宣布他們为人民公敌。最近，和平条件即将公布，我們就要取得停战協議，土地委員會的委員再不会被逮捕，地主土地即将沒收，工厂就要实行工人監督。就在这个时候，他們却在制造陰謀来反对我們，反对苏維埃。所以我們說，他們立

宪民主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是人民的公敌；所以我们要同他们进行斗争。

载于1917年12月6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44号

按记录打字稿刊印

告乌克兰人民書并向 乌克兰拉达⁸³提出最后要求

从工人和被剝削劳动群众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团结一致、结成兄弟同盟出发，从革命民主机关苏维埃、特别是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许多决议所承认的这种原则出发，俄罗斯社会主义政府即人民委员会再次确认凡是过去受沙皇政府和大俄罗斯资产阶级压迫的民族都享有自决权，直到这些民族同俄国分离的权利。

因此，我们人民委员会承认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承认它有同俄国完全分离或同俄罗斯共和国締結建立联邦或其他类似的相互关系的条约的权利。

我们人民委员会无保留无条件地立即承认有关乌克兰人民的民族权利和民族独立的一切事项。

我们没有对目前仍为资产阶级所掌握的芬兰资产阶级共和国采取任何步骤，来限制芬兰人民的民族权利和民族独立，我们也不会采取任何步骤来限制已经参加或者愿意参加俄罗斯共和国的任何民族的民族独立。

我们所以譴責拉达，是因为它在民族主义詞句的掩盖下，奉行一种资产阶级的两面派政策，这种政策早已在拉达不承认乌克兰的苏维埃和苏维埃政权这一点上表现了出来（順便指出，拉达拒絕

了乌克兰苏維埃的要求，不肯立即召开乌克兰苏維埃边区代表大会)。这种两面派政策使我們不能承認拉达是乌克兰共和国被剝削劳动群众的全权代表，这种政策使拉达最近竟采取了下列一些意味着排除任何达成協議可能的步驟。

这样的步驟是：第一、瓦解前綫。

拉达在通过两国政府达成有步驟的協議来划定界限以前，就以单方面的命令从前綫調回乌克兰部队，从而破坏了統一的共同战綫。

第二、拉达开始解除駐在乌克兰的苏維埃部队的武装。

第三、拉达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反对苏維埃政权的阴谋和暴动。拉达显然虛伪地借口“頓河和庫班”有什么自治权利，以此来掩护卡列金的反革命的发动，这是违反絕大多数劳动者哥薩克的利益和要求的。拉达允許投奔卡列金的部队过境，却拒絕允許反对卡列金的部队过境。

拉达走上了这条空前叛变革命的道路，走上了支持既是俄国各族人民的民族独立的死敌又是苏維埃政权死敌的道路，走上了支持被剝削劳动群众的敌人的道路，即走上了支持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的道路，这样就迫使我們毫不猶豫地向拉达宣战，尽管拉达是一个已經被完全正式承認的最高国家政权即独立的乌克兰資產階級共和国的机关。

現在鑒于上述一切情况，人民委员会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共和国的人民的目前，向拉达提出下列問題：

1. 拉达是不是保証放弃瓦解共同战綫的企图？
2. 拉达是不是保証今后未經最高总司令同意，不讓开往頓河、烏拉尔或其他地方的任何部队过境？

3. 拉达是不是保証真正协助革命军队同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的反革命暴动作斗争？

4. 拉达是不是保証中止一切解除駐在乌克兰的苏維埃军队和工人赤卫队的武装的企图，并立刻把夺去的武器交还给原部队？

如果在 48 小时內，不能获得对这些問題的滿意答复，人民委员会就認為拉达处于公开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苏維埃政权的战争状态。

写于 1917 年 12 月 3 日（16 日）

載于 1917 年 12 月 6 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 244 号

按手稿刊印

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維埃 工人代表的會議上所作的 关于彼得格勒工人經濟狀況 和工人階級任务的報告

(1917年12月4日〔17日〕)

會議報道

10月25日的革命表明，显示出有能力坚决反抗資產階級的无产階級，在政治上已經非常成熟。但是，要使社会主义取得完全胜利，就必须进行巨大的組織工作，深刻地認識到无产階級必須成为統治階級。

无产階級現在正面临着对制度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任何折衷的解决办法，不管替它找些理由多么容易，都是不足取的，因为国家的經濟狀況已經到了不允許采取折衷解决办法的地步。在我們同帝国主义和資本主义的大規模的斗争中，根本沒有采取治标办法的余地。

問題在于：不胜則敗。

工人必須懂得而且也懂得这个道理；这可以从他們拒絕采取折衷的妥协的解决办法看出来。变革愈深刻，完成用社会主义机

构代替资本主义机构的工作所需要的积极的工作人员也就愈多。因此，即使没有怠工现象，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是不够的。要完成这个任务，只有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因此现在不应当考虑在这个时候改善自己的状况，而应当考虑怎样才能成为统治阶级。不能指望农村无产阶级会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利益。这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做到，而每个无产者如果意识到伟大的前途，就应当感觉到自己是领导者，带领群众前进。

无产阶级应当成为领导全体劳动人民的统治阶级，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

必须同那种认为只有资产阶级才能管理国家的偏见作斗争。无产阶级应当把国家的管理工作担当起来。

资本家正在竭力阻挠工人阶级完成这些任务。因此，摆在每个工人组织——工会、工厂委员会等——面前的任务，就是从经济上给以坚决的回击。资产阶级正在破坏一切，实行全面怠工，企图搞垮工人革命。因此，组织生产的任务就完全落在工人阶级的肩上。我们要彻底抛弃那种认为工人不能管理国事，不能管理银行和工厂的偏见。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日常的巨大的组织工作。

必须组织产品交换，实行统计、监督制度，这是工人阶级的任务，他们的工厂生活已经给他们提供了实现这些任务的知識。

让每个工厂委员会感到自己不仅是从事本厂的工作，而且是调节整个国家生活的组织细胞。

颁布废除私有制的法令是容易的，但是要实行这个法令就必须由而且只能由工人自己动手。即使会犯错误，那也是新阶级在创造新生活的过程中的错误。

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組織經濟生活的具体計劃。

誰也不能提供这种計劃。而下面群众通过試驗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当然要发布一些指示,規定一些步驟,但是必須上下一同立即开始行动。

苏維埃应当成为調节俄国整个生产的机关,但是为了不使苏維埃成为沒有軍队的司令部,必須在基层进行工作……^①

工人群众应当把組織全国范围的监督和生产这个工作担当起来。胜利的保証不在于組織个別人,而在于組織全体劳动群众,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能够安排好經濟生活,那末,一切妨碍我們的东西就会自然而然地消除。

載于1917年12月20日(7日)

“真理报”第208頁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① 由于記得不清楚,此处删去几个字。——編者注

关于立宪會議開幕的問題

由于立宪會議的选举拖延了下来（主要是前全俄选举委員會的过錯），加之反革命集团組織了立宪會議特別委員會同苏維埃政权建立的人民委員部对抗，因此到处都在傳說，似乎立宪會議决不会按照目前的代表名額召开。人民委員會認为必須声明，农工兵代表苏維埃的敌人恶意散播的这些傳聞，完全是虛构的。根据苏維埃中央执行委員會批准的人民委員會的法令，立宪會議的代表只要有半数即 100 名按照規定到塔夫利达宮办公室报到，立宪會議即可召开。

人民委員會主席

弗·烏里揚諾夫（列宁）

載于 1917 年 12 月 19 日（6 日）

“真理報”第 207 号

按“真理報”原文刊印

全俄农民代表第二次代表大会 告农民書草稿

全俄农民第二次代表大会現在热烈号召俄国各族农民在目前这个也許是伟大的俄国革命最严重最紧要的关头，發揮全部智慧和意志的力量，运用自己人数的全部威力和自己的毅力来喚醒沉睡的人，鼓舞不坚定的人，并在国内每个角落、每个村庄、大城市的每个街区，公开发表自己有份量的、决定性的言論。

农民同志們！我們占我国人口的絕大多数。我們是主要的被剝削劳动群众。我們是为反对地主和資本家的一切压迫和剝削，为滿足劳动者正当合法的要求，首先是滿足对土地的要求而斗争的主要群众。

农民同志們！我們是我們军队的主要群众。我們的军队首先在沙皇和資本家发动的三年多的战争中受尽了非人道的折磨，后来又担負起艰难而令人感激的光荣使命，担負起——和工人們一起——为了自由、土地、和平，为了使劳动者摆脱一切压迫、一切剝削和获得彻底解放而斗争的先进战士的使命。

农民同志們！請你們好好考虑一下农民代表們向俄国各民族农民发出的呼吁和号召；請你們在每个村庄、每个农戶里宣讀我們的呼吁書；請你們在所有的农民集会上，在所有的农民团体中展开討論，并且當場作出坚决的决定。因為我們祖国的命运主要取决

于你們的決定，大多數人民的決定，農民自己的決定。

危急的時刻即將到來。最後的戰鬥日益臨近。整個國家，我們共和國的各個民族已經分成兩大營壘。

一個營壘是地主和資本家，富人和他們的僕從，達官顯貴和他們的朋友，即騎在人民頭上的人和戰爭的擁護者。

另一個營壘是工人和被剝削勞動農民，貧苦人民和他們的朋友，普通的士兵和和平的擁護者，即主張對壓迫人民的人展開堅決果敢、英勇忘我和毫不留情的鬥爭，展開爭取和平的革命鬥爭的人。

這兩個營壘之間的鬥爭在國內某些地區已經發展成了直接的公開的內戰，發展成了蘇維埃軍隊反對一小撮人的戰爭，這些人希望依仗財勢推翻蘇維埃政權，推翻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的政府和權力。

農民同志們！現在有許多事情都要靠你們一句有份量的堅決果斷的話來決定，能不能停止內戰，俄國能不能和平地實現全部土地無償地交給勞動者，能不能和平地實現社會主義的勝利，都要靠你們一句話來決定。農民同志們！你們要万众一心地團結起來，大聲疾呼，申述你們的要求，從每個村莊提出你們的委託書！你們完全能夠使人聽從你們的意見，你們現在就要使所有的人都聽從你們的意見！

農民同志們！你們應當首先堅決譴責那些脫離全俄農民第二次代表大會的代表。譴責分裂分子。譴責破壞農民團結、破壞勞動人民團結、破壞工农團結的人。這些分裂分子，這些破壞農民團結的人，這些投靠富人營壘，投靠地主資本家營壘的人犯了滔天大罪。這些人說他們是右翼和中派“社會革命黨人”，是阿夫克森齊

也夫和切尔诺夫的拥护者。他们背叛了社会革命党人的全部学说和纲领，跑到社会主义的敌人、摧残革命的人那边去了。他们跟忠实维护社会革命党人的学说、纲领和要求的人，跟始终忠于劳动农民利益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国际主义者”的党决裂了。他们这些阿夫克森齐也夫和切尔诺夫的追随者退出了全俄农民第二次代表大会，拒绝服从大多数农民的决定，而去执行富人和资本家反对农民的意旨，阻挠和平事业，阻止立即把全部土地无偿地交到劳动人民手里，挽救阿夫克森齐也夫、切尔诺夫和马斯洛夫之流摧残农民的政策。

谴责这些农民事业的叛徒吧！这样你们就可以挽救许多动摇分子和意志薄弱的人，你们就可以从进行内战的狂妄企图中把俄国挽救出来。说这种企图是狂妄的，是因为它除了白白地使血流成河以外，它什么也改变不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破坏工兵农的一致决定和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全俄农民代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

谴责这些农民事业的叛徒吧！让每个村庄都对这两次代表大会即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定表示信任吧。让每个村庄都从立宪会议中召回那些没有公开声明和没有用行动证明自己完全承认这些决定的社会革命党代表或农民苏维埃和农民机关的代表吧。

农民同志们！你们大家都知道，反对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全俄农民代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的人，只是用了欺骗的手段，才能代表农民参加或者参加了立宪会议。这些常常以“社会革命党人”自居的人，事实上欺骗了农民，因为农民当时还不知道阿夫克森齐也夫、切尔诺夫和马斯洛夫的政策真相，

即向地主讓步、同資本家妥協的政策，以及逮捕各地農民土地委員會委員的政策的真相。這些阿夫克森齊也夫分子、馬斯洛夫分子和切爾諾夫分子能夠欺騙農民，是因為社會革命黨總的候選人名單在10月17日以前擬好的，而這個真相在全國暴露出來却是在10月17日以後。

這個真相是1917年10月25—26日舉行的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向全國揭露的。後來蘇維埃政權，蘇維埃政府首先公布了可恥的秘密條約，展開了爭取和平的真正的革命鬥爭，用行動表明了應當怎樣進行這一鬥爭，並且獲得了一個戰綫休戰的初步成就，從而揭露了這個真相。

蘇維埃政府頒布了土地法令，這樣一來便毫無保留地跟農民站到一邊了，消除了一切可能妨礙農民擁有充分權力的外來因素，從而更揭露了這個真相。

全俄農民第二次代表大會第一次在一個詳細的特別決議中向農民揭露了阿夫克森齊也夫和切爾諾夫領導的執行委員會所扮演的可恥角色，又揭露了這個真相。這次代表大會將在12月8日結束，它是在1917年11月30日開幕的。

農民同志們！你們可以看出，農民在10月17日擬定候選人名單和在11月12日參加立憲會議選舉時，還不可能知道土地問題和和平問題的真相，不可能分清誰是朋友，誰是敵人，誰是披着羊皮的狼。你們可以看出，那些反對全俄工兵第二次代表大會和全俄農民代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決定的社會革命黨人，只有用欺騙的手段，才能代表農民發言。

農民同志們！決不能讓這種欺騙造成流血事件！你們要對那些退出全俄農民代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人提出堅決的抗議。每個

省、每个县、每个乡、每个村都应当提出一項委託書，都应当对退出代表大会的人表示抗議，公布各地不接受这两次代表大会决定的立宪會議农民代表的姓名，要求这些代表退出立宪會議，因为他们只有欺騙人民才能冒充人民代表。

农民同志們！立宪會議應該表达人民的意志。誰退出全俄农民代表第二次代表大会，誰违反代表大会的意志，誰分裂农民，誰背弃农民而投靠富人，誰就不是人民代表，而是叛徒，在立宪會議中就不能有他的席位。这样的人不会带来和平，不会給劳动者带来土地，这样的人只能給人民带来富人反对苏維埃政权的荒誕而罪惡的騷乱。人民不能容忍欺騙。人民不能容忍违反他們意志的行为。人民不会拿苏維埃政权来討好富人。人民不会讓富人随便糟蹋他們已經得到的和平事业和立即將全部土地无償地交給劳动者的事业。

摆在整个国家面前的只有两条出路：

或者是一場由卡列金分子、立宪民主党人、科尔尼洛夫分子（及其暗藏的同謀者阿夫克森齐也夫分子、切尔諾夫分子和馬斯洛夫分子）发动的反对苏維埃政权的內战，一場流血的战争，一場使战争祸首枉費心机的战争；這場战争决不能剝夺苏維埃的权力，而只能激起更大的民憤，引起更多的牺牲，造成更多的流血，使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更加推迟，使缺粮省份的飢荒更加严重。

或者是大家都老老实实在地承認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就是那些反对全俄工兵代表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全俄农民代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決議的人能够被农民选入立宪會議，仅仅是因为他们們玩弄了欺騙手段；因此这种代表必須改造。

第三条道路是沒有的。或者是富人，阿夫克森齐也夫分子、切

尔諾夫分子、馬斯洛夫分子等等的血腥屠杀。或者是他們同意：只要在立宪會議上有人以农民名义反对全俄工兵代表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这两次苏維埃代表大会的决定，就要改选出席立宪會議的农民代表。

农民同志們！是你们說話的时候了！

是你们发表决定性言論的时候了！

只要全体农民发表坚决的言論，只要全体农民从各地发出委托書，你們就能在全国、在俄国各民族中建立和平，就能停止內战，保証召开一个不是欺騙的而是公平的、真正的立宪會議，就能促使公正的和約早日簽訂，战争早日結束，你們就能使全部土地更快地交給劳动者，巩固工农联盟，加速社会主义的胜利。

农民同志們，是你们发表决定性言論的时候了！土地归还劳动者万岁！和平万岁！社会主义万岁！

全俄农民代表第二次代表大会

写于1917年12月6—7日
(19—20日)

1925年第一次識于
“列宁文集”第4卷

按手稿刊印

給費·艾·捷尔任斯基的短箋

捷尔任斯基同志：

想談談你今天关于对怠工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所采取的措施的報告。

能不能提出关于同反革命分子和怠工分子作斗争的这样一个法令：

資產階級、地主以及一切富有階級，正在拚命破坏必定保障工人和被剝削劳动群众的利益的革命。

資產階級正在进行极其恶毒的罪恶活动，收买社会渣滓和堕落分子，糾集他們去进行屠杀。資產階級的拥护者，特别是高級職員、銀行官吏等等正在实行怠工，組織罢工，来破坏政府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而采取的各种措施。他們甚至对粮食工作也实行怠工，使千百万人面临着飢餓的威胁。

必須采取紧急措施同反革命分子和怠工分子作斗争。人民委员会有鉴于此，特規定：

1. 凡屬富有階級者(即每月收入在 500 卢布以上者，拥有城市不动产、股票和現款达 1 000 卢布以上者)，以及銀行、股份企业、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的職員，都要在三天以內^① 向戶口委员会递交

^① 在手稿中，列宁在“三天以內”上面写有“在 24 小时以內”。——編者注

三份登記表，上面須有本人簽名，並註明地址、收入、職務和職業等。

2. 經戶口委員會調查屬實簽字以後，登記表一份歸戶口委員會保存，其餘兩份分送城市行政機關和內務人民委員會（地址：）。

3. 凡屬不執行本法律者（不交登記表或提供假材料等等），以及戶口委員會人員不遵守關於保存、收集登記表和將登記表送交上述機關的規定者，得視其錯誤程度，每次罰5 000盧布以下現金，處一年以下徒刑或押送前綫去工作。

4. 凡在銀行、國家機關和社會團體、股份企業、鐵路等部門實行怠工或逃避工作者，也應受到同樣處罰。

5. 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的第一個步驟就是規定：第一、凡合乎第1條規定者，必須經常隨身攜帶上述登記表副本，該副本必須有戶口委員會以及機關首長或由選舉產生的機關（工廠委員會、糧食委員會、鐵路員工委員會、職員聯合會等等）的證明，在證明中必須寫明本人擔任何種社會職務或做何種工作，是否因為沒有工作能力而在家閑住，等等。

6. 第二、這種人必須自本法律頒布之日起，在一個星期以內，領取勞動消費手冊（附上樣本一紙），以便填寫每周收入和支出，並且由本人所服務的委員會和機關在登記冊上加以證明。

7. 凡不合第1條規定者，也要向戶口委員會送交一份關於本人收入和工作地點的登記表，並須隨身攜帶有戶口委員會證明的登記表的副件。

寫于1917年12月7日（20日）

1924年第一次載于

“紅色檔案”雜誌第5期

按手稿刊印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 中央委员会會議上的发言

(1917年12月11日〔24日〕)

記 录

列宁提議：(1)撤銷立宪會議党团委员会⁸⁴；(2)以提綱形式向党团闡明我党对立宪會議的态度；(3)起草告党团書，提醒党团注意党章中关于一切代表机关都应服从中央規定；(4)指定一个中央委員領導党团工作；(5)制定党团章程。

1929年第一次載于“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中央委员会會議記錄。1917年
8月—1918年2月”一書

按記錄原稿刊印

关于布尔什维克立宪会议党团 临时委员会的决议草案⁸⁵

党团注意到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立宪会议党团临时委员会对于自己的主要任务，即制定关于我党对立宪会议态度的原则性决议没有尽职；

临时委员会大多数(或者是全体?)成员的许多声明、提案和表决完全不符合社会民主党原则，这暴露出他们对立宪会议抱着资产阶级民主观点，没有估计到阶级斗争和內战的现实条件。

因此，党团决定撤销临时委员会并选举新的委员会。

写于1917年12月11日
(24日)以前

第一次刊印

按手稿刊印

关于立宪會議的提綱

1. 把召集立宪會議的要求列入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綱領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在资产階級共和国中，立宪會議是民主制的最高形式，因为以克倫斯基为首的帝国主义共和国在建立議會时，是用許多违反民主制的办法准备假选举的。

2. 革命社会民主党提出了召集立宪會議的要求，在 1917 年革命开始以后就多次着重指出，苏維埃共和国比拥有立宪會議的普通资产階級共和国是一种更高的民主制。

3. 对于从资产階級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工兵农代表苏維埃共和国不仅是更高的民主机关的形式（与有立宪會議这一花冠的普通资产階級共和国相比），而且是唯一能够保証无痛苦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形式。

4. 在我国革命中，按照 1917 年 10 月中旬提出的名单召集立宪會議，一般人民的意志，特别是劳动者的意志，就不可能通过这次立宪會議的选举正确地表达出来。

5. 第一、只有当各党派候选人名单符合人民分成象这个名单所反映的党派的实际情况时，比例选举制才能真正表达人民的意志。大家知道，从 5 月到 10 月，我国人民特别是农民最拥护的一个党就是社会革命党，它在 1917 年 10 月中旬提出了統一的立宪會議代表候选人名单，但是立宪會議选举以后，在會議召开之前，

社会革命党发生了分裂。

因此，即使在形式上立宪会议当选代表的比例也不符合而且也不可能符合选民群众的意志。

6. 第二、立宪会议当选代表的比例所以不符合人民意志，特别是不符合劳动阶级的意志，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根源，不是形式上、法律上的根源，而是社会经济根源，即阶级的根源，这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十月苏维埃革命是在1917年10月25日开始的，也就是说是在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名单提出以后开始的，而进行立宪会议选举时，绝大多数人民还不可能知道这次革命的全部规模和意义。

7. 十月革命为苏维埃夺取了政权，把政治统治权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了过来，并把它交给了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这次革命目前正在经历着发展中的必经阶段。

8. 革命从10月24—25日在首都取得胜利开始，当时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即无产者的先锋队和政治上最积极的那部分农民的大会，使布尔什维克党获得了优势，掌握了政权。

9. 然后，在11月和12月期间，革命席卷了全部军队和农民群众，首先就是撤销和改选旧的上层组织（军队委员会、省农民委员会、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等），这些组织所代表的是革命已经经过的、妥协的时期，是革命的资产阶级阶段，而不是无产阶级阶段，因此这些组织必然会在更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压力下退出舞台。

10. 直到现在，即1917年12月中旬，被剥削群众的这种改造自己组织的领导机关的强大运动还没有结束，而还没有闭幕的铁

路員工代表大会就是其中的一个阶段。

11. 因此,在1917年11月和12月,俄国各个階級力量的配备是在它們的階級斗争中形成的,它实际上根本不同于1917年10月中各党派立宪會議代表候选人名单所反映的情况。

12. 最近乌克兰的事件(以及芬兰、白俄罗斯和高加索的局部事件)同样也說明了,階級力量正在乌克兰拉达、芬兰議會等資產階級民族主义势力同这些民族共和国的苏維埃政权和工农革命的斗争中发生分化。

13. 最后,立宪民主党和卡列金分子的反革命暴动所挑起的反苏維埃政权、反工农政府的內战,使階級斗争达到最尖銳的程度,使历史在俄国各族人民首先是在工人階級和农民面前提出的最尖銳的問題,完全沒有可能用民主方式来解决。

14. 只有工农完全战胜資產階級和地主的暴动(其表現是立宪民主党和卡列金分子的叛乱),只有用武力无情地镇压这种奴隶主的暴动,才能真正保卫无产階級和农民的革命。在革命时期,事变的进程和階級斗争的发展实际上已經使“全部政权归立宪會議”的口号成为立宪民主党和卡列金分子及其帮凶的口号。这个口号根本不考虑工农革命的成果、苏維埃政权,根本不考虑全俄工兵代表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全俄农民代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決議等。現在全体人民都明白了,这个口号实际上就是号召鏟除苏維埃政权,而立宪會議如果同苏維埃政权背道而馳,那它在政治上就一定会被宣判死刑。

15. 和平問題是人民生活中特別尖銳的問題之一。俄国爭取和平的真正革命斗争只是在10月25日革命胜利以后开始的,这个胜利产生的初步成果就是公布秘密条約,締結停战協議,开始就

不割地不赔款的全面和約进行公开談判。

实际上，广大人民群众直到現在才有机会全面地、公开地看到爭取和平的革命政策，并研究它的結果。

在选举立宪會議时，人民群众是沒有这种可能的。

显然，根据这一点来看，立宪會議当选代表的比例不符合人民在結束战争这个問題上的真正意志也是必然的。

16. 上述各种情况湊在一起，便产生了这样的結果：立宪會議是按照工农革命以前資產階級統治下各党派所提的候选人名单选举的，因此它必然同 10 月 25 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反对資產階級的被剝削的劳动階級的意志和利益相冲突。这个革命的利益自然高于立宪會議形式上的权力，何况这些形式上的权力还由于立宪會議法沒有承認人民有权随时改选自己的代表而遭到破坏。

17. 凡是直接或間接想在通常資產階級民主制的範圍內，从形式的法律上来觀察立宪會議問題，而不估計到階級斗争和內战，都是背叛无产階級的事业和轉向資產階級的立場。布尔什維克党的少数上层分子因为不善于評價十月起义和无产階級专政的任务，而犯了这种錯誤。革命社会民主党应尽的責任就是警告大家和每一个人都不要犯这种錯誤。

18. 由于立宪會議的选举不符合人民的意志和被剝削的劳动階級的利益，因而产生了危机。只有讓人民尽量广泛地、迅速地实现改选立宪會議代表的权利，只有立宪會議本身同意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改选的法令，只有立宪會議无条件地宣布承認苏維埃政权和苏維埃革命，同意苏維埃政权在和平問題、土地問題和工人監督問題上的政策，并且坚决站到反对立宪民主党和卡列金反革命勢力的陣營中来，才有可能无痛苦地解决这种危机。

19. 如果抛开这些条件，由立宪會議引起的危机便只有用革命手段才能解决，这就是說，不管立宪民主党和卡列金分子这些反革命势力用什么口号和机关来掩护，即使是用立宪會議代表的資格来掩护，苏維埃政权也要采取最积极、最迅速、最坚决的革命手段来对付他們。任何想使苏維埃政权在这场斗争中受到束縛的行为都是帮助反革命。

写于1917年12月12日(15日)

载于1917年12月26日(13日)

“真理报”第213号

轉載于1918年莫斯科“共产党人”出版社出版的尼·列宁（弗·烏里楊諾夫）

“无产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書

按該書原文刊印

在全俄鐵路工人 非常代表大會⁸⁶上的演說

(1917年12月13日〔26日〕)

請允許我代表人民委員會向代表大會表示祝賀，並且希望鐵路組織會同俄國大多數工农攜手合作。工人、农民和士兵所完成的十月革命，毫無疑問，是社会主义革命。資產階級和高級職員的一切力量都起來反對這個革命，他們習慣于舊秩序，不能了解這個革命將會改造整個舊制度。請看一看，他們叫囂得多么厲害，他們高喊蘇維埃政權沒有得到俄國大多數人的承認。可是你們知道這種叫囂值幾個大錢。電報雪片似地向我們飛來，說什麼軍隊正向彼得格勒推進，要來摧毀十月革命成果。我們把這些廢紙扔到字紙簍子裏去了，因為我們知道，他們不久就會遭到反駁的。以阿夫克森齊也夫之流的老爺們為代表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上層組織，曾用农民群眾的名義聲明，他們反對強暴者的政權。而我們說：“讓他們罵好了，而到我們開始沒收地主土地並把它們交給农民的時候，看他們還會對农民說什麼。”果然，农民第二次代表大會使蘇維埃政權取得了勝利。我們同第二屆农民代表蘇維埃建立了密切的聯繫。我們同农民代表蘇維埃一起組織了工兵农蘇維埃政權。在鐵路群眾中，我們也一定會得到這種合作。你們知道，由於上層官吏的怠工而日益加劇的鐵路破壞使國家遭到多么大的困

難。你們知道，鐵路破壞使城鄉之間不能進行正常的交換，而進行這種交換是調節糧食所必需的。同志們，為了整頓鐵路交通，我們需要你們的幫助。只有和你們共同努力，我們才能消除混亂狀態和鞏固工兵農政權。蘇維埃政權也只有在廣大勞動群眾的支持下，才能保持得住。我們相信，這次鐵路工人代表大會一定能建立一個幫助我們為和平和土地而鬥爭的組織，來鞏固人民委員的政權。因此，同志們，最後讓我再一次向你們表示祝賀，並希望你們的工作取得卓越的成績。（全場熱烈鼓掌，歡送列寧同志離開會場。代表大會一致鼓掌選舉列寧同志為大會名譽主席。）

載於1917年12月14日

“中央執行委員會消息報”第251號

按“中央執行委員會消息報”原文刊印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會議上 关于銀行国有化問題的发言

(1917年12月14日〔27日〕)

記 录

前一个发言人企图恐吓我們，說我們一定会走向灭亡，一定会堕入深渊。然而这种恐吓對我們并不新鮮。代表他那一派意見的报纸“新生活报”在十月革命前就曾写道：我国的革命除了造成暴行和无政府主义騷动以外，是不会有任何結果的。因此，說我們走上了錯誤的道路，这不过是資产階級心理的反映，甚至同資产階級无关的人也摆脱不了这种心理……（国际主义分子喊道：“巧言惑众！”）不，这不是巧言惑众，你們常用的那种一斧头的說法，才真正是巧言惑众呢。

在两个法令⁸⁷中所規定的一切办法，只是实行监督的一种真正保証。

你們說机关太复杂、太脆弱，問題很难解决。不錯，这是尽人皆知的起碼道理。如果只是利用这种道理，来阻挠种种社会主义創举，那我們說，走上这条道路的人才是巧言惑众之徒呢，而且是有害的巧言惑众之徒。

我們想开始检查保險箱，但是有人却以学者专家的姿态向我

們說，那里除了文件和有價證券以外，什麼也沒有。即使如此，那人民代表把這些東西監督起來，又有什麼坏处呢？

既然如此，這些批評得最厉害的學者專家們為什麼要躲藏起來呢？對於蘇維埃的一切決定，他們都聲明同意，但只是原則上的同意。這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一切妥協分子的慣技，他們总是用原則上同意而實際上不同意的手段來葬送一切。

如果你們對一切事情都有辦法，都有經驗，那你們為什麼不來幫助我們，為什麼我們在困難的道路上，除了遇到你們的怠工以外，就遇不到任何別的東西呢？

你們從正確的科學理論出發，但在我們看來，理論只是人們採取行動的依據，理論使我們對這種行動具有信心，而不是使我們產生死亡的恐懼。當然，開頭是困難的，我們常常遇到一些容易出亂子的问题，然而無論過去、現在或將來，我們都解決得了。

假使一本書除了妨礙採取新的辦法，使人永遠害怕新的辦法以外，就毫無用處，那末這本書是分文不值的。

除了空想社會主義者以外，沒有人會武斷地說：不遭到抵抗，不經過無產階級專政，不用鐵腕來對付舊世界，就可以獲得勝利。

你們在原則上也接受了這個專政，但是一到把這個字眼譯成俄文，叫作“鐵腕”并在實際中應用時，你們就警告說，問題太容易出亂子了，太難搞了。

你們堅持己見，不願意看見這只鐵腕不但會破壞，而且會建設。如果我們從原則轉向實際，這無疑正是我們的優點。

為了實行監督，我們曾經號召銀行家同我們一起來制定他們能同意的辦法，以便在實行充分的監督和會計制度的條件下領取貸款。但是在銀行職員當中出現了珍視人民利益的人，這些人說：

“他們在欺騙你們，你們要趕緊制止他們直接危害你們的活動！”因此我們才採取緊急的步驟。

我們知道這是一個複雜的辦法。在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能夠實行這種辦法，甚至有經濟學識的人也不例外。我們要號召專家從事這種工作，但是這只有當把柄掌握在我們手裏的時候才行。那時我們甚至能夠聘請以前的百萬富翁來作顧問。誰願意工作，就請來吧，只是不要把任何革命的創舉變成一紙空文，我們是不會上這個當的。無產階級專政這幾個字，我們已經鄭重其事地說出來了，我們一定要實現它。

我們本來想走同銀行妥協的道路，我們給它們貸款以資助企業，可是它們卻策劃了規模空前的怠工，實際情況使我們不得不採取另一種辦法來進行監督。

一位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同志說，他們在原則上將投票贊成立即把銀行收歸國有，以便稍後在極短期內制定實際辦法。這是錯誤的，因為我們的草案所包含的無非是幾項原則。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正等着討論這些原則，如果現在不批准這個法令，那只會使銀行採取種種措施，來加倍地破壞經濟。

立即實行這個法令，不然反抗和怠工就會毀滅我們。（鼓掌，轉為歡呼。）

載于1917年12月16日

“中央執行委員會消息報”第253號

按1918年莫斯科出版的“第二屆全俄工兵農和哥薩克代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記錄”原文刊印

为了面包与和平⁸⁸

这一个月里，有两个问题提到了比其他一切政治问题更重要的地位，这就是面包问题与和平问题！

帝国主义战争，英国的同德国的最大最富的银行公司的战争，这个为了进行分赃，为了掠夺弱小民族而进行的战争，这个恐怖的、罪恶的战争，这个使所有国家破产、使各族人民贫困不堪的战争，使人类必须有所抉择：或者是牺牲整个文化；或者是用革命的办法摆脱资本主义桎梏，消灭资产阶级统治，赢得社会主义社会和持久和平。

如果社会主义不能取胜，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不过是暂时的停战，暂时的间歇和准备对各国人民进行新的屠杀。和平与面包，这就是工人和被剥削者的基本要求。战争已经使这些要求极端尖锐化了。战争使最文明的、文化最发达的国家陷于饥饿的境地。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作为巨大的历史过程的战争又空前地加速了社会的发展。发展到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在战争的影响下已经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即它已为社会主义直接打开了大门。

因此，在俄国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仅仅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

的开始。为了和平与面包、推翻资产阶级，用革命手段医治战争创伤，争取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这就是斗争的目的。

1917年12月14日于彼得格勒

第一次载于1918年5月

《Jugend-Internationale》

(“青年国际报”)第11号

署名: W. Lenin

用俄文第一次载于1927年

“列宁研究院集刊”第2期

依据德文报纸译成俄文刊印

关于实行銀行国有化及其 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⁸⁹

粮食的紧张情况，以及由于投机倒把、资本家和官吏的怠工和一般经济破坏所造成的饥荒威胁，使我们必须采取非常的革命措施来同这种祸害作斗争。

为了使全国公民，首先是一切劳动阶级，能够在自己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领导下，立即从各方面，不惜采取最革命的手段来展开这种斗争并着手安排全国正常的经济生活，特制定下列条例：

关于实行銀行国有化及其 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

1. 宣布一切股份企业为国家财产。
2. 各股份公司的董事和经理以及一切属于富有阶级（即全部财产在5 000卢布以上或每月收入在500卢布以上者）的股东，都必须继续有条不紊地经营企业的业务，执行工人监督的法令，向国家交出一切股票，并且每周向当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报告本人的活动情况。
3. 国家的一切内债外债一律废除。
4. 拥有证券和各种股票的小私有者，即属于各劳动阶级的小

私有者的利益，完全予以保护。

5. 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凡 16 岁至 55 岁的男女公民，都必须执行当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或其他苏维埃政权机关所指定的工作。

6. 规定下列办法作为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的第一个步骤：凡属富有阶级的人（见第 2 条）都必须备有劳动消费手册或劳动收支手册并如实记载；必须把上述登记手册送交相当工人组织，或当地苏维埃及其机关，以便每周登记各人执行工作的情况。

7. 为了正确地统计和分配粮食和其他必需品，全国公民都必须加入某一个消费合作社。粮食局，供给委员会和其他类似机关，以及铁路工会和运输工会，都必须在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领导下监督本条法律的执行。特别是富有阶级的人，在组织和管理消费合作社的业务方面，必须执行苏维埃所指定的工作。

8. 各铁路工会必须火速制定并立刻实行各种非常措施，更合理地安排运输工作，特别是粮食，燃料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运输工作，首先要运输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定运和托运的东西，其次是运输得到苏维埃许可的机关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定运和托运的东西。

同样，责成各铁路工会协同各地苏维埃采取最积极的办法以至采取革命的手段，坚决制止私贩粮食，并无情地取缔一切投机倒把分子。

9. 各工人组织，职员联合会和地方苏维埃，必须立即推动快关闭的和要复员的企业以及失业工人去进行有益的工作，生产必需品，寻找定货、原材料和燃料。各地工会和苏维埃无论如何不得把这项工作搁置起来，并且开展城乡产品交换，但在没有奉到上级特

別指令以前，必須严格遵守最高国民經济委员会的指示和訓令。

10. 凡屬富有階級者必須將其全部現金存入国家銀行及其分行或各儲金局，每周取作消費用的數目不得超過 100—125 卢布（按照当地苏維埃的規定），而取作生产和商业用的數目，必須具有工人監督机关发的書面証明。

为了監督本法令的切实执行，將頒布用現行紙币兌換其他紙币的条例，犯欺騙国家和人民的罪行者，沒收其全部財產。

11. 凡不服从本法令者、怠工者、罢工官吏以及投机倒把分子都应給予上述同样处分，并加以監禁或押送前綫进行强迫劳动。各地苏維埃及其所屬机关，必須火速制定最革命的办法来对付这些真正的人民公敌。

12. 工会及其他劳动者組織应协同当地苏維埃，組織若干流动检查小組，其中須有党和其他組織所推荐的最可靠的人参加，監視本法令的执行，检查工作的数量和質量，并把违反或迴避本法令的犯罪分子交付革命法庭审判。

收归国有的企业中的职工应当竭尽全力，采取非常措施来改进組織工作，巩固紀律，提高劳动生产率。工人監督机关必須每周向最高国民經济委员会报告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績。凡貽誤工作和玩忽职守的犯罪分子，交由革命法庭制裁。

、
写于 1917 年 12 月上半月

1918 年第一次載于

“国民經济”杂志第 11 期

按手稿刊印

向为复員軍隊而召开的 全軍代表大会⁹⁰的代表提出的問題

(1) 德国人在最近的将来发动攻势的可能性是大还是小；

(一) 从发动冬季攻势的体力上和技术上的可能性来看；

(二) 从德国广大士兵的士气来看；这种士气能不能阻止或者至少使德軍攻势迟延一下？

(2) 一旦我們終止和談，德軍立刻发动攻势，可否預料德国人能使我們遭到决定性的失败？他們能否占領彼得格勒？

(3) 是否要担心和談破裂的消息会在軍隊中引起普遍的混乱情緒以及前綫逃亡的現象？或者可以深信，軍隊听到这种消息以后还会坚守防綫？

(4) 如果德軍在1月1日发动攻势，我軍在战斗力方面能够抵抗得住嗎？如果不能，那要过多少時間我軍才能阻止德軍攻势？

(5) 在德軍迅速进攻的情况下，我軍能否有秩序地退却，并保留住所有的大炮，如果能够，那末在这种情况下，能否长期地阻止德軍向俄国腹地推进？

(6) 总的結論是：从軍隊状况看来，是否应当竭力拖延和談？还是由于德国人坚持兼并政策，宁肯采取革命手段立刻断然終止和談，作为一个坚决步驟，以便为可能进行的革命战争打下基础？

(7) 是否应当立刻加紧进行反对德国兼并政策的鼓动工作和

主张革命战争的鼓动工作？

(8)为了得到对上述問題比較适当的完滿答复，能否在極短的时间內(例如5—10天)向相当广泛的作战部队征求意见？

(9)能否指望在听到德国坚持兼并政策的消息以后，大俄罗斯人同乌克兰人的紛爭便会和緩下来，甚至双方的紛爭会由这两种力量的友好团結来代替？还是要估計到乌克兰人会利用大俄罗斯人更加困难的处境来加紧进行他們反对大俄罗斯人的斗争？

(10)如军队能够举行表决，那它会贊成接受割地的(丧失所有被占領省份)条件和对俄国极其苛刻的經濟条件而立刻講和，还是会贊成尽最大的努力来进行革命战争，即贊成抵抗德国人？

写于1917年12月18日
(31日)以前

1927年第一次載于
“列宁研究院集刊”第2期
按集刊原文印刊

人民委员会決議草案⁹¹

1. 加强反对德国兼并主义的鼓动。
2. 追加这项鼓动經費。
3. 和談改在斯德哥尔摩举行。
4. 繼續和談, 反对德国人草草結束和談。
5. 在縮減軍隊編制, 加强国防能力的条件下, 加紧采取措施改組軍隊。
6. 采取紧急保卫措施, 以防敌人楔入彼得堡。
7. 宣传和鼓动革命战争的必要性。

写于1917年12月18日
(31日)

1929年第一次載于
“列宁文集”第11卷

按手稿刊印

人民委员会关于同拉达 举行谈判的决议

(1917年12月19日〔1918年1月1日〕)

人民委员会听取了农民代表大会代表普罗相同志同拉达官方代表文尼阡柯、格魯舍夫斯基、波尔什等人举行会谈后所作的报告，

——注意到拉达的这些官方代表表示在原则上同意在以下的基础上举行同人民委员会达成协议谈判，即：人民委员会承认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拉达承认卡列金及其帮凶是反革命；

——其次注意到：人民委员会一向无条件地承认，包括乌克兰在内的任何民族都有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

——如果拉达承认卡列金是反革命，不阻挠对卡列金的战争，那末，任何消除同拉达冲突的尝试，无疑都是好的。

人民委员会坚信，只有乌克兰贫农、工人和士兵的苏维埃，才能在乌克兰建立政权，使各兄弟民族之间不再发生冲突。但它同时认为，为了消除拉达对共同战线、对卡列金反革命暴乱的政策所引起的冲突，同拉达举行切实的谈判是适宜的，特决定：

建议拉达进行谈判，以便根据上述原则达成协议，同时指出，进行谈判最方便的地点之一，是斯摩棱斯克或维切布斯克。

载于1917年12月21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57号

按手稿刊印

被旧事物的破产吓坏了的和 为新事物而斗争的

“布尔什维克执政已经两个月了，但我们所看到的却不是社会主义的天堂，而是由混乱、内战和更大的破坏所造成的地狱。”资本家同他们的自觉的和半自觉的拥护者就是这样写，这样说，这样想的。

我们回答说，布尔什维克执政虽然才两个月，可是已经向社会主义迈了一大步。只有那些不愿意看到历史事件或者不善于联系起来评价这些历史事件的人，才看不到这一点。他们不愿意看到，军队、农村和工厂里的各种不民主的制度，在几个星期内就几乎彻底摧毁了。不经过这种破坏，便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不愿意看到，那种拖延战争、用秘密条约掩饰掠夺和侵略的对外政策的帝国主义谎言，在几个星期内就被争取真正民主和平的真正革命的民主政策代替了。这一政策已经取得了重大的实际成果，即实现了停战和百倍地加强了我们的革命的宣传力量。他们不愿意看到，工人监督和银行国有化已经开始实行，而这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初步骤。

有些人不善于了解历史的远景，他们被资本主义的陈规所束缚；他们被旧事物的猛烈破灭、被沙皇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历代建筑崩溃倒塌的巨响和“混乱”（似乎是一种混乱）弄得目瞪口呆；他们

被发展到极端尖锐程度的，即变成了内战的阶级斗争吓坏了。这是唯一合法的、唯一正义的、唯一神圣的战争，这不是神甫们所谓的神圣战争，而是人民心目中的神圣战争，即被压迫者要推翻压迫者，使劳动者从一切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神圣战争。实质上，所有这些受到束缚的、被弄得目瞪口呆的、被吓坏了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仆从”，常常不自觉地以那种“道听途说”的、陈旧的、荒谬的、温情的关于“制定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庸俗观念为指导，抓住社会主义学说的一鳞半爪，重复着被那些不学无术和一知半解的人所歪曲的社会主义学说，并且把这种思想，甚至把这种“制定”社会主义的计划，硬加到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头上。

这种思想，更不用说这种计划了，是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相容的。我们一向就知道，并且反复地说过，社会主义是不能“制定”的；社会主义是在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最紧张最尖锐的阶级斗争和内战的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一段很长的“阵痛”时期；暴力永远是替旧社会接生的稳婆；同资产阶级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相适应的，是一个特殊的国家（这就是对某一阶级有组织地使用暴力的特殊制度），即无产阶级专政。而这种专政是以压制性的战争的状态，对反抗无产阶级政权的敌人采取军事措施的状态为前提的，专政也就是这个意思。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责备过公社，他们认为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在运用自己的武力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时不够坚决。⁹²

实质上，知识分子对于镇压资本家的反抗而发出的这种种号叫，如果说得“客气”一点，不过是旧的“妥协主义”的复活。如果照无产阶级的直率说法，那就应当指出：这是继续在钱袋面前卑躬屈

膝，这就是反对现在工人对资产阶级、怠工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使用暴力（可惜做得还太软弱，还不够坚决）的号叫。一个妥协主义者的部长，好心肠的彼舍霍诺夫在1917年6月曾经宣布过：“资本家的反抗已被粉碎。”就连这个好心肠的人也没有怀疑过，反抗确实应该被粉碎，它一定会被粉碎，用科学的语言来说，这种粉碎就叫作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整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就是镇压资本家的反抗，因而也就是系统地对整个阶级（资产阶级）及其帮凶使用暴力。

富人的贪婪，肮脏的、狠毒的、疯狂的贪婪，他们的食客的那种惊惶万状和奴颜婢膝，这就是现在从“言论报”到“新生活报”的知识分子大肆叫嚣，反对无产阶级和革命农民使用暴力的真正的社会基础。他们的叫嚣，他们的可怜的议论，他们关于“自由”（资本家压迫人民的自由）的虚伪叫喊等等的客观意义就是这样的。假如人类能够来一次精彩的跳跃，一下子就跳到社会主义，没有摩擦，没有斗争，没有剥削者的切齿痛恨，他们不千方百计地企图用迂回的办法暗中维护或恢复旧制度，而革命无产阶级也不接二连三地用暴力来“回答”这种企图，那末，这些知识分子是“愿意”承认社会主义的。这些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食客，正如德国一句有名的谚语所说的，只要皮子永远不洗湿，他们“愿意”把皮子洗一洗。

当资产阶级和惯于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官吏、职员、医生、工程师等等采取最极端的反抗手段时，知识分子就大吃一惊。他们怕得抖起来；他们更加凄厉地哀号必须回到“妥协主义”上去。剥削者所采取的极端反抗的手段只能使我们和所有被压迫阶级的真诚朋友感到高兴，因为我们并不期待通过谈判和协商，通过甜蜜的宣传或夸夸其谈的说教，而是通过生活的锻炼、斗争的锻炼，使无产阶级

級成长壮大起来，掌握政权。无产阶级要成为統治阶级并且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就应该学会这一点，因为它不能立刻得到这种本领。必须在斗争中学到本领。只有严酷的、頑强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才能把这种本领教给无产阶级。剝削者的反抗愈激烈，被剝削者对他們的镇压也就愈有力，愈坚决，愈无情，愈有效。剝削者愈是千方百計地拚命维护旧事物，无产阶级也就愈要更快地学会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最后的角落里赶走，挖掉他們統治的老根，鏟除能够产生（必定产生）雇佣奴隶制、群众貧困和富人蛮不讲理的肥壤沃土。

随着资产阶级及其食客們的反抗的加强，无产阶级和同它联合在一起的农民的力量也在增长。随着被剝削者的敌人——剝削者反抗的加强，被剝削者也在壮大、成长、学到本事，并且从自己身上抛掉雇佣奴隶制的“陈旧观点”。胜利是属于被剝削者的，因为生活是属于他們的，数量的优势、群众的力量是属于他們的，一切奋不顾身的、有思想的、誠实的、勇往直前的、正在觉醒过来建設新事物的，蕴藏着无穷的精力和天才的所謂“老百姓”，即工人和农民的那种取之不尽的力量是属于他們的。胜利一定是他們的。

写于1917年12月25—28日

（1918年1月7—10日）

第一次載于1929年1月22日

“真理报”第18号

署名：列宁

按手稿刊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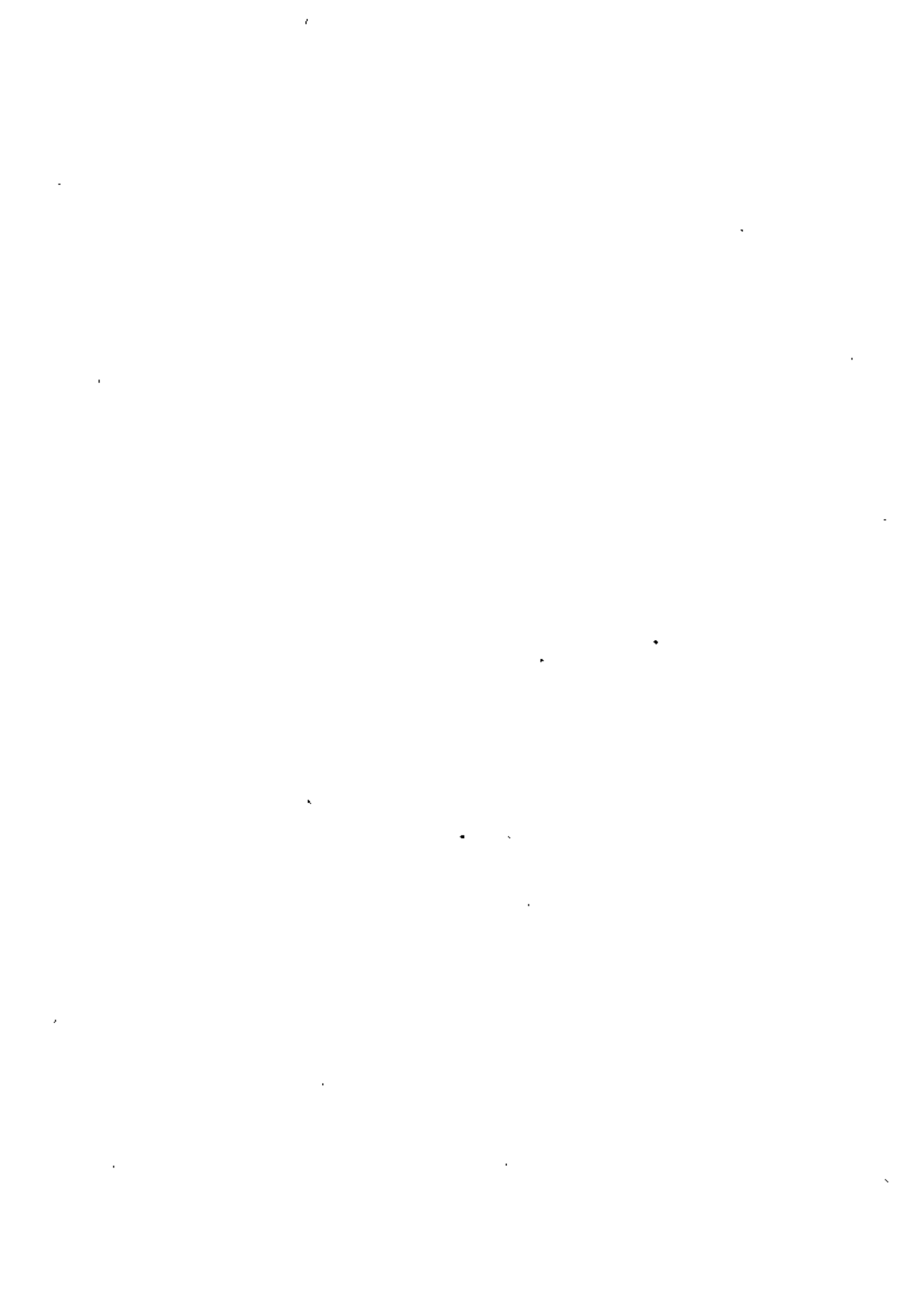
怎样組織竞赛?

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过去和现在耗费了无数的笔墨，来赞扬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和私人进取心，以及其他的丰功伟绩和美妙之处。他们责备社会主义者不愿意了解这些丰功伟绩的意义和不顾“人的天性”。其实，资本主义早已把那种能使竞争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培植进取心、毅力和大胆首创精神的独立的小商品生产排挤掉了，而代之以大的和最大的工厂生产、股份企业、辛迪加和其他垄断组织。在这样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就是空前残暴地压制人民群众即绝大多数居民，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动者的进取心、毅力和大胆首创精神，竞争也就是排斥竞赛，而代之以财政上的欺詐、专横和对社会上层分子的阿諛逢迎。

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竞赛，反而破天荒第一次造成真正广泛地、真正大规模地运用竞赛的可能，吸引真正大多数劳动者参加工作，使他们能够在这种工作中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本领，发挥自己的天才。天才在人民中间是取之不尽的，可是资本主义却把这种天才成千上万乃至成百万地摧残、压制和窒息了。

现在当社会主义政府执政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组织竞赛。

资产阶级的随从和食客们把社会主义描写成一个样式的、死气沉沉的、单调无味的军营。钱袋的奴才，剥削者的仆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老爷们，总是拿社会主义来“吓唬”人民，然而，正是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才注定了要过那种服苦役住军营的生活，从事永无休止、令人厌烦的劳动，过着半饥半饱、贫困不堪的日子。使劳动者摆脱这种苦役生活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工人监督，把银行收归国有。以下的步骤便是把工厂收归国有，使全体居民一律加入消费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同时又是产品销售合作社），以及专由国家经营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贸易。

只有现在才广泛地、真正普遍地使群众有可能表现进取心，进行竞赛和发挥大胆首创的精神。每个赶走了资本家或者至少是实行了真正的工人监督来管制资本家的工厂，每个赶跑了地主剥削者并且剥夺了他们上地的农村，现在而且只有现在才成了劳动者的活动场所。在这里劳动者可以表现自己的才能，可以稍微挺一挺腰板，可以扬眉吐气，可以感到自己是人了。他们千百年来都是为别人劳动，为剥削者做苦工，现在第一次有可能为自己工作了，而且是利用一切最新的技术文化成果来工作的。

当然，强制劳动由自为劳动取而代之的这种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更替，不能不发生摩擦、困难和冲突，不能不对那些顽固的寄生虫及其仆从采用暴力手段。对于这一点，任何一个工人也不会有什么幻想。工人和贫苦农民成年累月地替剥削者做苦工，受到了剥削者无数的欺侮和凌辱，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因此他们已经锻炼出来了，他们知道要打破剥削者的反抗是需要时间的。工人和农民决不会传染上知识分子老爷们、所有这些“新生活”派和其他败类的感伤主义的幻想，这班老爷力竭声嘶地“高喊”反对资本家，“指手划脚”，“痛斥”资本家，可是一到要真正行动，要把威胁变成事实，要在实践中真正给资本家调换位子的时候，他们就痛哭流涕，活象一只挨了打的小狗。

在全国广大的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国际的、世界的范围内),强制劳动由有计划有组织的自为劳动取而代之的这种伟大更替,除了需要采取“军事”措施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以外,还需要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作出组织上的和组织家的巨大努力。组织任务同采取军事措施无情地镇压昨天的奴隶主(资本家)及其奴才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老爷们)的任务,已经结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昨天的奴隶主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奴仆们总是这样想,这样说:我们一向是组织者和长官,一向是我们发号施令,我们要永远这样,我们不会听“老百姓”的话,不会听工人和农民的话,不会服从他们,我们要把知识变成保护钱袋特权和保护资本对人民的统治的武器。

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想,这样说,这样行动的。从自私自利的观点来看,他们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农奴主地主所豢养的食客和寄生虫,果戈里笔下的典型神甫、录事和官吏,那些痛恨别林斯基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农奴制也是“恋恋”不舍的。可是剥削者及其知识分子奴仆的事业是毫无希望的事业。工人和农民正在粉碎他们的反抗,可惜干得还不够坚决、果断和无情,但是一定会粉碎他们的反抗。

“他们”以为,社会主义革命所加到劳动者肩上的那种伟大的、真正雄伟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组织任务,“老百姓”即“普通”工人和农民是负担不了的。那些惯于替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效劳的知识分子安慰自己说:“没有我们不行。”他们这种厚颜无耻的打算是不会实现的:有学识的人现在正在分化,正在转到人民方面,转到劳动者方面来,并且帮助他们粉碎资本奴仆们的反抗。而天才的组织家在农民和工人阶级中间是很多的,他们现在才刚刚

开始認識自己，覺醒过来，投入生动的、創造性的、伟大的工作，独立地从事着社会主义社会建設。

現在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也許是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尽量广泛地发揚工人以及一切被剝削劳动者在創造性的組織工作中所表现的这种独创精神。無論如何要打破这样一种荒謬的、怪誕的、卑鄙的、齷齪的陈腐偏見，似乎只有所謂“上层階級”，只有富人或者受过富有階級教育的人，才能管理国家，才能管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有組織的建設。

这是一种偏見。这种偏見受到了陈腐慣例、守旧心理、奴才习气，尤其是資本家卑鄙的自私自利观点的支持。資本家所关心的是怎样为掠奪而管理，怎样借管理来掠奪。不，工人們一分鐘也不会忘記自己需要知識的力量。工人們在追求知識方面表现出非常大的热情，而且正是在現在表现出来，这証明无产階級在这方面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迷誤。凡是識字和有識別人的本領、有实际經驗的普通工人和农民都能够胜任組織家的工作。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用傲慢蔑視态度談論的“老百姓”中，有很多这样的人。这样的天才在工人階級和农民中間是无穷无尽的。

工人和农民还有些“胆怯”，对于自己現在是統治階級这一点还不习惯，他們还不够坚决。革命不可能立刻在一生迫于飢餓貧困而不得不在棍棒下工作的千百万人中間培养出这些品質。但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力量，它的生命力，它的不可战胜性，正是在于它激发这些品質，打破一切旧的障碍，摧毀腐朽的桎梏，把劳动者引上独立創造新生活的道路。

实行統計和监督，这就是每个工兵农代表苏維埃，每个消費合作社，每个工会或供給委員會，每个工厂委員會或一般工人監督机

关的主要经济任务。

用被迫劳动的人的眼光来看待劳动量，看待生产资料，只想摆脱多余的沉重负担，只想从资产阶级那里捞到一点东西，——这是一种旧习惯，必须同这种习惯作斗争。这个斗争已经由先进的有觉悟的工人展开了。有一些新参加工厂的人（这样的人在战争时期特别多），他们还是象从前那样对待人民的工厂，对待已经变成人民财产的工厂，他们唯一的念头就是“多捞一把，然后溜之大吉”。先进工人正在坚决反对这一种人。一切有觉悟的、诚实的、有思想的农民和劳动人民，在这场斗争中一定会站到先进工人这方面来。

既然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已经建立，已经有了保障，那末，实行统计和监督，实行全面的、普遍的、包括一切的统计和监督，即对劳动数量和产品分配的统计和监督，——只要它们由作为最高国家政权机关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来实行，或者依照这个政权机关的指示和委托来实行，——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

过渡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统计和监督，只能由群众来实行。只有工农群众怀着满腔的革命热情自觉自愿和诚诚恳恳地实行合作，共同对富人、骗子、懒汉和流氓实行统计和监督，才能清除资本主义社会这些万恶的残余，清除人类的这些渣滓，清除这些无可救药的、腐烂的、坏死的部分，清除这些由资本主义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

工人和农民们，劳动者和被剥削者们！土地、银行、工厂已经变成全体人民的财产了！大家亲自 来统计和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吧，——这是唯一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社会主义胜利的保障，战胜一切剥削和一切贫困的保障！因为俄国有足够的粮食、

鉄、木料、皮毛、棉花和亞麻，可以滿足全体人民的需要，只是必須正确地分配劳动和产品，对这种分配建立切实可行的全民監督，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日常經濟生活中战胜那些人民的敌人：首先是富人和他們的食客，其次是騙子、懶汉和流氓。

对人民的这些敌人，社会主义的敌人，劳动者的敌人不能有任何寬恕。必須同富人和他們的食客，即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作殊死的決戰，同騙子、懶汉、流氓決戰。这些人，無論是前者或后者，都是同胞兄弟，都是資本主义的兒女，都是貴族和資產階級社会的子孫。在这种社会里，一小撮人掠夺人民，侮辱人民。在这种社会里，貧困驅使成千上万的人走上流氓无賴、卖身求荣、尔虞我詐、喪失人格的道路。在这种社会中，必然使劳动者养成这样一种心理：为了逃避剝削，就是进行欺騙也行；为了摆脱令人厌恶的工作，就是摆脱一分鐘也行；为了不挨餓，使自己和亲人吃飽肚子，聊以糊口，就是不择手段，不惜任何代价也行。

富人和騙子是一枚奖章的两面，这是資本主义豢养的两种主要寄生虫，这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这些敌人应当由全体人民专门管制起来，只要他們稍一违背社会主义社会的規則和法律，就要无情地加以鎮压。在这方面任何軟弱、动摇和怜悯的表现，都是对社会主义的极大罪过。

要使社会主义社会不受这些寄生虫的危害，就必须对劳动数量，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組織全民的統計和監督，即組織千百万工人和农民自願地积极地用滿腔革命热情来支持的統計和監督。而要組織这种統計和監督，即每个誠实、精明、能干的工人和农民完全能够接受和胜任的統計和監督，就必须喚起工农自己的、也就是从他們中間产生的組織天才，必須鼓勵他們在組織成績方面实行

竞赛，并在全国范围内把这种竞赛組織起来，必須使工人和农民清楚地懂得，应当向有学識的人請教是一回事，而应当由“普通的”工农来監督那些“有学識的”人所常有的懈怠是另一回事。

这种懈怠、大意、馬虎、草率、急躁，喜欢用討論代替行动，用空談代替工作，喜欢事事都想插手但都半途而废，是“有学識的人”的特点之一，这根本不是由他們天性恶劣，更不是由他們存心不良造成的，而是由他們的全套生活习惯、他們的劳动环境、疲勞过度、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反常分离等等造成的。

由于我們的知識分子这种可悲的，但在目前不可避免的特点，由于工人对知識分子的組織工作沒有实行充分的監督，因而产生了一些錯誤，这些錯誤对于我国革命中的錯誤、缺点和失策，是起了不小的作用的。

工人和农民还有些“胆怯”，他們应当克服这种毛病，他們一定会克服这种毛病。缺少有学識的人、知識分子、专家的意見和指示是不行的。任何一个头脑多少清醒一点的工人和农民，对于这一点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我們的知識分子决不能抱怨工农对他們不够重視，对他們缺少同志式的尊敬。但是，意見和指示是一回事，組織实际的統計和監督又是一回事。知識分子往往能够提出极好的意見和指示，可是到了要实行这些意見和指示，要实际地監督怎样把言論变成行动时，他們就显得“笨手笨脚”、无能为力了，这种情况简直达到了可笑、荒謬和可耻的地步。

由此可見，如果沒有来自“老百姓”即工人和劳动农民的实际組織工作者的帮助，沒有这些人的领导作用，那是绝对不行的。“事在人为”，工人和农民应当把这个真理牢牢記住。他們应当懂得，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現在已經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論

要变为实践，理論要由实践来鼓舞，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檢驗。馬克思說过：“实际运动中的每一个步驟，都胜过一打綱領。”⁹³ 这句话現在特別使人信服。在实际上对富人和騙子加以切实管制、限制，对他們充分实行統計和监督的每一个步驟，都胜过一打冠冕堂皇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議論。要知道，“我的朋友，理論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必須組織工农出身的实际組織工作者的竞赛。必須反对知識分子所爱好的一切死板公式和想由上面規定一个統一办法的企图。無論是死板公式或者由上面規定的統一办法，都与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集中制毫無共同之点。在細节方面，在地方特征方面，在处理問題的方法，实现监督的方法，以及消灭和制裁寄生虫（富人和騙子，知識分子中間的懶汉和歇斯底里人物等等）的手段方面，多样性不但不会破坏在主要的、根本的、本質的問題上的統一，反而会保証它的統一。

巴黎公社作出了把来自下面的首創精神、主动性、灵活性、雄伟的毅力和自願实行的（与死板公式不相容的）集中制互相結合起来的伟大榜样。我們的苏維埃走的也是这条道路。但是苏維埃还有些“胆怯”，还没有發揮出自己的能力，还没有“渗透”到建立社会主义秩序这一新的、伟大的、創造性的工作中去。必須使苏維埃更大胆、更主动地去从事工作。必須使每个“公社”——每个工厂，每个乡村，每个消費合作社，每个供給委员会都能作为对劳动和产品分配实行統計和监督的实际組織工作者，互相展开竞赛。这种統計和监督的綱領是簡單明了的，誰都懂得的：它就是要使每个人都有面包吃，都能穿上結实的鞋子和整洁的衣服，都有温暖的住宅，都能勤勤悬悬地工作；使一切騙子（其中也包括不願做工的懶汉）

都不能逍遙自在，而是被關進監牢，或者受到最勞累的強迫勞動的處分；使一切違反社會主義規則和法律的富人不能逃脫騙子的命運，這公正地講來，也是他們罪有應得。“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就是社會主義實踐的訓條。這就是必須在實際上安排好的事情。要是我們取得了這些實際成就，我們的“公社”，我們的工农出身的組織工作者，尤其是知識分子出身的組織工作者（這裡加上尤其二字，是因為知識分子太喜歡而且過分喜歡以自己的一般指示和決議而自豪）應當因此而自豪。

對富人、騙子和懶漢實行實際統計和監督的數千種方式和方法，應當由公社本身和城鄉基層組織制定並在實踐中加以檢驗。在方式方法方面的多樣性，可以保證生氣勃勃地、勝利地達到共同的一致目標，即肅清俄國土地上的一切害虫，肅清騙子這種跳蚤和富人這種臭虫，等等。在一個地方捉十個富人、一打騙子、半打逃避工作的工人（在彼得堡，特別是黨的印刷所，有許多排字工人逃避工作，這同樣也是流氓行為）去坐牢。在另一個地方叫他們去打掃廁所。在第三個地方，一當監禁期滿就發給他們一張黃色卡片，使全體人民在他們悔過以前把他們當作危害分子加以監視。在第四個地方，從十個寄生虫中挑出一個來就地槍決。在第五個地方，想出各種不同的辦法來配合運用，例如，對於富人、資產階級分子、騙子和流氓中的那些可以改正的人，可以有條件地釋放，使他迅速改過自新。方式愈多愈好，共同的經驗也就愈加豐富，社會主義的勝利也就愈加可靠、愈加迅速，而實踐也就愈容易創造出——因為只有實踐才能創造出——最好的鬥爭方式和手段。

至於在哪一個公社，在大城市的哪一個街區，在哪一個工廠，在哪一個村子，沒有挨餓的人，沒有失業的人，沒有有錢的懶漢，

沒有資產階級奴才中的惡棍和自称为知識分子的怠工分子；哪里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做的事情最多；哪里为了給穷人修建新的好的住宅，把穷人安置到富人的房子里去住，正常地供給穷人每个小孩一瓶牛奶等做的事情最多；——正是在这些問題上，各个公社、村社、消費生产合作社、共耕社和各工兵农代表苏維埃才应当展开竞赛。正是在这种工作上，才应当把天才的組織工作者从实践中选拔出来，讓他們参加全国范围的管理工作。这样的人在人民中間是很多的。不过他們都被埋沒了。必須帮助他們發揮才能。他們，而且只有他們才能在群众的支持下拯救俄国，拯救社会主义事业。

写于1917年12月25—28日

(1918年1月7—10日)

第一次載于1929年1月20日

“真理报”第17号

署名：弗·列宁

按手稿刊印

关于消費公社的法令草案⁹⁴

由資本家爭奪賍物而引起的战争，造成了空前的破坏。而罪恶的投机活动和唯利是图的行为——特别是富有阶级的这种行为——使这种破坏更加严重了，竟使几十万几百万人遭到飢餓失业的痛苦。現在必須采取非常措施来帮助飢民并且同投机者进行无情的斗争，因此工农政府制定下列条例，作为俄罗斯共和国的一项法律：

全国公民都必须加入当地的(村的、乡的、鎮的，或城市的一部分、街道的一部分联合成立的)消費合作社。

各家可以自由联合組成消費合作社，但是每社至少应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戶数属于非富有阶级(即工人、完全不使用雇佣劳动的农民等等)。

每个消費合作社除採購和分配产品以外，还要經營当地产品的銷售事宜。由消費合作社理事会設立若干供給委员会，如无相当的供給委员会的書面証明，不許运输任何产品。

現有的消費合作社一律收归国有，并且必須一无例外地接受当地的全体居民入社。

私人可以不在地方仓库而到中央仓库去購買产品，但是必須記在所屬的地方合作社的賬簿上。

如无供給委员会的証明而私自运输、买卖产品者，应当沒收全

部财产，判处半年以上的监禁，并强迫其劳动。

运输、买卖产品的证明书，应当采用二联式的单据，并有相当的供给委员会理事会理事三人以上签名；一联须交理事会存档。

每份证明书上都应写明：产品是由哪个消费合作社发送的，应当送交哪个消费合作社。

电报局对于供给委员会的电报，可以不按次序，立即发出。

各供给委员会都应该在当地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监督下并遵照它的指示办事。

除遵照可能为进口商品规定的限制以外，每人都可以通过他所属的消费合作社自由购得任何产品，不受任何限制。

为销售而生产的产品，必须按照自由价格售给当地供给委员会，但法律规定了固定价格的除外。应付的产品价款，记入所有者在当地（村、乡、城市、工厂等等）人民银行分行的往来账上。

每个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都必须组织若干检察、视察和指导小组，来帮助居民组成消费合作社（供给委员会），并检查它们的账目以及它们管理的全部事项。

关于供给委员会管理账目和文牒的指示另行发布。

写于1917年12月25—28日

（1918年1月7—10日）

第一次载于1929年1月22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18号

按手稿刊印

人民委员会关于拉达給 人民委员会的答复的决定

(1917年12月30日〔1918年1月12日〕)

人民委员会認為拉达的答复含糊其詞、模稜两可，它近乎一种嘲弄。同拉达发生意見分歧的基本原因，在人民委员会建議拉达举行和談的第一个文件^①中，已經明确指出。这个文件說明，拉达对卡列金直接或間接的支持，是我們对拉达采取軍事行动的根本原因。在卡列金的周围，糾集了俄国各个地方的地主資产階級反革命分子。甚至頓河地区的大多数农民和劳动哥薩克，也显然是反对卡列金的。俄国大多数人民，首先是各民族的劳动群众，都承認了苏維埃政权，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就在乌克兰，劳动階級爭取政权全部归苏維埃的革命运动的規模也愈来愈大，对乌克兰資产階級的胜利已經为期不远。

拉达对于是否不再直接和間接地支持卡列金的問題避而不答，从而破坏了我們开始进行的和談，因此拉达必須对繼續进行內战負完全責任。这场內战是各民族資产階級挑起的，这场战争对它們是毫无希望的，因为絕大多数工人、农民和軍隊都坚决拥护社

^① 見本卷第338—340頁。——編者注

会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

乌克兰人要求他们的人民共和国独立，要求共和国享有联邦关系的权利，这些民族要求已经得到人民委员会的全部承认，这是不会引起任何争执的。

截于1917年12月31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64号

按手稿刊印

在欢送第一批社会主义军队 大会上的演说⁹⁵

(1918年1月1日〔14日〕)

大会简要报道

同志们，我向你们这种俄国无产阶级为争取俄国革命胜利，为争取俄国革命的伟大口号不仅在我国土地上，而且在全世界各族人民当中获得胜利的決心表示祝贺。我向你们第一批社会主义军队的志愿人员英雄们表示祝贺，你们一定会建立起强大的革命军。目前正在召集这种军队来保卫革命的成果，保卫我们的人民政权，保卫兵工农代表苏维埃，保卫整个真正民主的新制度，击败一切企图不择手段消灭革命的人民敌人。这些敌人就是全世界的资本家，他们目前正在组织对解放一切劳动者的俄国革命的进攻。我们必须指明，我们是能够战胜世界革命道路上一切障碍的力量。请开往前线的同志们帮助怯弱者，坚定动摇者，用自己的榜样来鼓舞一切疲惫的人吧！人民已经觉醒，已经听到我们革命的热情号召，我们不久就不会是单枪匹马地进行战斗了，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力量一定会加强我们这支军队。（列宁同志的话不断地为致敬的呼声和经久不息的掌声所打断……社会主义军队志愿人员高唱“国际歌”送列宁同志上汽车。）

载于1918年1月17日（4日）

“真理报”第3号（晚刊）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在直达电报中的談話⁹⁶

1

1918年1月2日(15日)

“我是列宁。我刚刚收到你們的专信。斯大林不在，信还没有給他看。你們的計劃我認为可以討論。这个計劃的最后执行是否緩一步，等这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专门會議，作出最后决定再說。斯大林一回来，我就把信給他看。列宁”

“在答复你們的問題之前，我想先同斯大林商量商量。乌克兰哈尔科夫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团今天出发去你們那里，他們使我深信，基輔拉达已經奄奄一息。列宁”

2

1918年1月5日(18日)

現在斯大林来了，我們两人商量一下，馬上就給你們答复。

列 宁

3

請轉告托洛茨基。請他把和談中斷一下，立即到彼得堡來。
列宁、斯大林

1929年第一次載于
“无产階級革命”杂志第5期
按电报記錄刊印

被剝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⁹⁷

立宪會議决定：

一

1. 宣布俄国为工兵农代表苏維埃共和国。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属于苏維埃。

2. 俄罗斯苏維埃共和国是建立在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基础上的各苏維埃民族共和国联邦。

二

立宪會議的基本任务是消灭一切人剝削人的现象，完全消除社会的阶级划分，无情地镇压剝削者的反抗，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組織，使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获得胜利，因此决定：

1. 废除土地私有制，全部土地以及一切建筑物、农具和其他农业生产用具均为全体劳动人民的财产。

2. 批准苏維埃关于工人监督和关于最高国民經济委员会的法令，以便保证劳动人民对剝削者的統治，并作为使工厂、矿山、铁路及其他生产資料和运输工具完全为工农国家所有的第一个步骤。

3. 批准将一切銀行收归工农国家所有，这是使劳动群众摆脱資本压迫的条件之一。



4. 为了消灭社会上的寄生阶层起见, 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

5. 为了保证劳动群众掌握全部政权和根除剝削者的政权复辟的一切可能, 特命令实行劳动者武装, 建立社会主义工农紅軍, 解除有产阶级的全部武装。

三

1. 財政資本和帝国主义所造成的这次罪大恶极的战争使全世界都淹没在血泊中, 立宪會議表示具有不屈不挠的决心, 要把人类从他們的魔掌中拯救出来, 因此完全贊同苏維埃政权所执行的下述政策: 废除秘密条約, 組織目前交战国双方軍队中的工农进行最广泛的联欢, 无论如何都要用革命手段爭取在各国人民之間实现以自由的民族自决为基础的、不割地不賠款的民主和平。

2. 为了同一目的, 立宪會議主张同资产阶级文明世界的野蛮政策完全断絕关系, 这种政策是奴役亚洲和一切殖民地及弱小国家的数万万劳动人民, 为少数特殊民族的剝削者謀福利的。

立宪會議欢迎人民委员会宣布芬兰完全独立⁹⁸、开始从波斯撤退軍队⁹⁹、宣布阿尔明尼亚有实行自决自由¹⁰⁰的政策。

3. 立宪會議認為苏維埃关于废除(取消)沙皇、地主和资产阶级政府所签訂的貸款协定的法令, 是对国际銀行資本即財政資本的第一个打击, 并深信苏維埃政权将坚定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 直到国际工人起义反对資本的压迫获得最后胜利。

四

立宪會議是根据十月革命前各党所提的名单选出来的, 当时人民还不可能全体起来反对剝削者, 还不知道剝削者保护他們的

階級特權的全部反抗力量有多大，還沒有實際着手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因此，立憲會議認為，如果它同蘇維埃政權對立起來，即使從形式的觀點來看，也是根本不正確的。

按實質說，立憲會議認為，現在正是人民同剝削者進行最後鬥爭的時候，任何政權機關都不能有剝削者插足的余地。政權應當完全地、絕對地屬於勞動群眾和他們的全權代表機關——工兵農代表蘇維埃。

立憲會議擁護蘇維埃政權和人民委員會的法令，並且認為它本身的任務僅限於規定對社會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根本原則。

同時，立憲會議竭力建立俄國各民族勞動階級的真正自由自願的，因而也是更加緊密和鞏固的聯盟，它的任務只是規定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聯邦的根本原則；至於每個民族的工人和農民是否願意參加和在什麼基礎上參加聯邦政府及其他聯邦蘇維埃機關，這應當由他們在自己的全權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獨立決定。

寫于1918年1月初

載于1918年1月17日(4日)

“真理報”第2號

按手稿刊印

給为复員軍隊而召开的 全軍代表大会

亲爱的同志們：

波德沃依斯基同志向我轉達了你們的建議，我請你們原諒，不要发生誤解，我只能給你們写一封信。我热烈地向你們祝賀并且深信，尽管目前有种种困难，但是你們一定会胜利地解决建立社会主义軍隊的伟大任务。也許我們正在經歷着革命的一个危机时期，苏維埃政权目前既受到外部敌人——德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国家的威胁，也受到內部敌人——隱藏在“全部政权归立宪會議”的口号后面的反革命的威胁。

我們一定会战胜这种危机。这是毫无疑問的！苏維埃所夺得的政权，一定会留在苏維埃的手里。社会主义革命已經开始了。它一定会在俄国和全世界繼續走向胜利。

向你們致以最好的祝願，希望你們在工作中鼓足勇气和取得成就。

你們的 列 宁

(宣讀这封信时引起了热烈的、經久不息的掌声。)

写于1918年1月1—3日(14—16日)

第一次載于1918年1月6日(19日)

“工农俄国陆海軍报”第4号

按報紙原文刊印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

(1918年1月3日〔16日〕)

根据十月革命取得的全部成果，按照今年1月3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的被剥削劳动人民宣言，俄罗斯共和国的全部政权属于苏维埃和苏维埃机关。因此，不论任何人和任何机关攫取国家政权的哪种职能的任何企图，都应视为反革命行动。任何这类企图，苏维埃政权都将使用所拥有的一切手段予以镇压，直至使用武力。

载于1918年1月17日(4日)

“真理报”第2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維克)

党团在立宪會議 會議上宣讀的宣言

(1918年1月5日〔18日〕)

俄国絕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工人、农民和士兵，要求立宪會議承認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成就，承認苏維埃的土地法令、和平法令、工人監督法令，并且首先要承認工兵农代表苏維埃政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了實現俄国劳动階級絕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提議立宪會議必須服从人民的意志。然而，立宪會議的多数竟按照資產階級的要求，否决了这个提議，竟敢向俄国全体劳动人民挑战。

右派社会革命党，克倫斯基、阿夫克森齐也夫、切尔諾夫的党，在立宪會議中获得了多数。这个党自命为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政党，但是却領導資產階級分子进行反对工农革命的斗争，它实际上是一个資產階級的和反革命的政党。

由現在这些人組成的立宪會議，是在伟大的十月革命以前形成的力量对比的結果。現在立宪會議中的反革命多数是按照过了时的政党候选人名单选出的，它代表革命的昨天，它企图阻挡工农运动的道路。

整整一天的辯論清楚地表明，右派社会革命党也和克倫斯基执政时那样，向人民許下了許多諾言，他們在口头上对人民什么都答应，而事实上却决定反对工兵农苏維埃政权，反对社会主义措施，反对把土地和一切农具无偿地交給农民，反对銀行收归国有，反对取消国債。

我們一分鐘也不願意掩飾人民公敵的罪行，我們宣布退出立宪會議，以便把怎样对待立宪會議中的那部分反革命分子的問題提交苏維埃政权作最后決定。

載于1918年1月19日(6日)

“真理报”第5号(晚刊)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物

“我的朋友們，我白花了一天的時間”。這是一句古老的拉丁格言。當你想到白花了1月5日這一天的時候，你就會情不自禁地想起這句話來。

我在那些埋頭工作，忙着砍伐和挖掉地主和資本家的剝削這棵大樹及其老根的工人和農民中間進行了生動的、真正的蘇維埃工作以後，忽然置身於一個“陌生的世界”，同那些來自另一個世界的人物打交道。他們來自資產階級和它的有意或無意、自覺或不自覺的幫凶、食客、奴仆和辯護士的陣營。我從勞動群眾和他們的蘇維埃組織為反對剝削者進行鬥爭的世界，來到了一個仍然主張同資本家妥協的甜言蜜語、廢話連篇、空口許願的世界。

好象歷史偶然或者誤把時間撥回去了，這一天我們好象不是生活在1918年的1月，而是生活在1917年的5月或者6月！

這太可怕了！從活人的世界來到了死尸的社會，聞着死尸的臭味，听着切爾諾夫和策烈鐵里這班殭尸發表的關於“社會”的空話，路易·勃朗式的空話，這實在使人受不了。

斯克沃爾佐夫同志說得對，他用兩三句簡單明了、心平氣和但又十分尖銳的話對右派社會革命黨人說：“我們之間的一切都一刀兩斷了。我們要把反對資產階級的十月革命進行到底。我們和你們是站在街壘的兩個方面。”

接着切尔諾夫和策烈鉄里作了答复。他們說了一大串娓娓动听的空話，只是（只是！）小心翼翼地迴避了一个問題，这就是关于苏維埃政权和十月革命的問題。切尔諾夫代表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向革命祷告說：“但願不会打內战，不会发生怠工。”于是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就象棺材里的死人一样，从1917年6月到1918年1月睡了半年的大觉以后，忽然从座位上站起来一个劲兒地給他鼓掌喝采。这真是太輕松愉快了，这实际上是想用祈祷的办法来解决革命問題。“但願不会打內战，不会发生怠工，大家都承認立宪會議。”这和祈祷工人同资本家妥协有什么本質上的区别呢？一点也沒有。無論是嗓音甜蜜的歌唱家切尔諾夫的祈祷，或者是策烈鉄里那些枯燥无味、令人不解、无法体会、歪曲事实的說教，都不会使卡列金和列布申斯基之流以及他們的所有帝国主义伙伴自行消失和改变他們的政策。

或者是打敗卡列金和列布申斯基之流，或者是断送革命。或者是在內战中战胜剝削者，或者是讓革命遭到失敗。在一切革命中，不管是17世紀的英国革命，还是18世紀的法国革命，或者是19世紀的德国革命，問題都是这样摆着的。怎能設想在20世紀的俄国革命中問題就不是这样摆着的呢？豺狼怎么会变成羔羊呢？

策烈鉄里和切尔諾夫沒有一点承認階級斗争事实的想法和願望。現在階級斗争已經变成了內战，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下子由于什么人的心血来潮或恶意造成的，而是必然的，是革命长期发展的結果。

在美丽的塔夫利达宫里，度过了沉闷、无聊而又单調的一天。塔夫利达宮在外表上和斯莫尔尼不同，就跟美丽的但是腐朽的資產階級議會制和无产階級的普通的苏維埃机关不同差不多。苏維

埃机关虽然在许多方面还没有就绪，因而尚待努力改善，但它是朝气蓬勃和富有生气的。在那里，在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旧世界里，敌对阶级的和资产阶级敌对集团的领袖们进行着舌战。在这里，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新世界里，被压迫阶级正在笨手笨脚地、不熟练地做着……①

写于1918年1月5日或6日

(18日或19日)

第一次载于1926年1月21日

“真理报”第17号

按手稿刊印

① 手稿至此中断。——编者注

解散立宪會議的法令草案¹⁰¹

俄国革命一开始就提供出了工兵农代表苏維埃这个一切被剝削劳动階級的群众組織，只有它才能領導这些階級为爭取它們政治經濟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在俄国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中，苏維埃就壮大、成长和巩固起来了，它根据本身的經驗打消了同資產階級妥协的幻想，認清了資產階級那种民主議會制的欺騙性，并且从实践中得出了結論：不同这种議會制以及一切妥协政策决裂，被压迫階級就不可能得到解放。而这种决裂的表现，便是举行十月革命，把全部政权交給苏維埃。

根据十月革命前所提的候选人名单选举的立宪會議，反映了过去在妥协分子和立宪民主党人执政时的政治力量的对比。人民在投社会革命党候选人的票时，还不能在拥护資產階級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拥护社会主义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間进行选择。因此，这个应当作为資產階級議會制共和国花冠的立宪會議，就不能不成为橫梗在十月革命和苏維埃政权道路上的障碍。

十月革命把政权交給了苏維埃，并通过苏維埃把政权交給了被剝削的劳动階級，这引起了剝削者的拚命反抗，而在鎮压这种反抗的过程中完全表明，十月革命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經驗使劳动階級确信：旧的資產階級議會制已經过时，它同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完全不相容的，只有階級的机关（如苏維埃）才能战胜有产階級的反抗和奠定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而全民的机关是办

不到的。現在，凡是反对苏維埃掌握全部政权，反对人民所建立的苏維埃共和国，而贊助資產階級議會制和立宪會議，那就是向后倒退，就是要使工农十月革命完全失敗。

在1月5日召开的立宪會議上，由于上述情况右派社会革命党，克倫斯基、阿夫克森齐也夫、切尔諾夫的党便占了多数。这个党拒絕討論苏維埃政权的最高机关苏維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提出的非常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建議，拒絕承認苏維埃政权的綱領，拒絕承認“被剝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拒絕承認十月革命和苏維埃政权，这是很自然的。这样，立宪會議就割断了它同俄罗斯苏維埃共和国的一切联系。因此，目前在苏維埃中显然占有絕大多数、并得到工人和大多数农民信任的布尔什維克党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团，退出这样的立宪會議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实际上，在立宪會議外面，右派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党正在进行着反对苏維埃政权的最激烈的斗争，它們在自己的机关刊物上公开号召推翻苏維埃政权，說劳动階級为了摆脱剝削而对剝削者的反抗进行必要的武力镇压是非法的暴行，它們替那些为资本服务的怠工分子辯护，甚至还赤裸裸地号召采取“不知名的团体”已經开始实行的恐怖手段。因此，留在立宪會議的那部分人所起的作用，显然只是給反革命分子推翻苏維埃政权的斗争打掩护。

所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

解散立宪會議。

写于1918年1月6日(19日)

載于1918年1月7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5号

按手稿刊印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會議上 关于解散立宪會議的演說

(1918年1月6日〔19日〕)

同志們！俄国革命面临着空前未有的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而苏維埃政权和立宪會議的冲突則是这个革命的全部历史造成的。在1905年的事变之后，毫無疑問，沙皇制度已經到了自己的末日，只是因为乡村的落后和愚昧，它才爬出了深渊。随着1917年的革命而出現的，一方面是資产階級帝国主义政党由于事变的影响变成了共和党，另一方面是产生了苏維埃这种民主組織。苏維埃在1905年就建立了，那时社会主义者已經懂得，苏維埃这种組織乃是一种伟大的、世界革命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东西。苏維埃是完全由人民独立創造的。这种形式的民主制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是沒有与其匹敌的。

革命推动了两种力量：目的在于推翻沙皇制度的群众的联合和劳动人民的組織。当我听到十月革命的敌人叫囂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不能实现的空想时，在这种場合我总是向他們提出一个简单明了的問題：苏維埃是一种什么現象？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世界革命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人民組織？对于這個問題誰也沒有而且也不可能作出肯定的答复。他們現在反对这种世界上任何革命中

不曾有过的强大组织，只是为了继续维护资产阶级制度。反对地主的人都参加农民代表苏维埃。苏维埃容纳了一切有志于创造性工作而不愿无所事事的人。人民苏维埃已经遍布全国，它分布得越密，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的可能就越小，因为苏维埃的存在和资产阶级制度的繁荣是不相容的；这就是资产阶级代表的全部矛盾的根源，他们进行反对我们苏维埃的斗争，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需要经过长期的、顽强的斗争。在推翻沙皇制度以后，俄国革命应当继续前进，决不要局限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因为战争以及战争给疲惫不堪的人民所造成的空前灾难已经为社会革命的爆发打下了基础。因此，说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和群众的更加愤怒是由某一个党、某一个人而引起的，或者象有些人叫喊的那样，是由“独裁者”的示意而引起的，这是再可笑不过的了。革命的火焰完全是由俄国所遭受的难以想象的痛苦和战争所造成的种种条件点燃起来的，战争冷酷无情地向劳动人民提出了一个问题：或者是奋不顾身地勇敢前进，或者是毁灭——饿死。

革命的火焰通过劳动者革命的支柱——苏维埃的建立而放出了光芒。俄国人民实现了从沙皇制度到苏维埃的大跃进。这是一个驳不倒的、任何地方都没有过的事实。由于被资本主义和私有制的锁链束缚住了，各国资产阶级的议会从来没有对革命运动给予过任何支持，而苏维埃却燃起了革命的火焰，它坚决地命令人民：斗争，把一切都掌握到自己的手里，组织起来。毫无疑问，在苏维埃的力量所唤起的革命的发展过程中，一定会出现各种错误和失策，但是谁都知道，任何革命运动都必然会产生暂时的混乱、破

坏和无秩序的現象。資產階級社会本身就是战争，就是屠杀，这种現象引起并且加剧了立宪會議和苏維埃之間的冲突。誰要是說我們以前拥护过立宪會議而現在却把它“赶走”，那他就是沒有一点思考能力，只会說一些漂亮的空話。因为在过去，我們認為同沙皇制度和克倫斯基的共和国比較起来，立宪會議要比那些臭名昭彰的政权机关好，但是，在苏維埃出現以后，这种全民的革命組織当然无可比拟地高出世界上的任何議會，这种現象我还在四月間就着重指出来了。苏維埃彻底摧毁了資產階級和地主的所有制，促进了一次彻底的、扫除一切資產階級制度残余的革命，推动我們去引导人民建設自己的生活。我們已經开始了这个伟大的建設，并且做得很好。毫無疑問，当社会主义革命在人民面前出現的时候，它不可能一下子就是毫無瑕疵和順暢无阻的，內战、怠工和抗拒必然随之而来。誰要是向你們証明事情不是这样，那他不是騙子就是套子里的人。（热烈鼓掌）4月20日的事变是人民自动地单独起来反对妥协的政府，“独裁者”或政党并没有发出任何指示，这种現象說明資產階級的基础在当时就是薄弱的、不稳固的。群众已經感到自己的力量，因此有人为了討好群众，开始玩起有名的更換閣員的把戏，以达到欺騙人民的目的。但是，人民很快就看穿了，特別是在克倫斯基的两个口袋装滿了同帝国主义者簽訂的掠夺性秘密条約和他調兵进攻以后。被欺騙的人民逐漸明白了妥协派的全部行徑，他們不能再忍耐了，結果便爆发了十月革命。人民尝够了拷打、死刑和大屠杀的滋味，从經驗中吸取了教訓，劊子手們如果要使他們相信劳动者的起义是由布尔什維克或什么“独裁者”造成的，那是枉費心机的。人民群众內部的分裂和各种會議上的分裂也証明了这一点。直到現在人民还在繼續領会十月革命的意

义。十月革命实际地表明，人民应当怎样把土地，自然富源、交通工具和生产工具夺取过来，交给工农国家。我們說：全部政权归苏維埃，我們为了这个目的而斗争。人民要求召集立宪会议，于是我們召集了立宪会议。但是，人民立刻就感觉到这个哄动一时的立宪会议究竟是什么了。現在我們执行了人民的意志，——人民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維埃。我們要打倒怠工者。当我从沸騰着的、充滿生意的斯莫尔尼来到塔夫利达宮时，我觉得好象是置身在行尸走肉的中間。他們使用了一切办法，采取了武力和怠工来反对社会主义，甚至把人类最大的驕傲——知識也变成了剝削劳动人民的工具，他們这样做虽然稍微打乱了向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步伐，但是他們不能并且永远不能阻止社会主义革命。因为苏維埃的力量非常强大，它不是用老爷方式，而是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方式去摧毁旧的、腐朽的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

把全部政权交给立宪会议同样是和凶恶的资产阶级妥协。俄国苏維埃認為劳动群众的利益大大地高于改換新装的出卖的妥协派的利益。从切尔諾夫和策烈铁里这些过付人物的演說中，发出了一股陈腐发霉的臭味，他們仍旧在哼着无聊透頂的停止內战的老調。但是，只要卡列金仍旧存在，只要在“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下仍旧藏着一个“打倒苏維埃政权”的口号，我們就无法避免內战，因为我們决不能把苏維埃政权拱手让人！（热烈鼓掌）如果立宪会议再要拖延苏維埃向它提出的一切迫切的、极待解决的问题和任务，那我們就回答他們說：一分鐘都不能拖延。根据苏維埃政权的意志，現在解散不承認人民政权的立宪会议。列布申斯基之流的大本营被粉碎了，他們的反抗只能引起和加速內战的重新爆发。

現在解散立宪會議，苏維埃革命共和国一定胜利。（热烈鼓掌，轉为經久不息的欢呼。）

載于1918年1月22日（9日）

“真理报”第6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談談不幸的和約問題的历史

也許有人會說，現在顧不得談历史。是的，如果在某一个問題上過去和現在沒有不可分割的直接的實際联系，那是可以這樣說的。但是關於不幸的和約，即关系最沉痛的和約的問題，却是一個十分迫切的問題，非加以說明不可。因此，我把我在大約有 60 位我們黨的彼得堡最著名的工作人員于 1918 年 1 月 8 日舉行的會議上對這個問題宣讀過的提綱刊登出來。

這個提綱如下：

1918 年 1 月 7 日

關於立刻締結單獨的割地 和約問題的提綱¹⁹²

1. 目前俄國革命的形勢是這樣的：毫無疑問，幾乎全體工人和絕大多數農民都擁護蘇維埃政權和它開始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所以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已經有了保證。

2. 同時，內戰還沒有達到頂點，這場戰爭是由有產階級的瘋狂反抗引起的，他們清楚地意識到他們正面臨着維護土地和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最後決戰。在這場戰爭中，蘇維埃政權的勝利是有把握的，但是必須經過一段時間，必須付出巨大努力，必須經過一段

任何战争都要带来的，尤其是内战必然带来的严重破坏和混乱的时期，才能把资产阶级的反抗镇压下去。

3. 此外，这种反抗还采取了比较缓和的和非军事的形式，如怠工，收买流氓，收买资产阶级代理人，使他们钻进社会主义者的队伍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等等。这种反抗是这样的顽强，而且竟采取这些各种不同的形式，以致同这种反抗进行斗争必然还要拖延一些时间，恐怕还要经过几个月以上的时间，在主要方面进行的斗争才能结束。不坚决战胜资产阶级及其拥护者的这种消极的和隐蔽的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4. 最后，俄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组织任务也是相当艰巨的，因而解决这项任务——在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拥有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和自己的文化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5. 所有这一切情况都十分肯定地表明，为了使社会主义在俄国取得胜利，必须有一段至少是几个月的时间，使社会主义政府完全可以放手首先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并且安排好广泛而深入的群众性的组织工作。

6.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现状，应当是我们苏维埃政权对国际任务作任何决定的基础，因为大战第四年的国际局势使人根本无法估计，大概在什么时候爆发革命从而把某一个欧洲的帝国主义政府（包括德国在内）推翻，毫无疑问，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到来，而且一定会到来。我们对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的一切希望，都是以这种信心和科学预见为基础的。应当加强和展开我们的一般宣传工作，特别是组织交战国双方士兵联欢的工作。但是，如果企图先断定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尤其是德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会

不会在最近半年內（或类似这样短的时间內）爆发，然后再制定俄国社会主义政府的策略，那就錯了。因为这是根本无法断定的，所以一切类似的企图在客觀上都是盲目的賭注。

7. 到現在，即到 1918 年 1 月 7 日，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和平談判已經充分說明，實質上已經向俄国提出最后通牒（每天都要而且必須預料到这种最后通牒会正式提出）的主战政党，在德国政府（它完全控制了四个同盟国中的其他政府）內无疑占了上风。这个最后通牒就是或者繼續进行战争，或者簽訂割地和約，即簽訂有条件的和約：我們放弃我們所占領的全部土地，德国人則繼續保持他們占領的一切土地，并且要求我們賠款（以支付俘虏的給养費为名），其数目大約为 30 亿卢布，分数年付清。

8. 現在俄国社会主义政府面临着—一个必須立即解决的問題：是立刻接受这个割地和約呢，还是馬上进行革命战争。在这个問題上，实际上不可能作任何中間路綫的决定。再也无法繼續拖延了，因为我們为了故意拖延談判，已經用尽了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方法。

9. 在考察主张立刻进行革命战争的各种理由时，我們首先遇到的一个理由就是单独講和目前在客觀上等于同德帝国主义妥协，等于“同帝国主义勾結”等等，因此这种和約是完全违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則的。

但是，这个理由显然是不正确的。工人在罢工失敗以后，同意不利于他們而有利于資本家的复工条件，这并不是背叛社会主义。只有那些为了追求部分工人的利益而使資本家有利的人，才是背叛社会主义，只有这种妥协在原則上才是不能允許的。

誰把同德国帝国主义进行的战争称作防禦的正义的战争，而

实际上却得到英法帝国主义者的支持，并且对人民隐瞒同这些帝国主义者签订的秘密条约，谁才是背叛社会主义。谁一点也不向人民隐瞒，不同帝国主义签订任何秘密条约，只是由于当时没有力量继续作战，才同意签订不利于一个弱国而有利于一个帝国主义集团的和约，谁就丝毫没有背叛社会主义。

10. 主张立刻进行战争的另一个理由是，我们签订和约在客观上就成了德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因为这样不但使德国帝国主义能从我国战线上腾出军队，并且还能获得我们释放的数百万俘虏等等。但是，这个理由显然也是不正确的，因为现在进行革命战争，会使我们在客观上变成英法帝国主义的走狗，帮助他们达到自己的目的。英国人曾经直接向我军最高总司令克雷连柯建议，只要我们继续作战，他们每月可以发给我们每个士兵100卢布。即使我们不拿英法一文钱，但是，只要我们牵掣了一部分德国军队，在客观上我们还是帮助了他们。

由此可见，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不能完全摆脱同帝国主义的某种联系，并且很明显，不推翻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就不能完全摆脱这种联系。因此，正确的结论应当是：从社会主义政府在一个国家里获得胜利的时候起，解决各种问题时就不能从某一个帝国主义较好出发，而只能从发展和巩固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最有利的条件出发。

换句话说，现在我们策略的基础，不应当是现在帮助两个帝国主义中的哪一个较为有利的原则，而应当是这样的原则，即如何才能更加稳妥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能够巩固起来，或者至少可以支持到其他国家也起来响应。

11. 有人说，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反对战争的人现在已经变成了

“失敗主義者”，並且請求我們不要向德國帝國主義讓步。但是，我們只主張對本國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採取失敗主義的策略，我們始終反對同“友好”的帝國主義結成正式的或實際的聯盟去戰勝其他帝國主義，這種辦法根本是不能容許的，也是完全無用的。

因此，這個理由不過是上述理由的翻版而已。如果德國的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建議我們把締結單獨和約拖延一定的時候，同時保證在這個期間在德國一定發動革命，那末，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也許有所不同。但是，他們不僅不這樣說，反而正式聲明：“只要能夠堅持，你們就盡量堅持下去吧，但是，解決問題時要根據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實際情況，因為關於德國的革命，我們不可能許下任何肯定的諾言。”

12. 有人說：我們在黨的許多聲明中曾經公開“答應過”進行革命戰爭，因而簽訂單獨和約就會違背我們的諾言。

這是不正確的。我們說的是，社會主義政府在帝國主義時代必須“準備和進行”革命戰爭^①；我們這樣說是為了反對抽象的和平主義，反對在帝國主義時代完全否定“保衛祖國”的理論，最後，是為了反對一部分士兵的純粹自私的本能，但是，我們並沒有承擔不顧時機是否成熟就發動革命戰爭的義務。

我們就是在今天也絕對必須準備革命戰爭。我們現在正象過去實現自己的一切諾言那樣來實現自己的這項諾言，我們過去的諾言只要是能夠立刻實現的，都已經實現了，例如，我們廢除了各種秘密條約，向各國人民建議簽訂公正的和約，屢次設法拖延和平談判，以便使其他國家的人民有時間來響應。

^① 見“列寧全集”俄文第4版第21卷第368頁。——編者注

但是，在解决現在能不能立刻进行革命战争的問題时，就要特別考虑到实现这一点的物質条件和已經开始了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

13. 在对主张立刻进行革命战争的各种理由作一总的評價时，就应当得出以下的結論：这种政策也許适合那班专门追求外表漂亮和色彩鮮艳的人的癖性，可是完全忽略了已經开始了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現阶段的階級力量和物質因素的客觀对比。

14. 毫無疑問，我軍在目前和在最近几星期內（也許在最近几个月內）絕對不能順利地击退德国的进攻，因为第一、大多数士兵疲憊不堪和精疲力尽，加之粮食方面遭到空前的破坏，过度疲劳的士兵无人替換，等等；第二、馬匹完全不能使用，因而我們的炮兵有被歼灭的危險；第三、我們根本不能保卫从里加到列維里的海岸綫，因此敌人很可能占領里夫兰的其余部分，然后占領爱斯兰，并从后方包围我們很大一部分軍隊，最后占領彼得格勒。

15. 其次，同样也毫無疑問，我們軍隊中的大多数农民，現在一定会贊成簽訂割地和約，不贊成立刻进行革命战争，因为依照社会主义原則整編軍隊、收編赤卫队等工作都还刚刚开始。

在軍隊完全实现民主化的情况下，违背大多数士兵意志去进行战争将是一种冒险行为，而要建立一支真正可靠和思想巩固的社会主义工农軍隊，至少需要好几个月時間。

16. 俄国的貧苦农民能够支持工人階級領導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他們不能立刻在現在这个时候去进行严重的革命战争。在这个問題上，忽略階級力量的这种客觀对比将是一个无法挽救的錯誤。

17. 因此，对于現在进行革命战争的問題应当这样来認識：

如果德国革命在最近三四个月内爆发并且获得胜利，那末，立刻进行革命战争的策略，也许不致于断送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

如果德国的革命在最近几个月内不会到来，那末，在继续进行战争的情况下，事件的发展必然会使俄国在遭受最严重的失败以后，被迫签订更加不利的单独和约，并且签订这个和约的将不是社会主义政府，而是某个其他的政府（如资产阶级拉达和切尔诺夫派的联合政府，或者其他类似的政府）。因为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农民军队最初受到几次挫折以后，可能甚至不需要经过几个月，而是经过几个星期，就会把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府推翻。

18.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为了德国革命是不是在最近几个星期的短时期内开始这一点，就把在俄国已经开始了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作孤注一掷，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策略。这种策略将是一种冒险的策略。我们没有权利进行这样的冒险。

19. 即使我们签订单独和约，德国的革命就其客观情况来看，也决不会遇到困难。沙文主义的狂热也许会暂时削弱德国的革命，但是德国的处境将仍然是极端困难的，德国同英美的战争将继续拖延下去，双方面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面貌已经全部彻底揭穿了。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例子将成为各国人民的活榜样，而这个榜样所发生的革命宣传作用将是巨大的。一边是资产阶级制度和两个强盗集团之间赤裸裸的掠夺战争。另一边是和平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20. 我们缔结单独和约，就能在目前可能的最大程度上摆脱两个彼此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利用它们相互之间的敌视和战争，——这种敌视和战争阻碍它们勾结起来反对我们，——取得一定时期的行动自由，来继续进行和巩固社会主义革命。依靠无产

立了工人代表蘇維埃，最後 1 月 18—20 日柏林開始發生武裝沖突和巷戰，所有這一切使人們不得不承認德國革命已經開始。

根據這一事實，我們有可能在一定的時期內把和平談判再拖延和推遲一下。

載于 1918 年 2 月 24 日（11 日）

“真理報”第 34 號

署名：尼·列寧

前言按“真理報”原文刊印；

提綱按手稿刊印

关于立刻締結单独的割地和約 問題的提綱的补充說明

* * *

上述提綱是我在党的工作人員于1918年1月8日举行的一个規模不大的非正式的會議上宣讀的。在討論提綱的时候，党内对这个問題有三种意見：参加會議的人約有半数拥护革命战争（这种观点有时也叫“莫斯科的”观点，因为我党莫斯科省委员会¹⁰³采取这种观点比其他組織为早）；其次，約有四分之一同意托洛茨基的意見，即“宣布結束战争状态，讓士兵复員回家，但不簽訂和約”，最后，約有四分之一同意我的意見。

現在党內的情况特別使我想起1907年夏天的情况，那时絕大多数布尔什維克都主張抵制第三屆杜馬，而我和唐恩則主張参加杜馬，因此我遭到了猛烈的攻击，把这指責为机会主义。現在的問題客觀上也完全相同；和过去一样，大多数党的工作人員只是从他們最崇高的革命动机和党的最优良传统出发，因而讓自己被“鮮明的”口号吸引住了，而不了解新的社会經濟政治形势，沒有估計到情况已經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要求我們迅速地急剧地改变策略。因此，我的全部辯論也和先前一样，都是为了說明：馬克思主义要求估計到客觀条件和它們的变化；应当根据这些条件具体地

提出問題；現在根本的变化就在于俄罗斯苏維埃共和国已經建立；不管是从我們的观点来看 或者是从国际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保卫这个已經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和国是高于一切的；目前俄国提出革命战争口号，不是意味着一句空話和單純的示威，就是意味着客观上陷入帝国主义分子給我們布置的圈套，因为帝国主义分子很想把我們这个力量暂时还很薄弱的国家 拖去繼續进行 帝国主义战争，用最便宜的方法来摧毁年輕的苏維埃共和国。

一个年輕的莫斯科人(这些发言者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年輕)忽然喊道：“我倒贊成列宁过去的立場”。于是这位发言者指責我，說我是在重复护国派不信任德国革命的陈詞滥調。

不幸也就在于：莫斯科派坚决不願看到立場已經发生变化，新的客观立場已經形成，而要坚持过去的策略立場。

莫斯科派在热中于重复旧口号时，甚至沒有注意到，我們布尔什維克現在已經都成了护国派了。因为在推翻了资产階級、废除和揭露了秘密条約之后，在向各国人民真正提出和平之后……①

写于1918年1月8日和11日
(21日和24日)之間

1929年第一次載于
“列宁文集”第11卷

按手稿刊印

① 手稿至此中斷。——編者注

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維埃 第三次代表大会¹⁰⁴

(1918年1月10—18日〔23—31日〕)

1

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

(1月11日〔24日〕)

同志们！自从俄国苏維埃政权和苏維埃政府成立以来，已经有两个月零十五天了。现在我代表人民委员会向你们报告一下它在这段时期的工作。

两个月零十五天，这比过去统治了全国，或者说统治了剥削者和资本家的工人政权——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的巴黎工人政权所存在的日期，一共只多五天。

我们应当首先回顾一下这一工人政权，追溯一下过去的历史，把它同10月25日成立的苏維埃政权比较一番。这样把过去的无产阶级专政同现在的无产阶级专政加以比较，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尽管在战争和经济破坏的环境中条件是空前的复杂，而国际工人运动却有了多么巨大的进步，俄国苏維埃政权所处的有利环境又是多么不可比拟。

巴黎工人第一次创立了公社这种苏維埃政权的萌芽，他们仅

仅支持了两个月零十天,就被法国的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維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卡列金分子枪杀了。法国工人第一次成立工人政府的尝试不得不付出空前未有的重大牺牲,而对成立这个政府的意义和目的,当时法国絕大部分农民是不了解的。

我們現在所处的环境要有利得多,因为俄国的士兵、工人和农民已經創立了自己的机关即苏維埃政权,并通过它向全世界宣告他們的斗争形式。这一点首先改变了俄国工人和农民的处境,而使它与巴黎的无产階級政权不同。巴黎的无产階級沒有設立自己的机关,沒有为全国所了解,而我們却一下子依靠了苏維埃政权,因而我們从来沒有怀疑过:苏維埃政权能得到絕大多数群众的同情,受到他們最热烈的支持和最衷心的拥护,因此苏維埃政权是不可战胜的。

有人对苏維埃政权抱着怀疑的态度,往往有意无意地出卖和叛变苏維埃政权,同資本家和帝国主义者妥协,他們不停地叫囂,說单是无产階級一个階級的政权是不能在俄国支持下去的。好象在布尔什維克及其拥护者当中有人曾經忘記(哪怕只是一分鐘),在俄国只有这样的政权才能长期存在下去,这个政权能够把工人階級、大多数农民、一切劳动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团結成一支彼此密切联系的反地主和資本家的力量。

我們从来也不怀疑,只有象我們党綱中所說的工人和貧农这些半无产者的联盟,才能包括俄国人口的大多数,才能保証政权的稳固。在10月25日以后,我們能够在几个星期內立即克服了一切困难,并在这个稳固的联盟的基础上建立了政权。

是的,同志們,旧社会革命党在农民还没有弄清其中誰是社会主义的真正拥护者的时候,就提出了土地平均使用的口号,而不願

意讓人知道，这个任务究竟由誰来执行，是否要同資產階級結成联盟。当时我們就說过，这是一种欺騙。这一部分人現在发觉了自己沒有群众，是一个空架子，他們原以为同資產階級結成联盟就能够平均使用土地；欺騙的實質就在这里。当俄国革命在人民生活的最伟大的时刻表明了劳动群众同資產階級合作的經驗的时候，当战争摧残了和摧残着人民，使千百万群众活活餓死，而战争的恶果已在实际生活中表明了妥协主义的經驗的时候，当苏維埃本身經受了妥协主义的教訓、經歷和飽尝了妥协主义的痛苦的时候，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在那些想把劳动的农民联合到全世界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方面来的人們的学說中，有着健康的、富有生命力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种子。

只要这个问题实际上在农民的面前摆得十分清楚和明显的时候，就发生了农民苏維埃和农民代表大会現在所表明的、誰也沒有怀疑过的一件事实：当实际实现社会主义的时期到来的时候，农民便可能清楚地看到这两条基本的政治路綫——同資產階級結成联盟还是同劳动群众結成联盟；那时农民便明白了，代表农民的真正願望和真正利益的政党，是左派社会革命党。当我們同这个政党訂立我們的政府联盟的时候，一开始就使这个联盟建筑在最明显而清楚的原則上。如果俄国农民願意在同将要实行銀行国有化和建立工人監督制的工人結成的联盟中实现土地社会化，那他們是我們忠实的合作者，是我們最忠实和最宝贵的同盟者。同志們，沒有一个社会主义者会不承認这样一个明显的真理：在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之間，有一个长久的、比較困难的无产階級专政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形式，在很多方面将取决于占統治地位的是大私有制还是小私有制，是大农业还是小农业。在爱斯兰这样一个人人

識字和全国都是大农业的小国家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情形，和俄国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情形，不可能是相同的。我們應該估計到这一点。

每一个觉悟的社会主义者都知道，不能强迫农民接受社会主义，只应该依靠实例的力量，依靠农民群众对实际生活的認識。农民群众認為怎样向社会主义过渡才是合适的呢？这就是現在实际摆在俄国农民面前的問題。农民群众自身能怎样来贊助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呢？农民已經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了，我們对他們是完全信任的。

我們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所締結的联盟，是建筑在坚固的基础上的，这个联盟不仅一天一天地在巩固，而且每时每刻地在巩固。如果在最初时期，我們还担心人民委员会內的党派斗争会阻碍工作的进行，那末現在，根据两个月共同工作的經驗，我應該肯定地說，我們在大多数問題上作出了意見一致的決定。

我們知道，只有实际經驗向农民指明例如城乡間應該如何进行交換的时候，农民才会根据亲身的經驗，从下面来建立自己的联系。另一方面，国内战争的經驗，使农民清楚地看到，除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情地镇压剝削者的統治以外，再沒有別的道路可以通向社会主义。（鼓掌）

同志們！在这次大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會議上，每当我们談到这个問題的时候，我总听到会上右派的喊声：“专政家”。是的，“当我们是社会主义者的时候”，大家都承認过无产阶级专政。他們甚至在自己的党綱上也講到了无产阶级专政，憎恨下面这种流行的偏見：說什么可以說服居民，可以向他們証明，剝削劳动群众是不應該的，有罪的，說什么一旦把居民說服以后，世界上就会出

現天堂。不，这种空想的偏見在理論上早已被粉碎了，我們的任务，就是要在实践中把它粉碎。

不能这样設想社会主义，不能認为社会主义者先生們会将現成的社会主义托在盘子里奉獻給我們，这是不会有的事。在历史上，沒有一个階級斗争的問題，不是用暴力来解决的。如果暴力是劳动群众和被剝削群众用来反对剝削者的暴力，那末我們是拥护这种暴力的！（掌声如雷）有些人有意无意地站在资产階級方面，或者被资产階級吓得非常惊慌，被资产階級的統治压迫得非常厉害，以致于他們現在一看见这种空前尖銳的階級斗争，就张皇失措，痛哭流涕，忘記了自己的一切前提，向我們提出了不可接受的要求，要求我們社会主义者不同剝削者进行斗争，不鎮压剝削者的反抗而去取得完全胜利。这些人的哀号，絲毫不会使我們感到不安。

早在 1917 年夏天，剝削者老爷們就已經知道，这是“最后的斗争”問題；如果苏維埃取得政权，他們就会失去资产階級的最后支柱，失去资产階級鎮压劳动群众的主要基础。

因此，十月革命就展开了这样一个有系統的坚持不渝的斗争，使剝削者停止自己的反抗，使他們不能不承認（虽然这对他們中間最开明的人來說也是很困难的）：剝削階級的統治是再也不会有了，从今以后，指揮一切的是普通的小百姓，剝削者必須听从他們——尽管这对剝削者是一件多么不愉快的事，但也不得不如此。

这里会遇到許多困难，遭到許多牺牲，犯許多錯誤，这是一桩書本上讀不到的、历史上沒有见过的新事业。事情很明显：这是历史上最伟大最困难的过渡，采用別的方法是根本不能完成这个伟大的过渡的。俄国成立了苏維埃政权的这个事实表明，最富有革命經驗的就是革命群众自身（数百万人起来援助数十个党员），就

是实际扼住了他們的剝削者的咽喉的革命群众自身。

因此，国内战争目前在俄国占了主要地位。有人提出“打倒国内战争”的口号来反对我們。我从所谓的立宪会议的右派代表們那里听到过这个口号。打倒国内战争……这是什么意思呢？打倒同誰进行的国内战争呢？打倒同那些耗費几百万金錢来收买流氓和官吏的科尔尼洛夫、克倫斯基、列布申斯基之流所进行的国内战争嗎？打倒同那些接受这种收买的——不管他們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怠工者所进行的国内战争嗎？毫无疑问，在后一种人中間，有些人思想不开展，不自觉地接受了这种收买，因为他們根本不能設想，可以而且应该根本摧毁过去的资产阶级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开始建立起嶄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来。毫无疑问，这种人是有的。但是，这难道能改变情况嗎？

因此，有产阶级的代表們就只能孤注一擲。在他們看来这是最后的斗争。他們甚至不惜采取任何罪恶手段，来破坏苏维埃政权。非常富有革命倾向的全部社会主义史，尤其是法国的全部社会主义史，难道沒有告訴我們：在劳动群众自己夺取政权的时候，在問題涉及保存統治阶级私人錢包的时候，統治阶级便进行空前的罪恶活动和屠杀。当这些人向我們談国内战争的时候，我們只置之一笑，当这些人在青年学生中間散布他們的口号的时候，我們就向他們說：你們在欺騙他們！

阶级斗争不是偶然地采取了它的最后形式的，那时被剝削阶级正在夺取政权的一切手段，目的是要彻底消灭自己的阶级敌人——资产阶级，要在俄国境内不仅扫除官吏，而且扫除地主，正象俄国农民在某些省份内所做的那样。

有人告訴我們，說人民委员会遇到的官吏和地主的怠工，証明

人們不願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們似乎不明白，這些資本家和騙子，流氓和怠工者，是一批被資產階級收买来反抗劳动人民政权的匪徒。当然，誰認為可以一下子从資本主义跳到社会主义，誰認為可以使大多数居民相信，經過立宪會議可以达到社会主义，誰如果相信这种資產階級民主主义的神話，那就讓他安然自得地去相信吧，可是，当实际生活粉碎这种神話的时候，希望他不要責怪实际生活。

誰懂得了什么是階級斗争，什么是官吏們所組織的怠工，誰就会知道，我們不能一下子跳到社会主义。現在还遺留着許多資產者、資本家，他們正在希望恢复自己的統治，正在保护自己的錢包；現在还遺留着流氓，他們是一批被收买的人，完全为資本主义所腐蝕，不能提高到无產階級斗争的思想水平；現在还留下許多職員和官吏，他們以为保护旧制度是社会的利益。除了这些階层的彻底崩潰，除了俄国和欧洲資產階級的完全复灭以外，怎么能設想社会主义的胜利呢？我們难道認為列布申斯基之流的老爺們不懂得自己的階級利益嗎？正是他們收买怠工者，叫他們不做工。难道他們是单独行动的嗎？他們收买債券时，难道不是同法、英、美資本家們一起行动的嗎？現在我們只要看一看这些債券的收买究竟會給他們多少帮助。难道他們現在所收买的堆积如山的債券不会变成一文不值的毫无用处的廢紙嗎？

因此，同志們，当人們咒罵和責難我們实行恐怖、专政和进行国内战争的时候，——虽然我們还远沒有实行真正的恐怖，因为我們的力量比他們强大，我們有苏維埃，我們只要将銀行收为国有，沒收产业，就足以使他們服从我們，——我們就回答說：是的，我們公开宣布了任何政府所不能宣布的事情。世界上第一个能够公开

談論国内战争的政府，就是工农兵群众的政府。是的，我們已經开始并且正在进行反对剝削者的战争。我們愈是直爽地說出这一点，这个战争結束得愈快，一切劳动者和被剝削群众就会愈迅速地了解我們，了解苏維埃政权正在完成一桩真正与全体劳动者有切身关系的事业。

同志們，我并不認為我們在这个斗争中很快就能得到胜利，可是我們已經有丰富的經驗：在两个月中，我們得到了很多东西。我們經歷了克倫斯基对苏維埃政权的进攻，并看到了这次进攻的完全破产。我們經歷了乌克兰克倫斯基派組織政权的活动，那里的斗争現在还没有結束，但是每一个留心这个斗争的人，每一个听过苏維埃政权代表的几个真实的报告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乌克兰拉达中的资产阶级的末日快要到了。（鼓掌）絲毫用不着怀疑，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苏維埃政权一定会战胜乌克兰资产阶级拉达。

現在談談同卡列金的斗争。如果卡列金派有什么反对苏維埃政权的社会基础，那末这里实际上不过是一切都依靠对劳动者的剝削，依靠资产阶级专政。农民代表大会清楚地表明，卡列金的事业是毫无希望的，劳动群众都反对。苏維埃政权的經驗，以事实为根据的宣传，以苏維埃組織为实例的宣传，会得到胜利；現在頓河区卡列金内部支柱的崩潰，与其說是起因于外部，还不如說是起因于内部。

因此，考察了俄国国内战争前綫的状况以后，我們可以满怀信心地說：苏維埃政权的胜利是有充分把握的，是完全有保障的。同志們，这个苏維埃政权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苏維埃政权一开始就遵循了社会主义所固有的訓条，彻底地坚决地依靠群众，認為自己的任务是要使社会上最受压迫最受摧殘的阶层觉醒过来，走

向活生生的现实生活，起来創立社会主义。因此，旧式的军队，即实行严密監視、严刑拷打的军队已經过时了。这种军队已經完全破产了，已經彻底摧毀了。（鼓掌）军队的完全民主化已經实现了。

我現在向大家談一件我所遇到过的事情。有一次，我在芬兰铁路的火車上听到几个芬兰人和一位老太太談話。我不能参加这次談話，因为我不懂芬兰話。但是有一位芬兰人向我說：“你知道这位老太太講出一件多么新奇的事情嗎？她說，現在不要怕带枪的人了。有一次我在森林中碰到一个带枪的人，他不仅沒有夺去我的干柴，并且还帮我找了許多。”

我听了这番話，就想到：讓千百份报纸，——不管它們叫作社会党的报纸或准社会党的报纸等等，——讓千百个非常响亮的喉嚨罵我們是“专政家”、“暴力者”等等吧。我們知道，在人民群众中，現在响起了另一种呼声。他們說：現在不要怕带枪的人了，因为他們保护劳动者，并且会无情地鎮压剝削者的統治。（鼓掌）这就是人民所感到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沒有教养的普通人說赤卫队正竭尽全力反对剝削者的这种宣传是不可战胜的。这种宣传会普及到千百万群众，会坚固牢实地創立 19 世紀法国公社已經开始創造的事业（但它只是在很短的时期內，因为它被資产階級消灭了），会創立一切社会主义者所向往过的社会主义的紅軍，会使全民武装起来。这种宣传会造就出許多新的赤卫队干部，以便能訓練劳动群众去进行武装斗争。

如果有人說过，俄国不能作战，因为它不会有軍官，那末，我們就不应忘記，正是这些資产階級軍官們在观察了同克倫斯基和卡列金作战的工人以后所講过的一番話。他們說：“是的，这些赤卫队在技术上差劲透了，但是这些人如果能够稍微学习一下，那末，

他們就会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军队。”因为在世界斗争史中，破天荒第一次由沒有官場习气的，而以争取被剥削者解放的思想作为指南的人组成了军队。当我们所开始的工作完成的时候，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将是不可战胜的。（鼓掌）

同志们！苏维埃政权在社会主义军队方面所采取过的方针，同时在统治阶级的另一种更精巧更复杂的工具——资产阶级法庭方面也采用了。资产阶级法庭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维持秩序的場所，实际上却是一种无情镇压被剥削者以保护錢包利益的混人耳目的精巧的工具。苏维埃政权遵循了历次无产阶级革命的指示，立即废除了旧法庭。让人们說我们不进行改良而一下子就废除了旧法庭吧。这样，我们就为創造真正的人民法庭扫清了道路，少用高压的力量，多用群众的实例，多用劳动者的威信，不拘形式地把法庭这一剥削的工具改造成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巩固基础上施行教育的工具。毫无疑问，我們是不能一下子就得到这样的社会的。

苏维埃政权正在全世界最伟大的人民革命的全部經驗所指示的道路上向前迈进，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在这条道路上迈进时所采取了一些主要步骤。在任何革命中，劳动群众都在創立新的国家政权这条道路上开始迈了几步。可惜，他們只是开始迈进了几步，而不能将事业进行到底，不能創立新型的国家政权。我們已經創立了新型的国家政权，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我并不幻想，我知道我們才开始进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我們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但如果你們說我們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共和国，你們却是說得对的。你們正象那些把西欧許多资产阶级共和国称为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人一样，是說得对的，虽然誰都知道，沒有一个最民主的国家是完全民主的。它們只有一点

点民主主义，在小事情上削減剝削者的一些权利，可是这里的劳动群众仍然象在各地一样受到压迫。虽然如此，但我們还是說，资产阶级的制度既是旧的君主国也是立宪共和国。

我們現在的情况也是这样的。我們甚至远沒有結束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我們从来沒有幻想过，不借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就能結束这个过渡时期。我們从来沒有在这方面头脑糊涂过，我們知道，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这条道路，是一条多么困难的道路，但是我們必須說，我們的苏維埃共和国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因为我們已經走上了这条道路，而且这个称呼也决不是空招牌。

我們开始实行了許多摧毁资本家統治的措施。我們知道，我們的政权应该用一个原则把一切机关的活动联合起来，这个原则我們可以用一句話来表达，这就是：“俄国宣布为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将是一个真理——它以我們将来要做的和已經开始做的事业为依据；这将是我們一切活动的很好的联合；这将是这种活动綱領的宣布；这将对各国劳动者和被剝削者的号召。这些劳动者和被剝削者或者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社会主义，或者（更坏些）把社会主义了解为切尔諾夫-策烈鉄里式的资产阶级改良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我在十个月的革命时期內已經尝试过和体验过了。我們深信，这是一个騙局而不是社会主义。

因此，“自由的”英国和法国使用了一切方法，以求在我国革命的十个月內，不許有一期布尔什維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报纸入境。它們不能不这样做，因为他們看到，各国的工农群众本能地理解了俄国工人所做的事情。因为在每一个會議上，人們都以雷鳴般的掌声来欢迎俄国革命的消息和苏維埃政权的口号。各地的

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已经同自己政党的上层分子相抵触了。这种旧式的上层分子的社会主义，还没有象我们俄国的齐赫泽和策烈铁里一样已经被埋葬，但是它在世界各国都已经被击毙了，它已经死亡了。

现在同这种旧的资产阶级制度相对立的，已经有新的国家——苏维埃共和国，破坏着资产阶级旧的壁垒的劳动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共和国。新式的国家已经建立起来了，在这个国家里，人们已经有可能去镇压剥削者，有可能去镇压这些因旧日的钱包和旧有的知识而显得强有力的极少数人的反抗。教授、教师、工程师将自己的知识变为剥削劳动者的工具。他们说，我愿意以自己的知识为资产阶级效劳，不然我就不做工。但他们的政权已经为工农革命所摧毁了，并且产生了一个同他们相对立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内，群众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代表。

只有现在我们才可以说：我们真正有了这样的政权组织，这种组织清楚地表明了我們正着手向完全取消任何政权、任何国家过渡。这一点，只有到没有剥削残余的时候，即只有到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

现在我简单地讲一讲俄国社会主义苏维埃政府所已经开始实行的那些措施。为了在俄国土地上不仅消灭地主，而且要根本铲除资产阶级的统治，铲除资本压迫千百万劳动群众的可能性而采取的第一批措施中，有一个措施便是着手实行银行国有化。银行，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大中心。它集合着空前的财富，又在幅员辽阔的整个国家内进行分配，它是全部资本主义生活的神经。这是一些精巧而复杂的机构，生长发育已经有几百年了。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批打击，就针对着这些银行。起初，苏维埃政权遭到了

國家銀行拚命的反抗。但是這種反抗沒有阻止住蘇維埃政權的活動。在組織國家銀行方面，我們已經獲得基本的成果；這些基本成果，已經掌握在工農手里。這些基本措施還需要長期進行研究，但我們在實行這些措施以後，就可以騰出手去搞私人銀行了。

我們當時並沒有按照妥協者大概會規勸我們的那樣去做：首先等待立憲會議，然後也許制定一個法案，並把它提交給立憲會議，這樣就把我們的意圖告訴資產者老爺們，使他們能夠找到一條退路，逃避這件不愉快的事情；也許是吸收他們參加合作，那時你們就能制定國法，——這就會是“國家的法令”了。

這是取消社會主義。我們當時做得很簡單：我們不怕引起“有教養的”人的咒罵，更正確些說是販賣一星半點知識的沒有教養的資產階級擁護者的咒罵；我們說，我們有武裝起來的工人和農民，今天上午他們要占領一切私人銀行。（鼓掌）在他們這樣做了以後，在權力已經握在我們手里以後，只有在這以後，我們才討論應該採取什麼措施。早上占領了銀行，晚上中央執行委員會就通過決議：“宣布銀行為國有財產。”銀行事業就這樣實現了國家化、社會化，轉交到了蘇維埃政權手中。

在我們的隊伍中，沒有一個人認為：銀行這一種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內經過幾百年發展起來的如此奇妙和精巧的機關，可以在幾天內被打破或改造好。我們從來沒有這樣斷言過。當學者或冒牌的學者們搖頭晃腦地預言未來的時候，我們說：隨便你們怎樣去預言未來吧！我們只知道無產階級革命的一條道路：占領敵人的陣地，從經驗中，從自己的錯誤中學會執掌政權。我們絕對不輕視我們道路上的困難，可是基本的東西，我們已經做到了。資本主義財富在分配方面的基礎已經摧毀了。在這以後，取消國債，推翻財

政压迫，都是轻而易举的了。在实行工人监督制以后着手没收工厂，也是十分容易的事。当时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实行工人监督制，就将生产分或许多单个的车间。我们已经粉碎了这种胡说。我们在实行工人监督制的时候已经知道，要工人监督制普及到整个俄国，还须经过不少的时间，但我们当时想表明，我们只承认一条道路——从下面来进行改造的道路，以使工人自己从下面来创立经济条件的新基础。创立这样的新基础，需要不少的时间。

我们已经从实行工人监督制进而建立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只有这个措施以及最近几天就要实行的银行和铁路的国有化，才使我们有可能着手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明明知道我们事业的艰巨，但是我们断定说，只有信赖劳动群众的经验和天性，切实担负起这个任务的人，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劳动群众犯了很多错误，但是基本的事情已经完成了。他们知道，他们向苏维埃政权求助时，苏维埃政权会援助他们反对剥削者。任何一种减轻他们劳动的措施，都完完全全得到了苏维埃政权的支持。苏维埃政权并不是什么事情都知道的，并不是什么事情都能及时完成的，它经常会遇到困难的任务。工农群众常常派代表到政府里来询问，比如说，对于某块土地，他们应该怎样处置。当我看到他们的意见不十分确定的时候，我自己也常常感觉困难。我就对他们说：你们自己就是政权，你们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们需要什么就拿什么，我们支持你们，但你们要注意生产，要使生产成为有益的生产。当你们着手去做有益的工作的时候，你们会犯错误，但你们可以学会工作。工人已经开始学习，他们已经同意工者进行斗争。有教养的人筑起了一道围墙，阻止劳动者前进。这道围墙一定会被拆掉。

毫無疑問，戰爭腐蝕着前綫和后方的人們，付給為戰爭而工作的人以高過任何標準的薪金，誘惑着一切逃避戰爭的人，誘惑着只想“搶劫”一番就逃走的流氓或二流子。但是這些分子，這些從資本主義舊制度遺留下來的最壞的分子帶來了舊制度的一切惡習。我們應當將他們趕走，而將一切優秀的無產階級分子吸收到工廠企業中來，使他們成為未來社會主義俄國的核心。實行這個措施是不容易的，它會引起許多糾紛，爭執和衝突。我們人民委員會和我個人，都會遭到他們的抱怨和威脅，但我們很鎮靜地對付他們，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現在已經有了可以求助的裁判人。這個裁判人就是工兵代表蘇維埃。（鼓掌）這個裁判人的話是無可抗辯的，我們是永遠信賴他的。

資本主義有意要分化工人，以便使工人階級中一小撮的上層分子同資產階級結合起來。同這些上層分子發生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不經過鬥爭，我們不能達到社會主義。我們準備作鬥爭。我們開始進行了鬥爭，我們要在叫作蘇維埃的這個機關的幫助下把鬥爭進行到底。如果我們將各種糾紛交給工兵代表蘇維埃這個法庭去仲裁，那末，任何問題都很容易解決。因為不論特權工人集團有多么厲害，但把他們放到全體工人的代表機關面前的時候，那末這種法庭，我再重復一遍，對於他們將是無可抗辯的。這種整治方法，現在還剛剛開始實行。工人和農民，還沒有充分地相信自己的力量；由於歷代的傳統影響，他們非常習慣於等待上面的命令。他們還沒有完全領會到：無產階級現在已經是一個統治階級；在他們的隊伍中，還有一些各受威嚇和壓迫的人，竟認為自己應該進資產階級的骯髒學校。這個非常骯髒的資產階級偏見保留得最為長久，但是現在它正在毀滅，而且一定會徹底毀滅。我們相信，隨着

苏维埃政权每一项措施的实行，越来越多的人会完全摆脱所谓普通的工人和农民不能管理国家这种旧的资产阶级的偏见。只要动手管理国家，就可以学会管理国家！（鼓掌）

我们在组织方面的任务，就是要从人民群众中选拔出领导者和组织者。这一项巨大的工作，现在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如果没有苏维埃政权，没有这种能够选拔人材的选拔机关，那末，要想完成这个任务是不可能的。

我们不仅有关于工人监督制的国家法令，甚至还有更宝贵的东西，这就是无产阶级试图同工厂主联合会订立条约，以保证工人能够管理整个工业部门。制革工人已经开始同全俄皮革业工厂主联合会商订这种合同，而且几乎同他们签订了这个合同；我认为，这种合同有特别重大的意义¹⁰⁵。这种合同表明，工人已逐渐在认识到自己的力量。

同志们！我的报告，并没有谈到特别迫切和特别困难的问题——和平问题，粮食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已列为议程上的特别项目，将要进行专门的讨论。

我作这个简短的报告，目的是要说明我个人和整个人民委员会对于我们所经历了的这两个半月的历史的看法，说明在俄国革命的这个新时期，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是怎样形成的，新的国家政权是怎样形成的，这个政权面临着哪些特别任务。

俄国走上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实行了银行国有化，把全部土地交给了劳动群众。我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们面临着多么大的困难，但是，同过去的革命作一番比较以后，我们深信，我们一定会得到巨大的成就，我们深信，我们正站在能够保证我们取得完全胜利的道路上。

同我們一起前進的，還有被掠奪戰爭弄得四分五裂的比較先進的國家中的群眾。這些國家中的工人，受過比較長期的民主化的教育。有人向我們描寫，說我們的事業是多麼困難；有人告訴我們，說社會主義只有在世界範圍內才能取得勝利。我們認為，這些議論只是說明資產階級及其有意無意的擁護者毫無希望地企圖曲解一個無可辯駁的真理。當然，在一個國家內取得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是不可能的。支持蘇維埃政權的我國工農隊伍，是世界大軍的一個支隊，這支世界大軍現在被世界大戰沖散了，但它正在設法聯合起來。關於我國革命的每一條新聞，每一段報告，每一個人名，都贏得無產階級雷鳴般的同情的掌聲，因為他們知道，俄國正在實現他們的共同事業——無產階級起義的事業，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事業。活生生的實例，某個國家內的實際活動，比任何宣言和任何會議的作用都要大些，這就是使各國勞動群眾精神奮發的原因。

如果1905年的十月罷工——革命勝利的第一步，一下子就傳播到了西歐，並在當時，1905年，就引起了奧國的工人運動，如果我們當時已在實踐中看到，革命的實例、一國工人的發動有多大的價值，那末，現在，我們看到，世界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不是一天一天地，而是每時每刻地在成熟起來。

如果我們犯了些錯誤，有了些過失，如果在我們的道路上遇着些障礙，那末，這對他們並不重要。對他們重要的是我們的實例，就是這一點把他們團結了起來。他們說：我們會不顧一切，共同前進，取得勝利。（鼓掌）

社會主義的伟大創始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幾十年來考察工人運動的發展和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成長，清楚地看出：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需要經過長期的分娩痛苦，經過長時期的無產階

級专政，摧毀一切旧东西，无情地消灭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团结全世界的工人，全世界的工人则应当联合自己的一切力量来保证彻底的胜利。他们并且说过，在19世纪末叶，“将由法国人开始，而由德国人完成”¹⁰⁶，其所以由法国人开始，是因为法国人在几十年的革命中已经养成奋不顾身的革命创造精神，使他们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鋒队。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国际社会主义力量的另一种结合，我们说，比较容易开始革命运动的，并不是那些有可能易于进行掠夺和有力量收买本国工人上层分子的剥削国家。西欧这些所谓是社会主义的、几乎都加入了内閣的切尔诺夫-策烈铁里式的政党，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也没有巩固的基础。我们看到了意大利的实例，我们在最近几天看到了奥国工人反对帝国主义强盗们的英勇斗争¹⁰⁷。就假定强盗们能够暂时阻碍运动的开展吧，但是要想完全制止这个运动是不可能的。这个运动是不可战胜的。

苏维埃共和国这个榜样将长期地摆在他们面前。我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将作为国际社会主义的火炬，作为各国劳动群众的范例而稳固地屹立着。在那边是争吵、战争、流血、千百万人的牺牲、资本的剥削，在这边是真正的和平政策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现在的局势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期的不同了，它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鋒队的的光荣使命交给了我们——俄国的劳动的和被剥削的阶级了；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到革命的发展会多么远大；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
(鼓掌)

2

关于人民委员会报告的結論

(1月12日〔25日])

今天听了来自右面的反对我的报告的发言人的講話之后，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們到現在什么也沒有学到，把一切被他們白叫作“馬克思主义”的东西都忘了。一个反对我的发言人說，我們拥护过民主专政，我們承認过民主政权。这种說法是如此的荒唐、毫无意义，簡直是把几个字瞎凑在一起。这一切和說雪是鉄的諸如此类的話并无二致。（笑声）民主制是資產階級国家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受到真正社会主义的一切叛徒們的拥护，目前他們已經成了官方社会主义的首領，他們武断地說，民主制是同无产階級专政相矛盾的。当革命沒有超出資產階級制度范围的时候，我們贊成过民主制，但是，只要我們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发现了社会主义的一縷光輝，我們就站到坚决主张实行无产階級专政的立場上来了。

奇怪的是，那些不能够或不願意懂得关于确定“民主制”和“无产階級专政”这两个詞的含意的簡單真理的人，竟敢在人数这样多的大会上大談其过了时的廢話，反对者老爷們的全部发言充滿了这种濫調。民主制是一种形式上的議會制，而实际上則是資產階級对劳动人民的永无止境的无情嘲弄，即一种不堪忍受的残酷压迫。所以，反对这种說法的只能是那些非真正的工人階級代表；只能是那些可怜的套子里的人，他們始終是远远地站在生活之外，沉

睡不醒，在枕头下面小心地摆着一本誰也不需要的旧書，這本書是他們实际上传播官方社会主义的指南和教科書。然而，千百万創造者的智慧却会創造出一种比最伟大的天才預見都还要高明得多的东西。真正的即革命的社会主义并不只是在今天，而是从战争初期就分裂出来了。現在沒有一个国家，沒有一个政府沒有在社会主义学說上发生过这种明显的分裂，产生过这种裂痕。这太好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终于分裂出来了！

有人責备我們，說我們反对“社会主义者”，为了回答他們，我們只能說，在議會制时代，議會制的这些拥护者同社会主义更沒有一点共同之处了，他們墮落了，腐朽了，落后了，最后轉到资产階級方面去了。那些在由国际掠夺者的帝国主义野心引起的战争中高喊“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者”，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资产階級的仆从和食客。

那些大談其民主专政的人，不过是随便說些毫无意义的謬論，既沒有經濟知識，又沒有政治見解。

一个反对者在这里說，巴黎公社可以引以为荣的，是巴黎工人在起义期間沒有采取暴力，沒有干过专橫的事情。但是毫無疑問，公社所以失敗就正是由于它在必要的时候沒有充分利用武力，然而它在历史上毕竟还是不朽的，因为它第一次真正实现过无产階級专政的思想。

在簡略地談到同资产階級、地主和資本家的代表进行斗争时，演講人在热烈鼓掌以后坚决地說，不論他們怎么說，资产階級終究会在革命人民意志的压力下，不是投降，就是灭亡。

列宁对比了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維克的观点以后說，現在在彻底摧毁资产階級制度的时代，无政府主义的概念终于被实际生

活澄清了。但是，在沒有推翻資產階級制度的壓迫以前，還需要勞動階級的堅定的革命政權即革命國家的政權。共產主義的實質就在這裡。現在，當群眾自己掌握了武器，並對剝削者展開了無情的鬥爭的時候，當實行了與議會制政權根本不同的新的人民政權的時候，擺在我們面前的已經不是那種在傳統上和形式上過時的舊國家，而是一種以下層群眾的創造力量為基礎的新國家。有些無政府主義者害怕談論蘇維埃，總是擺脫不了陳腐的觀點，而另一個新的無政府主義流派卻明確地站在蘇維埃方面，因為蘇維埃富有生命力，能夠獲得群眾的同情和發揮群眾的創造力量。

演講人對“反對者”說，你們的過錯和無知就在於你們不會向革命學習。早在4月4日，我就在這個大廳里肯定地說過，蘇維埃是民主制^①的最高形式。如果蘇維埃滅亡，那末革命也必定滅亡，如果蘇維埃生存下去，那末在社會主義制度欣欣向榮而資本主義土崩瓦解的時候，再提什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就只能令人發笑。布爾什維克在1905年曾經提到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是現在，當蘇維埃已經掌握了政權，工人、士兵和農民正處在空前的艱難困苦和災難叢生的戰爭環境中，處在崩潰的氣氛中和受到飢餓的威脅的時候，他們說：我們要奪取全部政權，要親自動手建設新的生活，——在這個時候就不能再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了。關於這個道理，早在去年4月布爾什維克就已經在歷次代表大會、各種會議和代表會議上，以及在各項決議中談過了。

有人說我們什麼事都沒有做出來，說我們總是無所作為，說蘇維埃政權的統治沒有帶來任何成果，對這些人我們只能說：請你們

① 見“列寧全集”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4卷第1—6頁。——編者注

深入到劳动人民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去看一看吧，在那里正如火如荼地开展有组织的创造性的劳动，在那里正沸腾着革命创造的新生活。农村里农民得到了土地，工人夺取了工厂，到处涌现出各种各样的组织。

苏维埃政权正在争取结束战争，我们相信，苏维埃政权一定能够比克伦斯基政府的代表们所许诺的日期更早地结束战争。因为结束战争具有废除条约和取消债务的革命因素。而结束战争又是由于国际革命运动的关系。

演讲人在结尾时扼要地谈到了反革命怠工者，说这是一支被资产阶级收买的队伍，资产阶级为了使反动势力获胜而向那些进行怠工、宣布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官吏大加犒赏。在怠工者看来，人民挥动工农的巨斧砍杀资产阶级这种现象，仿佛是真正的世界末日，万物的彻底毁灭。假如我们有什么罪过的话，那就是我们过去对那些做出骇人听闻的出卖行为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制度的代表们过于仁慈，过于善良。

前几天，“新生活报”的一些作者代表银行职员交给我一项声明，说银行职员愿意到职工作，不再怠工并完全服从苏维埃政权。我回答他们说：早就该这样^①。但是我们说，如果他们以为我们在这些谈话中会稍微放弃一步我们的革命立场，那末他们就大错而特错了。

世界上从来没有过象今天在我们俄国这样一个分成许多单独的国家而又由许多民族组成的大国里所发生的事情：所有的县和区都展开了巨大的组织工作，组织基层群众，开展直接的群众工

^① 见本卷第469页。——编者注

作,进行创造性的建设活动,这一切都受到帝国主义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代表的阻挠。他们,这些工人和农民们,为完成自己的巨大任务而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伟大工作,正在同苏维埃一起彻底摧毁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资产阶级的压迫最后一定会永远被推翻。

3

代表大会閉幕詞

(1月18日〔31日〕)

同志們，在苏維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閉幕之前，必須完全公正地肯定这次代表大会在国际革命史上、在人类史上所起的历史作用。可以理由充足地說，苏維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已經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現在，在世界革命的条件下，这次代表大会的整个意义开始越来越清楚地被認識到了。这次代表大会巩固了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新的国家政权組織，为全世界、为各国劳动人民规划出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設的标志。

在我們俄国，在对內政策方面，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即俄国各民族的自由共和国联邦的新的国家制度，現在終于被承認了。現在大家都相信了，甚至連我們的敌人也看出来了，新的制度，苏維埃政权并不是一种虛构出来的东西，也不是党派的一种手段，而是生活本身发展的結果，是自发形成的世界革命的結果。請大家回忆一下，一切伟大的革命总是竭力彻底肃清旧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仅竭力夺取政治权，而且竭力从統治階級、劳动人民的一切剝削者和压迫者手中夺取国家管理权，以便永远消灭一切剝削和压迫。伟大的革命就是力图摧毀这种旧的剝削者的国家机关，但是这项任务直到現在还没有能够彻底完成。俄国由于自己的經濟政治状况的特点，現在是第一个把这种国家管理权交到劳动人民手里的国家。現在我們将在已經肃清了历史垃圾的道路上建設光輝灿烂

的社会主义社会大厦，創造史无前例的新型的国家政权，革命赋予这种政权的使命就是把一切剝削、暴力和奴隶制从地球上彻底清除掉。

現在我們来考察一下，管理国家的新的社会主义原則在我們的对内政策方面提供了什么。同志們，你們都記得，不久以前資產階級报刊是怎样不停地大喊大叫，說我們正在毀灭俄罗斯国家，說我們不会管理，因此一切民族如芬兰、烏克蘭等都脫离了我們。資產階級报刊幸灾乐祸，几乎每天都报道关于这种“脫离”的消息。同志們，我們比他們更清楚地了解这种現象的根本原因，其根源就在于劳动群众不信任克倫斯基之流的老爺們的妥協的帝国主义政府。我們一声不响，是因为我們坚信我們的正义原則，我們自己的管理将比口头宣传能更好地向全体劳动人民証明我們的真正目的和願望。

我們是正确的。我們現在看到，我們的思想在芬兰、烏克蘭已經取得胜利，而在頓河区也正在取得胜利，它激发了劳动人民的階級覺悟，并把他們組織成一个坚强的联盟。我們沒有用外交家，也沒有采取帝国主义者所采用的老一套方法进行活动，却取得了伟大的成績：革命胜利了，取得了胜利的人民同我們結成了一个强大的革命联邦。我們掌握着政权，我們不是根据残酷的古羅馬法来分离一切劳动人民，而是根据他們的切身利益和階級覺悟紧密地把他們联合起来。我們的联盟、我們的新国家要比用欺騙和鉄棍結成帝国主义者需要的那种人为的国家机构的暴力政权要巩固得多。例如，芬兰的工人和农民刚一把政权夺到手中，就向我們表示他們忠实于世界无产階級革命，从他們的賀辞中可以看出他們願意沿着“国际”指出的道路同我們一道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决心。

这就是我们联邦的基础，所以我深信，自由民族的各个单独的联邦将会愈来愈多地团结在革命的俄罗斯的周围。这种联邦既不靠欺騙又不靠铁棍，而将完全自愿地发展起来，因此它是不可摧毁的。这种联邦所以不可摧毁，其最好的保证就是我们给自己创造的那些法律和国家制度。你们刚刚听取了土地社会化的法令。难道这种法令不是一种保证吗？它保证工农现在团结得亲密无间，保证我们依靠这种团结就能够克服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不容諱言，这些障碍是很大的。资产阶级会使用一切手段，不惜孤注一掷来破坏我们的团结。我们将会发现有騙子、挑拨者、卖国賊，也可能发现还没有覺悟的人，但是今后我们什么也不害怕，因为我们建立了自己的新的国家政权，因为我们掌握了自己管理国家的大权。我们将用我们的全部力量来彻底摧毁各种反革命活动。然而巩固新制度的主要基础则是我们为了社会主义将要实行的那些組織措施。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巨大的工作要做。同志们，請回忆一下，把各民族拖入战争的世界帝国主义强盜彻底破坏了世界的整个經濟生活。他们留給我們的沉重負担就是对他們所破坏的一切进行恢复工作。

当然，劳动人民沒有管理的經驗，但是这个用不着害怕。現在展現在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面前的，是已經变成全民财产的国土，无产阶级一定能够根据社会主义原則組織新的生产和消費。过去，全部人类的智慧、全部人类的天才創造，只是讓一部分人独享技术和文化的一切成果，而另一部分人連切身需要的东西——教育和發展也被剝夺了。然而現在一切技术奇迹、一切文化成果都成为全国人民的财产，而且从今以后，人类的智慧和天才永远不会变成暴力手段，变成剝削手段。这些我們都知道，为了实现这一最伟大

的历史任务难道还不值得努力工作，还不值得献出全部力量嗎？劳动人民一定能完成这一宏伟的历史任务，因为在他們身上蘊藏着尚未苏醒的伟大的革命、复兴和革新的力量。

我們現在已經不再是孤立无援的了。近几天来，不仅在乌克兰和頓河区，不仅在我們的卡列金分子和克倫斯基分子統治的地方，而且在西欧也都发生了重大事件。关于德国革命形势的电訊，你們都已經看到了。革命势力的火焰在整个腐朽的世界旧制度上燃烧得越来越猛烈。这不是脱离实际的理論，也不是書呆子的幻想，因为我們建立了苏維埃政权，其他国家也在进行着这种尝试。因为，我再重复一遍，劳动人民要摆脱这次流血战争，沒有别的出路。現在这种尝试已經成为国际革命的巩固的成果。我們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苏維埃代表大会是在世界革命日益壮大的标志下閉幕的，各国劳动者汇合成一个全人类的大国家，互相努力建設新的社会主义的大厦已經为期不远了。这种建設的道路就是通过苏維埃这一已經开始了的全世界革命的一种形式。

我向你們致敬，我号召你們建設这幢新的大厦。你們回到地方上以后，要竭尽全力組織和巩固我們最伟大的胜利。（代表們起立，热烈鼓掌向列宁同志致敬。）

載于1918年1月12、13、14和
26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
第8、9、10和15号

按报纸原文刊印

給赤卫队司令部的命令¹⁰⁸

1918年1月12日

鉴于彼得堡飢荒极其危險，并根据人民委员会关于在彼得堡及其近郊铁路綫上检查有无粮食車厢的決定，茲命令赤卫队司令部协助检查并逮捕投机分子和怠工分子。

为此目的，命令立即組成相当数量的检查队，于明日（1月13日）晨到达铁道人民委员会涅夫斯基同志或其助手处，配合行动：

（1）巡視各車站，并由站长和其他管理人員签字，証明車站和铁路綫上沒有一輛装粮食或其他食品的車厢；

（2）检查是否真正沒有装粮食等物資的車厢，检查应同铁路員工一起进行；

（3）如果发现有謊报或报告不真实的情况（在取得铁路工人委员会同意后），应将管理人員逮捕并送交革命法庭。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烏里揚諾夫(列宁)

1931年第一次版于
“列宁文集”第18卷

按手稿刊印

全俄鐵路員工非常代表大會¹⁰⁹

(1918年1月13日〔26日〕會議)

速記記錄

1

人民委員會的報告

同志們，很遺憾，我不能給你們作一個完整的報告，我相信你們當中那些比較細心注意時局的人，一部分由於看到報上的消息，一部分由於個人在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所得的觀感，對於蘇維埃政權目前的處境，它同其他機關的關係以及它所面臨的任務，已經有了一個完整而明確的概念。因此，請允許我只簡略地補充說明幾點。為了說明蘇維埃政權的任務和處境，我必須談一談，它同鐵路無產階級即鐵路員工的組織有着一種什麼關係。

同志們，你們都知道，蘇維埃政權同立憲會議發生了衝突，由於蘇維埃政權解散了立憲會議，一切有產階級，如地主、資產階級、卡列金分子以及擁護他們的人現在都在大肆責難我們。但是，少數資產階級報刊的這種責備越厲害，工人、士兵、勞動者和被剝削者的呼聲也就越高。農民宣稱：他們從來也不懷疑蘇維埃政權高於其他一切政權；無論工人、士兵或農民，都不會把他們所選舉、他們所創造以及受他們監督和檢查的蘇維埃送給任何人或任何機

美。蘇維埃政權之所以同立憲會議發生衝突，正如你們大家都知道的，首先是因為立憲會議是根據十月革命前就提出的候選人名單選舉出來的。立憲會議是通過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和秘密的投票，按比例代表制來選舉的。這種選舉制是最完善的，但是，只有在一種情況下，也就是說，只有那些根據這個制度有權利並有可能提出候選人名單的黨派，真正代表了選舉他們的選民集團的情緒、願望、利益和要求的時候，這種選舉制才能正確地表達人民的意志，因為在另一種選舉制度下，各地區選舉各自的候選人或代表，這樣，選民就容易根據自己的情緒或已發生的政治變化，立即糾正自己的錯誤。而在比例選舉制下，在選舉前好久，每一個黨派就應當作為一個整體，提出本黨的候選人名單，于是就發生了這樣的情況：立憲會議要在11月12日才召集，而各黨派在9月或10月初就要提出候選人名單。你們都記得，曾經依法規定了一個期限。在這個期限之內，各黨派都必須提出自己的候選人名單，而且過期就不能改變名單。因此，去年夏天和秋天，無疑是俄國最大政黨的社會革命黨，就必須在同年10月初以前以整個社會革命黨的名義提出自己的候選人名單；實際上也是這樣做的。10月初候選人名單提出來了，上面列出社會革命黨的候選人；這樣的政黨似乎是一個統一的整體。然而，在候選人名單提出以後，在革命一開始俄國工人和農民就創立了自己的蘇維埃，並走完了漫長而艱苦的道路以後，同克倫斯基的妥協局面就終結了。要知道，這位克倫斯基過去也算是一個社會革命黨人，——他既好像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又好像是一個革命者，——實際上他是一個帝國主義者，他口袋里藏了許多秘密條約，同英法帝國主義者簽訂的秘密條約，也就是2月間被推翻的沙皇所簽訂的那些條約，這些條約注定要俄國人民去

送死，目的只是为了俄国资本家侵占君士坦丁堡、达达尼尔、阿尔明尼亚或一部分加里西亚，而那些特别疯狂的分子，象显赫一时的米留可夫之流，事先就画好了地图，标明东普鲁士的一部分应划归俄国人民，作为千百万工人和士兵流血的奖赏。这就是占统治地位的克倫斯基的俄国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共和国的真实面目，而克倫斯基却一直被认为是，而且也始终是一个真正的社会革命党党员。

10月底召开了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当时，人民由于同帝国主义者的这种妥协政策而被弄得疲惫不堪了；六月攻势已经使我们牺牲了几十万人，并清楚地表明：战争为什么会拖下来，这些秘密条约怎样注定了士兵去送死，关于和平的“言论”怎样始终只是一种空话。因此，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推翻了这个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政府的政权，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结果，立宪会议在11月12日进行了选举；使工人、士兵，尤其是农民不得不按照旧的候选人名单选举，因为没有其他的名单，也不能提出其他名单。现在有人对我们说：“你们驱散了代表大多数人民意志的立宪会议”，资产阶级的下流女人以及象克倫斯基之流的社会主义者的报纸都异口同声地重复着这一点，而我们回答他们说：“关于我方才向你们说明的以及在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中所提出的这个理由，为什么你们对人民只字不提呢？”我们不能认为立宪会议是人民意志的表达者，因为它是按旧的候选人名单选举出来的。工人，特别是农民，是把社会革命党当作一个完整的党来投票的，而这个党在选举以后分裂了，因而在选举以后，该党在人民面前就变成了两个党了——同资产阶级走在一起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以及同工人阶级、同劳动人民一道前进，并拥护社会主义的左派社会

革命黨。當立憲會議還存在的時候，人民能够在右派社會革命黨與左派社會革命黨之間進行選擇嗎？——不能，因此，即使從提出候選人名單和進行選舉方面來看，即從形式上來看，我們也認為，誰也不能駁倒我們這樣的看法：立憲會議不能正確地表達人民意志。革命在提出候選人名單以後，在立憲會議選舉以前發生，這並不是革命的罪過。人民，特別是農民長期被社會革命黨的空話所蒙蔽和欺騙；只有在10月25日以後才召開了農民第二次代表大會，這時我們才看見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之間已無調和的余地；只有在此以後，才召開了一系列的士兵代表大會和農民代表大會，並最後召開了這次鐵路員工代表大會；所有這一切都不是革命的罪過。

我們到處都看到一幅同樣的圖畫，到處都是這樣：一方面，真正屬於勞動者和被剝削者方面的大多數人都全心全意地、毫無保留地、堅決不移地站在蘇維埃政權一邊，另一方面，為資產階級效勞的上層分子、職員、管理人員、富農都站在有產階級一邊，站在資產階級一邊，並提出“全部政權歸立憲會議”的口號，這就是說：要求把政權交給那個在革命前選舉出來的機關，交給那個在人民還不知道如何區別右派社會革命黨和左派社會革命黨的情況下選舉出來的機關。不行，勞動階級的革命高於舊的候選人名單，革命前受壓迫的勞動者和被剝削者的利益應當擺在首要地位，如果立憲會議違背蘇維埃政權的意志，違背絕大多數勞動者的意志，那末，我們就要高呼：打倒立憲會議，蘇維埃政權萬歲。（鼓掌）同志們，現在我們越來越相信，無論資產階級的各种報紙怎樣誹謗我們，無論象右派社會革命黨，即克倫斯基黨的報紙這一類所謂社會主義者的報紙怎樣誹謗我們，說我們的政權反對人民，不依靠人民（這

显然是撒謊)，但是蘇維埃政權仍然得到國民經濟各部門和全國各個角落的貧苦人民、勞動者和被剝削者愈來愈大的支持。今天我們恰好得到一個特別有力的証據，一條來自頓河區的消息（昨晚的電報）說，在沃龍涅什召開了哥薩克部隊代表大會，在卡緬斯卡婭鎮召開了 20 個哥薩克團和 5 個炮兵連的代表大會。前綫的哥薩克之所以要召開代表大會，是因為他們看到，一些對俄國政權轉歸蘇維埃心懷不滿，希望頓河區自決的軍官、士官生和地主子弟已聚集在卡列金分子周圍；在那里組織了一個卡列金的黨，它自封為最高阿塔曼^①。這個前綫哥薩克的代表大會被騙散了。他們為了對這種行為給以反擊，採取了下列措施：第一、同沃龍涅什代表大會合併舉行，第二、對卡列金宣戰，第三、逮捕阿塔曼，第四、占領一切主要村鎮。

現在讓那些列布申斯基之流的老爺們在那里花費幾百萬，在這裡花費幾百萬以作為發給怠工分子的薪金，鼓勵他們同蘇維埃政權搗亂吧，現在讓他們同英法資本家老爺們以及羅馬尼亞國王去勾搭吧，讓他們為自己的命運去悲傷哭泣吧，因為他們甚至在頓河區上的最後賭注也輸掉了，頓河區的富裕農民最多。他們靠僱傭勞動為生，剝削他人的勞動，一貫反對為貧困所迫而自遠方遷來的農民；就連在這個剝削的農民最多的地方，堅決與蘇維埃政權為敵的士官生、軍官和有產者的這個組織也激起了人們的憤怒，就連在這個地方我們也發現了那種誰都不願看見的分裂現象，有人因此責備我們。“是布爾什維克宣布打內戰的。”卡列金難道是我們虛構的嗎？列布申斯基難道是布爾什維克虛構的嗎？但是我

^① 阿塔曼是俄國革命前哥薩克部隊中長官的稱呼。——譯者注

們知道，在沙皇時代這些人就是沙皇政權的主要支柱，現在他們不過是隱藏了起來，想把俄羅斯共和國拉回到大多數國家現行的那種資產階級共和國。在這些國家里，雖然也存在各種自由和選舉制度，但勞動人民所受的壓迫仍和在任何一個君主國里一樣，甚至還要厲害。當有人說布爾什維克煽起了兄弟自相殘殺的內戰的時候，當他們咒罵布爾什維克挑起的罪惡的兄弟自相殘殺的內戰的時候，我們就回答他們說：“這是什麼兄弟自相殘殺的戰爭呢，難道列布申斯基和卡列金之流同勞動人民是兄弟嗎？奇怪的是，水兵、士兵、工人和農民都不知道這一點。奇怪的是，他們都沒有覺察到這一點。奇怪的是，他們都十分堅決地說，叫列布申斯基和卡列金之流服從蘇維埃政權。”

士官生和軍官想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組織暴動的瘋狂而愚蠢的企圖都宣告失敗了，因為絕大多數的工人和士兵都無條件地站在蘇維埃政權一邊。他們知道，戰爭一開始，士兵就會武裝起來，而且不會把武器交給任何人。人民聯合起來、組織起來，為的是要獨立自主地掌握自己的命運，——發動革命也就是為了這個目的。而士官生和軍官也都清楚地看到和知道，在彼得格勒這裡，人民完全站在蘇維埃政權一邊，因此，當他們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被擊潰的時候，就逃竄到頓河區去了，準備在那裡製造陰謀，並期望在這個反對勞動群眾的反革命陰謀中，得到資產階級基輔拉達的支持，可是資產階級基輔拉達的末日已到，它已經信譽掃地。他們到處向勞動人民宣布內戰，却責難我們發動戰爭，他們嚷道：你們挑起了內戰；打倒內戰！我們回答說：打倒列布申斯基和卡列金之流及其一切幫兇！（鼓掌）

因此，同志們，資產階級對我們大加指責，並斷言我們正在破

坏民主制，破坏了对长期以来給俄国革命运动以支援和滋养的可貴的民主形式，即民主机关的信仰，破坏了最高的民主形式——立宪會議；而我們回答說，不，不是这么回事；当我国还是社会主义者克倫斯基的共和国的时候，还是口袋里装着秘密条約，并驅使士兵去进行战争（所謂正义战争）的帝国主义領袖，即資产階級領袖的共和国的时候，立宪會議当然比預备議會好，克倫斯基在預备議會中勾結切爾諾夫和策烈鐵里仍舊奉行同样的政策。革命一开始（即从1917年4月起），我們就直截了当地公开說过，苏維埃是一种比立宪會議高級、完善、适宜得多的劳动者民主制的形式^①。立宪會議联合了所有的階級，就是說，其中也包括各个剝削階級，即有产者、資产階級以及那些靠人民、靠被剝削者受到教育，却从他們当中分离出来，而去依附資本家，把自己的知識，最高的知識成就用来反对劳动者，把自己的知識变成了压迫人民的工具的人。可是，我們認為，一旦开始革命（劳动者和被剝削者的革命），全部国家政权就只能屬於劳动者的組織，只能屬於被剝削者的組織；这种民主制比旧民主制优越得无法比拟。苏維埃不是某一个政党所臆造的。你們都十分清楚，也沒有过能够臆造苏維埃的政党。它是在1905年的革命中产生的。不管当时苏維埃存在的時間多么短促，但已經很清楚，苏維埃是人民反专制制度斗争的唯一坚固有力的支柱。当苏維埃一垮台，并被全国的代議机关取而代之的时候，——我們就看到在这些机关里，即在各級杜馬、各种代表大会、各种會議中，——立宪民主党人、資本家、剝削者就大肆活动起来，同沙皇謀求妥协的活动也就展开了；人民运动的机关垮台了，革命

^① 見“列寧全集”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4卷第1—6頁。——編者注

也失敗了。因此，當1917年革命不僅恢復了蘇維埃，而且使蘇維埃遍布全國的時候，蘇維埃教育了工人、士兵和農民，使他們懂得，他們能夠而且應當把全部國家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能象在資產階級議會里那樣，讓每一個公民都享有同樣平等的權利。要是工人宣布自己同列布申斯基平等，農民宣布自己同擁有12000俄畝土地的地主平等，那末，窮人就別想過好日子。因此，最好的民主形式，最好的民主共和國就是排除地主和富人的政權。

由於我們面臨戰爭，面臨空前的破壞，面臨飢荒，面臨千百萬人民被毀滅、即肉體被直接毀滅的危險，——由於這種原因，俄國人民在試驗中比較迅速地經歷了一切，並在幾個月之內做出了決定。4月20日，負傷的林迭把士兵領到彼得格勒的街頭，打算推翻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的政府；經過長時間玩弄更換閣員的把戲，到所有的政黨都歸附於立憲民主黨人，並接二連三地拋出了一個比一個更漂亮、更誘人和更冠冕堂皇的綱領的時候，人民深信：這不會有任何結果，答應給他們和平，而事實上却發動他們去進攻；1917年6月間數萬士兵喪失了性命，就是由於克倫斯基確認了沙皇同歐洲帝國主義者簽訂的秘密條約。人民根據這種經驗，根據這種親身的經驗，而不是根據宣傳，把社會主義的蘇維埃政權同資產階級的共和國比較了一下，並得出了一個確定的看法：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舊改革和舊制度不符合勞動者和被剝削者的利益，只有蘇維埃政權才符合他們的利益，因為在蘇維埃政權下，無論是工人，無論是士兵、農民、鐵路員工以及一切勞動者都可以自由地選舉自己的代表，自由地罷免那些不能滿足人民的要求和願望的代表。出席蘇維埃並不是為了討論法令，耍弄議會式的演說，而是為了實現自由和擺脫剝削的枷鎖。工人將根據新的原則親自建設

一个國家，建設剝削者无容身之地的新俄國的新生活。這就是創立蘇維埃的力量，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說，俄國革命的經驗向人們表明和証實了我們早已指出的幾點：蘇維埃政權是一種比在西歐各國所形成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要高得多的民主形式；這是真正的民主制，勞動者、工人可以而且應當統治非勞動者，統治社會上的剝削階層，工人、士兵、農民和鐵路員工沒有地主、資本家，自己也能夠當家作主，進行城鄉產品的交換，建立合理的工資制。

正因為這個緣故，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現在已完全成為社會主義共和國了，它沒收了地主的土地，在工廠里建立了工人監督制，通過工人和社會主義組織掌握了銀行，從而為人民开辟了親自管理資本家所積貯的大量財富的途徑，以便利用這種財富來發展和提高全體勞動者的物質福利和文化，而不是利用它來壓迫勞動者。這就是蘇維埃共和國要執行的使命。這就是為什麼國外的人民，各勞動階級這樣的同情我們，儘管那裏有帝王的戰時書報檢查制度，有外國克倫斯基的迫害，有社會黨的報紙。那裏的資產階級報紙无耻地誹謗我國；查禁我們的報紙，不讓一份“真理報”進口。我有一個同志前兩天剛從瑞士回來，他所住的地方就是不久以前我曾在那裏度過不少艱苦日子的地方。他說，在自由的瑞士聽不到一點真情實況，自由歐洲的一些自由共和國連一份我們的報紙都不許進口，在那裏只能讀到一味辱罵布爾什維克的謊話連篇的資產階級報紙。儘管如此，但各國工人都懂得俄國的蘇維埃政權是真正的勞動者的政府。在現時的歐洲，無論在英國，在法國，在德國，或在其他的國家，沒有一個工人不鼓掌歡迎俄國革命的消息，因為他們把它當作他們的希望，當作將會燃起全歐洲燎原之火的火炬。

俄国革命之所以如此容易发生，只是因为俄国受到沙皇政府极其野蛮的压榨，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象俄国那样严重地受到战争的磨难和痛苦。

俄国人民首先举起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火炬，但是，他们知道，在这场斗争中他们并不是孤立无援的，他们将在最忠实的同志和朋友的援助下完成这项事业。在其他的国家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也许还要经过不少的时间，究竟要经过多少时间我们不知道。你们都知道其他国家发生革命的一般情况。你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1917年，你们都知道，在革命开始的前三个月，谁都不知道会发生革命。我们知道，工人罢工运动正向奥地利蔓延。当欧洲各国的以本国的切尔诺夫和策烈铁里之流为首的政党失掉了对事变进程的任何影响的时候，当他们感到自己已完全孤立的时候，于是就在那里开始谈论起实行戒严的事了，而在德国则开始谈论实行军事独裁了；现在维也纳的罢工已经停止，报纸已开始出版。我接到我国驻斯德哥尔摩代表沃罗夫斯基的一封电报，他在电报中说，毫无疑问，运动已经停止了，但是要把它镇压下去是完全不可能的，它必然还会高涨起来。这就是开始布列斯特和平谈判和我们履行了诺言的效果之一。秘密条约已经废除和公布，这种可耻的东西已经在你们面前暴露无遗了。我们已经表示，过去资本家承担的这些义务，不管将来把它叫作秘密条约还是债务，现在对我们来说都无非是一卷废纸，已经被我们抛弃了，因为这些东西妨碍我们劳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德国人在布列斯特提出了无耻的要求，他们口头上承认正义的和平，而实际上却暴露了强盗和掠夺者的野心，现在劳动群众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点。这是一种缓兵之计，这一点群众很清楚；他们说，既然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已经终止了战

爭，那就可以終止戰爭，就可以向政府進攻。1905年10月17日偉大的第一次全國總罷工被專制政府鎮壓下去了，但是，它却在奧地利，在維也納和布拉格引起了一連串的事變和工人的示威遊行，而且奧地利人民還爭得了普選權。1905年的俄國革命被沙皇政府鎮壓下去了，但是它卻使西歐的工人對未來的偉大改革，也就是現在所發生的事情有了信心。

在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開幕時，你們都看見了許多外國黨的代表，他們說，他們觀察了英國、瑞士和美國的工人運動，他們一致認為歐洲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成為日程內的課題。歐洲的資產階級要比我國的克倫斯基之流強大和聰明，他們成功地做了一些安排，以至於要使群眾起來奮戰就比較困難。那里的工人享有某些福利，因此，要在那里擊破存在了數十年、參加了政權並在人民心目中享有威信的舊社會黨，是比較困難的。但是這種威信正在喪失，群眾已經沸騰起來了，毫無疑問，在不久的將來，也許是遙遠的將來，社會主義革命在所有的國家中都将提到日程上來，因為資本壓迫的末日已經來到了。

如果有人說，布爾什維克想在俄國搞什麼實現社會主義的玩意，說這是不可能的事，那我們就回答他們說：為什麼空想家和幻想家能贏得大多數工人、農民和士兵的同情呢？大多數工人、農民和士兵之所以站在我們一邊，難道不是因為他們亲身体驗到了戰爭的惡果，看到舊社會已經日暮途窮，看到資本家運用一切技術和文化的奇蹟來進行毀滅性的戰爭，看到人們都變得殘暴野蠻，輾轉于飢餓之中嗎？這就是資本家所干的好事，這就是為什麼在我們面前產生了這樣一個問題：或者是死亡，或者是徹底摧毀這個舊的資產階級社會。這就是我國革命的深刻根源。這就是為什麼我們

看見了，在人人都識字的小鄰邦愛斯蘭，前兩天舉行了雇農代表大會，選出全權代表接管了一切現代化農場。這是一個有世界意義的變革。在資本主義經濟中，雇農處於社會階梯的最下層，而現在他們管理農場了。其次，在芬蘭，議會代表全民族，資產階級要求我們承認他們獨立，我們不會強迫那些過去在沙皇政府羈絆下的民族繼續留在俄羅斯的掌握中，或留在俄國里。我們希望把其他的民族，如烏克蘭、芬蘭吸引過來，但不是通過暴力和強制手段，而是通過它們建立自己的社會主義世界、自己的蘇維埃共和國的方法。現在我們看到，芬蘭的工人革命一天比一天迫近；自1905年以來，芬蘭已有12年在內部享有充分的自由和選舉民主機關的權利。自1905到1917年，似乎是布爾什維克故意煽起的大火中迸發出來的火星，也落到了這個具有高度文化水平、優良的經營制度和光輝歷史的國家里，我們看到，在那裡社會主義革命正在開始。這種現象證明：我們並不是迷戀於黨派鬥爭，也沒有進行有計劃的活動，僅僅是由于戰後整個人類陷入了絕望的境地，才造成了這一次革命，才使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可戰勝的。

同志們，最後請允許我指出，在你們的鐵路員工代表大會上也出現了同樣的現象。我們知道，同你們鐵路員工的上層領導組織作鬥爭是多麼的困難。你們鐵路員工根據經驗，深信鐵路無產階級的勞動群眾能承担起組織鐵路運輸的重任。這一工作所以陷入絕境，既不是人為的，也不是偶然的；這或者是由于不惜花費數十萬盧布，千方百計破壞蘇維埃政權的百萬富翁收買資產階級的幫手蓄意進行阻撓的結果；或者是由于資產階級拒絕改變事物秩序的結果，因為在他們看來，上帝已經安排好，世界上有長官和窮人，後者應該為前者做工，前者可以虐待後者。的確，管理者認為，上

帝确是这样安排的，别的秩序是不可能有的，如果触犯了这种秩序，就会发生混乱。其实不然。劳动群众的团结胜过一切，他们会建立自己的同志式的纪律，会利用一切技术和文化的成就来正确地安排铁路运输和城乡产品交换，帮助工人和农民组织全俄国的国民经济，使劳动群众没有地主和资本家也能够享用自己的劳动成果，使科学技术知识不是用来为一小撮人发财致富，腰缠万贯，而是用来改善整个铁路部门的情况。这对我们特别重要。你们知道，在每一个枢纽站周围有多少贿赂、欺骗和投机活动；你们知道，剥削者怎么样花费了数百万卢布来破坏运输，把车厢藏起来，使我们找不着。这一切都是为了加剧饥荒，挑拨人民反对苏维埃政权。但是，你们全都知道，只有大多数铁路工人的组织都团结起来，都把支持苏维埃政权当作自己的任务，才能通过无情的斗争清除一切骗子、怠工者、资本家和剥削者，清除这一切资产阶级社会的渣滓，才能正确地组织好铁路部门的工作，才能使工人、士兵和农民完全从压迫者的政权下解放出来，我们才能得到社会主义。（全场热烈鼓掌）

2

回 答 問 題

同志們，擺在我面前的紙條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關於立憲會議的問題，一類是關於飢荒和經濟破壞的問題。現在我把問題大體相同的紙條歸納成兩類問題來回答。關於立憲會議的問題，我們這裡有人問：解散立憲會議是否公平？應不應該召集新的立憲會議？在解散立憲會議以前，就這個問題進行全民投票是不是更為妥當一些？不，同志們，無論全民投票也好，召集新的立憲會議也好，都無濟於事。俄國各黨派就是這樣形成的。資本家同情誰，工人和農民同情誰，我們都看得很清楚。蘇維埃政權既不是遵照誰的指令，也不是根據哪個政黨的決議建立的，因為它高於一切政黨，它是根據革命的經驗，根據千百萬人的經驗建立的；蘇維埃在1905年誕生，而在1917年成長起來，建立了新型的共和國，這決不是偶然的。這種新型的共和國，歐洲國家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只要那裡有資本的統治。但是蘇維埃共和國一定會在各個國家取得勝利，那時資本就會遭到決定性的打擊。我必須指出，立憲會議和全民投票都是按照資產階級議會制的老一套搞起來的，但是由於資本仍然占統治地位，人民投票勢必會受到它的影響，並且發生爭吵。而蘇維埃政權產生的代表不會在議會里進行舌戰，嘩眾取寵，建立資本和官僚機構的穩固統治。蘇維埃政權來自勞動群眾，它不召開議會，而召開勞動者大會，由這種大會頒布直接執行和貫徹的那種旨在反對剝削者的法律。舊式的立憲會議和舊式

的全民投票的任务是統一整个民族的意志，創造狼同羊、剝削者同被剝削者和睦共处的机会。不，我們不願意这样做。这一切我們都經歷过了，我們都領教过了。这一切我們已經受够了。我們深信，大多数工人农民和士兵都受够了。当战争迫使我們为掙脫資本的控制和避免灭亡而进行一系列英勇斗争的时候，竟有人要我們进行那种在欧洲国家已經进行过的試驗，这种試驗必将給我們带来旧的資產阶级的資本主义和全国的代議制，而不会带来劳动群众的代議制。我們需要的不是資產阶级的代議制，而是能同剝削者进行无情斗争的被剝削者和被压迫者的代議制。这就是苏維埃政权的主张；它既不要議會，也不要全民投票。它比这些都高，它使劳动者在不滿意自己的政党的时候，不必进行任何革命，只要改选自己的代表，就可以把政权交給另一个政党和改組政府。因为克倫斯基-卡列金和資產阶级拉达的經驗已經表明，要想进行反对苏維埃政权的活动是办不到的。如果說現在在俄国还有数十个反对苏維埃政权的人，那不过是少数的怪人而已，再过几个星期这种人便会絕迹了，苏維埃政权这个被压迫阶级推翻压迫者和消灭剝削者的組織胜利了。

現在我来談談目前威胁我們的最可怕的灾难——飢荒。破坏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使城市和工业地区受到飢荒威胁的破坏的主要原因，就是怠工者十分猖狂，經濟破坏得到这些怠工者的支持，而这些怠工者却拿这一点来責难我們。我們非常清楚，俄国的粮食是足够用的，粮食都在卡列金的統治地区、在遙远的西伯利亚和各个产粮的省份。我必須指出，如果被剝削阶级不能建立坚强的、无情的革命政权，他們就决不会得到解放。同志們，关于怠工者我还要指出，我們知道怠工的官吏經常出出进进的地方，这些人

已經預領了三個月的薪金，列布申斯基給了 500 萬，英法帝國主義者也給了這麼多，羅馬尼亞的帝國主義者也給了這麼多。怠工就是這麼一回事，這是些被收買的高級職員，他們抱定的目的只有一個：破壞蘇維埃政權，雖然他們中間許多人並不了解這一點。怠工，這就是希望剝削者的舊日天堂、勞動人民的舊日地獄再回來。但是為了使他們不能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必須粉碎他們的反抗。

其次，有人向我們提出了有關鐵路職員的勞動報酬的問題。這完全是一種誤會。這僅僅是一位人民委員可能那樣解釋過這件事，並頒布了這樣的指令，但是在人民委員會第一次指出之後，這個指令就修改了¹¹⁰，可以說這是出於蘇維埃政權的好意，這只是不了解情況而已。

為了消除飢荒和混亂狀態，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呢？首先粉碎資本家的反抗，使怠工者不能進行反抗。既然“新生活報”的擁護者和其他所謂的社會主義機關刊物認為，兩個半月以來怠工一直沒有停止，那末我說：為什麼你們不幫助我們制止這種怠工呢。現在銀行已歸蘇維埃管理。昨天發生過這樣一件事：有一個著作家芬·叶諾塔也夫斯基來見我，他代表 5 萬人向我聲明，銀行準備工作，完全服從蘇維埃政權。（雷鳴般的掌聲）我對銀行職員的代表回答說：“早就該這樣。”只要這種對蘇維埃政權的承認為大多數勞動人民所公認（不僅在口頭上而且在實際上），我們就不拒絕同任何組織談判，即使是銀行職員的組織，或其他什麼組織。我們仔細地聽完銀行職員的這個聲明，這些職員專門愛搞一些聳人聽聞的投機倒把的事情，只要他們有機會搞到盧布，他們的口袋就會塞滿幾百萬利潤。

現在，他們建議我們談判，但是這不是克倫斯基所進行的談

判。我們將不談銀行改革問題。我們先用武力占領銀行，然後我們再談判并发布決定和命令。對於我們最重要的事情是先粉碎怠工者的反抗，然後再來談判。這就是克服飢荒和混亂狀態的途徑，只有依靠這一途徑才能擊敗資本主義和破壞的威脅。你們知道，在整個世界，尤其在俄國發生了多么巨大的破壞；在俄國沙皇政府貪污盛行，壓迫、仇視和嘲弄勞動人民。而現在人們又埋怨混亂；你們自己想一想，那些蹲了三年戰壕、受盡戰爭苦難的人們能不能為了俄國資本家大發橫財，為了他們需要君士坦丁堡而去戰鬥呢？他們每走一步都會看見，有人在利用千百萬人去推翻蘇維埃政權，以獲得對國家的統治。

同志們，想在一天里完成這種變革是不可能的。社會主義革命剛剛開始，現在一切都取決於制定同志式的，而不是兵營的紀律，取決於勞動群眾自己的紀律，而不是資本家的紀律。如果鐵路工人把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那末他們就會在武裝組織的幫助下，粉碎怠工和投機行為，懲辦一切進行賄賂和破壞鐵路正常運行的人。必須法辦反對人民政權的罪大惡極的人。因此，只有依靠這樣的組織即蘇維埃組織，依靠它的團結和毅力才能同資本家、怠工分子、騙子和列布申斯基分子作鬥爭。為了戰勝飢荒必須選擇這樣的道路，因為俄國什麼都有，有鐵，有石油，有糧食，一句話，凡是人們生活上所需要的一切都有。如果戰勝了剝削者，蘇維埃政權和管理權就必然在俄國確立，將來一定會這樣。（熱烈鼓掌）

1918年第一次載于“全俄鐵路員工
非常代表大會（1918年1月5—30
日于彼得格勒）”一書

按該書原文刊印

彼得格勒苏維埃主席团和 粮食机关代表联席會議

(1918年1月14日〔27日〕)

1

关于与飢荒作斗争的措施 的問題的发言¹¹¹

記 录

一

从弗拉基米罗夫的材料可以看出，口粮必須維持原状。必須采取措施，发掘彼得格勒还有的东西。

二

所有这些报告都說明，彼得堡工人的毫无作为是駭人听聞的。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应当了解，除了他們自己，是沒有人会帮助他們的。违法乱紀的事实已經十分明显，投机倒把的活动已經达到駭人听聞的地步，然而士兵和工人为了反对投机在群众中做了些什么呢？！如果不发动群众自己动手，那就会一事无成。必須召开苏維埃全体會議并作出決定，在彼得格勒和各个貨运車站进行

群众性的搜查。为了进行搜查，每个工厂，每个连队都必须派检查队，必须吸收那些不愿去搜查的人，每一个人都得去，否则就收回面包证。如果我们对投机分子不采取就地枪决的恐怖手段，我们就会一事无成。此外，对强盗也必须采取同样坚决的行动——就地枪决。

至于富裕的居民，应当三天不配给粮食，因为他们都有存粮和其他食品，并且可以用高价向投机商人购买。

1924年第一次载于“红色史料”

杂志第1期(总第10期)

按记录原稿刊印

2

決議草案

召集彼得格勒蘇維埃全體會議，採取同投機分子作鬥爭和擺脫飢荒的革命措施：

(1) 吸引全體士兵和工人組成幾千個檢查隊(每隊10人至15人，也許更多些)，它們每天必須抽出一定的時間(例如三四小時)來做糧食工作。

(2) 凡是不能認真提供必要數量的檢查隊的團部和工廠，一律收回麵包證，而且要受到革命措施的處分和制裁。

(3) 檢查隊必須立即搜查：一、車站，並檢查和統計糧食車廂；二、彼得堡附近的鐵路和樞紐站；三、所有的倉庫和私人住宅。

關於檢查、統計和征收的工作細則，由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團會同區蘇維埃代表或特別委員會制定。

(4) 對於當場被捕的和罪證確鑿的投機分子，檢查隊可以就地槍決。凡查明有營私舞弊行為的檢查隊員，也將受到同樣的制裁。

(5) 為了採取非常措施以擺脫飢荒，應當從組成的所有的革命檢查隊中選出最可靠、最優秀的武裝部隊，派往各個車站和主要產糧省份的各個縣城。這些部隊有地方鐵路委員會委派的鐵路員工參加，其任務是：一、監督糧食的運輸；二、監督糧食的征集和交送；三、採取最嚴厲的革命措施，反對投機分子，征收存糧。

(6) 革命检查队每次写征收、逮捕或枪决的报告时, 必须有 6 个以上的证人参加; 证人一律由邻近的贫苦居民推选出来。

1921 年第一次载于“红色史料”
杂志第 1 期(总第 10 期)

按手稿刊印

海河商船国有化法令草案¹¹²

(1918年1月18日〔31日〕)

1

法令草案

1. 人民委员会确认, 中央委员会¹¹³和伏尔加河航区运输总工会完全同意必须立即将一切海河商船无偿地收归国有。

2. 因此, 人民委员会决定立即实行这项国有化, 责成专门委员会(由海軍人民委员部的代表、中央委员会的两名代表、伏尔加河航区运输总工会的两名代表组成, 主席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任命)制定下列国有化法令的原则, 并于两天后提交人民委员会。

3. 命令将一切船只收归国有。

4. 注意维持船上的秩序, 保存船只等等, 这首先是全体船员的責任, 其次也是每个航区或每个海区的船员工会的責任。

5. 在代表大会召开和合并以前, 暂时决定中央委员会和伏尔加河航区运输总工会为一切国有船只的总管理处。

如果不能自愿地实行合并, 则由苏维埃政权强制实行。

6. 总管理处的工作必须完全服从地方和中央苏维埃政权机关。

2

草案的补充

对立即颁布的国有化法令补充如下：

- (1) 逮捕所有的董事(软禁)，
- (2) 如有破坏船只等行为加重处罚。

1945年第一次截于
“列宁文集”第35卷
按手稿刊印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 中央委员会會議上的发言

(1918年1月19日〔2月1日〕)

記 录

1

列宁問：要召开什么代表會議¹¹⁴？他認為，应当向主张革命战争的人說清楚，因为从他們的 Zwischenrufe^① 里可以听出一种責难，說党内有一派人怀疑另一派人在和平問題上要外交手腕；其实什么外交手腕也沒有，因为停战的決定已經完全公开地宣布了，任何一方要結束停战，必須在开始軍事行动的前七天发表声明。我們就是根据这一点来拖延和談的。苏維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是怎样通过这个決議的呢？是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提案通过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決定是根据党团的決定作出的，而党团的決定又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決定作出的。列宁認為，要說服这些主张革命战争的同志，最好讓他們到前綫亲眼去看一看，这样他們就会相信进行战争是完全不可能了。列宁認為开代表會議是沒有意义的，因为代表會議的決議对于中央委员会是沒有約束力的，因此，为了取

① 听众当发言人講話时在座位上发表的評論、意見。——編者注

得党的确切指示，很可能还要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拖延和谈，我们能够继续组织联欢，而缔结和约，我们就能立即交换战俘，把一大批实际看到过我国的革命，受到过革命教育的人遣送到德国去，他们在德国能够比较容易地进行发动革命的工作。此外，列宁认为，要确凿地查明德国的情况，我们应派飞行员到柏林去，用飞行员的话说，这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2

列宁提出要遵守秩序，好让布哈林对彼得格勒委员会的情况作一个实际的说明。

3

列宁提出一项明确的建议。他向那些主张召开代表会议的人指出，代表会议并不能解决业已形成的裂痕。党代表大会是必要的，代表会议只能收集党内的意见，而目前却需要肯定意见。因此，列宁建议召开协商会议，把各种意见、各种观点都在会上提出来，同时每一个持有不同观点的派别可以有三人出席。这次协商会议应当达成协议。

4

列宁赞成两三天后召开协商会议，但不必印提纲，因为我们不能让这些提纲变成德国可以利用的东西。在会议召开以前可以不必决定代表会议的问题，但把和平问题留到代表大会去决定，又不发表提纲，这是毫无意义的。

5

列宁建議为即将离开的苏維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組織一次會議，但是不发任何書面文件。

6

列宁指出，在2月15日以前不能趕出党綱来，他建議：

在1月20日召开協商會議，其成員是：（1）中央委员会；（2）明确提出不同意見的代表，即：列宁、索柯里尼柯夫、布哈林、奧波連斯基、斯土柯夫。如果斯米尔諾夫、奧波連斯基、斯土柯夫和皮达可夫在論点上还有分歧，他們可以派兩名代表，如果沒有，就派一名代表；（3）彼得格勒委员会由費尼格施坦代表；（4）拉脫維亞人。

委托布哈林和洛莫夫同莫斯科方面的人和皮达可夫进行磋商。任何一派都要提出自己的提綱。

1922年第一次載于“尼·列宁
(弗·烏里楊諾夫)文集”第15卷
按記錄原稿刊印

对全国人民，特别是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 和谈代表团的广播稿

我們也万分焦急：由于德国人的破坏，而与你們失去了通訊联系¹¹⁵。基輔拉达已經垮台。乌克兰的全部政权已由苏維埃掌握。乌克兰哈尔科夫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力已經毫无問題；布尔什維克柯秋宾斯基被任命为乌克兰共和国军队的总司令。芬兰資產階級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已經无望，工人对他們非常憤恨。在頓河区，46个哥薩克团在卡緬斯卡婭鎮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已經宣布成立自己的政府，現在他們正同卡列金作战。由于柏林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維埃，彼得格勒的工人欢欣鼓舞，热情高涨。传说卡尔·李卜克内西已經获释，并且即将主持德国政府。明天彼得格勒苏維埃會議將討論向柏林和維也納工人苏維埃致賀的問題。

列 宁

写于1918年1月21日(2月3日)

1929年第一次載于

“列宁文集”第11卷

按手稿刊印

对全国人民的广播稿

許多外国报纸正在散布謠言，說彼得格勒等地是一片恐怖和混乱。

所有这些报道都全是謠传。彼得格勒和莫斯科都十分安宁。沒有发生任何逮捕社会党人的事件。基輔已由乌克兰苏維埃政权掌握。基輔的资产階級拉达已經土崩瓦解。哈尔科夫乌克兰苏維埃政权的权力已完全得到承認。頓河区有46个哥薩克团起义反对卡列金。苏維埃政权已經占領了奧連堡，哥薩克首領都托夫被击败并已逃走了。在芬兰，芬兰工人政府的胜利正在迅速地巩固着，反革命的自卫軍已被驅逐到北部，工人完全有把握战胜他們。

彼得格勒的粮食状况有了好轉；今天（旧历1918年1月22日）彼得格勒工人运出10个車厢的粮食支援芬兰。

德国的消息很沉寂。显然，德国人在隱瞞德国革命运动的真相。托洛茨基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拍到彼得格勒的电报中說，德国人在拖延談判。显然是受別人操縱的德国资产階級报刊，正在散布有关俄国的謠言，来恫吓讀者。

昨天（1918年1月21日）公布了教会同国家完全分离和沒收教会全部财产的法令。

写于1918年1月22日（2月4日）

1929年第一次載于“列宁文集”第11卷

按手稿刊印

对派往地方的鼓动員的講話

會議報道

同志們，你們都知道，無論是大俄羅斯，還是組成俄羅斯的其他民族（过去被迫并入俄国，而現在已成為自由的俄羅斯共和國的成員）的大多數工人、士兵和農民都承認蘇維埃政權。我們同反革命的卡列金殘部不會有什麼大的戰鬥了，因為看來卡列金在他自己的頓河區也不得不提防革命的哥薩克了。

反革命的最後一根支柱倒坍了，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蘇維埃政權正在鞏固。蘇維埃政權也一定會鞏固。這是大家都明白的，因為經驗清楚地表明：只有這個政權，只有團結在蘇維埃中的工人、士兵和農民自己才能把俄國引上全體勞動者自由地共同生活的道路。

我們面前有兩個勁敵：第一個是國際資本。它站在我們面前，虎視眈眈地注視着它所痛恨的蘇維埃政權的鞏固。毫無疑問，這些億萬富翁們為了奪回曾經搶到手的東西不可能不進行戰爭。同時也毫無疑問，他們暫時還比蘇維埃共和國強大。

資本家雖然比我們強大，但是卻私下派代表來見我們的人民委員了，他們大概還會承認蘇維埃政權，同意取消債務，——這對他們塞得滿滿的腰包是一個最可怕的、最厲害的打擊。國際財政寡頭的代表講這些話，表明國際資本家已經走投無路。他們如果

能摆脱战争，能用全部力量来进攻在欧美两洲燃起熊熊大火的可恶的苏维埃共和国，他们当然非常高兴，可是这却办不到。

我们的革命是在战争中诞生的；要是没有战争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全世界的资本家都会在对付我们的基础上联合起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如何使我们这里的大火所迸出的火星不致掉到他们的房顶上。但是，万里长城也不能把俄国隔离起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工人组织不在热烈地欢迎我国的土地法令和银行国有化等法令。

同志们，也许我们以后还要经历一场激烈的斗争，但是，你们要清楚地知道，在大多数国家里，受资本家压迫的工人已经觉醒了，尽管各国的卡列金分子十分猖狂，甚至能暂时使俄国遭受打击，但是他们的地位并不会因此而得到巩固。而我们的地位倒是十分巩固，因为各国的工人都拥护我们。（鼓掌）

我们的另一个敌人就是破坏。当苏维埃的地位已经巩固的时候，就更加需要同破坏作斗争。同志们，你们就应该去开展这一斗争。你们是目前领导苏维埃政权的两个执政党的鼓动员，你们这次下去有很大的意义。我认为，你们到偏僻的地方去巩固苏维埃政权，传播革命思想，消除破坏，把劳动农民从富农压迫下解放出来，这是一项艰巨但一定会取得成效的工作。

我们面前摆着一项艰巨的工作——医治战争带来的创伤。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比我们准备。他们实行了正常的产品分配，因此他们现在的情况比较好，前线士兵都能得到正常的轮换。而沙皇政府和克伦斯基摇摆不定的资产阶级妥协政府，却什么也没有做。

因此，俄国目前的处境特别困难。俄国要在废墟上建立社会

主义社会的基础，必須完成許多組織任务，必須同那些頹喪分子，同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加剧破坏的流氓分子作斗争。

同志們，你們面前的任务是整頓农村的經濟，巩固苏維埃政权，正象我方才所說的，这是一項困难但一定会取得成效的工作。你們一定会找到助手的，因为我們知道，每一个自食其力的工人和农民都了解，沒有苏維埃政权，就无法摆脱飢餓和死亡。我們能够拯救俄国。一切材料都說明，俄国有粮食，只要登記及时，分配公平，粮食是够吃的。你們看一看俄国辽阔的土地和铁路破坏的状况，你們就会相信，我們必須加强对現有粮食的控制和分配，不然我們和你們都会被餓死。做好这件工作的先决条件就是，必須讓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农民、每一个公民都了解，他自己，也只有他自己才能帮助自己。同志們，此外誰都不会帮助你們。所有的资产階級、旧官吏和怠工分子都反对你們，因为他們知道，人民既然能分掉过去在資本家和富农手中的全民財富，也就会鏟除俄国的寄生虫和莠草。因此，他們用旧的伎倆、用资产階級剝削者的伎倆聚集了一切力量来反对劳动人民，从卡列金、都托夫一直到实行消极怠工、收买流氓分子以及那些萎靡不振和无力抵抗的分子。他們今天收买沒有覺悟的愚昧的士兵去搶劫酿酒厂。明天会收买铁路公司的董事扣留运往首都的物資；以后还会收买船主扣留运输粮食的駁船，如此等等。但如果人民懂得了，只有組織性才能使他們团结一致，才能建立起同志式的紀律，那资产階級的任何詭計对它都不可怕了。

这就是你們的任务，这就是你們团结人民、組織人民和建立苏維埃政权所應該遵循的方向。在农村里，你們会遇到农民“资产者”——富农，他們总想破坏苏維埃政权。你們同他們作斗争还是

容易的，因为群众会拥护你们。群众看到，中央派到农村来的不是讨伐队，而是给农村带来光明的鼓动员，其目的是要把每一个农村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团结起来。

就拿土地问题来说吧，土地已经被宣布为人民的财产，各种私有制正在消灭，这就向消灭剥削跨了一大步。

在这里，有钱人同劳动农民的斗争一定会日益激烈，你们应当帮助贫农，不是用书本，而是用经验、用亲身的斗争来帮助。我们剥夺地主的土地，不是为了给有钱人和富农，而是为了给贫农。这样你们一定会得到贫农的同情和支持。

必须防止农具和农业机器落入富农和有钱人的手中。这些东西都应当属于苏维埃政权，应当通过乡委员会暂时交给劳动群众使用。他们自己也应当注意，不要让这些机器变成富农发财的手段，而只能用来耕种他们自己的土地。

任何一个农民都会帮助你们进行这件困难的工作。应当向农民说明，富农和寄生虫必须加以限制。必须合理、平均地分配产品，使人民劳动的果实都用之于劳动人民。如果有一个富人伸出贪婪的爪子，想猎取人民的财富，就应当发动十个劳动者来对付他。

苏维埃的收入是 80 亿，而支出是 280 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能把这辆被沙皇政府陷进泥坑的国家马车拉出来，我们自然都要垮台。

对外的战争已经结束，或者说正在结束。这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现在内战开始了。资产阶级把抢来的钱财装进箱子，安心舒适地想道：“没什么，能躲过去”。人民应当把这种“吸血鬼”揪出来，强迫他交出抢来的东西。你们到了地方上就应该这样办。我

們要不被徹底破產所毀滅，就不能讓他們躲過去。而且，不是要警察去強迫，（警察已經被打死，被埋掉了）而是要人民自己動手干，除此以外，沒有別的鬥爭辦法。

有一個布爾什維克老头向一個哥薩克解釋什麼是布爾什維主義，解釋得很正確。

哥薩克問：你們布爾什維克真的要搶東西嗎？那個老头回答說：對，我們要搶那些搶來的東西¹¹⁶。

如果我們不把他們多年喪盡天良地剝削來的錢財從他們隱藏起來的錢罐中全部掏出來，我們就會淹死在這一汪汪洋大海中。

我們中央執行委員會很快就要通過一項關於向有產者征收一種新稅的法令，但是這項法令你們應當自己在地方上貫徹執行，以便戰時得來的每 100 個盧布，都由勞動人民來利用。但你們不應當拿着武器去貫徹，因為動用武器的戰爭已經結束，現在開始的是不用武器的戰爭了。

只要我們現在有組織地着手工作，剝削者的力量就打敗不了我們的革命，因為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都擁護我們，都同我們站在一起。

載于 1918 年 2 月 6 日（1 月 24 日）

“真理報”第 18 號

按“真理報”原文刊印

給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俄國和談 代表團托洛茨基的電報

復 電¹¹⁷

1月28日晚6時30分

我們的觀點你是知道的，在最近，特別是在越飛來信後，這一觀點更加肯定了。再說一遍，基輔拉達已完全垮台，這一事實德國人尚未承認，然而他們却不得不承認。

請同我們多通消息。

列 寧 斯大林

1929年第一次載于

“列寧文集”第11卷

按手稿刊印

在全俄农民代表和土地委员会 代表大会上的演说¹¹⁸

(1918年1月28日〔2月10日〕)

大会报道

我們現在正在完成巩固劳动群众的战果、团结工兵农的伟大事业。远在右派占多数的那次农民代表大会上,我就说过,只要农民承认我们的全部要求,我們也一定支持农民的全部要求,其中包括土地社会化这一基本要求^①。现在这一点我們已經做到了。我們有了世界上第一个废除一切土地私有制的法律。我們現在有了政权,苏维埃政权。这个由人民自己创立的政权,給各国人民伟大的和平事业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战争已經停止,各个战线已經宣布开始复員。但是同动员一切力量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资产阶级,仍然还有战争。我們已經打垮了俄国的反革命。目前各条战线都有战斗,而我們几乎都是节节胜利。但还有一个敌人,这就是国际资本;我們將同它作长期的斗争,我們依靠本身的組織,依靠国际无产阶级对我国革命的支援,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在国内我們还得进行一場巨大的斗争,阶级斗争。这是一场同资产阶级在經濟

^① 見“列宁全集”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4卷第417—464頁。——編者注

上的斗争，资产阶级正在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我们的敌人，拚命想保持对劳动群众的经济统治。

没有钱，这是我们的弱点，我们所以弱，我们国家所以受苦，原因就在这里。还有很多钱在城市和乡村的大富农手里。这些钱证明他们剥削了人民的劳动，这些钱应当属于人民。我们深信，劳动农民一定会向自己的压迫者——富农宣布无情的战争，一定会帮助我们为人民美好的将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

载于1918年2月15日(2日)

*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工兵农
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第25号

按报纸原文刊印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 中央委员会會議上的发言¹¹⁹

(1918年2月18日上午)

記 录

1

會議討論关于德国进攻的問題,格·伊·洛莫夫提議延期討論。

列宁反对,但贊成限制发言人数(代表各个派別发言的以5分鐘为限)。

2

决定討論問題以后,尼·伊·布哈林提議讓更多的人发言。

列宁反对这一点,并提議把問題归結为要不要发出建議和談的电报,讓大家表示态度。

列宁的提議被通过。

3

列·达·托洛茨基发言反对发出建議和談的电报,接着发言的是

列宁(贊成建議和談)。昨天的表決很能說明問題,大家都承

認，如果德国不发生革命运动而发动进攻，那就非进行和談不可。还有人怀疑：德国人是否想发动进攻，推翻苏維埃政府。我們面临着必須行动起来的时候了。如果帝国主义的进攻已經很明显；那我們大家都会贊成防御，而且也可以把这一点对人民講清楚。但是，如果进攻現在就开始，而我們在进攻开始后才向群众作解释，那末，我們会比立即就延长停战期問題进行談判引起更大的混乱。現在一小时也不能再浪費了，因为那样提出問題群众不能理解。或者是我們为爭取土地社会化而进行革命战争，那时群众是能够了解我們的，或者是我們进行和平談判。

1922年第一次載于“尼·列宁
(弗·烏里揚諾夫)文集”第15卷
按記錄原稿刊印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 中央委员会會議上的演說

(1918年2月18日下午)

記 錄

1

問題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烏里茨基的建議使人感到惊奇。中央委员会反对进行革命战争，可是，現在我們既沒有进行战争也沒有簽訂和約，正在被卷入革命战争中去。决不能同战争开玩笑。我們損失了車廂，因而我們的交通運輸日益困难。現在不能觀望，因为局势已經十分明显。人民是不会答应这样做的，因为既然有战争，軍隊就不能复員，同时德国人会立刻搶走一切东西。玩笑已經鬧到这种走投无路的地步，如果繼續采取中間路線的政策，革命就非失敗不可。越飞从布列斯特写信來說，德国还没有开始革命；既然如此，德国人就会繼續推进，得到奖賞。現在不能觀望了。觀望就意味着听任俄国革命遭到破坏。如果德国人說，他們要推翻布尔什維克政权，那当然必須作战；現在再不能有任何拖延了。現在問題所关系到的，不是过去，而是現在。向德国人提出書面咨詢，只不过是一紙空文而已。这不是办法。唯一的出路是向德国人建議恢复談判。現在中間路線的決定是不可能的。如果是革命

战争，就应该宣战和停止复员，但是决不能这样做。我们在这里草拟公文，而德国人却趁机抢劫仓库和车厢，我们面临着死亡的威胁。现在面临的危险是：我们以战争当儿戏，把革命断送给德国人。

历史将会告诉人们，是你们断送了革命。我们早就可以签订对革命毫无损害的和约。现在我们什么都完了，我们甚至连破坏也来不及就撤退了。过去我们已经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帮助了芬兰的革命，而现在我们无能为力了。现在不是交换照会的时候，不应该再观望了。现在“试探”已经晚了，因为现在已经很明显，德国人能够进攻。不能说服主张进行革命战争的人，但是可以而且应当说服主张观望的人。必须同德国人议和。

2

布哈林还没有发觉，他已经转上主张革命战争的立场。农民不要战争，也不想去打仗。现在能否告诉农民，让他们去进行革命战争呢？如果要这样做的话，就不能让军队复员。让农民不断地进行战争这是空想。革命战争不应当是一句空话。如果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我们就应该签订和约。既然已经让军队复员，那末再来谈论不断地进行战争就是笑话。决不能把这种战争同内战相提并论。庄稼人不想去进行革命战争，并且他们会抛弃一切公开散布这种论调的人。德国的革命尚未开始，而我们知道，我国的革命也不是一下子就取得胜利的。这里有人说，德国人要占领里夫兰和爱斯兰，但是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可以放弃这两个地方。如果他们要我们把军队撤出芬兰，好吧，就让他们去占领革命的芬兰。即使我们放弃了芬兰、里夫兰和爱斯兰，革命也不会受到损失。昨天

越飞同志用来吓唬我們的那种前途，絲毫也不会損害革命。

我建議发表声明，表示我們願意簽訂昨天德国人所提出的和約；即使他們把不干涉烏克兰、芬兰、里夫兰和爱斯兰的内政也列入和約之內，我們也应当无条件地接受。我們的士兵根本不能作战了；德国人想要的是粮食，他們要搶走粮食，使苏維埃政权遭到困难。宣布停止复員，就意味着垮台。

1922年第一次次于“尼·列宁”
(弗·烏里揚諾夫)文集"第15卷

按記錄原稿刊印

列宁、斯大林同得文斯克苏維埃 委員在直达电报中的談話

1918年2月18日

得文斯克：我們是得文斯克苏維埃委員。

列宁和斯大林：請告訴我們，关于德国即将发动进攻的事情，你們从斯莫尔尼得到什么指示？請告訴我們，說話的是誰，姓什么？

得文斯克：我們是巴甫洛夫和別利亞耶夫。剛才最高总司令来电报說，应当撤退，并且把一切东西都毀掉。得文斯克不得不放弃了。

列宁和斯大林：你們关于德軍方面有什么消息？

得文斯克：德国人暂时还没有什么动静。市内一片惊慌，德国飞机在市区上空飞得很低，还散发了传单，但是都被风刮走了，所以沒有看到。苏維埃决定留到德軍进城。現在成立了居民委员会，来維持市内秩序。还有什么指示嗎？

列宁和斯大林：在撤退时，要設法保持联系。請把休士机^①装上車厢，配备一組休士机值勤員和一名有經驗的机械員。請轉告行政委员会，在撤退时把一切都毀掉。請設法在最后把各种組織都撤走，應該看到，德国人的任务是想把各个革命中心一网打尽。

^① 休士机是印字电报机的一种。——譯者注

如果能看到德国的传单,請轉告我們。請尽量多和我們联系。

得文斯克:請問撤退时桥梁怎么办?

列宁和新大林:当然要炸毀!

得文斯克:有新情况就向你們报告。我們没有什么話要講了。再見。

列宁和新大林:再見。

1912年第一次載于

“列宁文集”第34卷

按电报記錄刊印

給德意志帝國政府的無線電報初稿

德國政府在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宣布結束戰爭狀態，開始復員各綫軍隊以後，向它發動了進攻，人民委員會對此表示抗議。停戰雙方的任何一方，無論在2月10日或在其他時候都沒有按1917年12月2日（15日）的條約的規定，直接或間接地宣布結束停戰，因此俄國工農政府更加無法預料這種行動。

鑒于既成的局勢，人民委員會認為有必要表示自己的態度，願意根據德國政府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所要求的條件，正式簽訂和約。

此外，如果德國政府能提出確切的和約條件，人民委員會願意在12小時之內對我們能否接受的問題，給予答復。

寫于1918年2月18日夜間

載于1918年2月20日（7日）

“中央執行委員會消息報”第29號

按手稿刊印

列宁在直达电报中答 莫斯科苏維埃問

下午 2 时 15 分，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同志曾应邀同执行委员会委員談話。布尔什維克党团的代表向列宁同志詢問：

(1) 关于柏林来电后的情况。

(2) 关于目前人民委员会所采取的措施。

(3) 除了霍夫曼的电报，柏林有没有其他的复电。

列宁同志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沒有軍隊；德国人从里加开始全綫进攻。得文斯克和列日伊察已經淪陷，魯茨克和明斯克正遭到进攻。凡是注重事实、而不注重空話的人，都应当簽訂和約，应当使革命在國內繼續巩固，繼續深入。

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

进攻暂时还没有停止，現已命令能抵抗的地方必須抵抗，沿路必須把一切都毀掉，連一块面包都不留。

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

是的，还没有。

談話是在 1918 年 2 月 20 日进行的

載于 1918 年 2 月 21 日（8 日）

“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工兵农代表
苏維埃消息报”第 29 号

按報紙原文刊印

注 釋

- 1 1917年9月15日(28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會議討論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必須夺取政权”和“馬克思主义和起义”这两封信。加米涅夫反对列宁在这两封具有历史意义的信件中所提出的关于武装起义的指示,建議不讓党知道这两封信,把信件全部銷毀。加米涅夫的建議被否決了。中央委员会曾把列宁的信分发给布尔什维克党的各大組織。——(正文第1頁)
- 2 列宁所提到的日期指下列事件:5月6日宣布了第一届联合临时政府的成員;8月31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維埃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決議,要求成立苏維埃政府;9月12日是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工兵代表苏維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維埃执行委员会决定的召开民主會議的日期。民主會議于1917年9月14—22日(9月27日—10月5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关于民主會議,見本卷第26—34、35—41頁。——(正文第1頁)
- 3 临时政府在1917年3月2日(15日)的宣言中宣布召开立宪會議;选举定于1917年9月17日(30日)举行。但是后来临时政府又宣布把选举推迟到1917年11月12日(25日)举行,拖延了立宪會議的召开。立宪會議是于1918年1月5日(18日)在彼得格勒由苏維埃政府召开的。立宪會議拒絕討論“被剝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和不肯批准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关于和平、土地、把政权轉交苏維埃的法令,因此在1918年1月6日(19日),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解散了立宪會議。关于立宪會議,見本卷第355—359、408—409、410—414頁。——(正文第2頁)
- 4 見馬克思和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940年俄文版第99—100

- 頁。——(正文第3頁)
- 5 列宁指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科尔尼洛夫叛乱被击溃后就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的問題发表的声明。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企图削弱日益增涨的革命高潮和保全仅存的一些自己的拥护者，不得不在口头上反对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而实际上照旧坚持和立宪民主党人联盟，执行作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代理人的立宪民主党的政策。——(正文第11頁)
- 6 “交易所报”即“交易所新聞”，是资产阶级的日报，从1880年起在彼得堡出版。“交易所报”这个名詞后来成了沒有原則和被收买的资产阶级报刊的通称。該报于1917年10月底被彼得格勒苏維埃軍事革命委员会封閉。——(正文第11頁)
- 7 “言論报”(日报)是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从1906年2月起在彼得堡出版，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彼得格勒苏維埃軍事革命委员会封閉，后来曾用別的名称出版，到1918年8月停刊。——(正文第11頁)
- 8 “工人报”是孟什維克的中央机关报，从1917年3月到11月每天在彼得格勒出版。——(正文第13頁)
- 9 “人民事业报”(日报)是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从1917年3月到1918年6月在彼得格勒出版，曾屡次更改名称。該报于1918年10月在薩馬拉和1919年3月在莫斯科复刊，不久就因进行反革命活动而被查封。——(正文第13頁)
- 10 “无产阶级事业报”(日报)是喀琅施塔得工兵代表苏維埃布尔什維克党团的机关报，于1917年出版，以代替七月事变时被临时政府查封的喀琅施塔得布尔什維克的“真理呼声报”。——(正文第13頁)
- 11 “真理报”是布尔什維克的合法日报，在彼得堡出版，是根据彼得堡工人的倡議在1912年4月創办的。

“真理报”是群众性的工人报纸，它是依靠工人自己捐款出版的。以报纸为中心，团结了广大的工人通訊員和工人作家。仅在报纸出版

的一年中就发表了11 000多篇工人通訊。“真理报”的发行額平均每天4万份，个别的月份达到6万份。

列宁在国外领导“真理报”的工作；他几乎每天都給报纸写文章，給編輯部指示，并且把一批党的优秀的写作人才团結在报纸的周围。积极参加报纸工作的有：維·米·莫洛托夫、雅·米·斯維尔德洛夫、約·維·斯大林、米·伊·加里宁。編輯部的經常工作人員有：米·斯·奥里明斯基、尼·古·波列塔也夫、克·恩·薩莫依洛娃、尼·尼·巴图林、安·伊·叶利札罗娃、克·斯·叶列梅也夫等等。第四届国家杜馬的布尔什維克代表中积极参加“真理报”工作的有：阿·叶·巴达也夫、格·伊·彼得罗夫斯基、馬·康·穆拉諾夫、費·尼·薩莫依洛夫、尼·罗·沙果夫。

“真理报”經常遭到警察的迫害。在創办的第一年，它就被沒收过41次，編輯們被法庭控告过36次，共坐牢47.5个月。在两年零三个月中，“真理报”被沙皇政府查封过8次，但在封后它又改用別的名称出版，如：“工人真理报”、“北方真理报”、“劳动真理报”、“拥护真理报”、“无产階級真理报”、“真理之路报”、“工人日报”、“劳动的真理”。在1914年7月8日(21日)，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报纸被查封了。

直到二月革命后，“真理报”才复刊。从1917年3月5日(18日)起，“真理报”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机关报。4月5日(18日)，列宁一从国外回来，就参加了編輯部并且领导了“真理报”的工作。1917年7月5日(18日)士官生和哥薩克搗毀了“真理报”編輯部。1917年7—10月，由于临时政府的迫害，“真理报”多次更換名称繼續出版，用过的名称有：“真理小报”、“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工人之路报”。从10月27日(11月9日)起又用原名“真理报”出版。——(正文第15頁)

- 12 莫斯科會議是临时政府为了动員資產階級和地主的力量而在1917年8月12日(25日)举行的。莫斯科国务會議的成員决定了它的反革命的本質。参加会议的多半是商人和工业家、地主和銀行家、沙皇杜馬的成員、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参加会议的所有四届国家杜馬的代表488人，苏維埃和社会組織的代表129人，市杜馬獲得

129席,地方自治局118席,工商業界和銀行界150席,科學組織99席,陸海軍177席,宗教界24席,民族組織58席,農民100席,合作社313席,工會176席等等。蘇維埃代表團是由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組成的。科爾尼洛夫、阿列克謝也夫、卡列金等將軍在會議上提出了鎮壓革命的計劃。克倫斯基在演說中威脅說要鎮壓革命運動,說要用武力制止農民奪取地主土地的企圖。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在宣言中號召無產階級抗議莫斯科會議。莫斯科的布爾什維克在會議開幕的當天組織了有40多萬人參加的一日總罷工。其他城市也舉行了抗議性的群眾大會和罷工。——(正文第16頁)

- 13 “統一報”(日報)于1917年3月到11月在彼得格勒出版,在1917年12月和1918年1月曾用其他名稱出版,該報由格·瓦·普列漢諾夫主編。“統一報”聯合了孟什維克護國派極右翼集團,無條件地支持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對布爾什維克黨進行了瘋狂的攻擊。——(正文第18頁)

- 14 “日報”是持自由資產階級方針的報紙,1912年在彼得堡由銀行出資創辦。孟什維克取消派也參加了該報並且在1917年2月後完全掌握了這個報紙。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該報被彼得格勒蘇維埃軍事革命委員會封閉,後來它又用別的名稱出版到1918年5月。——(正文第18頁)

- 15 “中央執行委員會消息報”是日報,從1917年2月28日(3月13日)起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消息報”的名稱出版。在全俄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了工兵代表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後,該報就成了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機關報,從1917年8月1日(14日)第132號起改稱“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消息報”。整個這段時期內,該報都操縱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手里,激烈地反對布爾什維克黨。在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全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後,“中央執行委員會消息報”成了蘇維埃政權的正式機關報。1918年3月,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由彼得格勒遷到莫斯科,該報也改在莫斯科出版。——(正文第24頁)

- 16 “論进行伪造的英雄和布尔什維克的錯誤”一文在“列宁全集”第2、3版中是按照“工人之路报”的摘要刊印的，本版按照手稿刊印了全文。——(正文第26頁)
- 17 “社会民主党人报”(日报)是布尔什維克党莫斯科省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的机关报，后来又是莫斯科专区委员会的机关报。从1917年3月出版到1918年3月，由于党中央委员会迁到莫斯科，該报与“真理报”合并。——(正文第33頁)
- 18 “俄罗斯意志报”是大銀行出資創办的资产階級日报，該报进行了猛烈的反布尔什維克煽动。列宁說它是最下流的资产階級报纸。該报于1916年12月到1917年10月在彼得格勒出版。——(正文第34頁)
- 19 “全俄农民代表苏維埃消息报”是日报，是农民代表苏維埃的正式机关报；1917年5月至12月在彼得格勒出版；反映社会革命党右翼的观点。——(正文第47頁)
- 20 “俄罗斯語言报”是自由资产階級的日报，从1895年起在莫斯科出版；1917年11月27日(12月10日)被莫斯科工兵代表苏維埃主席团查封。——(正文第49頁)
- 21 伊諾炮台 是位于与芬兰交界的边境上的要塞，它同喀琅施塔得一起掩护通向彼得格勒的要道。根据俄罗斯苏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芬兰社会主义工人共和国于1918年簽訂的条約，伊諾炮台划归俄罗斯苏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芬兰革命失敗后，白卫軍曾企图占領炮台。1918年5月，由喀琅施塔得要塞司令下令炸毀了炮台。——(正文第53頁)
- 22 “修改党綱的材料”文集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工业区省委会于1917年出版的，列宁在“論修改党綱”一文中对它作了批評(見本卷第131—158頁)。——(正文第56頁)
- 23 “危机成熟了”一文的第一至三节和第五节曾載于1917年10月20日(7日)“工人之路报”第30号。保存下来的手稿只有第五、第六两节，第四节的手稿沒有找到。——(正文第57頁)

- 24 列宁指军官杜巴索夫 1917 年 9 月 22 日 (10 月 5 日) 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的发言。——(正文第 63 页)
- 25 “俄罗斯新闻”是日报, 1863 年起在莫斯科出版, 由莫斯科大学的自由派教授和地方自治局的活动家主办; 代表了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从 1905 年起成为右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 1917 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不久就被查封。——(正文第 63 页)
- 26 指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他们的一小撮追随者的立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顽固地坚持布尔什维克必须参加预备议会, 企图以此吸引党离开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他们不敢公开反对起义, 而建议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托洛茨基在 1917 年 9 月 20 日 (10 月 3 日) 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宣称, 只有苏维埃代表大会才能决定政权的问题。他向敌人泄露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规定的起义日期。
-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决定抵制预备议会。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即使短时期地参加预备议会也是严重的错误。按照列宁的建议, 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以前发动了起义。苏维埃代表大会只是从彼得格勒苏维埃手里接收了政权。——(正文第 65 页)
- 27 “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 一文第一次载于 1917 年 10 月“启蒙”杂志第 1、2 两期合刊上。
- “启蒙”杂志是布尔什维克的理论杂志; 1911 年 12 月至 1914 年 6 月在彼得堡公开出版。列宁直接参加了该杂志的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 杂志被政府封闭。1917 年秋天“启蒙”杂志又复刊, 但是只出了一期(合刊), 此后就停刊了。——(正文第 69 页)
- 28 “新生活报”是孟什维克派的日报, 是所谓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者”集团的机关报。这个集团联合了孟什维克、马尔托夫的拥护者和半孟什维克派的个别知识分子。该报 1917 年 4 月在彼得格勒创刊;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 对苏维埃政权采取了敌对的立场, 1918 年 7 月被封闭。——(正文第 70 页)
- 29 “劳动旗帜报”(日报) 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日报; 1917 年 8 月 23 日 (9 月 5 日) 创刊, 是社会革命党彼得格勒委员会的机关报; 全俄左派

- 社会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該报成了他們的中央机关报；1918年7月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行反苏維埃的叛乱时被查封。——(正文第78頁)
- 30 “人民意志报”(日报)是社会革命党右翼的机关报；1917年在彼得格勒出版；1917年11月被封闭；以后又用别的名称出版；1918年2月又被封闭，才完全停刊。——(正文第81頁)
- 31 見“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选集”1953年俄文版第268頁。——(正文第100頁)
- 32 列宁在文中提到的日期是指下列事件：2月28日(3月13日)是二月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日子；列宁以11月29日(12月12日)表明預定的召开立宪會議的日期，临时政府曾規定立宪會議在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召开。——(正文第118頁)
- 33 斯莫尔尼学院是1917年10月布尔什維克党中央和彼得格勒苏維埃軍事革命委员会所在地。斯莫尔尼学院成了革命的战斗司令部。全俄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是于1917年10月25—27日(11月7—9日)在斯莫尔尼学院大礼堂举行的。——(正文第118頁)
- 34 給中央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以及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維埃布尔什維克代表的信，曾在1917年10月5日(18日)彼得格勒委员会的會議上进行了討論。維·米·莫洛托夫和米·伊·加里宁等人維護列宁的举行武装起义的路綫。在莫斯科，这封信曾在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和领导干部會議上討論过。列宁的这封信得到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布尔什維克組織一致的支持。信內闡述的論点曾被当作工作中的指針。——(正文第122頁)
- 35 列宁指鐵路員工要求临时政府提高工資而举行的全俄总罢工。罢工于1917年9月23日(10月6日)夜間开始，直到1917年9月26日(10月9日)夜間临时政府部分地满足了鐵路員工的要求以后才結束。——(正文第122頁)
- 36 这个提綱是列宁处在地下时为原定于1917年10月17日(30日)召开

的党的紧急代表大会和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市第三次代表会议写的。后来根据10月5日(18日)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代表大会延期召开了。这个提纲曾在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市第三次代表会议上讨论过。

代表会议于10月7日(20日)开幕，10月11日(24日)闭幕。出席代表会议的代表，代表了49478名党员。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决议在说明理由之后，指出必须以工农革命政府来代替克伦斯基政府，因为只有工农政府才能把土地转交给农民，才能把国家从破坏和战争中挽救出来。代表会议拟定了以列宁为首的彼得格勒出席立宪会议的代表候选人名单。在10月11日(24日)的会议上，宣读了列宁“给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的信”(见本卷第127—130页)。代表会议对于准备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正文第124页)

- 37 北方区域士兵代表苏维埃省代表大会是根据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决定，于1917年10月11—13日(24—26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的。彼得格勒苏维埃积极参加了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选派了30名代表参加这次大会。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称这个代表大会是一部分人的会议，并召回了他们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彼得格勒、莫斯科、喀琅施塔得、列维里、赫尔辛福斯等23个以上的苏维埃的代表。出席的代表共94人，其中有51个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的议程是：1.各地的报告；2.目前的形势；3.国内的军事政治形势；4.土地问题；5.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6.立宪会议；7.组织问题。代表大会选出了由17人组成的北方区域执行委员会，其中11人是布尔什维克。列宁给代表大会写了“给参加北方区域苏维埃省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同志的信”(见本卷第162—168页)。代表大会的决议号召群众参加武装起义，这次代表大会在准备武装起义方面起了极大的鼓动作用和组织作用。——(正文第128页)

- 38 彼得格勒苏维埃士兵代表的决议是1917年10月6日(19日)针对前方事件和克伦斯基政府准备由彼得格勒迁往莫斯科的问题而通过的。士兵代表的抗议得到了首都工人和士兵的支持，使临时政府不得不在彼得格勒。——(正文第128页)

- 39 指1917年4月21—29日(5月7—12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正文第131頁)
- 40 “斯巴达克”(杂志)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省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莫斯科专区委员会(从第2期起)的刊物;出版于1917年5月20日(6月2日)到10月29日(11月11日)。——(正文第131頁)
- 41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6年俄文版第16卷第2部第105—106頁。——(正文第140頁)
- 42 “斯巴达克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組成的,联合了以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克·蔡特金、弗·梅林为首的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

“斯巴达克派”“关于国际社会民主党任务的提綱”是罗·卢森堡在1915年写成的。1916年1月該提綱在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上通过,并于1916年2月3日第一次载于“斯巴达克書信集”(«Spartakusbriefe»)第14期內。列宁的“論尤尼烏斯的小册子”、“論对馬克思主义的諷刺和‘帝国主义經濟主义’”(見“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2卷第298—313頁和第23卷第18—72頁),批判了德国左派的錯誤。——(正文第141頁)

- 43 关于苏維埃共和国和立宪会议可以暂时配合的問題見本卷第179—180頁和“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1卷第40—41頁。——(正文第152頁)

- 44 論壇派 是从1907年起出版了“論壇报”(«De Tribune»)的荷兰社会民主工党的左派。1909年論壇派被开除出荷兰社会民主工党,組成了独立的政党荷兰社会民主党。論壇派是荷兰工人运动的左翼,但它并不是彻底革命的政党。

1918年論壇派参加了成立荷兰共产党的工作。“論壇报”从1909年起是荷兰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从1918年起成为共产党的机关报;从30年代起到1940年止,用“人民报”的名称出版。——(正文第155頁)

- 45 美国的“社会主义宣传联盟”是一个国际主义的組織，1915年由美国社会党內的少数革命派組成的。联盟的大多数成員是伊居美国的工人，后来同齐美尔瓦尔得左派合并。——(正文第155頁)
- 46 “美国社会主义工党”(美国社会主义劳动党)是在1876年由第一国际的美国支部、美国社会民主工党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团体合并建成的。大多数黨員是侨民。美国社会主义工党是一个宗派主义的政党，同无产阶级群众从来没有广泛的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美国社会主义工党倾向于国际主义。——(正文第155頁)
- 47 見馬克思和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940年俄文版第99—100頁。——(正文第160頁)
- 48 1917年10月10日(23日)党中央委员会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會議，討論了立刻准备武装起义的問題。投降主义分子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发言并投票反对列宁提出的決議案。托洛茨基在这次會議上没有敢于公开反对武装起义。但是他建議在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不要开始起义。这就是說，把起义問題拖下去，使它遭受失败，把起义的事情預先告訴临时政府。中央委员会給了投降主义者以坚决反击。以10票对2票通过的列宁的決議成了整个布尔什維克党的方針，为了对起义进行政治领导，中央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政治局。——(正文第169頁)
- 49 列宁指雅·米·斯維尔德洛夫在1917年10月10日(23日)中央委员会會議上，就第三項議程“明斯克和北方战綫”所发表的通知。斯維尔德洛夫說到明斯克举行武装发动在技术上的可能性，說到明斯克方面建議派遣革命軍援助彼得格勒。——(正文第170頁)
- 50 1917年10月16日(29日)的党中央委员会扩大會議是在列斯諾伊区杜馬举行的，會議的主席是米·伊·加里宁。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会上反对起义。投降主义分子的背叛行为遭到列宁的尖銳批評。
會議以19票贊成，2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列宁的決議。在中央委员会的閉幕會議上成立了由雅·米·斯維尔德洛夫、約·維·斯

大林、費·艾·捷尔任斯基、安·謝·布勃諾夫、莫·索·烏里茨基組成的軍事革命總部，總部的工作受到列寧的經常的領導。——（正文第 172 頁）

- 51 列寧指 1917 年 10 月 13 日（29 日）的黨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列寧當時在彼得格勒處於秘密狀態，為了隱瞞自己曾參加會議，所以把會議日期說成是 10 月 15 日（28 日）；為了保密起見，列寧推托說一個同志通知了他關於會議的情況。——（正文第 175 頁）

- 52 這裏所指的是 1917 年 10 月 25 日（12 日）“工人之路報”第 34 號的報道。——（正文第 177 頁）

- 53 “新時報”是反動貴族和官僚集團的日報，從 1868 年起在彼得堡出版；從 1905 年起該報是黑幫分子的機關報之一。列寧稱“新時報”為尖酸刻薄的報紙的典型。二月革命後，“新時報”完全支持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反革命政策並且對布爾什維克進行了瘋狂的攻擊，1917 年 10 月 26 日（11 月 8 日）被彼得格勒蘇維埃軍事革命委員會查封。——（正文第 191 頁）

- 54 “給布爾什維克黨黨員的信”以及“給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的信”（見本卷第 203—207 頁）曾在 1917 年 10 月 20 日（11 月 2 日）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進行了討論。黨中央譴責了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的工賊行為。禁止他們發表任何反對中央的決定以及既定的工作方針的聲明。加米涅夫被逐出中央委員會。——（正文第 196 頁）

- 55 齊美爾瓦爾得第三次代表會議於 1917 年 9 月 5—12 日（新曆）在斯德哥爾摩舉行。

根據四月代表會議的決定，布爾什維克出席了這次會議。列寧不同意這個決定，認為布爾什維克參加這次會議，只能是為了了解情況，這一點列寧早在“無產階級在我國革命中的任務”這本小冊子中談到了（見“列寧全集”1957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24 卷第 60 頁）。列寧在 1917 年 5 月給這本小冊子寫的跋中指出代表會議的這個決定是錯誤的（見“列寧全集”1957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24 卷第 67—68 頁）。列寧說代表

- 會議的日期是8月20—27日(新曆),是由于誤引了孟什維克的“火星報”所登的錯誤的日期。——(正文第200頁)
- 56 “火星報”是孟什維克“國際主義者”的報紙,自1917年9月26日(10月9日)至12月4日(17日)在彼得格勒出版。——(正文第200頁)
- 57 «*Politikens*»報(“政治報”)于1916年在斯德哥爾摩創刊。
«*Työväes*»報(“工人日報”)从1895年3月至1918年在赫爾辛福斯出版。——(正文第200頁)
- 58 列寧指19世紀后50年和20世紀初英國資產階級在土地運動的壓力下在愛爾蘭實行的土地“改革”。關於愛爾蘭的“改革”見列寧的“英國自由黨人和愛爾蘭”一文(見“列寧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0卷第141—144頁)。——(正文第212頁)
- 59 彼得格勒蘇維埃軍事革命委員會是在1917年10月12日(25日)根據布爾什維克黨中央的指示建立的。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成立了蘇維埃政府后,軍事革命委員會受蘇維埃人民委員會的委托,把反對反革命和保衛革命秩序當作自己的中心任務。隨着蘇維埃機關的建立和鞏固,軍事革命委員會的職能逐漸縮小,它的職能逐步轉交到組織起來的人民委員部手里。1917年12月5日(18日)軍事革命委員會完全撤銷。——(正文第214頁)
- 60 “告俄國公民書”是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軍事革命委員會于10月25日(11月7日)上午10時發表的宣言。同日上午,這個歷史性的文件會在“工人和士兵報”上刊登并送交其他各報登載。
“工人和士兵報”是每日晚報,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的機關報,1917年10月17日(30日)創刊,1918年2月停刊。——(正文第216頁)
- 61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會議于10月25日(11月7日)下午2時35分開幕。軍事革命委員會向彼得格勒蘇維埃作了關於革命勝利的報告。蘇維埃會議在听取了列寧發言之後,以多數通過了列寧起草的決議(見本卷第221—222頁)。——(正文第219頁)

62 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於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晚10時45分在斯莫爾尼開幕。在649名代表中,有390人是布爾什維克。有318个省和地方的蘇維埃選派代表出席了這次代表大會,其中有241個蘇維埃的代表是帶着布爾什維克的委託書來參加代表大會的。孟什維克、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崩得分子在大會開幕后就退出大會,他們拒絕承認社會主義革命。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了列寧起草的“告工人、士兵、農民書”(見本卷第223—224頁)。代表大會的主要問題是成立蘇維埃政府和通過和平法令、土地法令。列寧作了關於和平問題和土地問題的報告。

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宣布政權已經轉到蘇維埃手中,通過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並成立了第一屆蘇維埃政府,即人民委員會。列寧當選為人民委員會主席。

代表大會選舉了由101人組成的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其中有62名布爾什維克,29名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以及其他人士。代表大會於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早晨5時15分閉幕。——(正文第223頁)

63 皇室和閣部的土地是屬於沙皇皇族的土地。租有土地是國家分配給地主的土地,這部分土地是用來作為份地分配給那些只是為了份地才在工廠中工作的農民的。長子繼承的土地是世襲的地主的大地產,這種大地產一代一代地完整地傳給長子或一族之長。——(正文第237頁)

64 彼得格勒衛戍部隊各國代表會議(1917年10月29日[11月11日])是由軍事革命委員會召集的,討論了保衛彼得格勒、擊潰反革命勢力的問題。出席會議的有40人。會議聽取了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關於目前形勢的報告,並討論了下列問題:1. 成立司令部;2. 武裝軍隊;3. 建立城市秩序。在會議上,列寧就這些問題發表了意見。會議由衛戍部隊代表中選出了一個監察委員會來檢查司令部的工作,並一致通過了告彼得格勒士兵書,號召士兵為保衛革命成果而戰鬥。——(正文第247頁)

65 工人監督條例草案曾被當作勞動人民委員會的法令草案的基礎,經

补充和說明后刊登在1917年11月16日(3日)“真理报”第178号上。1917年11月14日(2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會議討論了并稍加修改后通过了这个草案。11月15日(28日)人民委员会會議也討論了該草案。草案改用“工人監督条例”的标题刊登在1917年11月16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27号上。——(正文第254頁)

- 66 全俄鉄总执委会 即全俄鉄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是由1917年8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俄鉄路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的。在全俄鉄总执委会41个委員中有14个社会革命党人，6个孟什維克，3个人民社会主义者和11个无党派人士。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全俄鉄总执委会变成了一个反苏維埃活动的中心。1917年10月29日(11月11日)全俄鉄总执委会通过了关于必須成立由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組成的政府的決議。当天布尔什維克党中央同全俄鉄总执委会就这一問題开始了談判。根据列宁和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談判应当成为“軍事行动的外交掩护”。加米涅夫和索柯里尼柯夫这两个叛徒在同全俄鉄总执委会的談判中表现了叛变行为；他們接受了全俄鉄总执委会的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政府的要求，这个政府中除了布尔什維克以外，还应当有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等反革命政党的代表。諾根、米柳亭和李可夫支持加米涅夫和索柯里尼柯夫的叛变政策。11月2日(15日)布尔什維克党中央通过了列宁提出的決議案，否决了同这些反革命政党妥协的主张，并宣布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是革命中的工贼。投票反对这个決議的有：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李可夫、諾根和米柳亭。——(正文第256頁)
- 67 手稿沒有标题，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正文第264頁)
- 68 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表反对人民委员会在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公布的关于出版問題的法令的言論之后，在根据軍事革命委员会的决定封閉了許多资产阶級报纸之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會議討論了关于出版自由的問題。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言論报”、“日报”等报纸因进行反革命活动而被封閉。在1917年11月4日(17日)举行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會議上宣讀了布尔什維克党团提出的

同意苏维埃政府的出版政策的决议，决议以多数通过了。——(正文第266页)

- 69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党团因为人民委员会未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批准就公布了一系列的法令，而向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提出了质问。在表决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之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声明：人民委员是当事人，因此不应当参加投票(列宁对这一声明的回答见本卷第271页)。列宁发言之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多数通过了同意人民委员会工作的决议。——(正文第269页)
- 70 指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总司令发出的第一号命令，命令中号召赤卫队的士兵和水兵用自己的力量无情地、毫不犹豫地镇压犯罪分子。由于命令措辞不够确切，可能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17年11月2日(15日)的会议上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建议撤销这个命令。——(正文第270页)
- 71 列宁在1917年11月4日(17日)举行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批评了替声明退出政府的投降分子诺根、李可夫和米柳亭等辩护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查克斯的立场。这些投降分子的临阵脱逃的行为受到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痛斥(见本卷第283—287页)。——(正文第272页)
- 72 “答复农民的问题”是列宁为了回答各农民请愿代表向人民委员会提出的许多问题而写的。“答复”用打字机打出，由列宁亲笔签名，发给各请愿代表。——(正文第277页)
- 73 “保安委员会”即“公安委员会”，是反革命的联合机构，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成立，是莫斯科市杜马之下的机构，1917年11月2日(15日)向军事革命委员会投降。——(正文第279页)
- 74 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是根据第二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召开的。代表大会于1917年11月10—25日(11月23日—12月8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大会的成分如下：110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40名布尔什维克、15名布尔什维克的同情者(乌克兰人)、50名社会革命党人的右派和中派以及40名无党派人士。右派社会革命

党人的旧农民代表苏維埃执行委员会在代表大会开幕的前夕曾企图破坏这次会议，但是这个企图没有得逞。

尽管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执行委员会企图分裂代表大会，尽管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表现了动摇，全俄农民代表苏維埃非常代表大会在政权问题上仍然站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立场上。代表大会选出的临时执行委员会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合并；11月15日（28日）举行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俄农民代表苏維埃非常代表大会和彼得格勒苏維埃第一次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了一项批准和平法令、土地法令和工人监督法令的决议。会议通过了在1917年11月25日（12月8日）召开全俄农民代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正文第299页）

- 75 给全俄农民代表苏維埃非常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声明，是由于代表大会中占多数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列宁以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大会上发言而写的；在大会进行的同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进行了关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未来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占多少席位的谈判。在这个问题未解决以前，代表大会中占多数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认为：让列宁在大会上讲话就等于“预先决定了组织政府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党团在接到列宁的声明后，在代表大会上坚决提出了关于立即邀请政府代表的问题。代表大会否决了布尔什维克的要求，但是通过了让列宁以个人名义而不是以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到会讲话的决定。列宁在会上一共发言三次：一次谈到土地问题，一次谈到全俄铁路总执委会代表的声明，最后一次谈到关于土地问题的结论。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议草案（见本卷第302—303页）。

本文手稿上没有标题，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正文第299页）

- 76 乡土地委员会工作条例曾由1917年6月23日（7月6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維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批准，但是直到苏維埃政权建立以后，它才具有法律的效力。——（正文第301页）
- 77 列宁的这个建议已经转交给彼得格勒公共图书馆。

本文手稿上没有标题，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正文第310页)

- 78 立宪会议代表的罢免权法令草案，是由布尔什维克党团在1917年11月21日(12月4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提出来的，该草案以多数票通过(两票反对，一票弃权)。在同一次会议上，该法案经过由雅·米·斯维尔德洛夫领导的协商委员会的修改和补充，一致通过。该法案以“改选法令草案”为题公布在1917年12月7日(11月24日)“真理报”第198号上。——(正文第314页)
- 79 全俄海军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11月18—25日(12月1—8日)举行。代表大会的议程有下列各问题：关于目前形势、政权以及关于中央海军的活动和海军部门的改革问题等。列宁在代表大会上就目前形势作了发言。代表大会批准成立海军部门管理机构方案，选出20人参加全俄工农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由他们组成海军委员会。前海军总司令部苏维埃的全部职权都移交该委员会。代表大会向人民委员会致敬并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正文第319页)
- 80 “和平谈判纲要”是对苏维埃代表团在布列斯特同德国进行停战和平谈判的指示。——(正文第327页)
- 81 “关于逮捕反革命内战祸首的法令”是列宁提出的，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由人民委员会批准。——(正文第329页)
- 82 全俄农民代表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11月26日至12月10日(12月9—23日)在彼得格勒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由右派社会革命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起召开的，为了使拥护它的代表尽量占多数，它采取了各种办法。出席代表大会的有790名有表决权的代表，这些代表的成分是：305名右派社会革命党人，350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91名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开会的情况极其紧张。特别是在立宪会议的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支持下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在工作的进程中，意见分歧使代表大会发生分裂。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代表大会并单独举行会议。布尔什维克同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起繼續进行全俄农民代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代表大会通过了告农民書。告农民書的草稿是列宁写的（見本卷第345—350頁）。——（正文第334頁）

- 83 中央拉达——资产阶級民族主义組織，它是在1917年4月在基輔举行的乌克兰资产阶級和小资产阶級党派的大会上成立的。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拉达宣布自己为“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机关，并且走上公开反对苏維埃政权的道路。

鉴于中央拉达对苏維埃显然采取敌对态度，人民委员会于1917年12月3日（16日）决定向乌克兰拉达提出最后要求，同时发表告乌克兰人民書。委托一个委员会起草上列文件，列宁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委员会在起草这些文件的过程中，把向乌克兰拉达提出的最后要求和告乌克兰人民書合并为一个文件，称为“告乌克兰人民書并向乌克兰拉达提出最后要求”。

1918年1月在布尔什維克的号召下，基輔工人举行了反对反革命拉达的起义。苏維埃军队开入基輔，拉达被赶出基輔。——（正文第338頁）

- 84 1917年12月11日（24日）布尔什維克党中央研究了立宪會議布尔什維克党团問題。革命的叛徒和工賊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和季可夫企图利用立宪會議党团，把持党团委员会来反对中央。根据列宁的建議，中央委员会撤銷了立宪會議党团委员会。——（正文第353頁）

- 85 手稿沒有标题，标题是由苏共中央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正文第354頁）

- 86 全俄铁路工人非常代表大会于1917年12月12日（25日）开幕。出席大会的有276名代表。代表大会听取了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全俄鉄总执委会代表的发言、关于彼得格勒粮食状况的报告、关于工会建設的报告。

列宁向代表大会致賀詞。代表大会完全贊同全俄工兵代表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綱領，通过了关于不信任全俄鉄总执委会的決議，选派78名代表出席1918年1月5日（18日）召开的全国铁路員工代表大会。——（正文第360頁）

87 銀行国有化法令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7年12月14日(27日)和关于检查銀行鈔制保險箱法令同时批准的,并在1917年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252号上公布。——(正文第362頁)

88 “为了面包与和平”一文第一次是用德文在1918年5月《Jugend-Internationale》(“青年国际报”)第11号上发表的。

《Jugend-Internationale》(“青年国际报”)是国际社会主义青年組織联合会的机关报,接近齐美尔瓦尔得左派;1915年9月至1918年5月在苏黎世出版。——(正文第365頁)

89 关于实行銀行国有化及其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 是列宁于1917年12月中旬提交最高国民經济委员会批准的。該草案第一次載于1918年11月“国民經济”杂志第11期。草案的最后一段第一次按手稿刊印。

“国民經济”是最高国民經济委员会的机关刊物,1918年3月創刊,1922年12月停刊。——(正文第367頁)

90 为复員军队而召开的全軍代表大会于1917年12月15日(28日)在彼得格勒开幕,于1918年1月3日(16日)閉幕。出席代表大会的有272名代表,其中230名有表决权。代表大会听取了:(1)关于目前形势和国际形势的报告;(2)关于军队未来情况的报告;(3)关于复員军队的报告。在最后一次會議上宣讀了列宁給代表大会的賀信(見本卷第401頁)。列宁的賀信第一次載于1918年1月6日(19日)“工农俄国陆海軍报”第4号。

“工农俄国陆海軍报”是陆海軍人民委員部的机关报;于1917年11月21日(12月4日)在彼得格勒創刊,从1918年1月18日(31日)起更名为“工农紅軍紅海軍报”,同年4月30日停刊。——(正文第370頁)

91 人民委员会決議草案 是在1917年12月18日(31日)討論了前綫局势和军队情况的报告以后通过的。关于前綫局势和军队情况的报告是根据調查表材料写的,該調查表由列宁制定并分发给参加为复員军队而召开的全軍代表大会的军队代表(參看本卷第370—371頁)。——(正文第372頁)

- 92 見“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1953年俄文版第262—264頁。——(正文第375頁)
- 93 見“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集”1953年俄文版第299頁。——(正文第387頁)
- 94 关于消費公社的法令草案是列寧在1917年12月25—28日(1918年1月7—10日)写的。列寧在起草本草案时,正如他在“提綱初稿”中所指出的,利用了下列文件:糧食人民委員部1917年12月22日(1918年1月4日)發給地方蘇維埃的关于成立糧食机构的指示、糧食人民委員部关于成立“供給人民委員部”的草案以及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关于各地区國民經濟委員會”的組織和職权的草案。——(正文第390頁)
- 95 欢送第一批社会主义軍隊大会于彼得格勒米海洛夫斯基練馬場举行。列寧在返回斯莫尔尼的途中遇刺未中,子弹打穿了汽車的玻璃,从他头上飞过。——(正文第394頁)
- 96 在直达电报中的談話是同布列斯特俄国代表团談当时同德国进行和談的事情。1917年12月8日(16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开始和談,12月5日(18日)簽訂了停战协定。

一切反革命分子,从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起到白卫分子止,都反对簽訂和約。在这件罪恶的勾当里,托洛茨基及其娄罗布哈林是他們的同盟者。布哈林和拉狄克、皮达可夫一起領導了一个同党敌对的集团,并且为了伪装而自称为“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布列斯特的蘇維埃代表团团长托洛茨基声明,蘇維埃共和国拒絕在德国提出的条件下簽訂和約,同时却告訴德国人,蘇維埃共和国将不会进行战争,并且正在繼續复員軍隊。

托洛茨基不顧列寧代表中央委員會所下的关于簽訂和約的指示,破坏了党的直接指令,而實現了自己的出賣陰謀。和談于1918年1月28日(2月10日)中斷;2月18日德軍开始进攻;同一天,党中央委員會根据列寧的建議,决定打电报給德国政府表示蘇維埃政府同意簽訂和約(見本卷第497頁)。

本文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正文第 395 頁)

- 97 “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是列宁 1918 年 1 月 3 日(16 日)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略加修改，一致通过了“宣言”。“宣言”载于 1918 年 1 月 4 日(17 日)“真理报”上。1918 年 1 月 5 日(18 日)布尔什维克党团提请立宪会议讨论“宣言”。由于反革命的立宪会议拒绝讨论这个“宣言”，布尔什维克党退出了立宪会议。1918 年 1 月 12 日(25 日)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个“宣言”。——(正文第 396 頁)
- 98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 1917 年 12 月 22 日(1918 年 1 月 4 日)通过了“革命政府关于芬兰独立的宣言”。——(正文第 399 頁)
- 99 关于制定撤退波斯境内俄军总计划的建议是苏维埃政府于 1917 年 12 月下半月向波斯政府提出的。——(正文第 399 頁)
- 100 人民委员会会议 1917 年 12 月 23 日(1918 年 1 月 5 日)讨论了“关于‘土耳其属阿尔明尼亚’”的法令，1917 年 12 月 29 日(1918 年 1 月 11 日)人民委员会批准了这个“法令”。这个“法令”公布在 1918 年 1 月 13 日(1917 年 12 月 31 日)“真理报”第 227 号上。——(正文第 399 頁)
- 101 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于 1918 年 1 月 6 日(19 日)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作了审议。会前列宁写了“关于解散立宪会议法令提纲”(见“列宁文集”1931 年俄文版第 18 卷第 48—50 頁)，该提纲曾逐条宣读并获通过；所有条文都被通过未加修改。这个提纲是列宁当天起草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的基础。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 1918 年 1 月 6 日(19 日)夜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公布在 1918 年 1 月 7 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 5 号上。——(正文第 408 頁)
- 102 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割地和约问题的提纲是 1918 年 2 月 23 日由党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在发表时，列宁给提纲写了前言，并标题为：“谈谈不幸的和约问题的历史”。——(正文第 415 頁)
- 103 暂时由“左派共产主义者”把持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莫斯

科省委員會 1917 年 12 月 28 日 (1918 年 1 月 10 日) 通過了不信任中央的分裂決議, 要求停止同德國進行和平談判, 繼續戰爭。在和平問題上, 黨團結在列寧、斯大林的周圍, 支持黨中央。“左派共產主義者” 集團被孤立了和粉碎了。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於 1918 年 3 月通過了列寧關於布列斯特和約的決議。——(正文第 424 頁)

- 104 全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於 1918 年 1 月 10 日 (23 日) 開幕。317 個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和 110 個集團軍、軍和師委員會派代表出席了代表大會。出席代表大會的共有 707 名代表。3 天後又有 250 多個農民代表蘇維埃的代表參加了代表大會; 這些代表是 1 月 13 日 (26 日) 開幕的全俄農民代表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參加者。441 名出席代表大會的代表是布爾什維克。列寧在代表大會上作了關於人民委員會工作的報告和結論以及代表大會的閉幕詞。代表大會根據布爾什維克黨的提議通過了一個決議, 表示完全同意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的政策。

1918 年 1 月 12 日 (25 日) 代表大會批准了列寧寫的“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1 月 15 日 (28 日) 民族事務人民委員斯大林在代表大會上作了關於民族問題的報告。代表大會同意人民委員會的民族政策。

在代表大會會議期間, 代表人數不斷增加; 出席最後一次會議的有表決權的代表有 1587 人。代表大會選出了由 306 人組成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代表大會於 1918 年 1 月 18 日 (31 日) 閉幕。——(正文第 426 頁)

- 105 列寧指的是全俄制革工人工會同企業主從 1917 年上半年開始的關於合同問題的談判。制革工人工會要求增加制革業總委員會的工人代表, 並根據民主原則加以改組。談判結果是改組制革業委員會, 工人在委員會中得到三分之二的票數。列寧簽署的關於制革業總委員會的地方機關必須民主化和嚴格執行制革業總委員會和區委員會的命令的電報, 於 1918 年 4 月初分拍各級蘇維埃。——(正文第 441 頁)

- 106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1 年俄文版第 24 卷第 291 頁。——(正文第 443 頁)

- 107 1918年1月由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问题爆发了奥地利工人罢工。罢工是在缔结全面和约和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的口号下进行的。在罢工斗争过程中，维也纳、布达佩斯以及其他城市自发地出现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的领袖们利用了苏维埃，镇压了革命的罢工运动。——(正文第443页)
- 108 手稿无标题，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正文第453页)
- 109 全俄铁路员工非常代表大会是在1918年1月5—30日(1月18日—2月12日)举行的。列宁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并回答了提出的问题。大会承认苏维埃政权的一切法令；制订了铁路员工的新工资标准，通过了铁路管理规则并选出铁路工会中央机关——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正文第454页)
- 110 指铁道人民委员马·季·叶利札罗夫1918年1月2日(15日)发布的关于铁路员工劳动报酬标准的指令。根据这项指令，熟练工人和工程师与不熟练工人的工资几乎相等。人民委员会1918年1月7日(20日)撤销了这个指令。——(正文第469页)
- 111 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和粮食机关代表联席会议讨论了彼得格勒工人和卫戍部队士兵的困难的粮食状况问题，他们每天领 $\frac{1}{4}$ 磅面包。联席会议听取了粮食局关于向彼得格勒运输粮食的前景问题的报告和装卸委员会代表的报告。列宁领导了改善首都粮食状况的全部工作。根据人民委员会1918年1月19日(2月1日)的决定，彼得格勒全市居民的口粮增加到 $\frac{1}{2}$ 磅。——(正文第471页)
- 112 关于海河商船国有化的决定，人民委员会于1918年1月18日(31日)批准。决定由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和人民委员斯大林签名。——(正文第475页)
- 113 指商船内河船工和海员工会中央委员会。——(正文第475页)
- 114 为了解决和约问题，“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要求召开党的代表会议。列宁、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等人反对这种要求。党中央通过了列宁关

- 于在 1918 年 1 月 21 日 (2 月 3 日) 召开党的會議和决定于 1918 年 3 月 5 日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建議。这次代表大会必須最后解决和約問題。——(正文第 477 頁)
- 115 列宁指莫斯科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之間的电报联系的中断, 因为德国人常常破坏或拒絕接綫。——(正文第 480 頁)
- 116 列宁指的是 1918 年 1 月 16 日 (29 日), 在苏維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會議上引自卡緬斯卡婭嶺哥薩克代表大会的代表的报告中的事实 (見“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維埃第三次代表大会” 1918 年版第 83—84 頁)。——(正文第 486 頁)
- 117 給俄国和談代表团的电报, 是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同德国的和談中断那天发出的; 代表团团长曾詢問如何对付德国的最后通牒, 这封电报就是給他的答复。电报由列宁和斯大林共同署名。——(正文第 487 頁)
- 118 全俄农民代表和土地委员会代表大会于 1918 年 1 月 17—28 日 (1 月 30 日—2 月 10 日) 在彼得格勒举行。代表大会是由全俄土地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和全俄工兵代表苏維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农民代表委员会的代表組成。参加代表大会的有 1 000 人以上。代表大会制定了土地法, 并于 1918 年 1 月 27 日 (2 月 9 日) 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一致批准。——(正文第 488 頁)
- 119 1918 年 2 月 18 日, 由于德国向苏維埃共和国发动了进攻, 党中央委员会在早晨和晚上都召开了會議。在晚上开会时, 已經知道德国人占领了得文斯克, 列宁十分坚决地提出了恢复同德国和談的問題。支持列宁的有斯大林、斯維尔德洛夫等人; 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列宁的建議, 即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向德国政府发出关于苏維埃政府同意簽訂和約的通知。列宁立即拟了无綫电报初稿, 并于 1918 年 2 月 18 日夜間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发往柏林。——(正文第 490 頁)
-

列宁生平事业年表

(1917年9月—1918年2月)

1917

- 9月17日(30日)以前** 列宁居住在赫尔辛福斯(芬兰)。七月事变以后,由于临时政府的迫害,列宁深入地下,通过他在彼得格勒的学生和战友維·米·莫洛托夫、格·康·奥尔忠尼启泽、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約·維·斯大林来领导党。
- 9月15日(28日)** 在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讨论了列宁的两封信:“布尔什维克必须夺取政权”和“马克思主义和起义”。中央委员会把列宁这两封信分发给布尔什维克党各大组织。
- 9月17日(30日)** 列宁为了同党中央联系得更密切,从赫尔辛福斯迁至維波尔格居住。
- 9月22—24日(10月5—7日)** 列宁写“政論家札記(我們党的錯誤)”一文。
- 9月24日(10月7日)** “工人之路报”第19号以“論进行伪造的英雄”为题摘要发表了列宁的文章“論进行伪造的英雄和布尔什维克的錯誤”。
- 9月27日(10月10日)** 列宁写信給芬兰陆軍、海軍和工人省委员会主席。
- 9月29日(10月12日)** 列宁写“危机成熟了”一文。
- 9月底—10月1日(14日)** 列宁写“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嗎?”一文。

- 9月29日和10月4日
(10月12日和17日)
之間 列宁写“10月8日在彼得堡組織代表會議上的報告以及決議草案和給党代表大会代表的委託書的提綱”。
- 9月30日和10月12日
(10月13日和25日)
之間 列宁在同意作为北方战綫作战部队和波罗的海艦队的立宪會議代表候选人的两份声明書上签字。
- 10月1日(14日) 列宁写“給中央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以及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苏維埃布尔什維克代表的信”，建議立即夺取政权。
- 10月1—2日(14—15日) 列宁写“告工人、农民、士兵書”，号召推翻克倫斯基政府，把政权交給工兵农代表苏維埃。
- 10月3日(16日) 中央委员会通过把列宁召回彼得格勒的决定。
- 10月5日(18日) 中央委员会选出以列宁为首的党綱起草委员会。
- 10月6—8日(19—21日) 列宁写“論修改党綱”一文。
- 10月7日(20日) 列宁秘密地从維波尔格回到彼得格勒，住在維波尔格区姆·符·弗法諾娃家中。当天他写了“給彼得格勒市代表會議的信(請在閉幕會議上宣讀)”。
- 10月8日(21日) 列宁写“局外人的意見”一文和“給参加北方区域苏維埃省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維克同志的信”，指出布尔什維克應該夺取政权并訂出了起义的具体計劃。
- 10月10日(23日) 列宁在党中央委员会會議上作关于目前形勢的報告，提出关于武装起义的決議草案，中央委员会通过了这一決議草案。
- 在中央委员会会上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中央政治局，以便对起义进行政治領導。
- 10月16日(29日) 列宁在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議上发言，談到10月10日(23日)中央委员会的會議，并宣讀10月10日(23日)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关于武装起义的決議。

- 10月17日(30日)** 列宁写“給同志們的信”，揭发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反对武装起义的背叛行为。
- 10月20日(11月2日)** 列宁写“社会革命党对农民的新騙术”一文。
党中央委员会會議討論列宁所写的“給布尔什維克党党员的信”和“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列宁在这两封信中談到叛徒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的工賊行为，要求把他們开除出党。
- 10月24日(11月6日)** 列宁写“給中央委員的信”，要求立即举行武装起义。
列宁在晚間到达斯莫尔尼领导武装起义。
- 10月25日(11月7日)** 列宁领导十月武装起义。
列宁写“告俄国公民書”，“告工人、士兵、农民書”。
列宁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維埃會議上作关于苏維埃政权的任务的报告。會議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議。
列宁被选入全俄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
- 10月26日(11月8日)** 列宁起草和平法令、土地法令以及成立苏維埃政府的法令。
列宁在全俄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下午會議上作关于和平和土地問題的报告，提出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草案。
- 10月26日(11月8日)夜** 列宁被全俄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
列宁被全俄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为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員。
- 10月27日(11月9日)** 列宁出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會議。
列宁到彼得格勒軍区司令部，听取了軍情报告，了解敵軍力量和对敌作战計划。

- 列宁用直达电报和赫尔辛福斯通报，談到从芬兰調派水兵到彼得格勒来的問題，命令波罗的海艦队中央委员会派軍艦来增援彼得格勒。
- 10月28日(11月10日)** 列宁在彼得格勒軍区司令部工作，組織彼得格勒的保卫战以抵御克倫斯基—克拉斯諾夫軍队的进攻，制定了在陆地战斗中利用海軍力量的計劃。
- 列宁在斯莫尔尼下令动员人力，准备技术工具，以便挖掘战壕和安装鉄絲网。
- 列宁召見普梯洛夫工厂工人，向他們提出采取一切办法把武器送上陣地的任务。
- 10月28日(11月10日)夜** 列宁到普梯洛夫工厂，向工人提出加速制造裝甲火車的任务。
- 10月29日(11月11日)** 列宁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团代表會議上作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并就武装部队問題和建立城市秩序問題发言。
- 列宁命令奧赫汀斯克炸药庫，立即供給赤卫队司令部和維波尔格区苏維埃以手榴弹和爆炸性炮弹。
- 10月30日(11月12日)** 列宁起草并发出人民委员会的“告全体公民”的广播稿，宣布政权已轉到苏維埃手中并談到苏維埃政府采取的鎮压反革命暴动的措施。
- 列宁召見布尔什維克党各区組織者，給他們指示并告訴他們普尔科夫附近的情况。
- 10月26日和31日(11月8日和13日)之間** 列宁写“工人監督条例草案”。
- 11月1日(14日)** 列宁在党中央委员会扩大會議上就加米涅夫和梁贊諾夫在全俄鉄总执委会的會議上的背叛行为問題发言。
- 11月2日(15日)** 列宁在“俄国各民族人民权利宣言”上签字。

- 列宁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央内部反对派问题的决议”在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通过。
- 11月3日(16日)** 列宁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给少数派的最后通牒”。
- 列宁领导人民委员会会议，会上讨论了诺根的关于莫斯科形势的报告，列宁发言反对和全俄铁总执委会妥协。
- 11月4日(17日)** 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就出版问题发言并答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询。
- 列宁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前线代表联席会议上发表关于新政府的纲领和任务的演说。
- 11月5—6日(18—19日)** 列宁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言(告全体党员及俄国一切劳动阶级书)”，宣布从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逃走的叛党分子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诺根、梁赞诺夫和米柳亭是逃兵。
- 11月7日(20日)** 列宁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命令总司令杜鹤宁立即向所有参战国提议停战。
- 11月9日(22日)** 列宁和斯大林在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在直达电报上和杜鹤宁将军谈判。
- 列宁写“对全体士兵广播稿(告各团、师、军、集团军等委员会，革命军队的全体士兵和革命舰队的全体水兵书)”，通知已撤去杜鹤宁将军的总司令职务，建议开始和德国人进行停战谈判。
- 列宁在彼得格勒工会理事会扩大会议上作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
- 11月10日(23日)** 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作关于同杜鹤宁谈

- 判的結果的報告。
- 列寧批准和簽署關於廢除一切等級和文官官銜的法令。
- 11月12日(25日) 列寧起草的人民委員會給軍事革命委員會的關於採取果斷措施以廢除投機和怠工行為的命令公布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消息報”第223號上。
- 11月14日(27日) 列寧在全俄農民代表蘇維埃非常代表大會上發表關於土地問題的演說，並宣讀他起草的農民代表大會對土地法令的態度的決議草案。
- 11月15日(28日) 列寧領導人民委員會會議，會上討論了關於組織國民經濟委員會的問題。
- 11月16日(29日) 列寧領導人民委員會會議，會上討論了把珍貴的历史文物交給烏克蘭人民的問題。
- 11月18日(12月1日) 列寧在全俄農民代表蘇維埃非常代表大會上作關於土地問題的結論。
- 列寧領導人民委員會會議，會上討論了下列問題：關於最高經濟委員會的問題，關於頓涅茨區工廠固有化的問題，關於人民委員的薪金問題；會議通過了列寧起草的關於最後一個問題的決議。
- 11月19日(12月2日) 列寧領導人民委員會會議，會上討論了關於和芬蘭的貿易問題，關於烏克蘭和烏克蘭拉達的問題。
- 11月20日(12月3日) 列寧簽署“告俄國和東方全體穆斯林勞動人民書”。
- 11月21日(12月4日) 列寧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作關於罷免立憲會議代表的權利的報告，並提出法令草案，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了這一法令草案。
- 11月22日(12月5日) 列寧在全俄海軍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作關於目前形勢的演說。

- 列宁领导人民委员会会议，会上讨论了革命法庭的问题，列宁签署了关于法庭的法令。
- 11月25日(12月8日) 列宁在写给土拉枪械制造厂工厂委员会的信中要求供给顿河省鲍柯沃矿区赤卫队以步枪、手枪和其他武器。
- 列宁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作关于哥萨克军队联合会代表团访问他的情形的报告。
- 11月26日(12月9日) 列宁在写给彼得格勒军区司令部的信中指示必须给奥速堡紧急的军事援助，以抵御奥速堡哥萨克军白卫匪首都托夫的袭击。
- 11月27日(12月10日) 列宁和斯大林一同写给苏维埃代表团的指示(“和平谈判纲要”)，以便在布列斯特进行和平谈判。
- 列宁领导人民委员会会议，会上讨论了下列问题：关于同德国进行和平谈判的和谈代表团成员，关于进行和平谈判的工作指示。列宁提议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以便在财经方面贯彻社会主义政策。
- 11月28日(12月11日) 列宁领导人民委员会会议，会上讨论了立宪民主党进行反革命阴谋的问题，列宁提出他起草的关于逮捕人民公敌立宪民主党人的政党的著名中央委员并交付革命法庭审判的法令草案。
- 列宁写“给全俄立宪会议选举委员会的申请书”，要求承认他是芬兰陆海军选出的代表。
- 列宁写“关于逮捕反革命内战祸首的法令”。
- 11月29日(12月12日) 列宁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就“真理报”编辑部人员问题发言。党中央委员会成立由列宁、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等人组成的决定紧急事务的中央委员会常务局。
- 列宁起草并提请人民委员会批准关于使兵工厂转入进行国民经济生产的决议草案。

- 12月1日(14日) 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就下列問題发表演说：关于成立最高国民經济委员会問題，关于立宪會議問題。
- 列宁在立宪會議布尔什維克党团會議上作关于党对待立宪會議的策略的报告。
- 12月2日(15日) 列宁在全俄农民代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代表布尔什維克党团发言。
- 列宁领导人民委员会會議，会上討論了关于乌克兰問題和关于筹备白俄罗斯苏維埃代表大会的問題。
- 12月3日(16日) 列宁写“告乌克兰人民的書的基本要点”和“告乌克兰人民書并向乌克兰拉达提出最后要求”。人民委员会一致通过了这个文件。
- 12月4日(17日) 列宁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維埃工人代表的會議上作关于彼得格勒工人經济状况和工人階級任务的报告。
- 12月5日(18日) 列宁领导人民委员会會議，会上討論了下列問題：乡委员会条例草案和給乡委员会的指令草案，关于乌克兰拉达对1917年12月3日(16日)人民委员会的最后要求的答复。列宁参加了前一問題的起草委员会，并被选入代表人民委员会全权处理乌克兰拉达的不能令人滿意的答复的委员会。
- 12月6日(19日) 列宁命令铁道人民委員立即放行前去打白卫將軍卡列金的高加索哥薩克第五师第一高加索团軍用列車。
- 12月7日(20日) 列宁給費·艾·捷尔任斯基写关于肃清怠工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措施的短箋。
- 列宁领导人民委员会會議，会上討論了捷尔任斯基关于全俄肃清反革命分子和怠工分子非常委员会的組織和成員問題的报告。

- 12月11日(24日) 列宁参加党中央委员会全体會議的工作。
- 12月12日(25日) 立宪會議布尔什維克党团一致通过列宁起草的“关于立宪會議的提綱”。
- 12月13日(26日) 列宁在全俄鐵路工人非常代表大会上代表人民委员会致賀詞。
- 12月14日(27日) 列宁参加最高国民經济委员会常务局會議，提出他起草的“关于实行銀行国有化及其必要措施的法令草案”。
- 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會議上发表关于銀行国有化的演說。
- 列宁写“为了面包与和平”一文。
- 12月15日(28日) 列宁领导人民委员会會議，会上討論了关于成立最高国民經济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問題，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这一問題的決議草案。
- 12月16日(29日) 列宁领导人民委员会會議，会上討論了关于奥連堡、烏拉尔专区、土尔克斯坦和高加索的形勢問題。
- 12月18日(31日)
以前 列宁写“向为复員軍队而召开的全軍代表大会的代表提出的問題”。
- 12月18日(31日) 列宁领导人民委员会會議，会上討論了前綫形勢和軍隊状况問題，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这一問題的決議。
- 列宁接見芬兰政府代表团，把人民委员会关于承認芬兰国家独立的法令交給代表团。
- 12月19日(1918年
1月1日) 列宁领导人民委员会會議，会上討論了司法人民委員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施泰因別尔格非法释放被逮捕的反革命团体拥护立宪會議协会的會員，會議通过了列宁斯大林提出的決議。

- 根据全俄农民代表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关于和乌克兰拉达谈判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议草案。
- 12月20日(1918年1月2日) 列宁领导人民委员会会议，会上讨论了在直达电报上同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谈判情形的问题并讨论了关于立宪会议开幕的问题。
- 12月23日(1918年1月5日) 人民委员会通过让列宁休假3—5天的决定。
- 12月24日(1918年1月6日) 列宁往芬兰休假。
- 12月25—28日(1918年1月7—10日) 列宁在休假期间写了下列文章：“政论家札记(提供研究的问题)”，“被旧事物的破产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怎样组织竞赛？”，“关于消费公社的法令草案”。
- 12月29日(1918年1月11日) 列宁领导人民委员会会议，会上讨论了“关于‘土耳其属阿尔明尼亚’法令草案和关于政府报纸集中化的问题”。

1 9 1 8

- 1月初 列宁写“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
- 1月1日(14日) 列宁在米海洛夫斯基练马场发表演说，欢送第一批社会主义军队。
- 列宁由米海洛夫斯基练马场出来所乘的汽车遭到反革命恐怖分子射击。列宁未受伤。
- 列宁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作关于当日事件的报告。
- 1月1—3日(14—16日) 列宁写信给为复员军队而召开的全军代表大会，表示坚信建立社会主义军队的任务会顺利解决。
- 1月2日(15日) 列宁建议彼得格勒海军革命委员会派遣2000名水兵前往乌克兰到乌克兰资产阶级拉达采取军事行动。

- 1月5日(18日)** 列宁参加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和立宪会议开幕式。布尔什维克因占多数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讨论“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而要求宣布休息，在休息时列宁写了布尔什维克党团退出立宪会议的宣言，宣言在会上宣读后，列宁即同布尔什维克党团全体人员一道离开塔夫利达宫。
- 1月6日(19日)** 列宁领导人民委员会会议，会上讨论了他起草的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提纲的每一条都通过了。
- 列宁写“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并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
- 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作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演说并提出法令草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这一法令草案。
- 1月8日(21日)** 列宁在彼得格勒党的著名工作人员会议上宣读他所写的“关于立刻结束单独的割地和约问题的提纲”。
- 列宁领导人民委员会会议，会上讨论了关于粮食政策问题和组织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全俄粮食委员会问题。
- 1月9日(22日)** 列宁参加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的工作。
- 1月10日(23日)** 列宁出席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式，被选为代表大会名誉主席。
- 1月11日(24日)** 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就和平问题作了两次发言。
- 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
- 1月12日(25日)** 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列宁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

- 列寧在全俄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發表關於人民委員會工作的報告的結論。
- 1月13日(26日)** 列寧在全俄鐵路員工非常代表大會上作關於人民委員會工作的報告，並答復遞給他的小條子。
- 1月14日(27日)** 列寧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團和糧食機關代表聯席會議上就同飢荒鬥爭的措施問題發言，提出他起草的關於這一問題的決議草案。
- 1月15日(28日)** 列寧寫信給在哈爾科夫的奧爾忠尼啓澤要求採取最果斷最革命的措施運送糧食到彼得格勒來。
- 列寧批准並簽署人民委員會的關於組織工农紅軍和成立全俄工农紅軍建軍委員會的法令。
- 1月16日(29日)** 列寧起草人民委員會告全俄糧食代表大會書，建議分配有經驗的工作人員到最高糧食機關去實現同飢荒鬥爭的斷然措施。
- 列寧批准和簽署人民委員會關於撥款2 000萬盧布以組織紅軍的指令。
- 1月18日(31日)** 列寧領導人民委員會會議，會上討論了海河商船國有化法令草案，通過了列寧起草的決議。
- 列寧寫“關於取消蘇維埃法律中援引立憲會議的條文的法令”。
- 列寧在全俄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閉幕式上發表閉幕詞。
- 1月19日(2月1日)** 列寧在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就同德國締結和約問題和召開黨代表大會問題發言。
- 1月21日(2月3日)** 列寧在有黨的工作人員參加的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上就和德國簽訂和約問題發言。

- 列宁送出“对全国人民，特别是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代表团的广播稿”，其中谈到在乌克兰、芬兰、顿河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取得的胜利。
- 1月22日(2月4日)** 列宁致电在哈尔科夫的奥尔忠尼启泽，感谢他在粮食征购方面采取了果断措施，并命令他继续组织粮食征购和运往首都的工作。
- 1月23日(2月5日)** 列宁在报道乌克兰反革命拉达已被消灭，奥连堡哥萨克白卫军匪首都托夫已由奥连堡逃跑，政权已转归全克里木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广播稿上签字。
- 1月24日(2月6日)** 列宁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就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日程问题发言，提出将下列问题列入代表大会日程：修改党纲，关于和平问题和策略问题。列宁被选入党纲起草委员会。
- 列宁对派往地方的鼓动员的讲话登载在“真理报”第18号上。
- 1月28日(2月10日)** 列宁和斯大林给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代表团发出关于必须立即和德国签订和约的电报。
- 列宁在全俄农民代表和土地委员会代表大会上发表关于农村工作的演说。
- 2月18日** 列宁在党中央委员会上午会议和下午会议上就和德国恢复和平谈判问题发言。
- 列宁和斯大林向得文斯克苏维埃发出采取措施抵御德国人进攻的指令。
- 2月18日夜** 列宁代表人民委员会发出无线电报给德国政府，抗议德军进攻并声明同意签订和约。
- 2月19日** 列宁领导人民委员会会议，会上讨论了下列问题：德国发动进攻后的对外政策，组织国防和共和国在必要时

进行革命战争問題。

2月20日

列宁用直达电报回答莫斯科苏維埃关于德国人进攻后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問題。

列宁领导人民委员会會議，会上討論了关于油田国有化和关于前綫形勢的問題。

譯 后 記

收入本卷的列宁著作共 104 篇，其中許多重要文件和文章都有过譯文，有的很早就在我国出現，并有几种譯本。如“馬克思主义和武装起义”的譯文，最早发表在 1924 年 11 月“向导周报”第 90 期上。后来該文以及“布尔什維克必須夺取政权”、“革命的任务”、“危机成熟了”、“布尔什維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嗎？”、“局外人的意見”、“給同志們的信”、“全俄工兵代表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工人同被剝削劳动农民的联盟”、“关于立宪會議的提綱”、“被剝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等文，曾刊于 1930 年华兴書局出版的“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一書。該書于 1938 年 9 月又由中共苏区中央局翻印。上述各文以及“政論家札記”、“我党在国际中的任务”、“社会革命党对农民的新騙术”、“工人监督条例草案”、“在全俄农民代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說”、“怎样組織竞赛？”、“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會議上关于解散立宪會議的演說”、“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維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等篇，以后散見于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列宁选集”和“馬克思恩格斯与馬克思主义”，莫斯科外国文書籍出版局出版的“列宁文选”（两卷集第 2 卷）、“論馬克思恩格斯和馬克思主义”、“列宁論工农联盟”等書。

本書是根据“列宁全集”俄文第 4 版重新譯校的。在譯校过程

中，參照了上述已有的譯文。參加本卷譯校工作的有岑鼎山、叶本健、刘丕烈、顧家庆、毕世良、周秀鳳、李玲等同志，全書譯文最后由陆梅林、楊启潏等同志分別作了校訂。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編譯局

中，參照了上述已有的譯文。參加本卷譯校工作的有岑鼎山、叶本健、刘丕烈、顧家庆、毕世良、周秀鳳、李玲等同志，全書譯文最后由陆梅林、楊启澐等同志分別作了校訂。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編譯局
